

Naguib Mahfouz

马哈福兹文集

怡心园

陈中耀 陆英英 译



马哈福兹文集

Naguib Mahfouz


ISBN 7-5327-3099-9

9 787532 730995 >

定 价：30.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马哈福兹文集

怡心园

开罗三部曲之三

陈中耀 陆英英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怡心园．开罗三部曲之三/(埃及)马哈福兹著；陈中耀，陆英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
(马哈福兹文集)
ISBN 7-5327-30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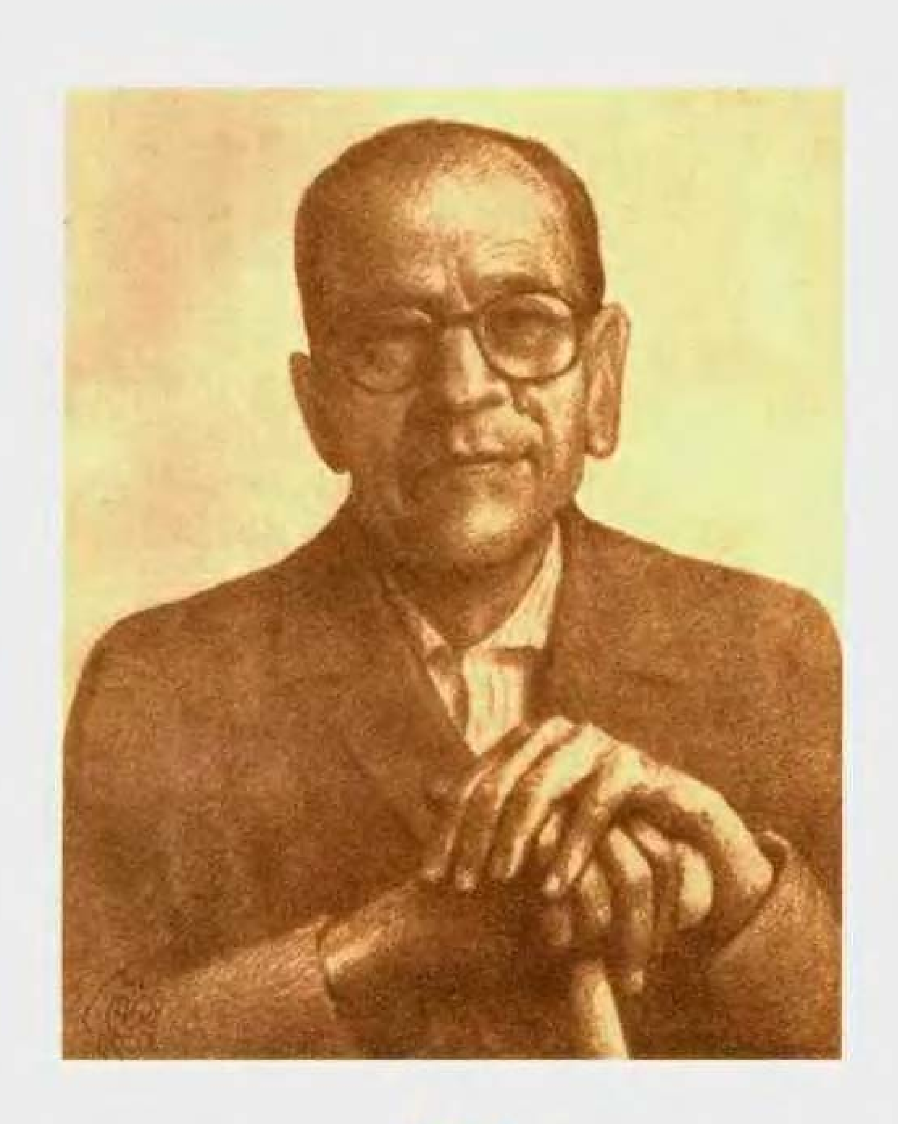
Ⅰ．怡…　Ⅱ．①马…②陈…③陆…　Ⅲ．长篇小说-埃及-现代　Ⅳ．I4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9055号

怡　心　园
开罗三部曲之三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陈中耀　陆英英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9.25　插页6　字数281,000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500册
ISBN 7-5327-3099-9/I·1795
定价：30.00元



作者像

一

几个人围着火盆而坐，头凑在一起，伸着手在烤火。艾米娜的双手瘦骨嶙峋、青筋暴突，阿依莎的手干瘪僵硬，乌姆·赫奈斐的手粗糙得像乌龟壳。只有一双手是白嫩漂亮的，那是纳伊曼的手。一月份寒气逼人，大厅四周似乎都结着冰。不过大厅依然是原先的面貌，地上铺着各种颜色的席子，放着几张沙发，只是原先的煤油吊灯已经无影无踪，现在天花板上悬吊着的是电灯，咖啡聚会的地点也换到了底楼。不仅如此，由于父亲的心脏不好，再也爬不动楼梯，所以楼上所有房间的功能都转移到了楼下。还有这家人能体会得到的变化，就是艾米娜已经老态龙钟，白发皤然。她的年龄虽然不满六十，看起来却好像已过了古稀之年。然而艾米娜的变化与阿依莎的未老先衰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的头发还是金灿灿的，眼睛还是湛蓝明亮的，但呆滞的目光毫无生气，使人感到造化弄人，感慨万千！这种无神的目光和苍白憔悴的脸色，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她那清癯的脸上颧骨突出、双眼凹陷、两腮干瘪，这怎么会是一位三十四岁妇女的脸呢？至于乌姆·赫奈斐，星移斗转并没有改变她的精神，她依然心宽体胖，只是皮肤松弛了，头颈起了迭皱，嘴角刻下深纹，宛如岁月尘埃的堆积。她那对忧郁的眼睛目睹了这一家人的岁月沧桑，与他们同处于无声的悲痛之中。纳伊曼在她们中间就像一朵开放在墓地里的玫瑰。这位漂亮的姑娘年方十六，披着一头金灿灿的头发，俏丽的面孔上闪烁着一对湛蓝的眼睛，活像年轻时的阿依莎，甚至比当年的阿依莎更妩媚迷人。她长得苗条柔美，姿色出众，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射出温柔的目光，显示出她的纯洁、天真，对世界

充满了好奇。她偎依在母亲肩头,仿佛一刻也不想与她分开。乌姆·赫奈斐在火盆上搓着两只手,说道:

"那幢楼房造了一年半了,这个星期即将竣工……"

"你是说那个卖饮料的比尤米大伯的楼房吧。"纳伊曼的口气里带着嘲讽。

阿依莎的双眼离开火盆看着乌姆·赫奈斐的脸,但对她的话未加评论。往事如烟,玛丽娅嫁给亚辛后不久即被休了,唉,玛丽娅如今在哪儿呢?她的母亲与比尤米结婚后不久去世,现在他半是继承半是购买把原先属于穆罕默德·拉德旺的房产归到了自己的名下,并将它拆除,翻建一幢四层楼房。这些大家都是一清二楚的。当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人人都是心旷神怡!乌姆·赫奈斐又说:

"太太,这楼房最漂亮的是底层,比尤米大伯新开的店铺,出售饮料、冰激凌和糖果,店堂里都是镜子和电灯,收音机日夜响着。理发师侯斯尼、卖蚕豆的达尔维希、卖牛奶的富里、炒货店老板艾布·赛利阿等人,他们从各自破败不堪的店铺里望着他们旧友的店铺和楼房,真不知有何感想……"

艾米娜把披在肩头上的围巾扎紧,说道:

"赞颂好施恩惠的真主!"

纳伊曼搂着母亲的脖子,又说:

"那楼房的墙壁正好堵在我家平台的一侧,那里如果住满了人,我们还怎么能上屋顶平台去玩呢?"

艾米娜无法对漂亮的外孙女提出的问题装模作样,因为她首先要保护阿依莎。她回答道:

"住多少人都没关系,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她悄悄地望了阿依莎一眼,想知道女儿对她这么婉转的回答有何反应。她非常担心阿依莎会受到伤害,所以处处陪着小心。但阿依莎此时正在对着放在父亲卧室和她的房间中间那张桌子上的镜子照看。她依然保持着照镜子的习惯,尽管这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再对自己容貌的改变悲伤。每当她心里有个声音在问她:"过去的阿依莎哪里去了?"她就毫不在意地反问道:"穆罕默德、奥斯曼和赫利勒哪里去了?"艾米娜看着女儿这个样子,心里郁郁寡欢。这种情绪很快传到了早已与这家休戚与

共的乌姆·赫奈斐身上,这家人的忧虑也成了她的心病。纳伊曼起身走到放在客厅和餐厅中间的收音机旁,扭动旋钮,说道:

"妈妈,空中歌会的时间到了。"

阿依莎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艾米娜凝视着阿依莎吐出的烟雾像朵薄云在火盆上飘散去。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个声音在唱着:"美好过去的知音,但愿你能够回来!"纳伊曼裹紧身上的长袍,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她像母亲早年那样,酷爱唱歌。她有音乐天才,什么歌曲一听就能记住,并且能用优美的嗓音唱出来。她那压倒一切的宗教情感并没有妨碍这种嗜好。她坚持按时做祷告,从十岁开始就在斋月里把斋,还经常梦见幽冥的世界,外婆让她去拜谒圣裔侯赛因陵墓,她总是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表示欢迎。但与此同时,她却没有放弃唱歌的爱好,每当一个人在卧室或浴室里时,都会哼唱着歌。阿依莎对惟一幸存的女儿百依百顺,她是她黑暗生活中的光明和希望。她既欣赏女儿的虔诚,又赞叹女儿的嗓音,连女儿与她寸步不离——这种依恋显然是太出格了,她也是纵容、鼓励和喜欢,不容别人对它有任何的看法。她甚至听不得任何批评,即使是善意的婉转的批评也不行。除了闲坐、喝咖啡和抽烟,她在家里无所事事。如果母亲喊她一起去干活——其实母亲根本不需要她帮忙,而是要为她创造一种忘记回忆的空间——她也会生气,说出她的那句口头禅:"呸,别管我的事!"她不允许女儿动手干活,似乎动一动就让她害怕。倘若祷告也可以代劳的话,她一定会代女儿做祷告。母亲不知多少次跟她谈过这些问题,告诉她纳伊曼已经可以当"新娘"了,应该让她学会"家庭主妇"的份内事情。而她每次都用不耐烦的声音回答说:"你没看到她弱不禁风吗? 我的女儿受不了任何累,你让她去吧! 除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希望了。"艾米娜以后不再说什么了。她的心如刀割般为阿依莎难过。她瞅着她,发现她就是那种万念俱灰的典型,看到她悲伤的脸知道生活已经对她失去了意义,真是哀莫大于心死啊! 因此,她怜悯阿依莎,不忍打扰她,总是习惯以宽大的胸怀、豪爽的同情心,忍受着她脱口而出的生硬的回答和不留情面的话。收音机里的声音还在唱着《过去美好的交往》。阿依莎边抽着烟边仔细听。这首歌她过去喜欢,现在仍然喜欢。悲伤和绝望并没有使她丧失对这首歌的感情。恰恰相反,这类歌曲通常是如诉似泣、悲怆凄凉,使她的心里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感

情，即使在现实中无法恢复过去美好的交往。她甚至常常纳闷：这美好的过去难道是真实的，不是梦，不是幻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她的家在哪里呢？她那厚道的丈夫在哪里呢？她的儿子奥斯曼和穆罕默德又在哪里呢？她和那美好的过去不仅仅就间隔八年吗？艾米娜很少喜欢听这类歌曲。在她看来，收音机的第一大功劳就是让她可以聆听《古兰经》和新闻。至于歌曲，她一听到那种哀怨悲怆的旋律就胆战心惊，惟恐阿依莎听到后会伤心。有一次她甚至对乌姆·赫奈斐说道："这不是在哭丧吗?"她不知疲倦地为阿依莎操心，几乎忘却了自己上了年纪，高血压的症状时而出现，常常让她感到身心疲惫。她只有在拜谒侯赛因和其他圣人陵墓时才觉得身心放松。这得感谢丈夫不再限止她出门，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安拉之家[①]。她也不再是过去那个时代的艾米娜了，悲伤和病痛已经使她今非昔比。她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事必躬亲、在家居布置、打扫卫生、操持家务等方面令人惊叹的才能；如今，她除了照料丈夫和凯马勒的生活外，不再管其他的事了。她把厨房和储藏室交给乌姆·赫奈斐管理，她仅仅起监督的作用，就是这所谓的监督也是似有若无。她无限信任乌姆·赫奈斐。在这个家里，在这一家人面前，乌姆·赫奈斐已不是外人。她终身服侍这一家人，是他们同甘共苦的伙伴。她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家庭，成为它的一员，她的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它，并品尝它的欢乐和痛苦。

一时间内，大厅里一片沉默，仿佛大家都受到了歌曲的影响，突然，纳伊曼开口说：

"今天，我在路上见到了好友赛勒玛。她是我小学里的同学，明年参加中学毕业考了。"

"要是外公允许你继续就学的话，你一定会超过她，但是他不同意！"阿依莎不悦地抱怨道。

艾米娜听明白"但是他不同意"这句话中抗议的味道，便说：

"她外公有一些不肯放弃的观点。怎么，你明知读书很累，她那单薄的身体根本吃不消，还愿意让她继续读书?"

阿依莎一言不发，只是点了点头。纳伊曼则难过地说：

---

① 指清真寺。

“我真想能读完书，今天所有的女孩子都和男孩子一样在读书……”

“她们读书是因为找不到新郎，”乌姆·赫奈斐打断了她的话，轻蔑地说，“而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

“小姐，你已经是个有知识的姑娘，”艾米娜点头同意，“你取得了小学文凭，还想要什么比这更多的呢？你又不需要工作，还是让我们祈求真主使你健壮起来，使你除了有迷人的美貌外还十分健康，长得胖乎乎的。”

“我希望她健康，而不是发胖。”阿依莎恼怒地说，“肥胖是缺点，尤其是女孩子。她的母亲当年就很漂亮，一点也不胖。”

艾米娜笑了，温柔地说道：

“真的，纳伊曼，你母亲当年确实是很漂亮。”

“后来她终日与泪相伴！”阿依莎叹息着说。

“你有纳伊曼，祈求真主让你快乐。”乌姆·赫奈斐嗫嚅着说。

艾米娜爱抚地拍拍纳伊曼的背，应声道：

“阿门，全世界的主！”

又是一阵沉默，大家在倾听一个新的声音在唱《我想每天见到你》。这时，突然传来住宅大门开启然后关闭的声音，乌姆·赫奈斐说着“老爷回来了”，赶紧出去开楼道的灯。大家立即听到那熟悉的手杖点击声，不一会儿，他便出现在大厅入口处，于是所有人都彬彬有礼地站起身。主人喘着粗气站在那里望了大家一会儿，然后打着招呼：“晚上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祝你晚上快乐！”艾米娜走在前面引领他去卧室，为他打开房间的灯。主人跟在她身后，一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样子。进门后，他先坐下来喘气，其实时间还不过晚上九点！他依然保持着过去的仪态，穿着呢绒敞袍和本色长衫，还像早年那样缠着丝头巾。他的脑袋上白发皤然，胡子都变成了银色，瘦得皮包骨头，仿佛体内的东西都被掏空了似的。所有这一切，就像他早就回心转意一样，都是近期接二连三的变故造成的。这些变故使他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晚饭只喝一碗酸奶，吃一只橙子，不喝酒不吃菜，不碰肉不吃蛋。不过，他那双淇蓝的大眼睛还是炯炯有神，表明着他对生活的愿望并没有减退。他一如既往地由艾米娜帮助脱去衣服，换上羊毛的大袍，披上斗篷，戴上便帽，然后盘腿坐在沙发上。艾米娜给他端来晚饭，他如同嚼蜡似地用完餐。然后妻子递给他半杯水，他拿起药瓶，往杯里滴上六滴，然

后皱着眉头、硬着头皮一饮而尽，并低声念叨道："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①]！"医生老是对他说，药苦苦一时，病缠缠一世，并一直在警告他决不能放纵和大意，他的高血压已经十分严重，心脏已经受到了影响。经验迫使他不得不相信医生的指示，他过去不把医嘱当回事已经吃足了苦头。每一次他违反医嘱，马上就见到了颜色，受到了报应，最后还得乖乖服从。除了医生允许的东西外，他什么也不敢吃、不敢喝，到外面去聊天也不敢超过晚上九点。但是他的心里仍未失去希望，总想万能的真主会保佑他，让他有朝一日恢复健康，享受安逸美好的生活，尽管过去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伸长着耳朵，舒心地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歌声。艾米娜坐在坐垫上，在告诉他今天很冷，上午下过一场大雨。他无心听她的话，高兴地说道：

"听说今天晚上将播放几首老歌……"

艾米娜露出了欢快的笑容，因为她也喜欢这类歌曲，这也许主要是夫唱妇随的缘故吧。丈夫的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但没多久，这种神色消失了。他再也不能纵情地享受快乐，每次眉飞色舞时总会幡然醒悟，从梦幻中惊醒，和现实结合起来。四面八方包围着他的现实容不得他有半点喜色啊！过去已是一场美梦。但是，那种无忧无虑、健康快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美味的食品、可口的饮料、赏心的乐事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好快活的呢？他过去像骆驼似的大摇大摆在地面上行走、发自内心深处的笑声像宏钟似的情况哪里去了呢？他纵情声色到黎明的岁月去哪里了呢？今天，他被规定得死死的：外出九点前必须回家，十点钟上床；吃、喝，连走路都得经过仔细计算，记在医生的本子里。这样一来，当前全家担心的就是他的心脏和生活。苦命的阿依莎是他心中的荆棘，他无法改变她被毁了的生活，这情况他怎么能放心呢！等父母一过世，她今后不就是孤苦伶仃了吗？他对自己的健康忧心忡忡，因为他受到了并发症的威胁。他最害怕的就是动弹不了，只好半死不活地躺在床上。像许多他的朋友和熟人那样卧床不起，那还不如命赴黄泉呢！这些想法像一群苍蝇围着他嗡嗡作响，他祈求真主保佑，不要遭那样的罪！是的，他该听听这些老歌了，听着这些旋律能进入梦乡那该多好……

---

① 《古兰经》第一章第2节。

“让收音机开着，就是我睡着了也别关……”

艾米娜微笑着点头。他又叹息着说道：

“上那几个台阶累得我够呛！”

“老爷，你每上一个台阶就休息一下。”

“可台阶上的空气太潮湿，这个该死的冬天！”说到这里他又说道，“我敢打赌，尽管这么冷，你还像往常那样去拜谒了侯赛因陵墓。”

“老爷，为了拜谒侯赛因陵墓，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她回答时既羞怯又慌乱。

“我没说错吧！”

艾米娜讨好地告诉他：

“我在绕行陵墓的时候，一直在为你祈祷，愿真主赐你健康长寿。”

他多么需要这一祈祷能应验啊！各种美好的享受都离他而去，就连他以前每天清晨起床后用冷水淋浴激发身体活力的习惯也被禁止了。据说会有动脉爆裂的危险。这样，每一种享受都变成有危害的了，愿真主怜悯吧！过了没多少时间，传来大门关闭的声音，艾米娜抬起目光，咕哝道：“是凯马勒。”刚过了几分钟，凯马勒就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衣，身体显得又瘦又长，正透过金边眼镜注视着父亲，满脸的络腮胡子又密又黑，平添了几份威严和男子汉的气魄。他俯身吻了父亲的手致安，主人让儿子坐在身旁，像往常一样笑着问道：

“老师，刚才在什么地方？”

凯马勒喜欢父亲这种温和友好的语气，只有他长大了父亲才用这种口气与他说话。他坐到沙发上回答说：

“和几位朋友在咖啡馆。”

那会是哪一种朋友呢？不过，他显得比实际年龄更成熟，一副认真、持重和威严的样子；再说他晚上大多数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他和亚辛有天渊之别，即使他们都有各自的毛病！他又笑着问儿子：

“你今天出席了华夫德党的会议？”

“是的，我们倾听了穆斯塔法·纳哈斯的演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听说这是件大事，可是我无法参加。我把请柬给了一位朋友，我的身

体再也受不了劳累……”

凯马勒心中产生了同情，喃喃地说道：

“祈求真主让你身体健壮。”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没有，一天太太平平。警察们一反常态，只是监视着会场。”

主人点了点头，脸露喜色。然后，他用颇有含义的口吻说：

“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上了，你在做家教这件事上还是那种错误的观点吗？”

每当发现自己对父亲的观点不得不公开表示异议时，凯马勒仍然感到慌乱和尴尬。他轻声地说：

“这个问题我们不提了！”

“每天都有朋友要求我让你给他们的孩子做家教。你不要拒绝这种合法的收入，做家教是教师的一个好财源，要求你做家教的人都是街区里的头面人物。”

凯马勒一言不发，脸上明明白白地表示礼貌的拒绝。父亲又遗憾地说：

“你不做家教，而把时间浪费在没完没了的阅读和毫无报酬的写作上。像你这样有头脑的人这么做值得吗？”

“热爱学问也不该忽视钱啊，”艾米娜对儿子说，然后又把脸转向丈夫，自傲地笑着，“他真像他的外公，热爱学问什么也不在乎……”

“又谈他的外公了！难道他是穆罕默德·阿卜杜胡伊玛目[①] 吗？”丈夫烦躁地打断了妻子的话。

艾米娜虽然对伊玛目一无所知，但还是热情地说：

“为什么不呢？老爷！当年左邻右舍在宗教上或其他方面有什么事都找他！”

艾哈迈德的诙谐劲儿又来了，他忍不住讪笑道：

“像他这样的人，现在一分钱都不值！”

艾米娜嘴上不说，脸上露出反对的神色，凯马勒同情又不安地笑着，他

---

① 穆罕默德·阿卜杜胡(1845—1905)，埃及现代复兴运动奠基人之一。伊玛目原义为“站在前面主持礼拜者”、“教长”、“首领”等，后用做对伊斯兰宗教领袖或政教首领的尊称。

起身告辞，然后走出房间。在大厅里，纳伊曼拦住他，让他欣赏她的新连衣裙。她去房里拿连衣裙，他坐在阿依莎身边等待着。他和家里其他人一样，都是通过纳伊曼来表达对阿依莎的深情厚意。但他除此外，还确实欣赏这个姑娘的美貌，就像他当年欣赏姑娘的母亲一样。纳伊曼拿来了连衣裙，他把它摊开来仔细察看，赞不绝口。他怜悯而疼爱地端详着外甥女，惊叹她那出众的容貌，这种娴静文雅的美使她显得更加光彩照人，气质高贵。他离开时心里不由得有些伤感。与一家人朝夕相处，看到这个家衰败，他怎会不悲从中来！看到他父亲过去虎背熊腰、年富力强，如今却病病歪歪、步履维艰；看到母亲形容憔悴，老态龙钟；看到阿依莎未老先衰，身体每况愈下；看到这种预示着未来充满悲惨和衰败的气氛，他的心里真不是滋味。

他登上楼梯去"楼顶"——他如此称呼自己的那套房间。他独自一人住在楼上，卧室和书房的窗户都俯临着两宫间街。他脱掉衣服，穿上大袍和罩袍，走进书房。书房里正对窗式阳台那边放着一张大书桌，两边各有一排书橱。他想至少读一章柏格森[①] 的名著《宗教和道德的根源》，再把自己每月为《思想》杂志写的专稿最后校阅一遍，这篇文章是阐述实用主义的。从现在一直到深更半夜，这是他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用他的话说，在这几个小时里，他才感到自己是个人。而其他时间里，他都是碌碌无为，不是在赛勒哈达尔小学教书，就是忙于生活中各种必不可少的需要。动物的本性永远是保证自身的安全，实现自身的欲望。他并不热爱自己的正式工作，更谈不上尊重。但他不流露出对它的厌恶，尤其是在家里，以免有人对他幸灾乐祸。尽管如此，他是一个获得赏识的优秀教师，校长还委托他主持学校的一些活动，他甚至自我解嘲地认定自己奴性十足。完美地做好自己并不喜爱的工作，这种人难道不就是奴隶吗？确实，他喜欢出类拔萃，这是他自幼就养成的习惯。这种好强争胜的习惯毫不留情地促使他百倍努力，超群出众。他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成为师生中受尊敬的人物，他如愿以偿了。而且他尽管脑袋大、鼻子大，却是个受人尊敬和被人爱戴的人物。

毫无疑问，他脑袋大、鼻子大这两点，或者说他对这两点的痛苦感觉，对

---

① 柏格森(1859—1941)，法国著名哲学家，"变的哲学"的创始人，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927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下定坚强的决心做个杰出的人具有首要的功劳。他知道，自己那么大的脑袋和鼻子准会引起周围人的议论，他便决意回击这种议论，粉碎阴谋，捍卫尊严。是的，他在上课时或在操场上，有时免不了看见有人挤眉弄眼、指指点点，但他用坚强的毅力面对这种攻击，并以自己天生的豁达大度一笑置之，丝毫不让他授课的能力受到影响。他时不时讲授一些关于民族主义或革命回忆的热情风趣的题材。所有这一切使他在同学们中间赢得了“威信”。这一切，除了他在必要时有忍辱负重的毅力外，舆论的同情也使他能够把各种流言蜚语扼杀在摇篮里！刚开始时，那种伤人的指点让他痛苦不堪，勾起了他那几乎遗忘的苦恼，但最终他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占据了崇高的地位，让他们赞赏、热爱、崇敬地注视着他，这使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那就是他在《思想》杂志上每月发表的文章，他怕校长和教师们问起他在文章里所介绍的古代和现代的各种哲学，因为这中间有时会批评到某些信仰和道德，这是和教师的职责不相符合的。幸运的是，他们这些人谁也不是《思想》杂志的读者。后来他又搞清楚了，这份杂志每期的印数不超过一千册，其中有一半发行到阿拉伯各国。这使他可以大胆地为它撰稿，对自己的人生和公职感到放心。

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他从赛勒哈达尔小学的英语教师变成了自由的浏览者，在思想的无边无际天地里漫游。他阅读、深思、记下心得，事后再把这些整理成每月一篇的文章。渴望知识、热爱真理、勇于理论探险的精神、希冀获得慰藉以及期望减弱笼罩着他的哀愁气氛和内心深处的孤独感，这些都在催促他努力奋斗。他在寂寞中或许会躲进斯宾诺莎的“存在一体性”中，或许得会同叔本华[①] 去战胜欲望，为自身的渺小寻求慰藉，或许能从莱布尼茨[②] 哲学中对恶的诠释中获取教益，减轻他对阿依莎悲惨的一生给他的沉重感觉，或许可以从柏格森的诗意中让他那渴望爱情的心得到满足。然而，他坚持不懈的奋斗，并没有使他截断使他深受折磨的困惑的魔爪。真理是他心爱的，它虽然强烈地诱惑他去占有它，与它绸缪缱绻，却不

---

① 叔本华(1788—1860)被称为“悲观主义哲学家”。他是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反对者、新的“生命”哲学的先驱者。

②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他广博的才能影响到诸如逻辑学、数学、力学、地质学、法学、历史学、语学以至神学等广泛领域。

会像人间情人那样搔首弄姿、多愁善感、玩世不恭、招人怀疑和妒嫉。它像人间情人那样,可能会有反复无常的面孔和脾气,在许多时候还会来点计谋、欺骗、无赖和傲气。当他疲倦和惶惑时,他会聊以自慰地说:“或许我真的在受折磨,但我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活人,名副其实活着的、一生决不会没有价值的人!”

二

查阅账簿、核对数字、算清上一天的收支,这些事情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过去一直做得得心应手、有条有理,但今天做起来却感到力不从心,这是他上了年纪和生病前从未有过的。他坐在“奉安拉之名”的条幅下,埋头查着账簿,银须隐藏在那个脸一瘦显得出奇大的鼻子下面,这是一种让人同情的情景。然而他的伙计和助手——正在奔向古稀之年的嘉米勒·哈姆扎维更是让人感到可怜。他一接待完顾客,就气喘吁吁地坐在凳子上。艾哈迈德见状颇为恼怒地自言自语道:“如果我们是政府职员的话,这种年纪早就不用劳累和干活,而领取养老金了!”说着,他从账簿上抬起头来咕哝道:

“市场依然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

哈姆扎维毫无血色的双唇上浮现出不满的神色,说道:

“那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今年的情况比去年好,去年又比前年好。无论如何,还得感谢真主!”

从一九三〇年开始,接连好几年市场不景气,商人们称其为“恐慌的日子”。那时,易司马仪·西德基[①] 在政治上专制独裁,旱灾使经济萧条衰退,停业、破产的消息满天飞。人们在握手寒暄时心里都在嘀咕,不知明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毫无疑问,他还是走运的,尽管捉襟见肘,一年又一年受到破产的威胁,但毕竟挺了过来。

---

① 易司马仪·西德基(1875—1949),埃及政治家。早年是华夫脱党骨干,后组建人民党。1930年担任政府首相。1933年因大贪污案下台。

"是啊,无论如何,还得感谢真主!"

他发现嘉米勒·哈姆扎维用奇异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目光中含着踌躇和窘迫的神情。他会有什么事情呢?哈姆扎维站起身,把凳子移到账桌附近,然后不安地微笑着坐了下来。尽管丽日当空,寒气还是那么逼人,北风一阵阵袭来,刮得门窗砰砰作响。主人坐正身子,开口说道:

"有什么话就说吧,我相信你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哈姆扎维垂下眼睛,嗫嚅道:

"我的情况不好,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我和你相处的时间比和我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多,你可以把心里的话都告诉我。"主人鼓励他说。

"老爷,正因为相处时间长了才让我难以开口呢!"

难开口?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难道你想……真的吗?"

"该是我辞掉工作的时候了,"哈姆扎维难受地说,"真主让人量力而行……"

主人的心抽紧了。哈姆扎维辞去工作,这就是一种警示:他也该回家颐养天年了!他又老又有病,还如何挑得起店铺里的工作重担呢?他茫然地注视着自己的伙计,只听对方还在感叹地解释:

"非常抱歉,可是我实在吃不消这份工作了,我早就感到力不从心。但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我决不会留下你孤零零一个人的,一定会找个比我能干的人来顶这个位置的。"

哈姆扎维的忠实可靠他是深信不疑的,他挑去了他肩上的一半重量。但他毕竟已是六十三岁的人了,怎么还能让他从早到晚守着店铺呢?

"可是辞去工作,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这会加速人的衰老。在许多领取养老金的职员身上你没看到这种情况吗?"

"没退前就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嘉米勒·哈姆扎维微笑着回答。

突然,艾哈迈德放声大笑起来,仿佛想以此掩饰他预先感到的尴尬。笑过后他说:

"你这个狡猾的老家伙,准是你为了满足儿子富阿德的纠缠,才把我抛弃的!"

"求真主保佑,"哈姆扎维叹着气说道,"我的身体情况谁都清楚,它才是我最早和最终想退职的原因。"

谁知道呢?富阿德已经是检察官了,像他那样有地位的人决不会愿意让自己的父亲待在店铺里干那些简单的活儿,即使店铺的主人就是为他铺平道路,让他在检察部门飞横腾达的人。不过,艾哈迈德觉得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会让这位好心的伙计痛苦不堪的,于是他退缩了,和气地问道:

"富阿德什么时候调回开罗?"

"今年夏天,最晚是明年夏天。"

一阵尴尬的沉默。最后还是哈姆扎维和善地打破沉默:

"他在开罗如果与我住在一起,那他必须考虑成亲,不是这样吗,老爷?我有七个女儿,他是惟一的儿子,一定要给他成亲。我每当想到这件事,脑海里就出现一位有教养的小姐,那就是你的外孙女……"

他征求意见似的悄悄瞥了主人一眼,咕哝道:

"当然,我们是高攀了。"

"祈求真主宽恕,嘉米勒大叔,我们早就是好兄弟了。"主人只得这么说。

是富阿德鼓动他来摸底的吗?检察官,这是件好事,再说他的根底也不错。但是,现在是谈论婚嫁的时候吗?

"你先告诉我,你是下了决心要辞去活儿吗?"

这时从店门口传来一个声音: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欢迎欢迎!"他指了指哈姆扎维方才让出来的那个凳子说,"请坐!"

祖贝黛坐了下来,她已老态龙钟,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脖子、耳朵和手臂上已不见了首饰的踪影,往日的美貌荡然无存。只要有人上门,主人总是像习惯的那样表示欢迎,对她也是如此。不过他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因为她每次来他这里,都是有求于他,让他厌烦。他问她身体如何,她的回答是不着边际的:"赞颂真主!"之后,两人无话可说,于是他再次重复道:"欢迎、欢迎!"她微微一笑表示感谢,显然她已经感到主人的客气是冷漠的。时日早已使她领教了世态炎凉的味道,她对周围气氛装作不知地笑了几声,然后说:

"你很忙,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但是,你是我这一生认识的最高尚的

人。你要么再借点钱给我，要么帮我把住宅卖出去，倘若你能买下它那该多好！”

“我？”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先生叹息起来，“要能这样就好了，可时代不同了，歌后！我一直对你是说实话的，不过你总是显得不相信，歌后……”

祖贝黛干笑一声，以便掩饰自己大失所望的情绪，然后直言相告：

“歌后已身无分文了，怎么办呢？”

“上次我给你的钱已经尽力而为了，市面不景气，不能再给你了。”

“你能不能给我的住宅物色到买主呢？”她忐忑不安地问道。

“我会给你找到买主的，这一点包在我身上。”

“最最仁慈的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祖贝黛感激地说道，接着，她的语气里充满了悲哀，“不光是世道变了，人心也变了很多，愿真主宽恕人们吧！在我走红的日子里，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吻我的鞋子。而现在，如果在马路的一边撞见我，赶紧走到马路的另一边去。”

人一定会有某件事甚至多件事不顺心的时候，比如健康不行啦、青春不再啦，亲人走啦。人们太势利了，还谈什么走红的岁月，可那些充满旋律和情爱的日子哪里去了呢？

“从另一方面说，歌后，你也没有为自己的后半生考虑考虑……”

“是的，”祖贝黛遗憾地叹息道，“我不像你的妹妹嘉丽莱，她在做人肉生意，捞取不义之财，购置了多处房产。再说，真主让我经受了磨难，碰到了那些婊子养的。就连那个哈桑·安伯尔也那么无耻，可卡因在市场上紧俏时，他卖给我一小撮竟收我一镑钱！”

“这个该死的东西！”

“你是说哈桑·安伯尔？他是该千万遍诅咒的！”

“不，该死的是可卡因。”

“凭真主起誓，人比可卡因还无情。”

“不，不，真正可悲的是你对可卡因上了瘾。”

“我身无分文，走投无路了，”祖贝黛气馁地承认道，“怎么办呢，什么时候你才能为我找到买主呢？”

“如蒙主愿，我会尽快找到的。”

"听着，"祖贝黛边起身边责备道，"我下一次来拜访你时，你得发出由衷的微笑。别人的怠慢我无所谓，只是你阴阳怪气对我才让我伤心。我知道自己老了还找你的麻烦，但是我走投无路，只有真主知道我多么孤苦。你在我的眼里是最高尚的人。"

"你别把我想象得那么好，"主人抱歉地说道，"事实上你进来时我正在为一个重大的问题伤透脑筋。你知道，商人的烦恼是无穷无尽的！"

"祈求真主解除你的烦恼。"

主人点头表示感谢，起身送她，然后告别说：

"我真心实意地随时欢迎你！"

他从她的眼睛里瞥见了悲哀的沮丧目光，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他回到坐位上时胸口发闷，于是瞅瞅嘉米勒·哈姆扎维，叹息道：

"这世道……"

"祈求真主保佑你免遭其害，深得其益。"接着，哈姆扎维的语气硬了起来，接着说："可是，对于一个放荡成性的女人，这种结局是公正的！"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快速地摇着头，仿佛在对这么残酷的鉴定表示无声的抗议，然后接着用被祖贝黛打断了的那种亲切的声音问道：

"难道你还要坚持自己的意见离弃我吗？"

嘉米勒·哈姆扎维面有难色地回答道：

"不是离弃，是退休养老，我整个心里充满了遗憾。"

"这种话就像我在几分钟前打发祖贝黛说的！"

"求真主宽恕，我说的是真心话。老爷，难道你没有看到我已经老得几乎什么也干不动了吗？"

又有一个顾客走进店铺，哈姆扎维立即上前去照应。突然，门口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那个像月亮似的坐在账桌后面的人是谁呀？"

穆泰瓦里·阿卜杜·萨姆德谢赫出现了，他身上穿着看不出颜色的、褴褛的粗布大袍，脚上是一双破破烂烂的鞋子，头上缠着掉了毛的头巾，全身支撑在拐杖上，转动着一双红红的烂眼睛，目光对着主人账桌靠着的那堵墙，还自以为是面对着主人。主人尽管很烦恼，还是笑嘻嘻地招呼道：

"请进来，穆泰瓦里谢赫，你好吗？"

谢赫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大声喊道：

"你这个高血压降下来的人，你这个恢复了健康的天之骄子……"

主人起身朝他走去，谢赫立即把目光对准他，但同时却像逃跑似的连连后退。接着，他原地转了一圈，先后指着四个方向，叫道："你是从这个方向看着我……你是从这个方向看着我……"然后转回马路上，说道：

"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或者后天，你会说：真主是无所不知的。"

他迈开大步扬长而去，他那矫健的步伐和他衰老的外表根本不相配……

三

星期五是全家团聚的日子，儿孙们回到家中，这座老宅里又充满了人气。这是一种愉快的老传统，从来没有间断过。艾米娜不再像过去的星期五那样唱"主角"了，现在厨房里由乌姆·赫奈斐当主角。艾米娜不厌其烦地提醒人们，乌姆·赫奈斐只是她的徒弟。她喜欢听赞美之言，每当感到自己很少能得到称赞时，只好壮着胆子自我表现了。海迪洁虽是客人，却尽力帮母亲做事。主人去店铺之前，客人们——易卜拉欣·肖克特和他的两个儿子阿卜杜·蒙伊姆、艾哈迈德，亚辛和他的两个孩子拉德旺和克莉曼都围在他的身边。他们恭恭敬敬的，不敢大声说笑，只得微笑着低声细语。主人在儿孙们中间感到其乐融融，年纪越大越需要这样。他责怪亚辛只是星期五才回家，平时也不去店里看他。他是想让这个畜生明白，他每时每刻都想见到他吗？亚辛的儿子拉德旺相貌堂堂，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白里透红的皮肤。他的漂亮是多方面的，这使主人一会儿想到了亚辛，一会儿想到了亚辛的母亲海尼娅，一会儿又想到了他亲爱的挚友穆罕默德·阿夫特。这是他心里最喜欢的孙子。拉德旺的妹妹克莉曼长得小巧玲珑，只有八岁，她会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那双黑色的眼睛活像她母亲宰努芭的媚眼，一想到这他就浮想联翩，露出了汗颜的微笑。至于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他只是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那只不容忽视的像他那样的大鼻子，同时还看到

了海迪洁那样的小眼睛。他们两兄弟与他说话时胆子比拉德旺兄妹的大。这四个孙子辈都在求学的道路上取得了让他自豪的成绩,可是他们都各自忙自己的事,冷落了他们的祖父或外公。他们一方面使他得到安慰,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了延续;另一方面又让他想到自己正在逐渐退出人们关注的中心,他曾为这种关注感到激动。这并没有使他向隅不欢,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带给他的不仅是体衰多病,而且还有万事想得开的睿智。但是,各种回忆源源不绝地涌上心头,哪里禁止得了!当他像这些孩子那个年纪时,那时是一八九〇年,他学习的时间很少,玩乐的时间很多,经常出入嘉马利亚的各个歌厅和艾兹贝基亚的娱乐场所,陪伴他一起去的人中就有穆罕默德·阿夫特、阿里·阿卜杜·拉希姆和易卜拉欣·法尔。他的父亲当时就在自己的那家店铺里,他很少呵斥自己的独生子,对他疼爱有加。当时那个年纪,就像尚未摊开的书页,充满着形形式式的理想。后来有了海尼娅,不过且慢!不应该轻视这段岁月的回忆。

他起身去做晡礼,这就是在告诉家人他该离开了。做完礼拜,他换上衣服就去店铺。孩子们集中到咖啡聚会上,坐到祖母或外婆围着的火盆旁,其乐融融。艾米娜、阿依莎和纳伊曼坐在屋中央的沙发,亚辛、宰努芭和克莉曼坐在右边的沙发上,易卜拉欣·肖克特、海迪洁和凯马勒坐在左边的沙发上,而拉德旺、阿卜杜·蒙伊姆、艾哈迈德则零散地坐在大厅中央电灯下面的几张椅子上。易卜拉欣·肖克特还是保持着多年未改的老习惯,大谈特谈他所欣赏的各种食品,不过他近来赞誉烹调大师培养徒弟的功德。宰努芭像个应声虫似的连连附和着称赞,她决不放过任何可以讨好丈夫家中人的机会。的确,自从丈夫一家人对她敞开大门,让她可以与他们交往以来,她总是八面玲珑地努力加强自己与他们的关系。因为她把这看作是承认她在这个家中的地位,而过去那么多年她一直像个被唾弃的人,生活在孤独中。亚辛的新生儿夭折是个真正的原因,丈夫的家人都去她家安慰她,自从结婚以来她第一次与他们握手。她为此受到鼓舞,回访了怡心园胡同,后来又在艾哈迈德病重时拜访了两宫间街,甚至走进艾哈迈德的卧室探望,和他像两个毫无那段历史的新结识的人那样相见了。就这样,宰努芭融入到了艾哈迈德的家人中,可以喊艾米娜为"妈妈",叫海迪洁为"姐姐"。她与这个家里的女人不同,总是显得规规矩矩的,尽量不去外面抛头露面。她看上去比实际

年龄大，显得未老先衰、美貌过早消损，海迪洁根本就不相信她只有三十六岁。但她毕竟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以致艾米娜有一天在谈到她时说："无疑，她的根底是好的，或许还是名门望族之后。不管怎么说，她总是正经人家的女儿，是惟一与亚辛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的女人！"

肥胖的海迪洁看起来比亚辛块头还要大，她毫不否认自己这么胖很幸福，同时阿卜杜·蒙伊姆、艾哈迈德以及让她如愿以偿的婚姻也使她感到幸福，尽管她为了防止毒眼，没有哪一天不抱怨的。她对待阿依莎的态度整个变了，在整整八年时间里，她没有对她说过一句挖苦或生硬的话，即使是开玩笑也没有。她千方百计地取悦她、讨好她、迁就她，对她的不幸闭口不言，生怕乖蹇的命运会把她摧垮，担心苦命的妹妹把她俩的命运做比较而痛不欲生。那天，海迪洁一定要易卜拉欣·肖克特放弃继承弟弟部分遗产的合法权利，把它让给纳伊曼。这样，全部遗产都留给了阿依莎母女，没有人分割。海迪洁本希望她的豁达大度会在适当的时候被提起，可是阿依莎处在神志恍惚中，对姐姐的慷慨大方只字未提，这并没有妨碍海迪洁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同情她、宽容她，她仿佛成了阿依莎的另一个母亲。她这样做并不贪图什么，只希望阿依莎满意，姐妹亲善，但愿真主让阿依莎逐渐正常，让人放心。易卜拉欣·肖克特掏出烟盒，递给阿依莎。阿依莎谢着取了一支烟，他也拿出一支，两人开始抽烟。阿依莎烟瘾很大，咖啡也喝得很多，这常常引起家人的议论，但她总是不屑一顾地耸耸双肩。母亲只能用祷告的口吻说道："求真主让她有耐心！"只有亚辛敢于当面劝她，似乎他的爱子夭折使他有资格这样做，然而阿依莎并不认为他有过她那样的灾难，在落难者的王国中他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因为他的儿子夭折时不满一周岁，与奥斯曼和穆罕默德根本不能比。事实上，叙述那场灾难变成了她的最大爱好，似乎在悲惨的世界中她是第一位的。凯马勒听见拉德旺、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在谈论前途。他微笑着听他们说。拉德旺·亚辛开口道：

"我们是文科班的，眼前还能挑选的只有法学院了。"

"明白，明白，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明白！"阿卜杜·蒙伊姆用洪亮的声音、充满肯定的语气回答着，边说边点着他那个三个小伙子中最像凯马勒的大脑袋。

他的最后这句话是针对弟弟艾哈迈德说的。艾哈迈德的嘴边挂着嘲

讽般的微笑。易卜拉欣·肖克特趁此机会,指着艾哈迈德说:

"他想进文学院就让他进吧,但他应该说服我进文学院的理由。我了解法学院,但对文学院一点不了解!"

凯马勒黯然神伤地低下了眼睛,过去那场关于法学院和师范学院的争论又在他耳边回响。他至今仍生活在早先的理想气氛中,但是生活每天都让他面临着残酷的打击。比如说对检察官他不用作解释,而作为《思想》杂志的作者,他也许对那些高深莫测的文章要作很多解释!艾哈迈德并没有让他困惑下去,因为他已经用那双暴突的小眼睛望着他说:

"让凯马勒舅舅来回答吧。"

易卜拉欣·肖克特露出了微笑,以掩饰自己的尴尬。凯马勒打不起一点精神,便说:

"你觉得自己适合学什么就学什么吧。"

艾哈迈德的脸上出现了胜利的光彩,他那灵活的脑袋在哥哥和父亲中间转来转去,谁知凯马勒继续说下去:

"可是你应该知道,学法律能使你有一份如意的工作,有一种美好的生活,进文学院做不到。如果你选择文学院,那你的前途就是在教育界工作,这是一种辛苦又无地位的职业……"

"不,我打算进新闻界工作。"

"新闻界,"易卜拉欣·肖克特喊叫起来,"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艾哈迈德恼怒地告诉凯马勒:

"在我们家里,领导思想和驾驭马车[①]是一回事!"

"在我们国家里,领导思想的几个大人物都是来自法律界。"拉德旺·亚辛笑着说。

于是,艾哈迈德高傲地宣布:

"我说的思想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可怕的毁灭性的东西,"阿卜杜·蒙伊姆皱着眉头说,"我对他所说的思想一清二楚,真是可悲可叹呀!"

易卜拉欣·肖克特再一次叮嘱艾哈迈德,并望望其他的人,仿佛要他们

① 阿拉伯语中"领导"和"驾驭"是同一个词。

作证听到了他的话：

"可得三思而行啊！你还在读中学四年级[1]。你的遗产进账每年不会超过一百镑。我的一些朋友都在大叹苦经，说他们的孩子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要不就是当文书，工资微薄。情况你都明白了，想选什么学校随你的便！"

亚辛加入了讨论，他建议道：

"我们听听海迪洁的意见吧，她是艾哈迈德的第一位老师，她比我们更有能力在法学院和文学院中间作出抉择。"

大家的嘴角上都挂上了笑容，就连忙于煮咖啡的艾米娜也掩口而笑，甚至阿依莎也笑了。见到阿依莎的笑脸，海迪洁受到了鼓舞，便说：

"我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昨天下午五点多钟，你们大家知道冬季里天色暗得早，我离开红巷回怡心园胡同的路上，好像感到有人在盯我的梢。刚到穆泰瓦里拱门下，那人突然走到我身边说道：'漂亮的小妞儿，去哪里呀？'我转过头去回答：'回家去，亚辛先生！'"

一阵哄堂大笑。宰努芭用别有含义的目光扫了亚辛一眼，目光中分明是责怪和失望的神色。亚辛赶紧给笑得前仰后合的众人摆手，待大家平静下来后才问道：

"这合乎情理吗，难道我的眼睛瞎到这种程度？"

易卜拉欣·肖克特警告道：

"当心点！"

克莉曼抓住父亲的手，也哈哈大笑。她虽然只有八岁，但好像已经明白了大姑妈故事里的事。宰努芭对这件事评论道：

"太不像话了，令人笑掉牙。"

亚辛用生气的目光盯着海迪洁说：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竟然陷害我。"

海迪洁还是说：

"如果在座的人中有谁需要进文学院受教育的话，那应该是你，而不是我那个发了疯的儿子艾哈迈德！"

[1] 当时埃及中学不分初中和高中。

宰努芭赞同海迪洁的话,拉德旺则为父亲辩护,认为他是无辜的,受冤枉的。艾哈迈德一直注视着凯马勒,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阿卜杜·蒙伊姆则偷眼望望纳伊曼,发现她像一朵白玫瑰,依偎在母亲身上。纳伊曼每当感到他那双小眼睛朝她看时,她那苍白细嫩的脸顿时会臊得通红。易卜拉欣·肖克特改变了话题,语重心长地对艾哈迈德说:

"你瞧法学院,它使哈姆扎维的儿子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检察官……"

凯马勒觉得这番话是针对他本人的批评。

"他打算向纳伊曼求婚。"阿依莎第一次开口说话。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缄默不语。艾米娜又说:

"是他的父亲昨天对纳伊曼外公说的。"

"爸爸同意了吗?"亚辛一本正经地问道。

"还没到该表态的时候。"

"那阿依莎是什么意见呢?"易卜拉欣·肖克特望着阿依莎,小心翼翼地问。

"不知道。"阿依莎谁也不看地回答。

海迪洁深情地打量着阿依莎,提醒说:

"可是一切的一切都得听你的。"

"富阿德是个很优秀的人……"凯马勒认为自己的朋友不错,作证道。

"他的家人都是平民吧?"易卜拉欣·肖克特小心地明知故问。

"是的,他的一个舅舅是赶毛驴的,另一个舅舅是烘面包的,还有个叔叔是律师的秘书,"阿卜杜·蒙伊姆声音洪亮地接口说,说到这里,语气却稍稍转了个弯,"可是所有这些并不会降低一个人的身份,人是靠自己的,而不是靠家人和亲戚!"

凯马勒明白,他的外甥想说明他深信的不容混淆的两点事实:第一,富阿德出身低贱;第二,出身低贱并不降低人的价值。他进一步意识到,他的外甥在第一点上贬低富阿德,可是为了迎合强烈的宗教信仰,在第二点上又不得不否认自己那个不公正的攻击。奇怪的是,摆出这两点事实却让他感到浑身舒坦,外甥替他说出了心里话,免得他亲自这么说而落得不义的名声。他像外甥一样,虽然并不相信阶级差异论,却也倾向于攻击富阿德,风言风语地贬损他几句,因为富阿德已是个有名人物,相比之下,他的地位实

在是微不足道。显然，艾米娜对这种攻击颇为不快，她说：

"他的父亲是个大好人，忠心耿耿地为我们家效力了一辈子。"

海迪洁鼓足勇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纳伊曼一旦嫁给了他，或许就得与一帮不合适的人打交道，因为出身决定一切……"

"说得对，出身决定一切！"谁也没有想到会冒出一个支持海迪洁的声音，那是宰努芭。

亚辛心慌意乱，偷偷地迅速瞥了海迪洁一眼。他的心里在嘀咕，不知妻子的话会在海迪洁的心里有何反应，对它有何评论，会不会引起她对歌女和歌班子的种种联想。他在心里暗暗诅咒宰努芭没事送"辫子"给人抓，所以他只得说点什么掩饰妻子的话。

"别忘了，你们刚才是在议论检察官……"

"是爸爸让他成为检察官的，"看到阿依莎闷声不响，海迪洁勇气倍增，说道，"是我们出钱培养了他！"

艾哈迈德那双暴眼睛使人想起了已故的赫利勒·肖克特。他带着讥诮的眼神说道：

"可是我们欠他父亲的多于他欠我们的！"

海迪洁的食指点着艾哈迈德，用批评的语气说：

"你老是对我们说些不明不白的话。"

"你们大家都省省心吧，"亚辛采用希望结束这个话题的口吻说，"最终还得由爸爸说了算。"

艾米娜把一杯杯咖啡分给大家。几个小伙子的目光都投向紧贴在母亲身边坐着的纳伊曼身上。拉德旺心里在说："真是个漂亮文静的姑娘！但愿能与她交上朋友，让她陪在身边。如果我们走在街上，路人们准会弄不清我们谁更漂亮！"艾哈迈德也在心里琢磨："太漂亮了！可她好像被万能胶粘在了小姨妈的身上，没有运气学文化。"阿卜杜·蒙伊姆也在思忖："很漂亮，可以做个家庭主妇，很有刺激力，惟一的缺点是弱不禁风。不过这种单薄也是一种美，被富阿德看中真是一大损失。"然后，他心里的话从嘴里冒了出来，问道：

"你呢，纳伊曼，给我们说说你的看法？"

纳伊曼苍白的脸上飞上了红晕，先是皱起了眉头，然后又露出了微笑。她的心里很紧张，既不想笑又不想皱眉，结果两种表情兼而有之。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羞怯和不悦地回答道：

"我没有看法，你放过我吧！"

艾哈迈德奚落道：

"假害羞……"

"假的？"阿依莎立即打断他的话问道。

"害羞是过去的时尚。"艾哈迈德赶紧说，"你应该说出心里话，要不你会失去美好生活的。"

"我们听不明白这样的话。"阿依莎痛苦地说道。

"我敢打赌，我们家落后了时代四个世纪！"艾哈迈德不顾母亲警告他的目光，抱怨着说。

"你怎么肯定是四个世纪呢？"阿卜杜·蒙伊姆冷言相讥道。

"这还是发慈悲的说法。"艾哈迈德毫不在乎地回答。

突然，海迪洁冲着凯马勒发话了：

"该说说你了！你什么时候结婚？"

这个问题令凯马勒措手不及，他赶紧避开说：

"又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它同时又是新话题。我们决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直到真主让你和某个好姑娘结成夫妻。"

艾米娜对于这个话题加倍的关注。凯马勒娶妻是她最大的心愿，她多么盼望这个心愿能尽早实现啊，好让她高兴地看到自己惟一的儿子生个孙子。于是她说：

"他爸爸给他找过好几个家庭很好的姑娘，可他总是找借口来推脱……"

"都是些荒唐的理由，凯马勒先生，你今年多大了？"易卜拉欣·肖克特笑着问道。

"二十八岁！已经过了好时光……"

艾米娜听到他报出的年龄十分诧异，好像不愿相信。海迪洁勃然大怒，马上说：

"你怎么热衷于虚报年龄呢!"

是的,他是小弟,说出他的年纪等于间接地暴露了她的年纪。虽然她的丈夫已到耳顺之年,但是她讨厌别人想到她也三十八岁了。

凯马勒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在他看来,这种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决断的,但是他总感到别人要求他讲明自己的态度,便只好用抱歉的口吻说:

"我白天忙于学校的事情,晚上就进书房。"

"这是一种伟大的生活,舅舅,"艾哈迈德热情地说,"但尽管这样,人还是应该结婚的。"

亚辛是所有人中最了解凯马勒的,他说:

"你在避免一切尘世俗事,以免妨碍你追求'真理',但是真理就在这些尘世俗事中。你在图书馆里绝对认识不了生活的,而真理就是在家庭里、大街上……"

"我已养成习惯,自己的工资花得一分不剩,"凯马勒千方百计在逃避,"我毫无积蓄,怎么娶老婆呢?"

"只要你想娶,你就会知道如何去做准备的。"海迪洁又把他包围起来。

"其实你是为了不结婚才把工资花得精光的。"亚辛笑着说。

他们俩说的是一码事。但是,既然父母希望他成亲,周围的人又催促他结婚,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不错,有一段时间他处在失恋中,谈论娶亲简直是开玩笑。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思想"取代了爱情,他的生活过得十分充实,最让他欣喜的就是觅到了一本好书或者登出了他的一篇文章。他对自己说:思想家是不结婚的,也不该成家。他的眼一直朝上望,认为结婚后眼睛就会向下看。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乐于站在观望者的位置上,厌恶卷入机械的生活中。他宛如一个爱钱如命的人锱铢必较那样,对自己的自由十分珍惜。再说,他对女人除了要发泄的性欲外,别无所求。除此以外,他并没有虚度青春,没有哪一周他的思想上和肉体上得不到快乐的。他很困惑,心里对一切都疑神疑鬼,婚姻其实也是一种信仰。他说:

"你们大家都省省心吧,我想结婚时自会娶妻的。"

宰努芭嫣然一笑,这种迷人的笑容使她年轻了十岁。她问道:

"那你为什么现在不想结婚呢?"

凯马勒有点沉不住气了：

"婚姻这件区区小事，你们却把它看得那么重要！"

不过，他内心深处一直相信婚姻是件大事，决不是小事。一种奇特的想法浮上他的心头：他终有一天会俯首帖耳地完婚的，这是他不可避免的命运。这时，艾哈迈德的声音把他救了出来：

"我们该去书房了！"

他欢迎外甥的提议，便站起身走出大厅。阿卜杜·蒙伊姆、艾哈迈德和拉德旺紧跟在后，上楼去借书，就像他们每次来老宅习惯的那样。

凯马勒的书桌放在屋子中央，上面吊着一盏电灯，两边各有一排书柜。他坐到书桌旁，看着几个年轻人在浏览放在书柜里的那些书。阿卜杜·蒙伊姆挑了本《伊斯兰史讲稿》，艾哈迈德拿了本《哲学基础》。三个小伙子围在凯马勒身边，他默不作声地扫视着站在面前的小辈。突然，艾哈迈德烦躁不安地说：

"我至少得掌握一门外语，否则我无法随心所欲地阅读。"

阿卜杜·蒙伊姆翻动着手中的那本书，咕哝道：

"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伊斯兰教。"

"哥哥经过赫利利市场上一位半隐居高人的指点，得到了伊斯兰教的真谛……"艾哈迈德冷言冷语地说。

"住嘴，你这个假信徒！"阿卜杜·蒙伊姆大喊道。

凯马勒瞅着拉德旺问道：

"你呢，你不想借本书吗？"

阿卜杜·蒙伊姆代替他回答：

"他的时间都花在阅读支持华夫德党的各家报纸上了……"

"这一点叔叔和我是不谋而合！"拉德旺指指凯马勒说道。

他的叔叔什么都不相信，尽管他是华夫德党人！同样，他对真理通常是怀疑的，虽然如此，他还是在与人们和现实打交道。他的目光在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中间转动，问道：

"你们俩也是华夫德党人，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呢？每个爱国人士都是华夫德党人，难道不是这样吗？"

阿卜杜·蒙伊姆语气肯定地说：

"毫无疑问,华夫德党是最好的政党,但它同时不再是令人百分之百信服。"

"我同意哥哥的这个观点,"艾哈迈德笑着说,"说得更确切些,除了这一点,我与他没有共同的看法。也许,我俩的分歧就是在对华夫德党信任的程度上。爱国主义本身也应该打上问号,不错,独立高于一切斗争。此外,爱国主义的内容还应该发展,以致到了毁灭它最广泛最崇高的内容。不远的将来,我们看待爱国烈士就会像我们现在看待在部落和家族间发生愚蠢争斗时的牺牲者一样!"

愚蠢的争斗?你这个傻瓜!法赫米决不是在愚蠢的争斗中牺牲的。可是,该如何确切地表达呢?他虽然思绪万千,但还是恼怒地说道:

"凡是为了高于自身的某事而死去的人,他就是烈士。各种事物的价值或许会有变化,而人对这些事的立场,他的价值是不会改变的。"

青年人开始走出书房,拉德旺对阿卜杜·蒙伊姆刚才的看法回击说:

"政治是社会中最危险的事!"

他们一回到咖啡聚会里,易卜拉欣·肖克特就向亚辛抱怨道:

"看到了吧,我们在培养、指导、规劝他们,可是每个孩子都往他的书房里跑。那是一个独立于我们的世界,在那里,有一群我们陌生的人,我们对他们一点不了解,我们能怎么办呢?"

四

电车里拥挤不堪,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凯马勒站在拥挤的车厢里,身体仿佛被挤得更瘦长了。在他看来,周围的人都像他一样,正在前往庆祝"十一·十三纪念日"这个爱国主义节日的地方。他的目光在众人脸上溜了一圈,既是探询,又是高兴。事实上,他参加这些庆祝活动非常积极,犹如一个极端的狂热者。与此同时,他却深信自己什么信仰也没有。人们都在评论时局,尽管他们素昧平生,但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被"华夫德精神"联系在一起,"华夫德精神"使他们心灵相通。有个人慷慨地说:

“今年的圣战节[1]是真正意义上的圣战节，这才是它应有的……”

“应当回击霍维尔[2]及其凶相毕露的声明。”另一个人说。

一提到霍维尔，另一个人勃然大怒，吼叫道：

“狗东西，他说什么‘我们奉劝不要恢复一九二三年宪法，也不要执行一九三〇年宪法[3]’，我们的宪法和他有什么关系？”

“别忘了，”又有一个人说，“他在说这些前还有个开场白：‘他们咨询我时，我奉劝他们’……”

“是这样的，可向他咨询的是什么人呀？”

“这要问那个王八蛋政府了！”

问问陶菲格·纳西姆[4]……行了！你们忘了他？可是，华夫德党为什么与他相安无事呢？

“任何事情都有个结局，你们等着听今天的演说吧。”

凯马勒仔细听着人们的议论，甚至还参与了议论。最奇怪的是，他的热情并不比他们低。这是他第八次出席圣战节庆祝会，他和其他人一样，心里充满了对前几年政治经历的痛苦。是的，“我经历过穆罕默德·迈哈姆德[5]的时代。他停止实施宪法三年，以便进行修改；他剥夺民众的自由，却对他们许诺要抽干水塘与沼泽！我在易司马仪·西德基统治国家的那种恐怖年代里生活过。当时人民信任某些人，愿意他们成为自己的领导者，但是他们发现高踞自己头上的竟是一些可恶的刽子手，这些败类在英国警棍和子弹的保护下，马上用语言和其他方式告诉人民：你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是你们的保护人。人民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每次都是弄得元气伤尽，到头来只得采取可笑的、逆来顺受的消极立场。广场上空荡荡的，只有两部分人往那

---

[1] 指十一·十三纪念日。

[2] 时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

[3] 经过1919—1922年埃及人民反英大起义，英国和埃及王室不得不在1923年公布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埃及资产阶级要求的宪法。1930年6月人民党领袖易司马仪·西德基出任首相，宣布停止实施1923年宪法，并于1930年10月颁布了新宪法和选举法。

[4] 陶菲格·纳西姆（生卒年不详），埃及无党派人士。1934年11月出面组成临时内阁。

[5] 穆罕默德·迈哈姆德（1877—1941），埃及政治家，华夫德党最早成员之一，退出该党后于1922年参与创建自由立宪党，后成该党主席，1928年首次组阁，代表大地主利益，维护封建王权，推行亲英政策。

単赶，一部分是去参加庆祝集会的，另一部分是去镇压的残暴力量。人民只是坐山观虎斗，他们虽然轻声鼓励自己的勇士们，却不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他的思想虽然在怀疑的迷雾中找不到出路，但是他的心不能对人民的生活熟视无睹，他永远与人民心心相连。他在赛阿德·宰格鲁勒大街下了电车，走在不整齐的队伍里，朝着搭在民族之家旁边的那顶用来庆祝的大帐篷进发。每前进十米，都会迎面见到一队英国军警率领的士兵，士兵的脸上是一副严峻木讷的神情。快到大帐篷时，凯马勒遇见阿卜杜·蒙伊姆、艾哈迈德、拉德旺和一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都站在那儿交谈着。他们看到他赶紧过来问好，并陪他待了一会儿。差不多一个月之前，拉德旺和阿卜杜·蒙伊姆都成了法学院的学生，艾哈迈德进入了中学的最后一学年。在马路上，他发现他们都是"大人"了，这和在家里他们是他的外甥或侄子迥然不同。拉德旺长得多英俊啊！他把身边的这位朋友介绍给他，说他叫哈勒米·阿扎特。俗话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哈勒米·阿扎特也是一个仪表堂堂的后生。艾哈迈德常常让他感到快乐，他只要稍等片刻，准会听到一段妙语连珠的怪话，或看到一些怪异的动作。所有的晚辈中，艾哈迈德最接近他的思想。而阿卜杜·蒙伊姆，要不是身材有点矮胖，长得与他最相像了。仅凭这一点他就喜欢他，但这个外甥的信念和门户之见，实在是太卑贱了！

凯马勒走进大帐篷，向济济一堂的人群扫了一眼，使他喜出望外的是竟然来了那么多人。他久久地望着前面的讲台，过不了多少时间，那儿将发出人民的呼声。接着，他找了个位子坐下。在这种人头济济的会场内，从他孤独的心灵深处冒出了一个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的新人。在这里，理性要被禁锢一段时间，被压抑的力量将喷薄而出，冲向充满各种感情的生活，激励人去战斗去实现希望。那时，他的生命焕然一新，本性自然流露，孤独与寂寞就不复存在，他将和人们恢复交流，与他们共同生活，具有他们一样的理想和痛苦。从他的本性来说，把这种生活当做他固定的生活他是难以办到的，但他定会时而采用这样的生活，以免中断和大众日常生活的联系。那么，就把那些物质、精神、自然、自然中的难题统统搁一搁吧，让自己充分关心一下普通百姓爱什么恨什么，关心一下宪法、经济危机、政治局势、民族问题等等。所以，难怪昨天夜里他还在思考存在的奥秘这种捕风捉影的问题，今天早上却在高呼"华夫德党是民族的信仰"。大脑剥夺了他对休息的享受，因

为他酷爱真理、热衷廉洁、向往宽容，但怀疑又使他处于困境。他在与本能和冲动不断搏斗中深感凄怆悲凉。他一定要从精疲力竭中抽出时间投向大众的怀抱，吐故纳新大换血，获得激情和青春。在书房里有几位出类拔萃的朋友，比如达尔文、柏格森和罗素[①]；而在这顶大帐篷里有成千上万位朋友，他们没有多少智慧，却代表了他们这个社会中有觉悟的光荣，虽然最终他们不像前一类精英那样叱咤风云、创造历史。在这种政治生活中，他敢爱敢恨，每一件事都显得毫无价值。每当生活中面临这种矛盾时，忐忑不安的心情就会使他发生动摇。但是，他的一生永远是在矛盾中度过，因面他的心永远有一种希望达到完美、幸福的整体感觉，可这种整体在哪里呢？他觉得只要他的大脑在思索，理性的生活就不可避免让他放弃这种生活，而过另一种生活，促使他把潜能都发挥出来。这些潜能就是他获救的平台。或许正因为如此，这种集会才显得那么美好，人越多越壮观。这不，他的心和其他人一样，正在以热情、渴望的心情等待领袖们的出现。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坐在一起，而拉德旺和他的朋友哈勒米·阿扎特在横穿大帐篷的那个过道上来回走动，有时站在门口和几个大会组织者攀谈，这两个小伙子多么有头有脸啊！

人们窃窃私语的声音汇聚一起，变成了嗡嗡作响的嘈杂声。青年人占据的几个角落里响起了喧哗声，其中还有口号声。不久，从外面传来一阵具有特殊意义的强有力的口号声，众人都回过头朝帐篷入口处望去，随即全都站起来，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声。没过一会儿，穆斯塔法·纳哈斯就出现在台上，他神采奕奕，脸带微笑有力地摆着双手，向成千上万的人致意。凯马勒朝穆斯塔法·纳哈斯望去，眼中怀疑的目光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暗自思忖：我对一切都失去信心后，怎么会相信这个人呢？难道因为他是独立和民主的象征吗？不管怎么说，此人与人民相互呼应的热烈场面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它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创建埃及民族主义方面起历史作用的重要力量。会场上群情激昂、气氛热烈，主持人费了好大劲才使场内各个角

---

① 罗素（1872—1970），英国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涉及哲学、数学、科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历史、宗教以及政治等各个方面。他的首要事业和建树是在数学和逻辑领域，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落安静下来，以便让大家听清诵经者抑扬顿挫的诵经声，并在诵完后附加一句："先知啊，鼓励信士们去战斗吧！"人们等待的就是这个召唤，口号声和掌声顿时四起，这招致一些虔诚信徒的抗议，他们要求大家安静，表达对真主之书[①]的尊敬。这些人的话激起了凯马勒的回忆，想到当初自己也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的双唇上不由得泛出微笑，感到自己这个矛盾重重的个人世界好像空空如也。领袖站在讲台上开始发表演说。他声音洪亮，讲得明明白白，每句话都深入人心，讲了整整两个小时。最后，他慷慨激昂地号召大家起来革命。群众的激情达到了沸点，大家站在椅子上，发疯般地高呼口号。凯马勒的热情并不亚于他们，口号喊得一样响。他已忘记了自己是名教师，应该摆出师道尊严的架子。他仿佛感到自己回到了那个他一再听说、却因年龄太小未能参加的光荣岁月里。当年的演讲也是如此振奋人心吗？那时人们也是如此群情激愤地听演讲的吗？难道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视死如归吗？不容置疑，法赫米就是采取了这样的立场，然后才洒下了热血！他到底变成了不朽还是消失了呢？老是像他这样疑神疑鬼的人可能舍生忘死吗？或许爱国主义同爱情一样，是一种我们即使不相信也得盲目服从的力量！

激情越来越高涨，口号声越来越响亮，椅子随同站在上面的人一起晃动，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呢？他只知道人们都在朝外涌去。他在离开自己站立的地方时向会场上扫了一圈，寻找家里的几个后生，但是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他从边门走出了帐篷，疾步朝埃尼宫大街走去，很快超过了所有的与会者。路途中他经过了民族之家，过去他每次路过这里时总要望它几眼，他的目光会在那个具有历史性的阳台和那个见证了重大爱国主义事件的院子里转悠。是的，这个地方在他心里有神奇般的魔力。想当年，赛阿德·宰格鲁勒就是站在那个阳台上发表了演说，法赫米和他的同伴们就是站在院子里听演讲。就在这条他眼下走着的马路上曾经子弹横飞，射穿了烈士们的胸膛。人民永远需要用革命来抗击那股埋伏在他们复兴之路中的浊流。民族需要周期性的革命，它犹如抵抗恶性疾病的防疫针，独裁专制确实是难以根除的痼疾。就这样，参加爱国主义节日使他成功地更新了自我，此刻他所

---

① 即《古兰经》。

关心的就是埃及要斩钉截铁地回答霍维尔的声明,给它致命的打击!行进到美国大学面前时,他挺起瘦长的身子,昂起大脑袋,踏着有力的步伐,想象着种种重要的事件和重大的行动。即使是教师,也应该常与学生们一起参加革命。一想到"教师"这个词,他就苦笑不已,尽管他精通英语,可以通过英语去了解各种秘密,可他这个大头教师却注定去教最简单的英语——仅仅是英语的基础。他的身体在这拥挤的大地上只占据着一块很小的地方,而他的幻想却在大自然的旋涡中翻腾。早上,有人问他某个词的意义、某个词的拼法;晚上,他却在探寻存在的意义这个难解之谜。早上,他的心里还燃烧着反英的革命之火;晚上,受折磨的民众——他的大众兄弟——召唤他通力协作去破解命运之谜。他猛地晃了一下脑袋,仿佛要把这些想法从脑袋里驱除出去。快到易司马仪利亚广场时,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传入他的耳际,他意识到游行队伍已经到达了埃尼宫大街。胸膛中一股要斗争的感觉促使他停下了脚步,也许他也会参加像十一·十三那样的大游行。我们祖国忍受打击的时间多长啊!今天是陶菲格·纳西姆,昨天是易司马仪·西德基,再往前是穆罕默德·迈哈姆德……这一长串暴虐者的名单一直可以排到史前时代,全是些带来灾难的狗东西,他们每一个都狂妄不可一世,自称他们是被选出来的保护人,人民是无能为力的。

慢着!游行队伍沸腾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凯马勒惶惑不安地回首望去。他听到一种让他心惊的声音,便仔细倾听,那声音又一次传入他的耳中。那是枪声!他远远地看到了游行队伍乱成一团,打着危险的旋涡,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一群群人拼命奔向广场,另一些人朝各条小马路跑,许多英国军警骑着高头大马疾驰而过。口号声四起,夹杂着愤怒的喊叫声和呼救声,枪声开始密集起来。他的心怦怦直跳,同时惦记着阿卜杜·蒙伊姆、艾哈迈德和拉德旺的安危。他满腔怒火,不安地东张西望,发现不远处有家咖啡馆,便朝它跑去。咖啡馆的卷帘门刚关到一半,他一弯腰钻了进去,马上想起了侯赛因大街上那家卖果仁酥的商店。他在那家商店里时第一次听见了枪声,各个地方都乱糟糟的。枪声大作,让人心惊肉跳,过了一会儿才逐渐稀疏。接着传来玻璃的碎裂声和骏马的嘶鸣声,还有愤怒的咆哮声,这说明反抗的人群很快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钻进来一位长者,未等别人问就说道:"警方的子弹雨点般落在学生们身上,只有真主

知道到底牺牲了多少人。”说完，他气喘吁吁地坐了下来，又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他们陷害无辜的人们。倘若他们只是为了驱散游行队伍，那么应该是躲在远处朝天放枪。可他们先是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让游行进行，待他们分兵把守住这条路的出口后，突然端起枪朝人群射击，惨无人道地杀害无辜，许多孩子倒在血泊中。英国人是群野兽，可埃及兵在残忍方面也毫不逊色，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大屠杀，我的真主啊！”咖啡馆的尽头又传来一个声音：“我的心早就告诉我，今天决不会平安无事的。”另一个人说：“前几天就预示着要出事。自从霍维尔发表声明以来，人们就估计会发生重大事件。这是一场战斗，紧接着会有多场战斗，我向你们肯定这一点！”

“牺牲的总是学生，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呀，多可惜啊！”

“不过枪声停止了，是不是？大家仔细听！”

“真正的游行是在民族之家附近，那儿的枪声还会持续好长时间呢！”

可是，广场上一片寂静。时间在滞重中消逝，显得十分紧张。天色开始暗下来，咖啡馆内点起了灯。又过了一会儿，听不到什么声音了，仿佛广场和周围的马路都被死神所包围。咖啡馆的门打开了，广场上空荡荡的，既无行人，也无车辆。不一会儿，过来一队戴钢盔的警察，他们在英国头目的率领下骑着马在广场周围巡逻。凯马勒的心里不停地想着外甥和侄子的命运。当广场上有了点动静时，他赶紧离开咖啡馆，先去了怡心园胡同和思慕宫路，见到了阿卜杜·蒙伊姆、艾哈迈德和拉德旺后才放心回了家。

他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心里充满了忧愁、悲伤和气愤。他一个字也没看、没写，整个头脑里想的都是民族之家那个地区、霍维尔、激动人心的演讲、爱国主义的口号、呼啸的子弹声以及牺牲者的喊叫声。他发觉自己在努力回忆过去他曾躲藏的那家卖果仁酥商店老板的名字，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五

穆罕默德·阿夫特在嘉马利亚大街上的那所住宅的外表，属于艾哈迈

德·阿卜杜·嘉瓦德喜欢的那种流行风格。那些木质的大门从外面看起来就像是旧式深宅大院的入口。高高的围墙遮住了院内的一切,只有枝叶茂盛的树冠还能看见。绿树成荫的花园里长着桑树、无花果树和柠檬树,并点缀地种着指甲花、茉莉花和素馨花,花林相映,美妙无比。更令人赏心悦目的是花园中间有个池塘,然后,一座木楼横卧在那里。穆罕默德·阿夫特穿着居家大袍,正站在楼前台阶上等待着来者。阿里·阿卜杜·拉希姆和易卜拉欣·法尔已经坐在并排的两把椅子上。艾哈迈德向这几位兄弟问候后,跟着穆罕默德·阿夫特走到大堂中央的那张沙发前,并肩坐下。他们都已不像过去那样大腹便便了,只有穆罕默德·阿夫特例外,他依然显得心宽体胖,满脸红光。阿里·阿卜杜·拉希姆已经秃了顶,其他人则是满头白发,一张张脸上爬满了皱纹,阿里·阿卜杜·拉希姆和易卜拉欣·法尔更显老态。但是,穆罕默德脸上的红光俨如充血一般,相比之下,艾哈迈德虽然鸡皮鹤发,却显得干练精神。艾哈迈德喜欢闲坐在这样的旖旎风光之中。这么一座高墙俯视着嘉马利亚大街的花园秀美景色,怎么会不叫人心旷神怡!他把头稍稍往后一仰,好像可以让他的大鼻子尽情吸入茉莉花、素馨花和指甲花的芳香,有时,他还会闭上眼睛,静心倾听在桑树和无花果树上鸟儿的欢叫声。然而,此刻在他心中油然而生的最崇高情感,还是他对身边这几个人所怀有的兄弟般的情谊。他那双湛蓝的大眼睛注视着这几位挚友的脸庞,发现他们都老了,心里不由得充满了凄凉和悲哀的感觉,既是对他们,也是对自己。这些人中,他是最迷恋过去和耽于回忆的人,只要一想起年轻时英俊潇洒、柔情绵绵、风花雪月的时光,他的心就会迷醉。易卜拉欣·法尔走到附近的桌子上,把放在桌上的那盒双陆棋拿过来,问道:

"谁跟我下?"

"待一会儿再下,"艾哈迈德反对说,他很少与别人下棋,"我们不能一坐下来就玩这种东西,忘记了自己。"

易卜拉欣·法尔把棋子放回原处。少顷,努比亚男仆端来一只盘子,上面放着三杯茶和一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酒。穆罕默德·阿夫特笑嘻嘻地拿走那杯酒,其他三个人端起茶。一人拿酒三人端茶,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他们都哑然失笑。穆罕默德·阿夫特晃动手中的酒杯,指着别人手里的茶杯,打趣道:

“祈求真主宽恕,再不要有那种惩罚你们的日子!”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叹息道:

“那些日子教训了我们大家,你是首当其冲的,可是你厚颜无耻……”

医生在同年差不多的时间内先后向他们发出了同一种戒令:禁止饮酒。但是,穆罕默德·阿夫特的医生允许他每天喝一杯酒。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当时认为他朋友的医生比较宽容,而他的医生对他苛刻。可是他刚让朋友的医生为自己复查,那个医生就严肃认真地提醒他:“你的病情与你朋友的病情不一样。”他找穆罕默德·阿夫特的医生复查一事暴露后,他很长时间受到众人的哄笑和议论。艾哈迈德又讪笑道:

“毫无疑问,你一定向你的医生进行了大肆贿赂,他才允许你喝这杯酒!”

易卜拉欣·法尔看着穆罕默德·阿夫特手中的那杯酒,感叹地说道:

“凭真主起誓,我几乎忘记了酒的滋味!”

阿里·阿卜杜·拉希姆对他开玩笑地说:

“你说这样的话忏悔就全泡汤了,混蛋!”

易卜拉欣·法尔连忙祈求真主宽恕,然后无可奈何地咕哝道:

“赞颂全归真主……”

“我们变得连一杯酒都羡慕得不得了,哪还谈什么畅饮呢?”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哈哈大笑着说:

“狗崽子们,如果说你们后悔了,你们应该后悔干了坏事,不是后悔干了好事!”

“你和其他说教者一样,嘴上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又是一套。”

突然,阿里·阿卜杜·拉希姆提高了嗓门,声音提得很高,这表明他要转换话题:

“诸位,你们认为穆斯塔发·纳哈斯怎么样?此人并未受到病中的老国王泪水的影响,决不忘记他的最崇高的目标——恢复一九二三年宪法,哪怕是一秒钟……”

“好啊,好!”穆罕默德·阿夫特把手指扳得格格作响,高兴地说,“他比赛阿德·宰格鲁勒还要强硬。狂妄的国王重病缠身,声泪俱下。面对这样的情景,他却以罕有的勇气不为所动,坚定地反复喊出推举他为领袖的那个民族

的声音:'首先恢复一九二三年宪法!'那部宪法就这样被恢复了,这种情况谁能想象得到呢?"

易卜拉欣·法尔佩服地点点头,接口道:

"你们想象一下这种情景,已经被年迈和疾病折磨得气息奄奄的富阿德国王,极其友好地把手按在穆斯塔发·纳哈斯的肩上,要求他组织联合内阁。纳哈斯却没被这一切所软化,依然不忘作为一位忠诚领袖的职责,一刻也没有忽略那部几乎要被国王的眼泪淹没的宪法,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己见说:'国王首先必须恢复一九二三年宪法。'"

阿里·阿卜杜·拉希姆模仿着易卜拉欣·法尔的口气说道:

"国王,我们首先在受刺桩[①]!"

"我以我们这些命定看着威士忌却不能饮用的人发誓,我们这样做是伟大的!"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笑道。

穆罕默德·阿夫特饮完杯中的酒,说: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赛阿德·宰格鲁勒去世已经有八个年头了,革命已经有十五年了,但英国人依然到处都有,兵营里、警察局里、部队里、各个部里。治外法权仍然使每个狗崽子都威风凛凛。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应该结束了……"

"可别忘了那些刽子手,比如易司马仪·西德基、穆罕默德·迈哈姆德和伊百拉希!"

"只要英国人一走,这些人都完蛋,都将成为明日黄花,舆论会整个翻过来。"

"是呀,如果国王还想拍英国人的马屁,他绝对找不到人帮忙了!"

"那时国王将发现自己只有两条路:要么遵重宪法,要么就再见!"穆罕默德·阿夫特说道。

"如果他要求英国人保护,英国人会对他撒手不管吗?"易卜拉欣·法尔颇有点怀疑地问。

"一旦英国人同意撤军,为什么还要保护国王?"

---

① 阿拉伯古代的一种酷刑。此刑让受刑者坐在竖在地上的尖头木桩上被人用力往下按,木桩头便刺入其肛门,让其痛苦地慢慢死去。

"英国人真的会同意撤军吗?"易卜拉欣·法尔又问。

穆罕默德·阿夫特像那种自以为有政治文化的人那样,信心百倍地回答道:

"他们突然发难,公布霍维尔声明,于是就发生了游行示威,许多人牺牲了——愿真主怜悯他们——然后要求纳哈斯组阁,接着恢复了一九二三年宪法。我敢向你们肯定,英国人现在也愿意谈判。真的,人们还不知道愁云如何能消散,英国人怎么离开,外国人的势力何时告终。但是,我们对穆斯塔发的信任是无限的。"

"占领了五十二年,难道他们仅凭谈判桌上的几句话就会打道回府?"

"谈判桌上的话还是用爱国志士的鲜血作为前提的……"

"即使这样还不成!"

"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他们将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穆罕默德·阿夫特挤眉弄眼地说。

"他们总能找到为他们撑腰的人,易司马仪·西德基还活着,并没有死!"

"我与许多消息灵通人士交谈过,发现他们都很乐观,"穆罕默德·阿夫特以知情人的口吻告诉大家,"他们说,全世界正受到残酷战争的威胁,埃及处在大炮口,就算体面地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他摸摸自己鼓突的肚皮,胸有成竹地继续说下去:

"告诉你们一条重要的消息,有人答应我将在下届选举中被推举为嘉马利亚选区的候选人。纳格拉希亲自对我这么许诺的。"

朋友们个个眉飞色舞,欣喜若狂。等大家议论一阵后,阿里·阿卜杜·拉希姆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说:

"华夫德党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将畜生推选为代表!"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好像要为华夫德党辩护似的说:

"有什么办法呢? 它想代表整个民族,而我们民族中,自重自爱的人和不三不四的人都有,除了畜生,谁能代表不三不四的人呢?"

穆罕默德·阿夫特在艾哈迈德的腰部捅了一下,说:

"老头和荡妇,你和嘉丽莱穿着连裆裤,你们俩就是老头和荡妇!"

"如果推举嘉丽莱当候选人我很满意,她在必要的时候也许还会为国王本人铺床!"

这时,阿里·阿卜杜·拉希姆笑逐颜开地说道:

"我前天还在她住的胡同前遇见她。她依然胖得像顶驼轿,但已经老了,老态龙钟了!"

"她已经成了老板娘,她的住宅日夜忙于接待客人,真是吹笛人死了,笛子上的指头还在动。"

阿里·阿卜杜·拉希姆纵声大笑起来,过了好久才开口说:

"有一天我从她家门前路过,瞥见有个人溜了进去,他还以为自己很隐秘,你们猜他是谁呀?"他朝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挤了一阵眼,才又说,"他就是艾哈迈德的公子、赛勒哈达尔小学的教师凯马勒先生!"

穆罕默德·阿夫特和易卜拉欣·法尔都哈哈大笑起来。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惊讶不安地睁大了眼睛,茫然若失地问道:

"我的儿子凯马勒?"

"正是他。他当时穿着外套,架着金丝边眼镜,一脸络腮胡子,显得老成持重。他沉稳地走着,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仿佛根本不是'搞笑太监'的儿子。他溜进那所房子时稳重的神态,犹如走进了神圣的清真寺。我心里在嘀咕:脚步放轻点,驴崽子!"

一阵哄堂大笑。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还没有从失神中缓过来。不过,他发现大家一起哈哈大笑会减轻他的精神负担。穆罕默德·阿夫特凝视着艾哈迈德的脸,用别有用心的口吻问:

"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不就是阁下你的公子吗?"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吃惊地摇晃着脑袋说: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文质彬彬、有风度、性格温和的人,只见他每天钻在书房里不是读书就是写作,我甚至心疼他太自我封闭,过于卖力做那些对他毫无用处的事……"

"谁知道呢? 或许在嘉丽莱的楼里有个分图书馆呢!"易卜拉欣·法尔揶揄地说道。

"他躲在书房里恐怕是在看返老还童的书吧,"阿里·阿卜杜·拉希姆挖苦道,"对这种刚开始生活就声称人的祖先是猴子的人,你还抱什么希望呢?"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也跟着大笑,他凭自己

的经验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太一本正经,他定会成为大家调侃和穷追猛打的目标。过后他说:

“怪不得这个该死的不想结婚,以致我对他还有种种想法呢!”

“今年多大岁数了?”

“二十九岁。”

“天哪!该给他成亲了,他为何不想讨老婆?”

穆罕默德·阿夫特打了个饱嗝儿,摸摸自己的将军肚,说:

“这是时髦,不过现在的姑娘也往街上跑,人们对她们的信任度减低了。你们没听到侯斯宁谢赫唱什么‘我们如今见到的都是疯狂的事!各位公子小姐都在美容师那里’吗?”

“你可别忘了,青年们面临经济危机,感到前途暗淡,大学毕业生即使鸿运高照找到工作,每个月也不过十镑钱!”

“我担心凯马勒会知道嘉丽莱曾是我的情妇,或者嘉丽莱知道他就是我的儿子!”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说这话时显得有些担心。

阿里·阿卜杜·拉希姆讪笑着问道:

“你以为她会拷问上门的主顾?”

“那个婊子要是知道他的身份,定会把他父亲的故事从头到尾讲给他听的!”穆罕默德·阿夫特挤弄着眼睛说。

“但愿不会这样,但愿没有那种过去……”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慌了,大声喊道。

易卜拉欣·法尔紧追不舍:

“他能知道自己的祖先是猴子,就不会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好色之徒吗?”

穆罕默德·阿夫特放声大笑,直笑得连连咳嗽,沉默片刻,他才说:

“真的,凯马勒的外表具有欺骗性,他看起来那么稳重、文静、严肃,是个十足的正人君子……”

“先生,祈求真主让他长命百岁,像他父亲那样的人是不会受委屈的。”阿里·阿卜杜·拉希姆用讨好的口吻说。

“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像他父亲那样是个‘大淫棍’?”穆罕默德·阿夫特问道,“我是说他能不能把女人哄得团团转,盯着他不放?”

"这一点我表示怀疑!"阿里·阿卜杜·拉希姆说道,"我觉得他去那里时是那么稳重和严肃,直到关上房门面对着自己的伴侣。然后他用同样的稳重和严肃脱去衣衫,扑到她身上,就在干那事时还是那么一本正经,然后穿好衣服扬长而去,就像上完一堂重要的课!"

"从大淫棍的脊椎骨里造化出小淫棍!"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好像恼怒地问自己:"这种事情为什么看起来显得那么不可思议呢?"他决心忘掉这件事。所以,当他看到易卜拉欣·法尔把那盒棋子拿过来时,便毫不迟疑地说他们该下棋了。但是他的思想仍然围绕着那件事。他聊以自慰地思忖道:感谢真主,我尽力培养了儿子,让他取得了大学文凭,当了受人尊敬的教师,以后只好随他自己了。他尽管长着瘦长的身材和大脑袋大鼻子,却还知道追求玩乐享受,这也许是他的运气呢! 要是命运公正一点的话,凯马勒好多年前就该结婚了,亚辛也决不会娶那样的老婆了。但是,谁能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有能力解开这些谜呢? 突然,易卜拉欣·法尔问道:

"你最后一次见到祖贝黛是什么时候?"

艾哈迈德思索了一会儿,回答道:

"今年一月份,差不多快一年了。她那天到我店铺里去让我帮她卖掉房子……"

"嘉丽莱把那房子买下了,"易卜拉欣·法尔告诉他,"祖贝黛这个疯婆后来爱上了一个马车夫,被他玩弄后甩掉了。她目前在歌女苏珊家的屋顶平台上搭了个房子栖身,瘦得皮包骨头,处境实在可怜!"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惋惜地摇摇头,嘟噜着说:

"歌后住在平台上的破房子里! 伟哉,永生不灭的真主!"

"结局真惨哪!"阿里·阿卜杜·拉希姆叹息道,"不过她变成这个样子是预料中的事。"

穆罕默德·阿夫特不由得惨笑一声,仰天而叹:

"真主啊,可怜可怜败落到这种地步的人吧!"

接着,他邀请易卜拉欣·法尔下棋,向他发出了挑战。很快,大家围着那副棋玩起来。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感慨地说:

"天哪,不知谁的命运会像嘉丽莱,谁的命运会像祖贝黛呢!"

六

在艾哈迈德·阿卜杜胡咖啡馆的一个包厢里，凯马勒和易司马仪·拉梯夫相对而坐。这就是当年凯马勒邀请富阿德·哈姆扎维去的咖啡馆。尽管十二月寒风刺骨，但咖啡馆里却是暖洋洋的。因为它关上了门，把通到地面上的惟一出口堵住了，地下自然也就暖和了，只是四面八方有一种明显的潮湿感，易司马仪·拉梯夫要不是想和凯马勒叙叙旧，他才不愿意坐在这个咖啡馆里呢。他和凯马勒是老朋友，尽管为了谋生，他从商学院一毕业就去了坦塔[1] 当会计师，但两人从未中断过联系。他这次一回到开罗度假，便打电话到赛勒哈达尔小学找凯马勒，两人约定好在这个老地方见面。凯马勒端详着老朋友，发现他身强体壮、变得更庄重了，心里在诧异他怎么变成了如此老气横秋、文质彬彬、正人君子的样子，简直成了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的榜样，而当初他却是厚颜无耻、放荡不羁、野蛮粗俗的典型。凯马勒先给朋友的杯子里斟满绿茶，然后再往自己的杯子里倒，笑着说道：

"看上去你不喜欢艾哈迈德·阿卜杜胡咖啡馆！"

易司马仪抬起头，习惯性地伸长脖子说：

"这地方的确怪怪的，为什么不在地面上选个地方呢？"

"无论如何，他对于你这样循规蹈矩的人是最合适的。"

易司马仪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呵呵地笑着。他仿佛也承认自己和过去判若两人，可以称为"循规蹈矩"了。这时，凯马勒寒暄道：

"你在坦塔怎么样？"

"很好，白天局里的工作忙不完，晚上我就可以陪伴妻子和孩子。"

"孩子们都好吗？"

"感谢真主！他们可让我们操心受累啦，不过都还不错，感谢真主！"

"你真的觉得如人们所说，有了孩子才是真正的幸福吗？"凯马勒怀着好

---

[1] 位于开罗北面约100公里处的一个中等城市。

奇心问道。总之,一谈起家庭,他的心里就会产生好奇心。

"是的,是这样的。"

"为他们操心受累也这样认为?"

"不管怎样都这么认为!"

凯马勒凝视着好朋友,好奇心更大了。这完全是一个新人,和过去的易司马仪·拉梯夫几乎毫无关系。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间,他和易司马仪·拉梯夫一直是同学,那是他一生中风华正茂的时期,他畅开整个心扉去品尝生活,没有一分钟不是由衷的喜悦就是巨大的痛苦。那是个有真正友谊的时代,友谊体现在侯赛因·夏达德身上;那是个有着忠贞爱情的时代,他把爱情献给了阿依黛;那是个满腔热情的时代,热情来自于埃及革命的熊熊烈火;那还是个体现忠贞、猜疑、放荡和暗恋的时代。易司马仪·拉梯夫,是这个时代的象征,是凯马勒的重要引路人,可今天他身上哪里还有那个时代的影子呢?

易司马仪·拉梯夫有点发牢骚似的说道:

"但是,那边也不断有很多事情让我们烦心,比如提拔新干部呀,停止晋升呀,不增加津贴呀。你知道,我靠父亲时过惯了大手大脚的生活,可是父亲没有留给我遗产,母亲把抚恤金也花得差不多了,因此,为了糊口我只好去坦塔工作,我这样的人对眼前的处境怎么会心甘情愿呢?"

"你这样的人对什么也不会心满意足的!"凯马勒笑着说。

易司马仪·拉梯夫颇有点得意地一笑,他为自愿放弃丰富多采的过去而感到自豪。凯马勒问他:

"你就不想恢复一点过去吗?"

"一点也不想,对那时的一切早就倒胃口了。我可以说,我对自己的新生活尚未感到腻烦。所有我该做的,就是有时得要点滑头,让母亲给我几个钱。我妻子也得对她父亲玩点花招搞点钱,因为我仍然迷恋舒适的生活。"

凯马勒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对他说:

"你教唆了我,却把我一个人扔在半路上……"

易司马仪·拉梯夫放声大笑起来,他那严肃的面孔上恢复了许多过去那种油腔滑调的神色。他问道:

"难道你对此感到遗憾了?不,你是真心实意喜欢那种生活的,不过你



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在那儿年玩的花样，你一辈子也玩不到那种程度，”说到这儿，他又换上了认真的口吻劝道，“结婚吧，改变改变你的生活！”

“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凯马勒用玩世不恭的口吻说。

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五年间，易司马仪·拉梯夫完全成了一个新人，

这一点很值得猎奇的人看一看。但无论如何，他总是我仅有的老朋友。侯赛因·夏达德已被法国勾引去了，离开了祖国；哈桑·赛利姆也已在国外定居和生活。唉，我心里早已不再对他俩有什么牵挂！易司马仪·拉梯夫从来不是我的知心朋友，但那是绚丽多彩的过去的一个活生生的回忆。因此，他是值得引以自豪的，再说我也为有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朋友感到骄傲。与易司马仪·拉梯夫友好交往虽然不会有震撼心灵的喜悦，可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证明我自己的过去并不是一场梦。这种过去我把它看得与生命本身一样重要，千方百计去证明它是真实的。唉，阿依黛此刻正在做什么呢？她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呢？我的心如何摆脱对她的相思病呢？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啊！

“我真服了你，易司马仪先生，你是个心想事成的人。”

易司马仪·拉梯夫环顾四周，目光朝天花板、吊灯、包厢以及那些满面春风、正在谈笑和娱乐的人们溜了一圈，然后问道：

“这个咖啡馆有什么让你欣赏的？”

凯马勒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用一种遗憾的口吻说：

“你还不知道吧？不久这里就要拆毁，建一座新楼房了，这个古色古香的咖啡馆将永远消失了！”

“太值得祝贺了，让这座坟墓消失吧，建起新的文明！”

他说的是真心话吗？也许吧。但是我对它情有独钟。我心爱的咖啡馆，你是我心灵的一部分！在你这儿，我经常浮想联翩、思绪绵绵；在你这儿，亚辛泡掉了多少岁月；在你这儿，法赫米与革命者会晤，思索寻求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再说，我爱你，是因为你给人们一个梦想的地方。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怀念过去有何价值呢？或许过去一直是人的心灵的鸦片，你最大的不幸，就是因为你有一颗留恋过去的心和怀疑一切的理智；既然我们什么也不相信，那就让我们什么话都说出来。

“你说得对，我提议，如果金字塔的石块对将来有用，那就把金字塔拆了

吧!"

"拆金字塔? 金字塔和艾哈迈德·阿卜杜胡咖啡馆有什么关系?"

"我指的是古迹,我的意思是为了今天和明天,我们可以拆毁一切。"

易司马仪·拉梯夫哑然失笑,他伸长了脖子——就像他过去每当犯牛劲时那样,说:

"你写的东西常常和这种说法背道而驰。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我是为了尊重你才时常翻阅《思想》杂志。我以前曾经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过你。是的,你的文章太难懂了,整本杂志都很枯燥乏味,祈求真主保佑!我不能坚持订阅这份杂志,因为我妻子在这本杂志中找不到可阅读的东西,请别见怪,这是她说的原话! 我要说的是,我在你的文章中时常发现与你现在说的话完全相反的东西,但我不敢自称对你的文章非常理解,虽然我对你是了解一些的。趁此机会我奉劝一句:你就像受人爱戴的作家那样写些人们爱看的东西不更好吗? 你倘若能那样做,一定会有大批读者,可挣大把的钱!"

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一直对这种势利的看法嗤之以鼻、毫不妥协,反对到底;而现在,他虽然仍对此不屑一顾,但不再是反对到底,反而怀疑自己的做法,觉得自己妄自尊大得不是地方,甚至有时怀疑自己写的东西是否有价值。或许他对这种怀疑本身也产生了怀疑,很快,他就在自己心里承认,他已经厌烦了一切,感到这世界就像一个早已失去意义的过时词汇。

"你对我的思想从来就没有满意过!"

"你还记得?"易司马仪·拉梯夫哈哈大笑着说,"那真是令人怀念的日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往日里那种激情的火焰不再燃烧。自从阿依黛新婚之夜后,那些日子就像珍贵的盒子被保存在原处……

"你没有听到有关侯赛因·夏达德或哈桑·赛利姆的情况吗?"

易司马仪·拉梯夫扬起两道浓密的眉毛,回答道:

"这倒提醒我了! 在我去年远离开罗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事情!"

接着,他十分认真地说下去:

"当我从坦塔回来时得知,夏达德一家完蛋了。"

凯马勒的心中突然爆发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强烈的感觉。他深有感触

又不愿暴露在脸上，然后问：

“你是指什么？”

“家母告诉我，夏达德贝克破产了，交易所吞没了他的最后一分钱，夏达德完蛋了，他实在承受不了这种打击，便自杀了！”

“真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已经好几个月了，那座大公馆也易主了，就是那座我们曾在它的花园里度过一段难忘时光的大公馆。”

什么时光、公馆、花园、回忆？什么忘却的痛苦或痛苦的忘却？什么华贵之家、伟大人物、巨大梦想，这些巨大的变化不更应该引人注目吗？这种巨大震动，不更让人回想起被遗忘的往事吗？

“贝克自杀了，公馆易主了，可是他们家人的命运如何呢？”凯马勒的声音里带着悲哀。

“我们朋友的母亲每月只能从宗教基金的收益中领取十五镑钱度日，”易司马仪·拉梯夫忧郁地说，“她已经搬到阿拔西亚街一套简陋的房间里，家母去看望过她，回来说起她的惨境时伤心流泪。这位太太当年穿金戴银，奢侈得令人难以想象，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这是毫无疑问的！难道他以为我忘了？我记得那花园、凉亭以及那种悠闲得连空气都充满欢笑的生活！那些快乐与忧愁，无不铭记在心中。此刻，凯马勒真是柔肠寸断，泪珠快要潸然而下。此刻以后，他决不会为艾哈迈德·阿卜杜胡咖啡馆受到毁灭的威胁而悲伤了，一切事物都该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真是令人悲伤的事！更让人难过的是，我们都没有去安慰过。唉，侯赛因还没有从法国回来吗？”

“事情发生后他肯定回来过，哈桑·赛利姆和阿依黛也是这样，但他们现在没有一个人留在埃及。”

“侯赛因怎么能抛下处境艰难的家一走了之呢？他父亲破产后他从哪里获得生活费呢？”

“听说他在那边成了家。他长期居住在法国，或许已经找到了工作，这方面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自从我们一起与他告别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我们与他分别已经多少年了？差不多十年了吧。对吗？已经那么多年了，

我心里多么感慨啊!”

多么这个多么那个,而凯马勒欲哭无泪,虽然泪珠依然在双眼里,但自从那个时刻后,它还没有掉过泪,尽管他的心悲痛得滴血。他是以悲伤的感情提起那些事的。这个消息使他受到强烈的震动,几乎将他身上现在的一切都抖落干净,露出他原来的那个人,那个真心实意地爱、确确实实痛苦的人。难道这是过去美梦的结局吗?破产和自杀!仿佛他注定要从这个家庭的兴衰中获得教训,从陨落的神灵的行为中得到教益!破产和自杀,阿依黛如果依靠丈夫的地位还能过上安逸的生活,那么她那女神的傲气会有什么变化呢?这种灾祸会将她的妹妹打入……

“侯赛因有个妹妹,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有时我还能想起她的名字,但大多数时候把她忘得一干二净!”

“布杜尔,她与母亲相依为命,共同承担新生活的艰难。”

想想吧,阿依黛的家人过着贫困的生活,就像我们周围那些人的生活一样!布杜尔有哪一天穿过劣质的布袜?难道她出门也坐电车了?唉,干吗跟自己过不去呀?你今天太悲伤了!不管你的思想中对阶级和阶级差别怎么看,但是你从这个不幸的变故中,感到了可怕的毁灭。你不难听到那种从天上掉到地下的声音。无论如何,好在那种爱情没有剩下什么。就是呀,过去的爱情还剩下什么呢?虽然你嘴上说没剩下什么,每当想起那个时代任何一首歌时,你的心就会有一种异常的怀念,尽管那些歌曲都是些陈词滥调。这意味着什么呢?但是且慢,它是对爱情的回忆,并不是爱情本身。在所有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我们总是喜欢爱情的。而在此时此刻,我仿佛觉得自己沉沦在情欲的海洋中。这就是说,潜伏的疾病在人体突然衰弱之时就会散布毒素。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有怀疑就会动摇一切真理,碰到爱情也会小心翼翼,这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事超过怀疑,而是为了尊重悲伤的感情,维护过去的事实。

易司马仪·拉梯夫又说起夏达德一家悲剧的许多细节上,直到凯马勒显得厌烦了。于是,他以结束谈这件事的口吻说:

“永恒只属于真主。这是件令人惋惜的事,不过,我们已经够烦恼了……”

凯马勒不想让对方再说下去,他说得够多了。他只想闷声不响地好好

琢磨一阵。他在无声地哭泣,心里流着无形的泪水。作为一个早就痊愈的相思病人,过了那么多年还如此动情,这真令人惊诧不已。他好奇地在心里思忖:已经过去九年或十年了,这是些多么漫长的日子啊,又是多么短暂的日子! 天哪,阿依黛现在变成什么模样了呢? 他多想久久端详她,看清过去那种神奇般的秘密,说到底是为了知晓他自身的秘密。他现在只能在梦见过去的一瞬间、或者在肥皂广告中看见她的倩影,要不就是当她闪电般地从他脑际掠过时,他会情不自禁地嘀咕:这就是她! 可是她到底怎么样了呢? 还像电影明星那样光彩照人,或仍是一个过去的回忆,醒来时还是一场空? 他坐不下去了,心里渴望到虚幻的世界里去进行一次冒险的旅游,便问易司马仪:

"你能不能接受我的邀请,到安全、舒适的地方去喝两杯?"

"我妻子正在等着我一起去看她的姨妈呢!"易司马仪·拉梯夫"嘿嘿"地笑着说。

凯马勒对易司马仪的拒绝感到无所谓。他早已把自己的心灵当作酒友。于是两人边谈边离开咖啡馆,什么话都谈。就在此时,凯马勒自言自语道:"爱情存在时我们或许会感到厌烦,一旦失去后我们又是多么渴望找到它。"

七

这个位置是很舒适的,不过,你手头拮据。从这个温暖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行人,有来自法鲁格街和去那条街的,有来自莫斯基的和去那儿的,有来自阿特贝和去那个地方的……要不是一月里天寒地冻,渴望休闲的人们决不会放弃马路对面人行道上属于咖啡馆的那块风水宝地,而躲在玻璃窗后看外面。但是,春天总有一天会来临的。是的,春天一定会来的,不管你是否有能力。已经十六年多了,你还在七级职员上原地踏步。哈姆扎维的店铺被你以最低的价格贱卖了。奥利亚街上的房子尽管相当大却收不了几镑钱的房租,至于思慕宫胡同的住宅,那是我的住所。如果说拉德

旺有个腰缠万贯的外公,那克莉曼除了我以外,就没有谁会抚养她。我是个一家之主也是个很爱她的人,但遗憾的是,我手头总是紧巴巴的。

突然,他那困惑的目光落在一个长着络腮胡子、戴着金边眼镜的瘦长青年身上,只见他穿着件黑色外衣从莫斯基走来,朝阿特贝·赫德拉走去。他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上半身往上一抬,仿佛想站起身,但他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坐位。倘若那个青年人不是行色匆匆,他准会邀请他过来坐坐。当烦恼时,让凯马勒陪着聊聊是最好的。凯马勒快到而立之年,却一点不把婚姻大事放在心上。我为什么时机不成熟就匆匆忙忙娶老婆呢?我受第一次离婚的打击后尚未清醒过来,为何再次掉进结婚的陷阱中?但是,谁没有一肚子苦水呢?不管是独身者还是已婚者。艾兹贝基亚早先是个高雅的享乐场所,后来萧条了,而今成了低级下流的中心。对于花天酒地的世界,你已不存非分之想,只能待在这个数条道路交叉的地方饱饱眼福,然后去追捕廉价的猎物,最佳的廉价猎物是在欧洲人家里打工的埃及女仆,这种人往往有文静的外表,又清清爽爽,而她们无可争辩的弱点是要钱不要脸。这种女人在鲜花广场那边的菜市场里多得不可胜数。

亚辛已经喝完了咖啡,坐在关着的玻璃窗后望着各条马路的交叉口,目光追随着每个有姿色的女人。那边有几个穿着外衣和裹着米拉叶的女人已映入他的眼帘,他不知疲倦地盯着她们,既注重看整体形象,又欣赏某一部分。他常常就这么久久地坐着,一直到十点钟;有时他也只坐一会儿,喝完咖啡立即起身,然后急步追逐他看上的温柔猎物,俨如一名人口贩子。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仅仅坐着观赏,或者见到美女跟踪几步,并没有锲而不舍的目标。至于他真的敢于上前勾搭的,那都是放荡的女仆或四十岁以上的寡妇。他只是隔上一段时间,在欲望强烈的时候才去猎艳,因为他毕竟和过去不同了:由于家庭负担重他已经囊中羞涩;不仅如此,时光不打招呼就溜走,转眼他已进入不惑之年。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实啊!“理发师给我修理脑袋时,两鬓上已有了白发。理发师说,有几根白发倒无所谓,但很快就会满头花白的。该死的理发师和白发!那人给我介绍了一种染发剂,我才不急着用那种玩意儿哩。家父五十岁时头上一根白发也没有,我哪里能同他相比呢?不仅是头发,他四十岁时还很年轻,五十岁时仍然很年轻,而我呢!天哪,我虽纵情但并没有到父亲的程度啊!”别胡思乱想了,还是让脑袋轻松轻

松吧。唉,哈伦·拉希德的生活真的像传说的那样吗? 和她一样的宰努芭去哪里了? 结婚简直是上了这个狗女子的当,但是婚姻的力量不就在于你一辈子自欺欺人吗? 世事变化无常,可哪个时代都会有放荡的女子和一本正经追逐她的男人。去他妈的青春,去他妈的中年! 我的心怎么才能安宁呢? 你茫然若失地成天询问自己在哪儿,这是世界上多悲惨的事情!

十点半,他离开咖啡馆,慢慢悠悠地穿过阿特贝大街,来到穆罕默德·阿里大街,拐进"金星"酒馆,向习惯站在吧台后面的"哈罗"打招呼,对方咧开嘴微笑着回答他的问候,嘴里一颗门牙也没有。他用下巴往里面的房间一指,仿佛在告诉他,朋友们都在等他。吧台的前面有一条过道,通向三个套间,里面传出喧闹声。亚辛走进最后那个房间,房间里只有一扇装着铁栅栏的窗户,对着毛尔迪胡同。房间里分开放着三张桌子,两张是空的,他的朋友们围着第三张桌子坐,他们一见到他就欢呼起来,每天晚上都是这个样。亚辛尽管牢骚满腹,在他们中却是年龄最小的。年龄最大的那位,是领取养老金的一个单身汉,坐在他边上的依次是宗教基金部的文书主任、大学理事会的人事处长、家财万贯不接业务的律师。一看这几个人的脸就可以知道他们是酒鬼,个个目光无神、肤色要么充血似的通红,要么失血般的苍白。这些酒友早晨八九点钟就陆续来到酒馆,不到五更时是不会离开的。他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最便宜的、当然也是最容易来劲的酒。不过亚辛并不是自始至终地陪伴他们,或者说他除了难得的几次外,并没有那样酗酒。他只是来这里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一起共度两三个小时。那个单身老头像往常那样欢迎他:

"你好,亚辛哈吉[①]!"

他一直用哈吉来称呼亚辛,以示对他的尊重。那个律师是他们中酗酒最厉害的,他打趣道:

"你迟到了,英雄! 以致于我们在议论,你准是被某个女人缠住,今天一整夜我们都无法和你相处了!"

单身老头对律师的话作了个哲理性的评论:

---

① "哈吉"(一译"哈只")是对到过麦加朝觐的伊斯兰教教徒的一种尊称,"亚辛"是伊斯兰教中一个先知的名字,《古兰经》36章的名称。

"能使男人和男人分离的只有女人!"

亚辛坐在单身老头和文书主任中间,立即反唇相讥道:

"这方面你根本不用担心!"

"只有片刻时间会着魔,"单身老头把酒杯举到唇边说,"有时一个十四岁的姑娘都会使我着迷……"

"名字是砖块,行为就是艾木什尔[①]!"文书主任胡诌道。

"这种冷言冷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哈罗拿来了杯子和暖壶。亚辛接过杯子,问道:

"今年的一月冷得怎么样?"

"真主使它千变万化,"人事处长回答道,"今年一月冷得砭人肌骨,可是它把陶菲格·纳西姆带上了不归之路!"

"把我们从政治中拯救出来吧,"律师大声喊道,"我们正喝得痛快,可别拿政治当下酒菜,免得毁了我们的兴致。你们看看还有第三个话题吗?"

"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就是政治,除了它什么事也没有。"人事处长说道。

"你只是个六级职员的人事处长,政治和你有什么关系?"

"请你说清楚,我早就是六级了,从赛阿德·宰格鲁勒时代起就是六级!"人事处长恼怒地说道。

"我的六级还是从穆斯塔法·卡米勒时代开始的呢,"单身老头顶了他一句,"因此我退休后提到他还表示敬重……大家听着,我们喝酒唱歌是不是更好?"

亚辛想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便说:

"各位长者,让我先干杯吧!"

亚辛的一生中没有享受到什么深情厚谊,但他坐到哪儿——不管是咖啡馆还是酒馆里——都有朋友。他与他们一回生二回熟,很快就混在了一起。他自从把这个酒馆选为消磨晚上时间的场所——他是根据自己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定的——就认识了这些人。夜里在一起闲谈使他们关系密切起来,但是在酒馆外他从来不见他们中的任何人,也不想见他们。酗酒和

---

① 中古时代古埃及历"六月"这个词的音译。

价格便宜使他们凑成一伙。人事处长是几个人中地位最高的，但他家庭负担重。至于家境富裕的律师，则是在喝外面的清酒极少过瘾的情况下，听说这里酒烈才慕名而来，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常客。亚辛开始边喝酒边唠叨，全身心投进到喧闹的旋涡中，噪声充斥了整个房间。这些人中亚辛最喜欢单身老头，与他逗乐从不会厌烦，尤其是涉及性的问题。那人一再告诫亚辛别纵欲过度，提醒他要承担起家庭责任，亚辛对他不屑一顾，自鸣得意地告诉他："我们这种人生来就是为了这个，我父亲是这样，以前我的祖父也是这样！"在这次闲聊中他又这么说，于是律师开玩笑地问他：

"你母亲呢？难道她也是这样？"

众人哄堂大笑，亚辛也笑了，但他的心在痛苦地往下沉。他拼命地喝酒，尽管处于初醉的兴奋状态，却觉得这地方不是他该来的，这酒也不是他该喝的，今天更不是他走运的一天。"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人捉弄我，我哪里能与爸爸相比呢？你年龄不断增长而金钱日益减少，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了。但酒这玩意儿是大慈大悲的，它会使你心里充满柔情。在酒的温情和慰藉面前，一切灾祸都不在话下。你说吧，我多么快活呀！不动产决不会失而复得，逝去的青春也不会返回，可是酒适合成为你一辈子的莫逆之交。我青春年少就喝上了酒，人到中年依然对它亲昵热和，等我满头白发时见到酒还将是兴高采烈。就这样，尽管有苦难，我的心却是快乐的。明天，当拉德旺长大成人、克莉曼新婚燕尔时，我就要在阿特贝·赫德拉举杯为幸福而干杯！我是多么高兴啊！"

在喧闹的气氛中，突然，大家唱起了《爱情的俘虏，不止一次蒙垢受辱》，然后再唱《谷地的女邻居啊》。其他包房里的甚至过道上的人都加入了合唱。接着是一阵压抑的沉默。人事处长于是又谈论陶菲格·纳西姆的辞职，对那个所谓旨在保卫埃及、以免遭到意大利(位于利比里的那个讨厌的邻居)入侵危险的条约提出质疑，于是，周围的人只是异口同声地唱道："请放下面前的帘子，我们最好的邻居正在伤害我们！"

单身老人虽然嗜酒如命、玩世不恭，但对这种不三不四的回答还是看不过去，便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指责他们荒唐，他们又异口同声地唱着回答："你的争辩确有道理，开开玩笑何必当真！"

老头不由得哈哈大笑，毫无拘束地加入了大家的闹腾之中。

半夜时分，亚辛离开酒馆，回到思慕宫路家里已是翌日一点左右了。与每天夜里习惯的那样，他像巡视似的到各个房间去转一圈。拉德旺仍在书房里复习功课，小伙子听到声音把头从法律书上抬起来，与父亲相视一笑。他们父子间的爱是很深的，拉德旺尽管知道父亲半夜三更回家时准喝得醉醺醺的，但仍然很尊敬父亲。亚辛对英俊的儿子无比喜欢，对儿子的聪明和勤奋也很赞赏，他从儿子身上已经看到了未来检察官的身影，那是个将提高他地位、足以让他自豪的职业，在许多事情上能让他得到安慰。他问道：

"功课怎么样？"

"他指了指自己，仿佛告诉他："都在这里面！"拉德旺笑了起来，那双眼睛像祖母海尼娅那样妩媚动人。父亲又问他：

"我开留声机会打扰你吧？"

"对我倒没什么，可现在夜深人静的，邻居都在睡觉。"

亚辛一边离开书房，一边奚落道：

"好好睡吧！"

他又去孩子们的卧室，克莉曼正睡在小床上打呼噜，放在房间另一边的拉德旺的那张床空着，正在等待拉德旺复习完功课。刹那间，他闪过一个念头，想把克莉曼弄醒逗她玩一会儿，但他想到这么晚了把她弄醒她会不高兴的，便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朝自己的房间走去。说真的，在这个家里最美好的夜晚是星期五这个神圣的周末晚上。星期五夜里他一回到家——不管什么时候——就会毫不迟疑地把拉德旺叫到客厅里陪坐，然后叫醒克莉曼和宰努芭，开留声机放唱片，他与一家人天南海北地闲聊到五更天。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尤其是拉德旺。是的，他没有心思，或者说没有时间去关心、培养和指导孩子们，而是让宰努芭去关心和引导他们！不管怎么说，他一刻也不忍心在孩子们面前扮演他父亲那样的残暴的角色，他从内心深处憎恨在拉德旺的心中会有他对自己父亲所曾有的那种威严、可怕的感觉！凭良心说，他想当严父也办不到。每当他在后半夜把他们召集到自己身边时，会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挚爱。这时，他正处于一种醉与爱的亢奋之中。他与他们说说笑笑，调侃逗乐，或许还会给他们讲点自己在酒馆里碰到的醉鬼出洋相的奇闻，根本不管这些会在孩子们纯洁的心灵中产生什么影响，对

宰努芭一个劲地对他挤眼作手势的无声抗议不屑一顾。他仿佛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口无遮拦、随心所欲地乱说。

他进了卧室，发现宰努芭像往常一样已经睡了，其实她并没有睡着。她总是这个样，当他快进房间时，准会听到她的鼾声，进入房间后不一会儿她就会翻身睁开眼睛，用讥诮的口吻说道："感谢真主让你平安归来！"然后起身帮他脱衣服和整理衣服。她真实的容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常常被误认为与他一样岁数。但她却成了他的终生伴侣，与他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以前的两任妻子都无法与他共同生活，这个昔日的歌女却如鱼得水地与他比翼连理，使他们的夫妻生活奠定在坚实的基础上。不错，他们共同生活之初时而也发生磨擦和争斗，吵闹声震耳欲聋，但她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两人的婚姻关系。时光流逝，她成了母亲，又遭受丧子之痛，只剩下克莉曼一个孩子，这使她加倍珍惜夫妻恩情，尤其是她未老先衰，受到容颜憔悴的威胁之后。时日使她学会耐心和停战，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太太。她非常在乎好太太的名声，甚至从不在外面打扮得花枝招展，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两宫间街和怡心园胡同人们的尊重！她工于心计，尽管自己对拉德旺并无爱心，尤其是自己和亚辛生的独子夭折后，她还是强迫自己善待他，对他和颜悦色、体贴人微。她不再红颜动人，却百般注重自己的形体、气质和整洁，亚辛总是微笑地望着她坐在镜子前一遍遍梳理头发。他虽然有时对她厌烦到恼怒的程度，但是他确确实实感到，她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无价之宝。她冻得直哆嗦，一边拿来披风裹在身上，一边抱怨道：

"真冷呀！寒冬腊月里你就不能怜悯怜悯自己，别外出消夜了吗？"

"你也知道的，酒能改变季节，"他讥诮地说道，"你为什么要起床劳累自己呢？"

"你的行为讨人厌，说话也讨人厌！"她气鼓鼓地说道。

亚辛穿着大袍，活像个长形气球。他用手摸摸自己的将军肚，心情舒畅地瞅瞅镜子，那对黑亮的眼睛正闪烁着光芒。接着，他突然大笑着说道：

"要是你能见到我与士兵们相互致礼时的情景该有多好啊！后半夜值勤的士兵已经成了我亲密的朋友！"

她叹着气喃喃自语道：

"真让人高兴啊！"

八

拉德旺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在奥利亚街上，他的容貌确实引人注目。他年方十七岁，长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中等个子，略微偏胖，讲究衣着几乎到了炫耀的程度。他的皮肤白里透红，说明这是阿夫特家族的血统。他容光焕发，一举一动都证明他是个骄纵的美男子。当他路过怡心园胡同时，他朝那里望了一眼，浅浅地一笑，立即想起了海迪洁姑妈和她的儿子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他发现自己想到这两个表弟时，感情有点冷淡。说真的，他心里没有勇气——哪怕是一次——将自己亲戚中的某个人视为真正的朋友。他很快就穿过了穆泰瓦里门，进入红巷，一直走到一幢老宅的大门前。他叩了几下门，等待着。老宅的门开了，露出了哈米勒·阿扎特的脸。这是他少年时代的好友，也是眼下法学院的同学，显然还是他在英俊方面的竞争对手。哈勒米一见是拉德旺立即喜形于色，两人像每次见面时那样拥抱接吻。他们一起上楼，哈勒米边走边对朋友的领带赞不绝口，说它的颜色与衬衣和外套非常相配，简直是高雅时尚的典范。他们对时装流行款式的关注，并不亚于对政治的投人和对法律的研究。他们走进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大房间，里面放着床和书桌，这说明它被用做卧室兼书房。事实上，他俩常常在这里通宵达旦地复习功课，然后并排睡在这张挂着蚊帐的黑柱脚大床上。拉德旺在外面过夜并非是新鲜事。他自幼就习惯于到各家去过上几天，例如到嘉马利亚街上的穆罕默德·阿夫特外公家去，到穆妮莱街上的生母家去，尽管生母改嫁给穆罕默德·哈桑，但一直未曾生育，只有他这个儿子。因此，由于他父亲根本不管他，宰努芭暗地里又欢迎他离开这个家，哪怕是暂时也好，所以他在复习月[1]住在朋友家里就不会有人反对。后来，他在外面过夜变为常事，谁也不关心此事。哈勒米·阿扎特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父亲生前是政府公务员，去世已有十来年。父亲死后，他的

[1] 埃及学校每年一次大考，考前一个月放假温课迎考。这个月俗称"复习月"。

六个姐姐先后嫁人，只留下他与母亲相依为命。起初，母亲发现很难管住他，不久，整个家里都由他说了算。母亲依靠丈夫微薄的抚恤金生活，并将老宅的一楼租了出去。父亲过世后家里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哈勒米没有中断学业，终于考进了法学院，而且在这段时间中始终在生活中保持着外表的体面。哈勒米与好朋友相见无比欣喜。他无论做事还是休息，只有拉德旺在身边才感到有劲。因此，朋友的出现使他心里涌起激情，产生活力。他让朋友坐在紧靠阳台大门的那张沙发上，自己坐在他的身边，并考虑选择什么话题交谈——他们要讨论的话题实在太多了！但是，拉德旺眼中露出忧郁的目光，使他激动的心情受到了冲击。他凝视着拉德旺，猜测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低声说道：

“你去看过你母亲了？我敢打赌，你是从那儿过来的……”

拉德旺知道，哈勒米·阿扎特猜得这么准得归根于他的脸。于是，他露出烦躁的眼神，默默地点点头。哈勒米·阿扎特问他：

“她的情况怎么样？”

“很好。”接着，他又叹息道，“不过穆罕默德·哈桑还是令人讨厌！你不知道母亲的丈夫不是你爸爸的滋味是什么！”

“这种事很多的，没什么好指摘的，再说这是老早的事了！”哈勒米·阿扎特安慰他说。

“不，不，不！”拉德旺怒气冲天，大声嚷嚷，“他除了去部里上班，老是待在家里。我真盼望能有一次去看望母亲时她一个人在家。他本该扮演好一个父亲和引导者角色的，可是去他的！他一有机会就要提醒我，他在档案处是我爸爸的顶头上司。他反复批评我爸爸工作吊儿郎当，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没法沉默……”

他沉默片刻，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继续说：

“母亲真是傻透了，竟然愿意嫁给这种人，她回到我父亲身边不是更好吗？”

对于亚辛那种人人皆知的生活方式，哈勒米·阿扎特知道的很多，他微微一笑说：

“感情方面的事，你哀泣也无用。”

“既然这样心难平！”拉德旺倔强地摆摆手说，“女人的品味确实是种可

怕的秘密，比这更糟糕的是，她还显得心满意足！"

"你别自讨苦吃，搞得自己烦恼不已。"

"真奇怪，"拉德旺的语调里充满悲哀，"我的生活中有很多方面是很不幸的，我讨厌母亲现在的丈夫、不喜欢父亲眼前的妻子，我心里充满了憎恨。我父亲和我母亲一样，都没有选择好，但是我能做什么呢？继母对我不错，但我不能想象她是爱我的，这种生活真不是滋味！"

老女仆送来茶水，一路上遭受二月份飓风刮的拉德旺立即来了口水。两人默默无言地溶化着茶杯里的糖块。拉德旺脸上的表情已经平和，那种苦涩难言的心境告一段落。哈勒米·阿扎特喜欢这样，高兴地说：

"我已经习惯与你一起复习了，一个人真不知道怎么复习。"

拉德旺对朋友的这种友好感情，报之微笑。可是他冷不防问道：

"你看过有关组成谈判代表团的命令吗？"

"看过，但是许多人对这次谈判的气氛有担忧，看来威胁着我国边境安全的意大利，才是这次谈判的真正核心内容。协商失败，英国人方面就会进行恫吓！"

"烈士们的尸骨未寒，我们又要准备洒热血了！"

"话是这么说，"哈勒米·阿扎特点点头说，"现在枪声沉寂了，谈判开始，你说是不是？"

"不管怎么样，代表团里华夫德人占了大多数。可你想想看，我问母亲的丈夫穆罕默德·哈桑对时局的看法，他竟讽刺地对我说：'你真以为英国人会撤出埃及？'这就是我母亲满意做她丈夫的那个人！"

哈勒米·阿扎特放声大笑起来，问道：

"你爸爸有不同的看法吗？"

"家父憎恨英国人，但愿他们早日滚蛋。"

"他从心底里憎恨英国人？"

"家父不会从心底里去憎恨或者热爱任何人或物的！"

"我还要问问你的看法，你真的感到很放心吗？"

"为什么不？这个问题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解决呢？他们占领已经五十四年了，呸，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受难！"

哈勒米·阿扎特喝完杯中的最后一口茶，微笑着说道：

“依我看，你刚才与我谈话时的那种激昂的样子，和那天他的目光落到你身上时的一模一样！”

“谁？”

哈勒米·阿扎特诡谲地一笑，说：

“每当你的脸激动得泛出红光时，你最英俊的神态就显露出来了。毫无疑问，就在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他发现了你。你正在和我谈话。这件事就发生在那天学生代表团去民族之家呼吁联合时，还记得那一天吗？”

“记得，”拉德旺并不想掩饰自己关注的心情，问道，“可那个人是谁呀？”

“阿卜杜·拉希姆·尔撒帕夏！”

拉德旺想了想，然后咕哝道：

“我有一次远远地看见过他。”

“那天他可是第一次看见你。”

拉德旺的脸上出现了不解的神色。哈勒米·阿扎特解释道：

“那天你刚刚离开，他就过来向我打听你的情况，要求我有机会把你介绍给他！”

“把你所知道的全告诉我吧。”拉德旺脸带微笑地说。

哈勒米·阿扎特拍着朋友的肩膀说：

“他叫住我，风趣地问我——他这个人是十分风趣的，‘刚才和你交谈的那个奶油小生是谁呀？’我回答他你是我法学院的同学、老朋友，还有你的名字，等等。他感兴趣地问我：‘什么时候你把他介绍给我吧？’我假装不明白他的意思，问道：‘为什么呢，帕夏？’他好像生气了——活泼的人常常这样——勃然大怒地说道：‘狗崽子，我要给他上一堂信仰课！’我也哈哈大笑，他却用手捂住了我的嘴……”

一阵沉默，外面的风呼呼地吹着，刮得窗户撞在墙上哐当作响。过了一会儿，响起了拉德旺的声音，他问道：

“我听到许多关于他的事，他真是那样的吗？”

“还远不止那些。”

“可他已是个老头了！”

“这倒是不重要的，”哈勒米·阿扎特说这话时脸上绽放出无声的欢笑，“他是个地位显赫的人，机智幽默，权倾一方，或许正因为他上了年纪，才比

年轻人更有用……"

"他家在什么地方?"拉德旺又露出微笑问道。

"在赫勒旺一处幽静的别墅里。"

"啊,那肯定被各阶层的人士踏破了门庭!"

"我们也在他的追随者之列,怎么不是呢? 他是政治家元老,我们只是他的小辈!"

"他有妻子和孩子吗?"拉德旺小心翼翼地问。

"你真是愚昧啊! 他是个单身,从来没有结过婚,他不喜欢结婚。他是父母的独苗,就好比是树上断下来的一节树身,单独和仆人住在一起。你只要认识了他,就一定忘不了他。"

他们相视而笑,久久地交换着严肃的目光,直到哈勒米·阿扎特颇有点恐慌地说:

"请你问我一句,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拜访他?"

拉德旺瞅瞅杯子里剩下的茶水,说道:

"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拜访他?"

九

阿卜杜·拉希姆·尔撒帕夏在赫勒旺区平安街头上的住宅显得非常简单和雅致。这是一座棕色的别墅,只有一层楼,高于地面三米,四周是花园,迎面就是大客厅。整个住宅、大街以及周围的地区都沉浸在舒适的宁静中。大门口的长椅上坐着门房和司机。门房是努比亚人,五官端正,身材匀称;司机是个后生,两颊红通通的。哈勒米·阿扎特纵目望着会客大厅,附在拉德旺的耳边悄悄说道:

"帕夏言而有信,今天除了我们俩没有别的来访者!"

哈勒米·阿扎特是门房和司机都熟悉的,他们起身彬彬有礼地迎接他。他与他们开了几句玩笑,他们毫不拘束地纵声大笑。天气虽然干燥,却刺骨的冷。他们走进美轮美奂的迎宾厅。大厅正面的墙上挂着穿着礼服的赛阿



德·宰格鲁勒的大幅画像。哈勒米·阿扎特走到一边去照右边墙中央一面从天花板上挂下来的长镜子，久久地端详着镜中自己的形象。拉德旺毫不迟疑地跟了过去，用同样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外表。哈勒米·阿扎特笑着说：

"凭喜爱美的真主起誓，这是两个穿着西装戴着红毡帽的美男子！"

他们并肩坐在一张套着天蓝色锦缎套子的大沙发上。过了几分钟，从赛阿德·宰格鲁勒画像下面那扇垂着帘子的大门后面传来了声响，拉德旺朝那个方向望去，心怦怦直跳。不一会儿，那个人就出现了。他穿着精致的黑色套装，身上散发着好闻的香味。他的皮肤偏黑，脸刮得干干净净的，身体消瘦，个子偏高，五官精巧，一对小眼睛黯淡无神，头上戴的红毡帽向前倾，帽檐几乎压到眉毛。他缓缓地迈着小步子庄严无声地向前走来，使年轻人的心里不由得产生崇敬和信赖的感觉。他一声不响地走到已经起身迎接他的两个年轻人面前，用锐利的目光打量他们好久，慌得小伙子眼皮直打哆嗦。过了片刻，他突然露出笑容，这张老脸上顿时有了温柔的、吸引人的光芒，一下子把他和年轻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甚至什么距离也没有了。哈勒米·阿扎特伸出手，那人紧紧地握住它，然后撅撅嘴等待着。哈勒米·阿扎特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迅速将脸凑过去。他吻过后注视着拉德旺，用柔和的声音说道：

"请别见怪，孩子！这是我的问候方式。"

拉德旺胆怯地伸出手去，他边握手边笑着问：

"还有脸呢？"

拉德旺的脸顿时涨红了。哈勒米指指自己大声嚷着：

"帕夏阁下，有事就找当事人吧！"

阿卜杜·拉希姆帕夏哈哈大笑，只是与拉德旺握了握手。然后招呼他们坐下，他自己坐在离他们很近的一张大椅子上，笑嘻嘻地说：

"你这个当事人鬼得很，拉德旺！你是叫这个名字吧？欢迎你！我曾经见到你和这个调皮的孩子在一起，我欣赏你风度翩翩，希望和你见见面。这不，你慷慨地让我们相见了。"

"帕夏阁下，认识你我万分荣幸和高兴。"

帕夏转动着戴在左手无名指上的那只大戒指，高兴地说：

"祈求真主宽恕我，孩子！你可不要使用颂扬之辞和贵族头衔，我不喜欢这些东西。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良好的精神状态、纯洁的灵魂和忠诚的态

度,不要叫什么帕夏阁下或贝克阁下,我们都是阿丹和娃哈的子孙。实际上,我见到你风度儒雅心里大悦,便希望邀请你来我家作客,我真心实意地欢迎你。你是哈勒米在法学院的同学,是这样吧?"

"是的,先生。我们俩从海利勒·阿加小学开始就是同学了。"

"从小就是同学!"帕夏扬了扬已经发白的眉毛,惊叹一声,然后连连点头,"好啊,好啊,也许你与他一样,也住在侯赛因区?"

"是的,先生,我生在外公家,我外公穆罕默德·阿夫特住在嘉马利亚街。眼下我住在父亲家里,在思慕宫路。"

"那是开罗一个古老的街区,是块风水宝地。你不会想到吧,我在老街区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当时是与家父一起住在比尔朱旺,我是家里的独子,调皮得一塌糊涂,经常把小朋友组织在一起搞迎亲游戏。我们从一条胡同走到另一条胡同,淘气地打闹,要是哪块砖头妨碍了我们走路,那它就倒了大霉。当时家父暴跳如雷,挥着棍子追着打我……孩子,你刚才说你的外公叫穆罕默德·阿夫特?"

"是的,先生!"拉德旺自豪地回答。

"我记得有一次在嘉马利亚街代表之家那里见到过他。他是一个头面人士,是个真诚的爱国者。他差一点成为下届议会选举的候选人,但他在最后一刻将候选资格让给了他的一位老议员朋友。最近实现大联合,这就要求在选举中友好合作,让我们的自由立宪党弟兄们也获得几个席位。这么说,你是哈勒米在法学院的同学喽!好啊,法律是最好的学科。学法律需要聪明才智,你只要努力学习前程远大!"

拉德旺能听出帕夏最后这句话里有着某种承诺和鼓励,一种抱负和激情在他的心里涌起,他说:

"我们在学习中一次也没有失败过!"

"好极了!这就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当检察官和法官,大门总是为勤奋者敞开的。当法官是件了不起的事,其支柱就是要有明察秋毫的灵性和有生气的良知。由于真主的恩典,我曾经是一名诚实的司法人员,后来我离开司法界从事了政治,因为爱国主义常常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热爱的工作,然而直到今天,仍有人将我们视作公正廉洁的典范。你一定要牢记,必须勤勤恳恳、廉洁奉公,做到这两点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过自己的私

生活。你首先要履行职责，才能干你想干的事。如果不能尽心尽职，那么人们在你身上看到的尽是缺点。难道你没发现许多好管闲事的人就喜欢说某某部长有某种隐疾，某某诗人有某种毛病。好了，不过被人说的不光是部长和诗人们。你首先要成为部长和诗人，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拉德旺先生，你那么聪明，可不要忘记这一点呀！"

这时，哈勒米·阿扎特狡黠地冒出一句：

"人一高贵，缺点再多也无所谓了，帕夏阁下，是这样吗？"

帕夏的头往右肩上一歪，回答道：

"当然，赞颂十全十美的真主。拉德旺啊，人是非常软弱的，但在某些方面又是强大的，明白吗？你倘若想听，我可以给你谈谈国内一些大人物的情况，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毛病的。我们将来可以详细地谈，研究前车之鉴，以便我们过上完美幸福的生活。"

"我不是对你说过，帕夏的友谊是取之不竭的宝库吗？"哈勒米·阿扎特望着拉德旺说。

拉德旺的目光刚要从帕夏身上移开，帕夏又对着他说：

"我热爱知识、热爱生活、热爱人们。我习惯提携后生，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爱更好的呢？如果我们碰到了法律难题，就应该共同去解决它；如果我们考虑未来，就应该一起想办法；如果我们心里想休息，就应该一块儿放松。我还没有发现有谁像哈桑·尔马德贝克那样聪明的人，他今天已经是政界屈指可数的人士了。你不要说什么他是我的政敌，他一空闲下来就要消磨时间，高兴起来还会裸体跳舞。生活是美好的，但有个条件：你得聪明、富有……得有智谋！拉德旺，你是不是个足智多谋的人？"

哈勒米·阿扎特立即代替拉德旺回答道：

"如果他还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准备培养他！"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帕夏无比的高兴，脸上立即露出天真的微笑，显得神彩奕奕。他说：

"真是个鬼孩子，拉德旺，可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从小就是你的同学，真有运气啊！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一定也很鬼！告诉我，拉德旺，你是这样的人吗？嗨，你像个政治老手沉默不语，让我不知不觉地坦露心迹，是吗？请说吧，拉德旺，你喜欢什么憎恨什么？"

这时，仆人端着咖啡盘走进来。这是一个像门房和司机那样的小伙子。他们喝着泡着花的水，帕夏问道：

“花泡水是侯赛因街区人爱喝的饮料吗?”

“是的，先生!”拉德旺愉快地点着头说。

“侯赛因街区的居民啊，长命百岁吧!”帕夏边说边高兴地晃动着脑袋。

大家都笑了，连仆人离开大厅时也掩口而笑。帕夏又追问道：

“你喜欢什么? 憎恨什么? 拉德旺，你坦率地说吧! 为了方便你的回答，我再问一句，你关心政治吗?”

“我俩都是学生会的委员。”哈勒米·阿扎特答道。

“这是我们俩接近的首要原因，你对文学怎么样?”

哈勒米·阿扎特代为回答说：

“他喜欢邵基、哈菲兹、曼法鲁提……”

“你别说话，”帕夏训斥他说，“老兄，我想听他的声音。”

三人哈哈大笑，拉德旺这才笑着说：

“我喜欢死了邵基、哈菲兹、曼法鲁提。”

“‘我喜欢死了’这样的表达真有意思，”帕夏欣赏地说道，“它只有在嘉马利亚街区才能听到。拉德旺，这种用法是歌星嘉马勒首创的吧? 这么说，你爱听《金银》、《空守长夜》、《他心里有谁》、《去掉哪些换上哪些》等等歌吧，真主啊真主，这是我们间接近的又一个原因，嘉马利亚人啊，你喜欢听歌吗?”

“太喜爱了……”

“你别插嘴!”

三个人又大笑一通。拉德旺答道：

“我喜欢听乌姆·库勒苏姆的歌。”

“好啊，我喜欢老歌，不过，所有的歌都是美妙动听的。我喜欢听歌，不管是沉闷的还是轻松的，就像诗人麦阿里说的那样；我爱死了那些歌，正如阁下你说的那样。好极了，今天真是有趣……”

电话铃响了，帕夏起身接电话，拿起听筒放在耳边，喊道：“喂!”

“你好，帕夏阁下!”

“……”

"我已经坦率地谈了自己对领袖的看法,这也是马希尔和纳格拉希的看法。"

"……"

"非常遗憾,帕夏,我办不到。我不能忘记当初是富阿德国王反对我晋升的,他是最不讲道德的人。无论如何,明天我们在俱乐部见面。再见,帕夏!"

帕夏往回走时脸色凝重,但他一见到拉德旺,脸色立即恢复了愉快的神情,继续谈下去:

"是的,拉德旺先生,我们相识了,这真是太好了!我劝你努力奋斗,希望你不要放弃自己的责任和崇高的理想。以后我们还会愉快交谈的!"

这时,拉德旺看了看手表,帕夏的脸上显出了焦虑的神色,说道:

"别管这个,人们欢聚的时候,钟表是敌人。"

拉德旺有点不安地嗫嚅道:

"可是我们已经耽搁太久了,帕夏阁下。"

"耽搁太久了!你的意思是说耽搁了我的生命?错了,孩子,我依然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谈嘉马勒,谈歌曲,到半夜也无妨。夜谈还未开始呢,不能说走就走,而应说'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尽情畅谈。我的车直到翌晨随时给你们用。我听说你为了复习功课住在外面,那我们就一起温课吧,有什么不可以呢?重新温习一遍普通法人门和伊斯兰教法有多好!顺便问一句,谁教你们伊斯兰教法?是易卜拉欣·纳迪姆谢赫吧,愿真主赐他平安。他是一位好船长,我这样比喻你别诧异,我们总有一天要为当代所有大人物树碑立传的。你应该了解这一切,今晚的相见是个亲善友好的会面,告诉我,哈勒米,在这样的晚上最适宜喝什么?"

"威士忌、苏打水和烤肉。"哈勒米胸有成竹地回答。

"烤肉也算饮料吗?调皮鬼!"帕夏笑着问道。

十

星期四午饭后,海迪洁一家人总要聚在一起,这几乎成了雷打不动的惯

例。就这样,父亲易卜拉欣·肖克特与两个儿子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一起坐在大厅里。海迪洁手里总是忙着活儿,很少有不动手的时候。她坐在他们父子三人中间,手不停地在绣着台布。易卜拉欣·肖克特在坚持了很长时间后,也开始显老了,头发花白,身上的肉也有点松弛了。不过除此外,健康还是令人羡慕的。他抽着烟,安恬自在地坐在两个儿子中间,那双突出的眼睛历来是无精打彩的。两个小伙子谈锋甚健,有时是他俩谈,有时是和父亲谈,或者和头也不抬、忙着活的母亲谈。海迪洁越来越臃肿,简直像团肥肉。自从婆婆去世后,没有人与她争夺治家权,所以家里不再有扰乱她心境的事。她不知疲倦地履行着主妇的职责,对自己的肥胖极为珍视,这是她"美"的所在。她千方百计地关心着他们父子三人。丈夫对她惟命是从,而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却利用她的爱来逃避她的控制。几年前,她强迫丈夫遵循宗教习惯成功了。丈夫开始祈祷和守斋并已习惯。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从小就养成了遵守教规的习惯,不过艾哈迈德这两年已不再履行宗教义务,每当母亲问他时,他不是回避,就是找个理由来搪塞。易卜拉欣·肖克特非常喜欢两个儿子,对他们欣赏至极,一有机会就夸奖他们不断获得的成功。这些成功使阿卜杜·蒙伊姆进入了法学院,使艾哈迈德也快高中毕业。对于这一些,海迪洁总是夸耀地说:

"这一切都是我操心的结果。要是让你管,准会一个也不成功,不知道成什么样呢!"

由于荒废不用,她已经忘记了读写的规则,从而成为易卜拉欣·肖克特冷嘲热讽的对象。后来她的儿子们提出建议,为了报答她所自嘘的那些恩惠,他们帮助她复习那些已经忘记的东西。她有点生气,更多的是好笑,然后概括成一句话说:

"一个女人只要不写情书,就根本不需要读书和写字!"

海迪洁的家庭是幸福、美满的,只是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的食欲不佳,这使她很不满意;他们长得瘦弱,这也使她很生气。她恼怒地说:

"我已经说过一千遍了,你们应该改变吃素的习惯,用荤菜开开胃!你们应该多吃点,没看见你们的父亲他是怎样吃的?"

两个小伙子嬉笑着朝父亲望去。易卜拉欣说道:

"你吃的时候像座磨坊,干吗不拿自己举例子?"



"我是让他们俩自己判断和选择。"海迪洁笑着说。

"都是你这老太婆让我遭毒眼,"易卜拉欣·肖克特抗议道,"难怪医生嘱咐我去拔牙呢。"

海迪洁的双眼中流露出亲切的目光,说道:

"别担心,拔掉牙就太平了。但愿你以后不再痛了……"

艾哈迈德这时插嘴告诉妈妈:

"二楼的邻居希望这个月的房租推迟到下个月交,他在楼梯上遇见我,向我提了这个要求!"

"你对他怎么说的呢?"海迪洁皱了皱眉头,问道。

"我答应他跟爸爸说一说。"

"你跟爸爸说了吗?"

"现在我不就在跟你说嘛!"

"我们让他住房子,他就不该不交房租。如果我们答应了他,那一楼的房客也会那样。你不了解这些人,别插手跟你无关的事!"

艾哈迈德瞅瞅父亲,问道:

"爸爸,你的意见呢?"

易卜拉欣·肖克特苦笑着说:

"请你发发慈悲,别让我头痛了,找你妈去!"

艾哈迈德又对着母亲说道:

"对困难的房客宽容一点,我们也不会挨饿的。"

"他的老婆已经跟我说过了,"海迪洁恼怒地说,"我已经同意她了,这下你可放心了吧。但是我也让她明白,房租是必须付的,就像吃喝的开支一样。这样说有错吗?我在女邻居中没有朋友,有时也很痛苦。但是知人知面难知心,赞颂真主,还是独来独往好!"

"我们就比别人好?"艾哈迈德挤眉弄眼地问。

"那当然,"海迪洁脸露不悦地说,"除非你在心里另有想法!"

"他心里的想法是,他是所有人中最好的,"阿卜杜·蒙伊姆说,"只有他的看法正确;只有他的脑袋聪明!"

海迪洁立即奚落道:

"他还认为租房子可以不付房租呢!"

“他根本就不认为某些人有权拥有房产。”阿卜杜·蒙伊姆哈哈笑着说。

海迪洁摇晃着脑袋惊叹道：

“还有这种败家子的观点，真是天晓得！”

艾哈迈德怒目圆睁，凝视着哥哥。阿卜杜·蒙伊姆轻蔑地耸耸双肩，说道：

“先别发火，想想你自己对不对。”

“我们最好不要在一起讨论事情！”艾哈迈德抗议地说。

“不，等你长大后再一起讨论。”

“你不过比我大一岁罢了。”

“年长一天，智高一年嘛！”

“这种说法我根本不相信！”

“你听着，我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你得回心转意和我一起做礼拜……”

海迪洁遗憾地点点头，说道：

“你哥哥说得对，岁数越大越懂事。你呢，求真主保佑。现在连你爸爸都做礼拜、把斋了，你怎么能这样随着性子呢？我日夜都在想这事！”

阿卜杜·蒙伊姆用十分自信的声音说：

“恕我直言，他的脑子需要从里面彻底清洗。”

“这……”

“听着，这孩子已经没有宗教信仰了，我一直这么认为。”

“你哪来的权利随便判断人们心里的想法？”艾哈迈德仿佛恼羞成怒，挥动着手大声问道。

“行为暴露人的心灵，”阿卜杜·蒙伊姆掩饰着自己的冷笑说，“你这个真主的敌人！”

“不要指责你弟弟，冤枉他。”易卜拉欣·肖克特还是那么心平气和的样子。

“你不该在人类拥有的最尊贵的信仰上瞎说弟弟，他怎么不信真主呢？”海迪洁眼睛望着艾哈迈德，却对阿卜杜·蒙伊姆说，“你妈妈家里的人个个都是信徒。他的外公是个穆斯林。我们都是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周围的人都做礼拜、履行宗教义务，就像生活在一座清真寺里！”



艾哈迈德嘴不饶人：

"大舅舅亚辛也那样吗?"

易卜拉欣·肖克特不由得笑出了声，海迪洁装作生气的样子说：

"说你舅舅时得讲礼貌，他怎么啦？他的心是虔诚的，真主一直在指引着他。再看看你外公和外婆……"

"那么凯马勒舅舅呢?"

"你凯马勒舅舅可是圣裔侯赛因的忠实门徒，你真是一无所知。"

"有些人是一无所知。"

"倘若所有人都不关心宗教，你就可以原谅自己这样做吗?"阿卜杜·蒙伊姆生气地责问道。

"总之你放心，"艾哈迈德不动声色地说，"决不会有哪一天你会为了我的罪受到惩罚的!"

这时，易卜拉欣·肖克特说话了：

"别吵啦，我真想看到你们像你们的表哥拉德旺那样……"

海迪洁不高兴地瞪了丈夫一眼，丈夫认为拉德旺比他们的两个儿子好，她好像很生气。易卜拉欣见状赶紧阐明自己的观点，说：

"拉德旺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他与政界要人有联系，这就保证他有一个光辉的前程……"

"我可不同意你的看法，"海迪洁生气地说，"拉德旺是个不幸的孩子，像所有命运不好的孩子一样，从小没有母爱，宰努芭实际上根本不关心他的事。她表面上对他不错，这仅是一种策略，就和英国人的策略一样，这事骗不了我。因此，拉德旺不安心在家，大部分时间在外面过。至于说他与大人物有联系，那是毫无意义的。他和阿卜杜·蒙伊姆是同一个年级的，卷入这种危险的事有什么意思？你真不知道怎样举例子。"

易卜拉欣注视着她，仿佛在对她说："你改变不了我的看法。"然后他解释他的观点：

"如今的年轻人与过去的年轻人不同，政治改变了一切，每个大人物都会有追随者，具有雄心壮志的人想在生活中开辟自己的道路，就一定要找个大人物作靠山。你父亲有那么高的地位，就是他与大人物有密切的联系!"

"我父亲，那是别人千方百计来巴结他，他可没有设法去巴结哪个人。"

海迪洁傲气地说，"至于政治，我的孩子们可别与它沾边，如果他们能看看牺牲的二舅，就会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了。就在呼喊某某人万岁，打倒某某人之际，许多孩子就送命了。法赫米假如活到今天，一定是个大法官了。"

"每人都有自己的道路，"阿卜杜·蒙伊姆说，"我们不用模仿谁，如果我们想与拉德旺一样，早就……"

"你行行好吧！"海迪洁叫了起来。

"你和你的母亲一样，"父亲微笑着对阿卜杜·蒙伊姆说，"你们俩都成不了大事。"

有人在敲门，女仆进来通报，说一楼的邻居前来求见。海迪洁一边起身，一边说：

"你说她想干什么呢？如果也是来谈推迟交租金的话，那只好到嘉马利亚警署去解决了！"

十一

莫斯基大街挤得水泄不通。这个地区本来就人满为患，今天又从阿特贝涌来大批潮水般的人群，就显得更挤了。四月的晴空，太阳火辣辣地直射下来。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费了好大的劲，才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累得满头大汗。艾哈迈德挽着哥哥的手臂说：

"请告诉我，你有什么感觉？"

阿卜杜·蒙伊姆思索片刻，然后说：

"说不清楚，死太可怕了。你对国王的死有何看法？送葬的一路上人山人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盛大的场面。我没有参加过赛阿德·宰格鲁勒的葬礼，无法将它与今天的盛况作比较。但是我看大多数人是很激动的，有些妇女哭了，我们埃及人是感情丰富的民族……"

"可我问的是你自己有什么感觉？"

阿卜杜·蒙伊姆一边想，一边避免与别人相撞，然后说：

"我并不喜欢这位国王，这是我们大家一致的想法。所以，我一点不悲



伤,但我也并不快活,我只是用眼睛看着灵柩,而不是用心灵。我不为他祝福,也不诅咒他。不过,这样的壮观场面对我总有点影响。国王也是要死的,但愿人们相信这一点。不过如果国王在政治局面没有改变之前死去,那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人为他唱赞歌。你是怎么想的?"

艾哈迈德微微一笑,回答道:

"我不喜欢专制独裁者,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局面!"

"这很好,但是对送葬的场面呢?"

"我不喜欢这种病态的浪漫主义情调!"

"那么,你喜欢什么呢?"阿卜杜·蒙伊姆烦躁地问道。

"但愿我能活到那一天,看到世界上消灭了具有各种各样名称和尊号的独裁者。"

兄弟俩沉默不语,他们已经精疲力竭。过了一会儿,艾哈迈德又问:

"那么以后会怎么样?"

阿卜杜·蒙伊姆用他惯有的自信口气说:

"法鲁格还年轻,既没有他父亲那一套权谋心计,又没有他那副铁齿钢牙,如果事情进展顺利,谈判就能成功,华夫德党会重新执政,国家将太平安定,阴谋层出不穷的时代就此结束……看来前途是乐观的。"

"英国人呢?"

"如果谈判成功,英国人就变成了朋友,皇宫和英国之间的反人民联盟就结束了,国王就不得不尊重宪法。"

"华夫德党比其他政党好……"

"那是毫无疑问的。华夫德党执政时间不长,却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在不久的将来,经验将告诉我们它到底有多大的能耐。我同意你的看法,华夫德党比别的政党好,但是我们的理想决不会停止在这一点上!"

"当然,我深信华夫德党执政是个伟大发展的良好起点。一切都是为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真的能与英国人达成协议吗?"

"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回到西德基的时代。我们的民族中叛徒层出不穷,一旦华夫德党对英国人说'不',叛徒的全部任务就是教训华夫德党。他们在等待,这是个悲剧。"

两人刚到新马路,冷不防迎面撞见了正朝萨加大道方向走去的外公艾

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兄弟俩上前去恭恭敬敬地向老人家问候。外公笑着问他们：

“你们从哪儿来？去哪里？”

“我们刚才观看了富阿德国王的出殡。”阿卜杜·蒙伊姆回答。

“你们这样做值得赞扬！”外公双唇上仍挂着笑容。

接着，他跟他俩握手告别，径自走了。艾哈迈德对着外公的身影望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外公真风趣、真潇洒，他身上满是香味。”

“妈妈说了他许多专横独断的事。”

“我不认为他专横独断，这些事情不可信。”

阿卜杜·蒙伊姆嘿嘿笑着说：

“就是富阿德国王在最后的日子里也显得那么和蔼可亲。”

兄弟俩哈哈大笑。他们走进艾哈迈德·阿卜杜胡咖啡馆，在面对喷泉的房间里，艾哈迈德看见一个目光炯炯、蓄着胡须的老头坐在一群年青人中间，大家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艾哈迈德收住脚步，对哥哥说：

“你的朋友阿里·马努非谢赫，地下的宝藏都出来了，我得把你留在这儿……”

“来，我们一起坐一会儿，”阿卜杜·蒙伊姆说，“我想让你坐一会儿，听听他说些什么，你可以随便和他讨论问题，他周围的人许多都是大学生。”

艾哈迈德从哥哥的手臂中抽出自己的手臂，说道：

“不，哥哥，有一次我差点和他打了起来。我不喜欢顽固分子，再见！”

阿卜杜·蒙伊姆用责怪的目光凝视着他，然后恼怒地说：

“再见，愿真主指引你走正道。”

说完他就朝侯赛因小学校长阿里·马努非谢赫坐的地方走去，谢赫起身迎接他。坐在他周围的人也都站起来，等谢赫坐下后才坐下。谢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打量着阿卜杜·蒙伊姆，问道：

“昨天怎么没有看见你？”

“复习功课了。”

“努力学习是正当的理由，你弟弟怎么扔下你走了？”

阿卜杜·蒙伊姆笑而不答。谢赫说：

"真主是指引正道者,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的导师遇到过许多像他这样的人,今天他们都成了最忠诚的拥护者,因为真主一旦让人们走上正道,恶魔对他们就无能为力。我们是真主的士兵,我们要传播他的光芒,与他的敌人作战。我们已经将整个身心献给了真主。你们作为真主的士兵是多么幸福啊!"

"可是魔鬼的王国很大呀!"坐着的人中有一个人说。

阿里·马努非谢赫数落道:

"你们看看这个人,真主与他在一起,他却害怕魔鬼的世界! 我们该对他说什么呢? 我们与真主在一起,真主与我们在一起,我们还畏惧什么呢? 大地上的士兵,哪一个有你们这样的威力? 哪一个有你们这样强大的武器? 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依靠的都是物质文明,而你们依靠的则是真诚的信仰。信仰可以攻克钢铁。信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只要你们纯洁的心里充满了信仰,世界就一定是你们的。"

"我们是有信仰的人,可我们是一个软弱的民族。"另一个人说。

谢赫狠狠地握紧拳头,大声说道:

"如果你感到软弱,那就是你的信仰中缺了些什么,而你自己还不知道。信仰可以创造力量、产生力量。炸弹是用我们这样的手制造的,它首先是力量的成果,然后才是力量的原因。先知是怎么战胜阿拉伯半岛上民族的? 阿拉伯人是如何征服全世界的?"

"信仰,就是凭信仰!"阿卜杜·蒙伊姆激动地说。

但是又有人提出了疑问:

"英国人不信仰真主,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呢?"

谢赫用手指理着长胡子,淡淡地一笑,回答道:

"每个有力量的人都有信仰,他们信仰祖国和利益,而信仰真主则是高于一切的信仰。换句话说,信仰真主者一定会比信仰现实生活的人更有力量。我们穆斯林既然有深藏的宝库,那就应该把它挖掘出来,我们应该像最初那样光大伊斯兰教。我们是名义上的穆斯林,也应该是行动上的穆斯林。真主降示给我们经典,我们却对它无动于衷,结果招来了耻辱。让我们回到经典中去吧,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回到《古兰经》里去,引导者在伊斯梅利亚[①]

① 埃及苏伊士运河西岸的一座城市。

就是这样号召的，从那时开始，他的主张深入人心，传遍城市和乡村，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

“但是，不介入政治不是更理智吗？”

“宗教是信仰，是法律，是政治，真主是最仁慈的，不会置人类最重大的事情于不问不顾的，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课。”

谢赫慷慨激昂地高谈阔论，他的方法是先确定某个论点，然后围绕它进行讨论，由学生们提出问题，他逐一回答。他的回答大部分是引证《古兰经》和圣训的。他侃侃而谈，犹如在做报告，好像是对坐在咖啡馆里所有的人进行宣讲。艾哈迈德坐在最远的角落里也听到了谢赫的演说，他呷着绿茶，嘴唇上泛出嘲讽的冷笑。他为自己和那帮激情分子间的距离感到诧异，对他们反感又愤怒。他一度恼火得准备上去交涉，让谢赫小点声，不要打扰咖啡馆其他的顾客，但他一想到哥哥也在他们中间，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后，他只得气愤地离开咖啡馆。

十二

晚上八点左右，阿卜杜·蒙伊姆回到怡心园胡同。天气不像白天那么燥热了，让人感到了春天的温煦。刚才的课依然在他耳边回荡，在他心中翻腾，但他已精疲力竭。正当他在黑暗中穿过院子朝楼梯走去时，一楼的房门打开了，借着房间里透出的亮光，他看到一个人影溜到外面，随手关上房门，赶在他前面登上楼梯。他的心怦怦跳动，全身热血奔流，宛如小虫在爬行。黑暗中，他看见她等在第一个楼梯转弯口上朝下张望。于是，他望着她径直走了过去，心里十分诧异：小孩怎么能利用大人？这个小姑娘借口去邻居家离开了自己的家，她是要去邻居家的，但先要趁着暮色昏暗在楼梯平台上进行一次重大冒险活动后再去。此刻，他发觉脑子里一片空白，刚才还在争来斗去的思想不翼而飞。现在他的心思集中在一点上，就是满足那个曾使他夜不成眠的欲望。至于那个真诚的信仰，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或石沉大海。这时，他的呼吸声已熔化在熊熊燃烧的欲火中。她不正是他心中的姑



娘吗？是的，这院子、楼梯以及俯视怡心园胡同的屋顶平台都可以作证。毫无疑问她在等待着他回来，在这个合适的机会与他见面。她费心地这么做都是为了他呀！他匆匆而又小心地拾级而上，一直来到她的面前，两人几乎没有一点距离，他已闻到了她头发上的香味，头颈上也感到了她呼出的气息。他抚摸着她的肩膀，温柔地低声说：

“我们到第二个转弯口去，那里更安全。”

她一声不响走在前面，他小心地跟在后面，两人来到一二楼之间的楼道口。姑娘靠墙站着，他就站在她面前，伸开双臂搂抱她，她习惯性地反抗一下，很快就倒在他的怀里。

“亲爱的……”

“我一直在窗前等你，妈妈在忙着准备闻风节[①]的食品。”

“节日好，让我先在你双唇上闻闻清风。”

两个人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如饥似渴地吻了好久。然后她问道：

“你去哪儿啦？”

他很快回忆起刚才伊斯兰教的政治课，但是回答说：

“和几个朋友在咖啡馆里。”

“不到一个月就要考试了，你还去咖啡馆？”她的口气有些不满。

“我知道自己的事儿，你误解了我，再让我吻你一次，作为你对我误解的惩罚。”

“别大声嚷嚷，忘了我们是在哪儿吗？”

“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楼梯口就是我们的房间？”

“下午我去姨妈家时，抬头往上看，想在窗口看到你，突然看见你母亲正探头朝胡同里望，我的目光和她相遇了，吓得我直打哆嗦。”

“你怕什么？”

“我想她知道我在找谁，她看穿了我的秘密……”

“你是说我们的秘密，这个秘密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们现在不是像一个人吗？”

他怀着强烈的欲望将她紧紧搂在怀里。同时，他好像发现自己无可奈

① 一译“惠风节”，在四月上旬我国清明节的前后。埃及民俗节日。

何地在逃避心灵深处轻微的反对声，熊熊的烈火燃烧着他，能够溶化两个人的力量控制着他。

一声叹息打破沉静，接着是急促的呼吸声。他终于感到，不管是他还是她，黑暗已把他们融为一体。片刻之后，他听见她用亲切而羞怯的声音问：

"我们明天见面吗？"

他竭力掩饰不快，回答说：

"见面的，当然要见面，什么时间你会知道的……"

"现在就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明天的时间如何安排呢！"他的烦恼更加重了。

"为什么？"

"你快太平地走吧，我听到有人来了！"

"不，没有声音。"

"决不能让人看到我们在一起。"

他像在摸一块破布似的摸着她的肩膀，然后从她的手臂中挣脱出来，急急忙忙上楼去了。他的父母正坐在大厅里听广播。书房的门关着，露出亮光，说明艾哈迈德正在复习功课。他向父母问过晚安后就走进卧室脱衣服。他去浴室冲过澡做完小净，然后回到自己房间做礼拜，做完礼拜后盘腿坐在礼拜毯上陷入沉思。他的双眼显出忧郁的目光，心里也非常难过，只想大哭一场。他祈求真主驱逐挡住他道路的魔鬼，帮助他抗拒外界的诱惑。那个挡住他道路的魔鬼化成姑娘的身形，使他的血液里奔腾着无法抗拒的欲望。当他的理智说"不"时，心却说"可以"，一直这样，永远如此。然后两者发生可怕的搏斗，最后以他的失败和懊恼告终。每天都有一场考验，每次都是陷入地狱似的考验，这种折磨何时能结束呢？他的精神整个都快垮了，就像建造在空中的楼阁。陷在泥潭里的人是安定不下来的，但愿悔恨能使他追回逝去的时光。

十三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肖克特终于找到了位于额姆莱大街的《新人》杂志

社大楼。该楼坐落在两个电车站的中间,是一幢带有半地下室的两层楼公寓。他一眼就看出,上面那层住着人家,因为阳台上晾晒着衣服。一楼的大门上挂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杂志社的名称。半地下室是印刷厂,透过窗上的栅栏可以看到里面的机器设备。他登上四级台阶来到一楼,询问第一个遇见的人——一个正在送校样的工人,向他打听杂志社负责人阿德里·克利姆教授在哪儿办公。那人指指没有任何家具摆设的大堂尽头的一扇关着的房门。门上挂着一块写着"主编室"字样的牌子。他朝那方向走去,边走边东张西望,希望能找到看门人,可是他一直走到那房间的门口还是没有看见一个人。他犹豫片刻,轻轻地在门上叩了几下,听到房间里传出声音:"请进!"便推开门走了进去。他看见房间的角落里坐着一个人,浓密的白眉毛下一双大眼睛正带着疑问的目光凝视着他。他随手关上房门,抱歉地说道:

"对不起,打扰你一分钟时间。"

"请!"那人说话的声音非常亲切。

艾哈迈德朝那张堆着书和文稿的办公桌走去,与起身欢迎他的主编握手致意,然后两人先后坐下。艾哈迈德端详着面前的大教授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近三年来,他通过阅读他写的著作或是他在杂志上的文章学到了许多知识和光辉思想。在他眼前的是一张憔悴的脸,白发苍苍,但那双发出深邃目光的眼睛还保留着青春的活力。这就是他的老师,或像他自己称呼的那样,是他的精神之父。现在他就在启示室内,这房间里看不见墙,只见一排排的书架直至天花板。

"欢迎欢迎,有什么事吗?"主编先生问道。

"我是来付订费的。"艾哈迈德巧妙地回答。

他看到自己的话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才放下了心,然后转过话题说:

"顺便问一下,两星期前我寄到贵社的稿子怎么样了?"

"请问阁下大名?"阿德里·克利姆先生脸上带着笑容问道。

"我叫艾哈迈德·易卜拉欣·肖克特。"

主编先生皱起眉头想了一下,说道:

"我想起来了,你是我们杂志的第一个长期订户。对,你还介绍来三个订阅者,对吗?我记得肖克特这个名字,我还记得我曾以杂志社的名义给你

发过感谢信,是吗?"

区区小事主编还记在心里,艾哈迈德非常高兴,便说:

"我收到过阁下的来信,信中称我为'杂志的第一位朋友'!"

"这是真的。《新人》杂志是一本原则性很强的杂志,它一定要有许多忠实的朋友,以便在林林总总的画报和垄断性杂志的竞争中闯出自己的道路。你是本杂志的朋友,欢迎欢迎,不过你以前没有来过敝社吧?"

"不错。因为我这个月才取得高中毕业文凭。"

"你以为只有取得高中文凭才能来杂志社吗?"阿德里·克利姆先生哈哈大笑。

"当然不是,"艾哈迈德不安地笑着说,"我是说我当时还小。"

"《新人》的读者不是以年龄来划分的,"主编一本正经地说,"在我们国家里有些人已年过花甲,但他们的思想还很幼稚;也有些年华正茂的年轻人,但思想却很成熟,好像是一千年甚至一千多年的年龄。这就是东方病……"

说到这儿,他换上非常亲切的口吻说:

"你以前给我们投过稿吗?"

"寄过三篇,结果都没有回音,最近这篇稿子我真希望能够发表!"

"是关于什么的?请别见怪,我每天都要收到几十篇稿子,记不清了。"

"介绍卢蓬[①]的教育观以及我个人的评介!"

"不管怎么样,你可到隔壁房间秘书处问一问,你就知道稿子的情况了。"

艾哈迈德刚想起身,主编先生摆了摆手让他继续坐着,并说道:

"杂志社今天半休假,希望你再陪我聊一会儿。"

"非常高兴,先生。"艾哈迈德感到由衷的高兴,说道。

"你说你今年高中毕业,你多大岁数了?"

"十六岁。"

"真年轻啊,太好了,中学里看我们杂志的人多不多?"

---

① 古斯塔夫·卢蓬(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他在《阿拉伯文明》一书中盛赞阿拉伯文明对欧洲的影响,颇受阿拉伯学者的重视。

"不多,很遗憾。"

"我知道,我们的读者主要在大学里。在埃及,看杂志只是一种低档的消遣,还没有发展到认为阅读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事。"

他沉吟片刻后又问道:

"学生们的情况怎么样?"

艾哈迈德不解地凝视着主编先生,好像希望他再说清楚些。主编便说:

"我是问政治方面的情况,因为它比其他方面更看得清楚……"

"大多数的学生是支持华夫德党的。"

"可是对新的运动有些什么说法呢?"

"青年埃及吗?这个组织无足轻重,就是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其他政党也只有那些政党头目的亲朋好友充当支持者。有少数学生对什么党派都不感兴趣,另外一些人,包括我在内,则认为华夫德党比其他政党好,但我们希望该党能更完美些。"

"这正是我要问的,"主编喜形于色地说,"华夫德党是人民的政党,它同时又是自然发展的重大结果。而祖国党却是个亲土耳其的反动的宗教性政党。华夫德党是埃及民族主义的结晶,是清除杂质和邪恶的清洁剂。它还是一所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学校。可问题是,祖国不能满足,也不应满足于有这样的学校。我们盼望有新的发展阶段,向往有社会的大学校,因为独立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人民取得宪法权、经济权和人权的手段。"

艾哈迈德激情地喊道:

"这话说得好!"

"但是,华夫德党应该是个起点。至于青年埃及党,他们的活动是个罪恶的反动的法西斯运动,其危险性丝毫不亚于反动的宗教运动,它不过是崇尚武力、蔑视人道主义原则和人类尊严、建立在专制独裁上的德国和意大利军国主义的应声虫。它的反动性是东方地区的瘟疫,就像霍乱和伤寒一样,理应把它根除。"

"《新人》就是持这种观点的。"艾哈迈德慷慨激昂地说。

主编遗憾地点着他的大脑袋,说道:

"正因为如此,本杂志成了各类反动分子攻击的目标,他们大骂我们在毒害青年!"

“就像过去指控苏格拉底一样。”

阿德里·克利姆满脸堆笑地问道：

“你有什么方向？我是说你想进哪个学校？”

“文学院。”

主编端正了自己坐的姿势，说道：

“文学是思想大解放的一条出路，但也可能是反动派可利用的途径，你可得认清自己的路。从爱资哈尔和达鲁·欧鲁姆毕业的都是病态文人，一代代的都是脑子僵化、心灵被扼杀的人。无论如何——你不要诧异，没有几个文人肯推心置腹地对你说这种观点——科学是现代生活的基础，我们应该学习科学，掌握科学的理性思维，对科学无知不是二十世纪的人，即使是个天才也不行。文学家也要汲取科学知识。科学不再是科学家的事。不错，科学家们从事科学工作，深入研究，有所发明创造，但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用科学之光来照亮自己，要相信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具有科学的风格。科学应该代替旧世界里的祭司和宗教……”

艾哈迈德附和着老师的话说：

“因此，《新人》的使命就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社会。”

“说得对，”阿德里·克利姆热情地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到自己的职责，即使在战斗中是在孤军奋战之际。”

艾哈迈德点头同意，主编继续说：

“你想读文科就读文科吧，你的脑子在更多的注重记一些东西的时候，不要忘记现代科学，你的书房里除了莎士比亚和叔本华的书外，不能没有孔德、达尔文、弗洛伊德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愿你有宗教人士那样虔诚的热情，但你应该记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知，当代的先知就是科学家。”

主编先生脸上露出那种表示演说结束向听众致意的微笑，艾哈迈德站起身，伸出手向主编告辞。他离开主编室时感到浑身是劲，充满了幸福感。到了外面大厅，他想起了付杂志订费和问稿子的事，便走到隔壁的房间，敲门进去。房间里放着三张办公桌，两张是空的，第三张桌旁坐着一位姑娘。

---

①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

他没估计到会是这样,便不安疑惑地注视着那个姑娘。姑娘有二十岁,古铜色皮肤,黑眼睛和黑头发,小巧的鼻子、瘦削的尖下巴,两片薄薄的嘴唇,显得妩媚动人、充满活力。她打量着他,问道:

"有事吗,先生?"

"交杂志费。"一句话表明了他的身份。

他付钱取收据,这时他已经不再慌张了,于是问道:

"我曾给贵社寄了一篇稿子,阿德里·克利姆先生告诉我在秘书处。"

姑娘请他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椅子上,然后问他:

"请问你文章的题目是什么?"

"卢蓬论教育。"他一边回答,一边对这样子坐在姑娘面前感到浑身不自在。

姑娘打开文件夹,翻着里面的纸,找出了那篇稿子。艾哈迈德发现自己的字迹心跳加快,坐在位子上试图看清上面的红笔批示是什么,但是姑娘没让他看清就说:

"上面这样批的:'在读者来信栏上摘要刊登'。"

艾哈迈德感到有些失望,他一言不发,望了她片刻,问道:

"在哪一期上?"

"下一期。"

他迟疑一下后又问道:

"由谁来摘要?"

"我。"

一种恼怒的感觉油然而生,但他还是问道:

"刊登时署我的名字吗?"

"那当然!"姑娘嫣然一笑说,"刊登时一般会有编者按,说我们收到文学青年(说到这里她看了看文章作者名字)艾哈迈德·易卜拉欣·肖克特的来信云云,然后摘要刊登你的主要观点!"

艾哈迈德踌躇片刻后说:

"最好能全文发表。"

"如蒙主愿,下一次吧。"姑娘满脸堆笑着说。

他默不作声地端详着她,过了一阵才开口问道:

“你是这里的职员吧?”

“就算是吧!”

他心里真想问问她有什么资格删略他的文章,但话到嘴边又失去了勇气,便问道:

“请问你尊姓大名,以便有事时可以打电话给你!”

“苏珊·哈马德。”

“非常感谢。”

他站起身,向她挥手告辞。但在走出房间前他又回过头来对她说:

“希望你删略时手下留情。”

“我知道自己的职责!”她回答时没有看他。

他离开了房间心里真懊悔刚才不该说那句话。

十四

凯马勒正在书房里,乌姆·赫奈斐走进来告诉他:

“富阿德·哈姆扎维先生在老爷那儿。”

他穿着肥大的大袍,站起身,急忙下楼去。这么说,富阿德离开开罗一年后又回来了,基纳[①] 新区的检察官回来了!他胸中激荡着深情厚谊的感觉,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不愉快。他对富阿德的友谊中,始终有着某种矛盾,一种爱慕与憎恨、友好和嫉妒间的矛盾。他曾试图想使自己的思想高尚些,但人的本能又将他拉向悲劣的深渊。他下楼时毫不怀疑,富阿德·哈姆扎维这次登门来访,定会引起他许多幸福的回忆,但是这种回忆同时又将揭开他那几乎已经长好的伤疤。母亲、阿依莎、纳伊曼正坐在大厅里喝咖啡。当他走过母亲身边时,母亲轻声说:

“他是来向纳伊曼求婚的。”

纳伊曼感到小舅舅就在身后,便回头瞥他一眼,说道:

① 埃及南部(上埃及)尼罗河东岸的一个城市,在阿斯旺北边约250公里处。



“你的朋友在房间里，他多么有趣啊，一见面就想吻我的手，被我拒绝了！”

凯马勒进门后看见父亲正盘腿坐在沙发上，富阿德坐在父亲对面的椅子上。两个老朋友见面热情地握手，凯马勒说：

“感谢真主让你平安归来，欢迎欢迎，回来休假吧？”

“不，调到开罗检察院工作了，”艾哈迈德笑眯眯地代他回答，“他在上埃及这么长时间后终于调回来了。”

凯马勒在沙发上坐下，说：

“祝贺你，我真希望从今以后能经常见到你。”

“当然，”富阿德说，“下月初我们就搬到阿拔西亚街住，我们在瓦依利警署旁租了一套房子。”

富阿德的样子没有多少改变，但身体明显强壮了，不仅虎背熊腰，而且脸色红润，一双眼睛仍然闪烁着聪慧机灵的光芒。艾哈迈德问小伙子：

“你父亲情况怎么样？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见到他了。”

“他的身体不太好，到如今仍然对离开店铺感到遗憾，总希望接他班的人能尽到职责。”

“现在我整天都提着神，原先你父亲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好了，祈求真主让他早日康复。”

富阿德端正一下自己坐的姿势，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这个动作引起了凯马勒的注意，使他感到很不舒服。艾哈迈德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动作。事情就是这么发展的？是的，他现在是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检察官了。但是，难道他忘了盘腿坐在他面前的是什么人？天哪，他居然还掏出烟盒，把它递给老爷，老爷感谢地拒绝了！真的，当了检察官什么都忘了，但是竟然忘到了连自己的恩主都不放在眼里这也太遗憾了。他爸爸对他的恩德已经像这支高档香烟一样烟消云散了。富阿德的行动一点没有约束，好像他已经习惯当主人了。艾哈迈德对凯马勒说：

“你应该向他祝贺，他已从助理检察官升为检察官了。”

“真是可喜可贺，希望你不久坐上大法官交椅。”

“如蒙主愿，下一步争取吧。”富阿德说。

他当上法官后，或许就可以允许自己对着坐在他前面的恩人撒尿了！

而他这个小学教师仍然是个小学教师，他有的只是这密密麻麻的大胡子和那些把脑袋都压扁的学问。

艾哈迈德神情关注地望着富阿德，问道：

"政治局势怎么样？"

"发生了奇迹！"富阿德心花怒放地回答，"在伦敦签订了条约[1]。我听了广播，宣布埃及独立了，保留四项特权[2]的时代结束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先谁能相信呢？"

"这么说你对这条约非常满意，是吗？"

富阿德像当事人似的点点头，说道：

"总的来说是这样。反对这个条约的人也不少，有的人不是坚决反对。如果考虑一下我们周边的形势，想想我国人民在西德基时代忍气吞声，尽管痛苦不堪却没有起来造反，我们就应该认为签订条约是走出成功的一步。它撤销了保留特权，为取消外国特权铺平了道路，规定了占领期，限制了特定的区域，这无疑是个伟大的步骤。"

艾哈迈德对条约有很大的热情，而对具体情况知道得不多。他真希望别人能与他好好讨论一番，但事与愿违，于是固执地说：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记得华夫德党使我们民族重新有了宪法，实现了独立，哪怕是来得太晚了。"

凯马勒心想：富阿德过去对政治一直是"冷淡的"，或许他的态度没有变，但现在他看起来倾向于华夫德党。而我呢，我过去一直容易感情冲动，以后就变了，对什么也不相信，连政治也难逃脱我的怀疑，然而我的心不顾我的思想，仍然为爱国主义而激动。

富阿德又笑着说：

"在政变期间，检察工作让到了后面，警察冲在前面，因为政变的时期是警察统治时期。如果华夫德党重新执政，检察机构就会恢复它的地位，警察就退到自己的范围内。在正常的年代，法律有最高的发言权。"

---

① 指1936年8月26日签订的为期20年的"英国同盟条约"。

② 1922年2月28日，英国单方面宣布埃及独立，但保留四项特权：1.英军驻防苏伊士运河；2.守卫埃及，抵抗外来的侵略或干涉；3.保护外侨利益和少数民族；4.管理苏丹。



艾哈迈德对这番话评论说：

"我们怎么能忘记西德基那个时代呢？在选举的那几天里，军警挥舞着警棍驱赶人们去投票。我朋友中有许多知名人士因为坚信华夫德党的主张而付出了代价，被搞得家破人亡。今天我们突然看见'魔鬼'竟披着爱国自由人士的外衣，出现在谈判代表团里！"

"现在形势要求团结一致，"富阿德说，"不让魔鬼和他的喽罗们参加代表团就不能算完全的团结，此一时彼一时嘛。"

富阿德在艾哈迈德那里坐了不短的时间，边喝咖啡边聊天。凯马勒仔细打量着他，只见他那身做工考究的白色绸衣上面绣着一朵红玫瑰，由于职业关系，他显出很强的个性。凯马勒内心深处感到，尽管他与这个年轻人已经格格不入，一旦对方提出向他的外甥女求婚，他还是很高兴的，但是富阿德根本没有谈及这个问题。

"你该去店铺了，"富阿德显然想离开了，他马上对艾哈迈德说，"我再去和凯马勒待一会儿。我已经决定去亚历山大避暑，八月中下旬和九月初都在那儿。不过临行前我会再来看望你的。"

他说完站起身与艾哈迈德握手告辞，然后跟着凯马勒离开房间。两人一起上了楼，走进书房坐下。富阿德随手翻阅着书架上的书，笑着问道：

"我能从你这儿借本书吗？"

"非常高兴，"凯马勒掩饰着心中的不快回答说，"你在业余时间读什么书？"

"我有邵基、哈菲兹和穆塔朗[①] 的诗集，还有几本贾希兹[②] 和麦阿里的书。除了我们当代作家的著作，我还特别喜欢'世俗和宗教文学'。此外，我还看过狄更斯和柯南道尔的一些作品。但是，攻读法律书籍耗费了我大部分时间。"

说完，他站起身，对着那些书浏览了一遍，然后自负地说：

"纯粹是哲学图书，与我风马牛不相及。我读过你为它写过文章的《思

---

① 穆塔朗(1872—1949)，黎巴嫩诗人、翻译家，曾创办中东第一份纯文学杂志，出版了四卷诗集。

② 贾希兹(约775—868)，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作家、学者。他开创了风靡一时并泽及后世的"艾达卜"文体，著作百种以上。

想》杂志，几年来关注着你发表的许多文章。我不敢说读过所有的文章，或者说自己从中记住了什么。哲学文章是最难读懂的，当检察官的人工作很忙。你为什么不写些有吸引力的文章呢？"

凯马勒已经多次亲耳听见别人对他所作努力的贬低，他仿佛已经习以为常，对此并未感到十分难过。怀疑吞噬了一切，也吞噬了他痛苦的心。名望是什么？吸引力又是什么？富阿德在他这里找不到消磨时间的东西，这倒真的让他感到高兴。于是他问道：

"你说的有吸引力的内容指什么？"

"比如说文学。"

"过去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读过不少文学作品，可我不是文学家。"

"那么，你就独自留在哲学里吧，你不是哲学家吗？"富阿德哈哈大笑着说。

你不是哲学家吗？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他的心坎里，也使他的心隐隐作痛、颤栗不已。当初在赛拉雅特大街上阿依黛就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他掩饰着心中的冲动，纵声大笑着。接着，他回忆起富阿德讨好他、和他形影不离的那些日子。如今呢，富阿德倒成了一个值得刮目相看、值得讨好他、随从他的人物！我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呢？富阿德看着朋友的大胡子，突然大笑着说：

"真有意思！"

凯马勒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富阿德又说：

"我俩都是快到而立之年却未结婚，我们这一代人到处都是单身汉，这是危机的一代，你还坚持自己原来的想法吗？"

"毫不动摇。"

"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你是决不会结婚的。"

"你一辈子都是有远见的。"

富阿德露出亲切的微笑，仿佛对自己要说的话预先表示歉意似的：

"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要独自享受自己的全部人生。老兄，先知也娶老婆，这并没有妨碍他那伟大的精神生活。"

他继续笑着说：

"请原谅我用先知来作比方，我几乎忘了你是……但是且慢，你已不再



是旧式的叛教徒，你现在连叛教也怀疑，这可是获取信仰的一个步骤……”

“你不喜欢哲学，我们就不要谈哲学了，”凯马勒心平气和地说道，“告诉我，你既然对单身有自己的看法，那么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说完后，他立即感到不应提这个问题，生怕对方在解答这个问题时会提到向纳伊曼求婚一事！但是富阿德看来没有考虑过这件事，而是纵声大笑着，尽管笑时还是那种老成持重的样子。他说：

“你知道，我是最近才开始玩的，我不像你那么早就学会玩了，我还没有玩够呢！”

“玩够后你会结婚吗？”

富阿德手背在空中一划，犹如在驱逐谎话似的，然后才承认说：

“我既然已经忍到了今天，那就不妨再忍耐一段时间，比如说忍到我升为法官。那时，如果我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做部长的女婿……”

好一个嘉米勒·哈姆扎维的儿子呀！部长的千金竟然会嫁个清贫的婆家！我敢向莱布尼茨发出挑战，尽管他把宇宙万物中的“恶”阐述得头头是道，也解释不了这件事！

“你对婚姻有独到的眼光……”

富阿德未等他把话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说：

“它绝对比不考虑婚姻的人好得多！”

“可幸福……”

“别讲哲学了！幸福是种自我艺术。你或许能在部长的千金身上找到幸福，而在你自己心中只有痛苦。婚姻是一种契约，就像纳哈斯昨天签订的条约一样。它是一项交易、一次估价、一种预测、一项得失过程。在我们国家里，要想往上爬，只有通过这条路。上星期，一个不满四十岁的人被任命为顾问。我就是在司法部门努力工作一辈子，恐怕也不会获得这么高的地位！”

你是个小学教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一辈子至多只能到六级，哪怕你满脑袋都是哲学也没有用。

“你有现在的地位，大可不必再去冒这样的险。”

“倘若没有这样的冒险，总理就组不成他的内阁了！”

凯马勒露出乏味的笑，然后说：

"你需要懂点哲学,应该有点斯宾诺莎的思想。"

"你尽情地学吧,我就免了。请告诉我哪儿有好玩好喝的。在基纳我只得小心翼翼地偷着享受,我们的地位要求我们避人耳目。我们和警察间没完没了的矛盾,使我们得倍加小心,检察官是个容易招麻烦的重要差事。"

又回到那种让我肝胆爆炸的话题上,我的一生与你辉煌前程比起来,简直是一种教训和训诫,是对我彷徨不定的人生哲学的最大考验。

"你想想看,那种环境使我遇见许多头面人物。他们总是邀请我去他们公馆,可我的职责决定我得拒绝他们的邀请,以免对我履行公务产生影响。但是他们不理解这一点,所以那个地区的头面人物都指责我目空一切,其实我是冤枉的。"

"不,你就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被自己的职责陶醉得忘乎所以。"他心里这样想,嘴上却表示同意他的话:

"是啊。"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和警察的关系也不好,我不满意他们的歪门邪道,所以老盯着他们,我有法律的支持,他们却有中世纪的野蛮手段。所有的警察都恨我,可我是对的。"

你是对的,我早就从你身上了解这一点。你聪明、廉洁,可是你没有爱心,也不可能去爱人。你不只是为了真理才去坚持真理,而是为了真理,也出于自负和高傲,甚至还有自卑感。人就是这样的,我碰到过像你这样的人,甚至在一些卑微的职位上。与人为善的强人是一种神话。但是,爱有什么价值呢?理想有什么用呢?任何事物说到底又是什么呢?

两人就这样聊了很长时间。富阿德在准备离开时,附在凯马勒的耳边问道:

"我刚回来对开罗情况不熟悉,你当然知道一家甚至数家好去处,对吗?"

"教师和检察官一样,经常得被人秘密调查。"凯马勒微笑着答道。

"好啊,我们过几天再见。我现在正忙于新居,我们一定要好好玩几个通宵!"

"一言为定。"

两人一起走出书房,凯马勒一直把富阿德送到大门口。他回来路过底



楼时,遇见母亲站在那里等他。母亲急切地问道:

"他没有跟你提起吗?"

凯马勒明白她问的是什么,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痛苦,但他装作不明白地问道:

"提什么呀?"

"就是纳伊曼呀!"

"没有。"他恼怒地回答。

"奇怪!"

两人久久地交换着目光,艾米娜又说道:

"这可是哈姆扎维亲口对你爸爸说的!"

"或许他的话并不是他儿子要说的。"凯马勒竭力掩饰着自己的满腔怒火。

"这玩笑开得太大了,"艾米娜生气地说,"他难道不知道自己是谁,纳依曼是谁?你祖父当初真该让他明白自己的真正地位。"

"富阿德是无辜的。或许他父亲出于好心,没有想好就匆匆说出口了。"

"可他肯定跟他儿子谈过这事,难道富阿德拒绝了?他可是我们花钱让他成了受人尊敬的政府官员!"

"没有必要说这些。"

"孩子,这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难道他不知道,招他做女婿我们并没有什么光彩吗?"

"那么你就不必遗憾了。"

"我不是遗憾,而是对这样的侮辱感到愤慨。"

"没有什么侮辱可言,只不过是一场误会。"

凯马勒羞愧难过地回到自己卧室,他对自己说:纳伊曼是朵美丽的玫瑰,但是我这个人已经不再有什么优点,除了热爱真理。我应该问问自己,她真的与检察官相配吗?富阿德尽管出身低微,但完全可以找一个更有文化、更疼人、更有钱、更漂亮的女孩当终生伴侣。他那好心的父亲心太急,这不是富阿德的错。但他跟我谈话时厚颜无耻,他无疑是个卑鄙小人。他是个聪明能干的人,也是个狂妄自大卑鄙的人。这不是他的罪过,是各种社会通病造成的差异的罪过。

十五

《思想》杂志社在阿卜杜·阿齐兹大街二十一号大楼的底层，那房间的主人是阿卜杜·阿齐兹·阿西尤梯先生。房间的窗口装着铁栅栏，窗外是阴暗的巴拉卡特胡同，所以房间里白天晚上都得开灯。其实，凯马勒每次到杂志社，它的位置和破旧的家具都使他想到这家杂志社在国内的地位，也使他想起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阿卜杜·阿齐兹笑容可掬地接待了他，对他表示欢迎和友好，这一点不奇怪，因为早在一九三〇年，即自从凯马勒给杂志社寄他的哲学文章起他们就相识了。六年来他俩真诚合作，不取报酬。事实上，该杂志的所有作者都是为了传播哲学和文化而真诚合作的！

阿卜杜·阿齐兹欢迎所有志愿撰稿者，包括像他那样专门研究伊斯兰哲学的人。他虽然是爱资哈尔出身，却远赴法国深造，在那儿待了四年，拼命汲取知识，但没有获得学位。他拥有一批房产，每个月有五十镑钱的进项，无需为生计操心。他于一九二三年创办了《思想》杂志，坚持不懈地如期发行，尽管它给他带来的收益，远远抵不上他付出的精力。他和凯马勒刚坐定，就有一个与凯马勒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走进来。此人穿灰色亚麻布套装，高高的个子，虽然有凯马勒那样瘦长，却比他壮实。狭长的脸庞、适中的前额、丰满的双唇、挺拔的鼻子、整齐的胡子，显得特别有风度。他轻轻走上前，微笑着和阿卜杜·阿齐兹先生握手。阿卜杜·阿齐兹与他握过手后，把他介绍给凯马勒：

"这是利雅得·格尔达斯先生，教育部的翻译，最近也加入杂志社的作者队伍，他每月有一篇介绍世界名剧或短篇小说的稿子，给我们科学杂志增加了新鲜血液。"

然后他又把凯马勒介绍给他：

"这是凯马勒·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先生，或许你读过他的文章吧？"

两个人握了握手，利雅得·格尔达斯用敬佩的口吻说道：



“多年来我一直拜读他的文章,那才是真有价值的文章呢。”

凯马勒对赞扬小心地表示感谢。他们俩面对面地坐在阿卜杜·阿齐兹先生办公桌前的椅子上。阿卜杜·阿齐兹先生说:

“利雅得先生,你可不要期望有同样的赞赏,说他拜读了你那些有价值的小说,因为他根本不看小说。”

利雅得·格尔达斯爽朗地笑了。他笑得十分动人,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只是两颗门牙间的缝隙稍大。笑完后他问道:

“这么说你不喜欢文学喽?可每一位哲学家都有其独特的美学观,这种美学观只有在大量欣赏各种文艺,其中当然包括文学作品后才能形成……”

“不是我不喜欢文学,”凯马勒有点惶恐不安地说,“我一直想抽空好好读点诗歌和散文,但我的空闲时间实在太少!”

“也就是说,你还是尽可能地读了一些小说,因为现代文学几乎局限于小说和戏剧。”

“过去我是读过不少小说,可是我……”凯马勒又说。

“利雅得先生,”阿卜杜·阿齐兹·阿西尤梯先生打断凯马勒的话,意味深长地微笑着,“从今以后,你要用你的新思想说服他,你现在只要知道他是一位哲学家,他的爱好集中在研究思想上。”

接着,他又转向凯马勒问道:

“这期的稿子你带来了吗?”

凯马勒取出一只中号信封,缄默不语地把它放在阿卜杜·阿齐兹先生面前。阿卜杜·阿齐兹拿起信封,从中抽出几页文稿,看了看题目,然后说:

“关于柏格森的?好啊!”

“概括介绍他的思想,着重阐述他的哲学在现代思想史上所起的作用。”凯马勒说,“或许我还会写几篇文章详细评介。”

利雅得·格尔达斯认真地听着他们的谈话,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凯马勒,问道:

“自从你开始介绍希腊哲学家以来,这几年我一直读你的文章。你的文章什么都写,有时对照你介绍过的哲学是自相矛盾的。我知道你是一位历史学家,但我力图弄明白你文章中的观点是什么,你信奉的到底是什么哲学?”

阿卜杜·阿齐兹·阿西尤梯回答说：

“研究哲学我们是新手，开始时必须广泛介绍。也许凯马勒先生以后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哲学。利雅得先生，你或许会成为一个凯马勒主义的倡导者！”

大家笑起来。凯马勒摘下眼镜，开始擦拭镜片，他很快融入到畅谈中，尤其是觉得与对方一见如故，十分投机，气氛也十分亲切融洽。凯马勒说：

“我是个博物馆里的浏览者，里面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属于我的。我仅仅是个搞历史的，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

利雅得·格尔达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说：

“也就是说，在我知道自己的方向前，你还站在十字路口。但我想，处于这种地位十之八九是有故事的，它往往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你处于这种状况前，难道就没有接触过各种信仰吗？”

这些话的语调使他想起一首深深埋在他心里的老歌。这个青年人说出这么一番话，看来多年没有朋友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过去，每当他有千言万语需要诉说，却没有情投意合的朋友，只好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并已习以为常。长期以来，没有一个人说的话能够使他胸中产生这种心灵交融的感觉，易司马仪·拉梯夫办不到，富阿德·哈姆扎维也不行，几十个相识的教师更与他没有共同语言。侯赛因·夏达德出国后留下的空白难道有人来补上了？他重新戴上眼镜，笑着说：

“当然有故事的，我与大家一样，早先也有宗教信仰，后来才信仰真理。”

“我记得你热情地介绍过唯物主义哲学，那种热情使人产生怀疑……”

“当初的热情是真实的，可是没过多久，我的脑袋里也开始怀疑了……”

“或许它就是理性主义哲学吧？”

“没过多久我的脑袋也开始怀疑。哲学是一座座静谧、漂亮的宫殿，可是它不适合居住。”

阿卜杜·阿齐兹笑着说道：

“这才是行家之言！”

凯马勒不屑地耸耸双肩。利雅得·格尔达斯继续他的问题：

“不是有科学吗？它或许能将你从怀疑一切中解救出来！”

“科学是一个对我们封闭的世界，我们只知道它的一些最近的结论。后

来我读了一些杰出科学家的观点,他们也怀疑科学的真理是否能与客观的真理结合起来,也有的人颂扬可能性的法则,有的放弃绝对真理的主张,于是我脑袋里马上产生了怀疑!"

利雅得·格尔达斯微笑着一言不发,听凯马勒继续说下去:

"即使是对现代灵学和已经淹到我耳朵边上的精神分析法我也做了探索,可搞得我头晕目眩,一直在可怕的太空中转圈,真理到底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存在事物又是什么?我常常为做了善事受到良心的责备,就像我做了坏事受到良心的责备一样!"

阿卜杜·阿齐兹纵声大笑,讥消道:

"宗教对你进行了报复,你屏弃宗教去追求最高真理,到头来却两手空空!"

"这种怀疑的观点真有趣!"利雅德·格尔达斯好像在奉承对方,"多看多想,绝对自由,对每件事情都采取旅游者的态度!"

"你生活中是独身者,思想上也是独身者!"阿卜杜·阿齐兹对凯马勒说道。

凯马勒颇感兴趣地听着这个评论。他的独身是因为他思想造成的结果,还是他的思想造成了他的独身?甚至这两方面都是由于第三个原因造成的结果?利雅得·格尔达斯说道:

"独身只是暂时的现象,或许怀疑论也是这样!"

"可是他看来是绝对不想结婚的。"阿卜杜·阿齐兹说道。

"怀疑论怎么会妨碍爱情呢?"利雅得·格尔达斯惊奇地说,"有什么可以阻止相爱者结婚呢?坚持独身与怀疑论毫不相干,再说怀疑论是不相信坚持的!"

"爱情不是要有点信仰吗?"凯马勒漫不经心地说。

"不,"利雅得·格尔达斯呵呵地笑着回答,"爱情就像地震,会让清真寺、教堂和妓院统统震动。"

"地震?这个比喻多么确切啊!地震会毁掉一切,让一切埋葬在无声的死亡中。"

"你呢,利雅得·格尔达斯先生,你称赞过怀疑论的,你也是个怀疑论者?"

阿卜杜·阿齐兹笑了起来,说:

“他本身就值得怀疑!”

一阵哄堂大笑。接着,利雅得·格尔达斯像作自我介绍似的说:

“有一段时间我是个怀疑论者,后来很快就不是了。我不再怀疑宗教,因为我已经背叛了它,不过我信仰科学和艺术。如蒙主愿我将永远如此!”

阿卜杜·阿齐兹嘲笑地追问:

“如蒙主愿,你不是不信仰真主吗?”

“宗教控制人,至于主,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利雅得·格尔达斯微笑着说,“谁能说我不信仰真主,或者说我相信真主呢?先知们才是真正的信士,因为他们看到了他或听到了他说话,或者面对面与他谈过话!”

“可是你还信仰科学和艺术?”凯马勒问道。

“是的。”

“信仰科学还说得过去,可是艺术呢?我宁肯信仰灵魂也不去信仰艺术,比如相信小说!”

利雅得·格尔达斯用责备的目光望着凯马勒,口气平静地说:

“科学是智慧的语言,艺术是所有人类个性的语言!”

“这话多么像诗句啊!”

利雅得·格尔达斯用宽容的微笑接受着凯马勒的讽刺,说:

“科学凝聚了人类思想的光辉,艺术则凝结了人类崇高的感情,它们共同促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

多么自负啊!每个月写一篇两页纸的小说,就自以为让人类得到发展。我并不比他笨,那么,我在哲学史中摘要的一些章节发表时,是否在内心深处要求至少与红巷区的检察官富阿德·嘉米勒·哈姆扎维平起平坐呢?但是,不这样生活如何忍受得了呢?我们是疯子还是有理智的,或者仅仅是行尸走肉?呸,去他妈的这一切!

“有些科学家并不像你那样满腔热情参与科学,你对这怎么说呢?”

“我们不应将科学的谦虚解释为无能或绝望,科学是人类的肺脏、光明、导师和奇迹,它就是未来的宗教……”

“那么小说呢?”

利雅得·格尔达斯看来是第一次在掩饰自己的不悦,凯马勒赶紧抱歉似地说:



"总的来说我是关心艺术的吧?"

"你能够生活在绝对孤独中吗?"利雅得·格尔达斯满腔热情地问道,"总得要有倾诉、安慰,需要快乐、指导、光明吧,总得在有人的地方走动与人交谈吧,这就是艺术……"

"我有一个想法,"阿卜杜·阿齐兹插嘴说,"我们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每月聚会一次,聊聊各自的思想,然后以'每月谈'为题发表。"

利雅得·格尔达斯用友好的目光瞟了凯马勒一眼,说道:

"我们的谈话决不会断,或者说这是我所希望的,我们总该是朋友了吧?"

"当然啰,"凯马勒用真诚的热情说,"我们应该多多见面。"

凯马勒对于交上"新的朋友",沉浸在幸福中,觉得自己心里崇高的一面从沉睡中苏醒了,他比以前更加相信友谊在他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那是对他不可缺少的活力因素,或者说他像个在沙漠中干渴的人那样渴望友谊。

十六

一对新朋友在阿特贝分手,凯马勒离开莫斯基往回走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他呼吸着闷热的空气,快到邵海里胡同时放慢脚步,然后拐进胡同里,走进左边第三个门,登上二楼,按了一下门铃。不一会儿,门上的扇形窗打开了,出现一张六十开外女人的脸。她笑着向他问好,露出满口金牙。接着门开了,他一声不响地走进去。那个女人表示欢迎:

"你好,我情人的儿子;你好,我的侄子!"

凯马勒跟着她走进两边有好几个房间的大厅,厅里面对面地摆着两只沙发,沙发中间铺着一块绣花小地毯,放着一张桌子和一个水烟筒,角落里缭绕着香气。那个女人胖胖的,已经老态龙钟,头上包着一块饰有金银箔的头巾,描过眼睑的眼睛闪烁着饱经风霜的深沉的目光,满脸的皱纹中透出昔日风韵照人和放荡生活的痕迹。她盘腿坐在前面放着水烟筒的那张沙发上,示意让凯马勒坐在她旁边。凯马勒坐下后笑嘻嘻地问候:

"嘉丽莱太太,你好吗?"

"叫我姑妈!"她大声抗议道。

"姑妈,你好吗?"

"很好,伊本·阿卜杜·嘉瓦德[1]!"接着,她用沙哑的嗓门高声喊道,"姑娘,纳齐莱!"

过了几分钟,女仆端来满满的两杯酒,把它们放在桌子上,嘉丽莱招呼道:

"喝吧,在过去甜蜜的岁月里,我对你父亲一直是这么说的。"

凯马勒拿过酒杯,笑着说:

"真遗憾,我出生晚了,那种岁月已经过去!"

她用拳头捅了他一下,手腕上的金手镯玎玲作响:

"坏蛋,你父亲已经改邪归正了,你还想胡作非为?"

接着,她语气一转:

"可你哪里比得上你的父亲?我认识他时,他已是第二次结婚。他按照当时人的习惯,很早就娶了老婆,但这不妨碍他陪我度过一段最甜蜜的时光。后来他又去陪祖贝黛,愿真主帮她度过难关。然后又和几十个女人厮混,愿真主宽容他。而你至今还是个光棍,即使这样也只是在每周五晚上来我这儿,你这个坏蛋,哪里有男子气魄?哪里有啊!"

她所说的父亲并不是他自己了解的父亲,甚至也不是亚辛对他说的那个父亲。父亲是个受本能驱使的男人,生活丰富多采,心里没有任何烦恼,他哪里及得上父亲呢?就算星期五晚上到这里来,也只是喝点酒愉快地享受一点"爱"。倘若不喝醉酒,这里的气氛让他觉得压抑、苦闷。命运安排他来这里的第一个晚上是他终生难忘的。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她请他先坐坐,等有姑娘有空接待他。当他说起自己的名字时,那个女人惊叫起来:"你就是纳哈辛大街上的商人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先生的儿子?""是啊,你认识我父亲?""欢迎你,万分欢迎!""你真的认识我父亲?""我比你还要熟悉他……他的汗与我的汗都混在一起过……你姐姐结婚时我还到场助

[1] 原意为"阿卜杜·嘉瓦德的儿子",这样的叫法表明她跟对方的父亲很熟,把儿子当做父亲称呼。



兴……当年我就像现在生活中的乌姆·库勒苏姆那样红,你去各处打听一下,谁不知道我?先生,认识你真是我三生有幸,我的姑娘中你喜欢谁随便挑,好朋友是不计较价钱的!"就这样,他凭着父亲的关系,第一次在这里嫖妓。当时她久久地盯着他的脸,看得他心都抽紧了。要不是出于礼貌,她一定会说出自己的惊奇:哪来的这么一张古怪的脸?双颊绯红的脸上长了个怪怪的鼻子。他们聊了很久,他从她那儿知道了父亲的私生活,知道了他的特长、事业,他的风流韵事和见不得人的事情。"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怎么永远能在纵欲的烈火和禁欲的春风间来回呢!"

"姑妈,你别太夸大了,"凯马勒反驳道,"我是个教师,教师不喜欢张扬,你别忘了我在假期里每周都来看你几次,而不只是一次,前天我不就在你这儿吗?我会来看你的,每当……"

"每当困惑难熬时,它就把我推向你。"

"每当什么,你这个婆婆妈妈的先生?"

"每当我做完工作时……"

"说点别的吧,别说这些。呸,你们这个讨厌的时代!我们原先用的钱是金币,而你们现在的钱是用铁、用铜做的。我们那时的欢乐是来自有血有肉的人,而你们现在喜欢的是收音机。我们那时的男人有阿丹的刚劲雄风,你们这些男人却像女人一样软弱,你这个姑娘们的教师,还有什么可说的?"

她吸了一口水烟,然后唱道:

姑娘们的教师,

认真教她们,弹奏与唱歌。

凯马勒哈哈大笑,俯身在她脸上吻了一下,既有亲热,又有调情。嘉丽莱喊叫起来:

"你的胡子像刺一样,愿真主帮助阿蒂娅!"

"她就喜欢这些胡子。"

"随便告诉你一下,昨天我这儿来了一名警官,带刀带矛的,可也神气不了。我的所有贵客都是上等人士,别以为只有你的到来才是对我的施舍!"

"嘉丽莱太太,你真是嘉丽莱[1]!"

---

[1] "嘉丽莱"的原义是伟大的,光荣的、可尊敬的。

"我喜欢喝醉酒的你,酒醉撕去了蒙在你脸上的师道尊严,使你有点像你父亲。但是,告诉我,你不爱阿蒂娅吗?她可是很喜欢你的!"

这些尝尽生活艰辛的姑娘的心,怎么还会有爱情呢?但是,在那些充满柔情、生活安逸的女人那里,他又能得到什么呢?过去,炒货店老板的女儿爱上他,他却不爱她;他爱阿依黛,阿依黛又不爱她。在他生活的词典里,爱情的意义就是痛苦。这种奇特的痛苦燃烧着他的心,在熊熊烈火的火光中,他看透了生活的秘密和奇迹,这些秘密和奇迹留下来的只是浮华和虚荣。他针对她的话,调侃道:

"她喜欢你健健康康的……"

"她是离婚后才到这儿来的!"

"赞颂全归真主,遭难也得赞颂他。"

"任何情况都要赞颂真主。"

他别有用心地笑了一下,她明白了他的意思,反驳道:

"你讨厌我把赞颂真主挂在嘴边吧?唉伊本·阿卜杜·嘉瓦德,你听着,我无儿无女,世间的一切我都享受过了,只有在真主那儿才能得到宽恕。"

奇怪,这个女人的话里有一种弃绝红尘的味道!他一边喝着杯中剩下的酒,一边偷偷地注视着她。一喝酒他就感到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他回想起刚喝酒的岁月,那时简直有一种上天的感觉,有多快乐啊!但现在这种感觉已经消失了。开始时,欲火总是战胜他,使他难熬。随着时间的推移,欲火变成了红酒哲学,再后来他习以为常,欲火带给他的亢奋消失殆尽。在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在天地间的苦难和折磨。当然,这都是在他对天地产生怀疑之前。

门铃响了。白白胖胖的阿蒂娅走了进来,鞋声笃笃响,满脸笑盈盈。她吻了师母的手,笑着看了两只空杯子一眼,与凯马勒开玩笑说:

"你背叛了我!"

她俯在师母的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给了凯马勒一个媚眼,走向嘉丽莱右边的那个房间。嘉丽莱连忙用手推了凯马勒一下说:

"去呀,宝贝!"

凯马勒拿起毡帽跟了过去。纳齐莱很快拿来一瓶酒、两只杯子和几碟小菜。阿蒂娅吩咐道:

"来两磅羊肉,我饿了!"

凯马勒脱去外套,舒适地伸出两条腿,坐在那里看着她。她先脱去鞋子和连衣裙,然后站在镜前整理内衣、梳理头发。他喜欢这样的身体,白净、丰满、柔软。唉,阿依黛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呢?她经常在他的想象中出现,好像她没有身体似的,只记得她是瘦瘦的、黑黑的,腰身细细的,都只是些抽象的概念固定在他的灵魂里。说到女人,一般总要谈到胸脯、大腿和臀部的美。他未曾记得自己对阿依黛的这些有过什么感觉。今天如果有个美女在他面前展示她的细腰、苗条的身体,他决不愿意花一个里雅尔[①] 买下她的。他当初怎么会爱上她的呢?他的记忆中为什么一直对她感到崇敬和神圣,尽管他是个蔑视一切的人!

"天气真热,唉!"

"酒劲上来时,天气冷热对我们一个样!"

"你的眼睛别把我吃了,摘下你的眼镜吧!"

她是个离了婚的、有好几个孩子的女人,用放荡来掩饰自己的悲伤和痛苦。一夜又一夜的放荡,使她对女性的颜面和人性的尊严毫不在乎。她的心里面,虚假的爱是和恨交织在一起的。她是一个受凌辱的反面典型。因此,她要用酒来摆脱痛苦,摆脱思想!

阿蒂娅躺在他身边,伸出白嫩的手去拿酒瓶,斟满两杯酒。这瓶酒在这个快乐之家里以双倍的价格出售,这里的一切都很贵,只有女人便宜,人便宜。要是没有酒,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聚会,就不会有人们厌恶的目光。但是,我们的生活中有另一种卖身的人,其中有部长和作家!

凯马勒第二杯酒下肚,人有点飘飘然,记忆开始模糊。"这个女人我早就对她垂涎三尺了。喜欢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欲望是专制的国王,爱情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爱情如果没有欲望,它多像奇装异服呀!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在一个人身上找到这两者,那我就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安定了。因此,在我看来,生活不再是难以协调统一的因素,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在寻求婚姻,我不知道这两种生活中哪一个是本,哪一个是末,但我肯定自己是个悲苦的人,尽管我的行为可以让我获得思想上的快乐和肉体上

① 埃及的一种货币单位,值五分之一埃镑。

的享受,我的行为就像那奔驰的火车,不知道从哪儿来,去哪里。欲望就像泼辣的美女,很快让人嫌恶。痛苦绝望的心总是在大声呼喊永恒的幸福,但是毫无用处。因此,抱怨就会不断出现,生活原来是个大骗局。我们应该顺从生活中无形的哲理,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欺骗,就像一个演员知道自己在舞台上的角色是假的,但还十分崇拜自己的艺术一样。"

他把第三杯酒一饮而尽,惹得阿蒂娅笑得透不过气来。她从心里喜欢酒,但是一喝多就丑态百出。如果不适可而止,她就会大喊大叫,全身抽搐,然后放声大哭,恶心呕吐。酒劲已经上了凯马勒的脑袋,他感到飘飘欲仙,便满脸堆笑望着阿蒂娅。她现在仅仅是一个女人,这没有问题,好像不会有什么问题存在,就连存在本身——这个生活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也不再是问题。不过你喝吧!去吻吧!

"你没事笑起来的时候是多么温柔啊!"

"如果我没事就笑起来,那你得知道,那是有你想不到的重大原因。"

十七

阿卜杜·蒙伊姆穿着大衣回恰心园胡同。他不时地捂紧大衣的领口,抵御冬天刺骨的寒气。尽管时间还不过晚上六点,但周围已是黑沉沉的。他快走到楼梯口时,底楼的门打开了,里面映出一个人影,那个可爱的人儿正在等他。他的心怦怦直跳,锐利的目光在黑暗中紧随着那个人影,那人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往上走,不发出任何声响。他发觉自己既有一种征服她的欲望,又有一种要控制自己即将改变和崩溃的神经的意念。他猛然想起(只是到这个时候才想起!),她早就约他今晚见面。他本来可以提前回来或索性很晚回来,这样就可避免与她相见,但他将约会整个儿忘了,他的忘记性有多么大啊!没有时间让他考虑和安排了,他只能见机行事。只有等他回到卧室独自一人时,才能回想这一切,那一刻将会证明他是个战胜了欲望的胜利者,还是个无可奈何的失败者。他还未拿定主意就跟她上了楼,投身到考验之中。没有什么能让他忘却自己心里没完没了斗争的痛苦。在楼梯的转

弯处,他好像觉得她的人影大得满眼都是。他掩饰住自己的不安,怀着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顶住的想法,说:

“晚上好!”

“晚上好!”她的声音温柔而亲切,“感谢你听从了我的劝告,穿上了大衣。”

她的温柔和亲切打动了他,有一句话本来他想说的,但还是没有说出来。他掩饰着自己的慌乱说:

“我怕天要下雨。”

她举头往上望,似乎在看天,说:

“早晚会下雨的,天空中没有星星。你走进胡同时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认出你来。”

他集中自己正在相互斗争的思想,好像警告似的说:

“寒气逼人,楼梯上尤其阴冷潮湿!”

“在你身边我不感到冷。”她学着他的坦率回答道。

心里涌起一股热流直冲他的脸颊,他意识到情况不妙,可能又会违心地重蹈覆辙,便用最大的毅力控制住颤栗的身体。姑娘问他:

“你怎么不说话呀?”

他感觉到她的手在轻轻地抚摸他的肩膀,他再也控制不住,一把搂住她,深情地与她接了个长吻,然后又狂吻一阵,只听见她银铃般的声音在说:

“我离不开你……”

他继续搂着她,她在他耳边说道:

“真希望永远这样下去!”

“真是遗憾啊!”他把她搂得更紧了,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遗憾什么呀,亲爱的?”在黑暗中,她把脑袋稍微离开点问道。

“为我们正在犯的错误遗憾。”他犹豫一下说。

“凭真主起誓,有什么错误呢?”

他轻轻地离开她,脱下大衣折叠起来,本想把它放在楼梯扶手上,在最后时刻——重要的时刻——他改变了主意,把大衣搭在自己手臂上,朝后退了一步。他的呼吸急促,但又下了决心要悬崖勒马。她的手又朝他的脖子伸过来,被他一把抓住,他等自己的呼吸平顺下来,才和气地告诉她:

"这是一个大错误。"

"什么错误？我一点也不明白！"

她是一个尚不到十四岁的小姑娘，你为了满足自己不可宽恕的欲望去玩弄她。这种玩弄决不会有好结果的，只能带来真主的愤怒和惩罚。

"你应该明白，我们的行为能说得出去吗？"

"说出去？"

"你看看，你怎么不以为然！但是，如果这样做不是丑事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出去呢？"

他感觉到她的手在捕捉他，便走上下一段楼梯的第一个台阶，离开危险区域才放心。

"你得承认我们俩都在犯错误，我们不应该再错下去。"

"听你说出这样的话，真感到奇怪。"

"不用奇怪，我的良心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错误。它在折磨着我，破坏我的祈祷。"

她不作声了！我伤害了她，祈求真主宽恕！真是痛苦啊，但我决不能后退。感谢真主，这种错误总算没有把你推向更糟糕的境地。

"过去的事情应该作为我们的教训，我们不能再这么做了。你还小，你已经错了，但不要再错下去。"

"我没有错，你想不要我吗？"她哽咽着说道，"你想干什么呀！"

"回家去吧，"他竭力控制住自己，说道，"再也不要做见不得人的事了，不要在黑暗中见人了。"

"你不要我了？"她的声音在颤抖，"你忘了你说过我们相爱的话了？"

"那是没有头脑的人说的话，你相信就错了，让它作为你的一个教训吧。你要当心黑暗，也许它会毁了你。你还小，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黑暗中听到了她的抽泣声，但他的心没有软，反而陶醉在残酷的胜利喜悦中。

"想想我说的每一句话，别生我的气！要记住，如果我是个坏人的话，我决不会在毁掉你之前放过你的，求真主保佑你，再见！"

说完，他跳上了楼梯。他结束了痛苦的折磨，不用自怨自艾了。但是，他想起导师阿里·马努非谢赫的话："战胜魔鬼决不能忽视自然法则。"是的，

他该记住这句话。他急匆匆脱去外衣,换上大袍,一边离开房间一边对弟弟艾哈迈德说:

"我想到书房与父亲单独谈一谈,请你等一会儿。"

在经过大厅时,他要求父亲跟他去书房。海迪洁抬起头问道:

"有什么事?"

"我先跟爸爸谈谈,然后跟你说。"

易卜拉欣·肖克特默默地跟儿子去书房。六个月没有牙齿的生活总算过去了,现在他刚配了一副假牙,心里才算踏实了。父子俩肩并肩坐下,父亲问道:

"真主保佑,没什么事吧?"

"爸爸,我要结婚!"阿卜杜·蒙伊姆毫不犹豫开门见山地说。

父亲凝视着儿子的脸,笑着皱起眉头好像不明白似的,然后又茫然地摇摇头说:

"结婚? 任何事情都有它合适的时间,你为何现在跟我说这事?"

"我想现在就结婚。"

"现在? 你才十八岁,为什么不等到大学毕业呢?"

"不行!"

这时,门被推开了,海迪洁走了进来,问道:

"关着门说什么呢? 难道有什么秘密只能跟你父亲讲,不能跟我说吗?"

阿卜杜·蒙伊姆不高兴地皱起眉头,易卜拉欣·肖克特说出了一句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话:

"阿卜杜·蒙伊姆要结婚……"

海迪洁似乎害怕儿子发疯了,盯着儿子看,叫了起来:

"他要结婚? 我听见什么啦? 你决定离开大学啦?"

"我说的是我要结婚,又没说要逃学,我又结婚又上学,就是这么回事。"阿卜杜·蒙伊姆有力的声音里带着气。

海迪洁的目光在父子俩中间扫来扫去,然后问道:

"阿卜杜·蒙伊姆,你的话当真?"

"完全是真的。"阿卜杜·蒙伊姆大声回答。

"你中了邪啦,"海迪洁拍了一下手说,"儿子呀,你的脑子出了什么毛

病?"

阿卜杜·蒙伊姆怒不可遏地站起来说道:

"你为什么闯进来?我想先跟爸爸谈一谈,可你一点耐心也没有。你们听我说,我要结婚,还有两年我就大学毕业了。爸爸,这两年你是供得起我的。要不是能肯定这一点,我也不会提出我的要求。"

"仁慈的真主啊!他们把你的脑子给吃了!"

"他们是谁呀?谁吃了我的脑子?"

"真主无所不知,真主知道他们,你也知道他们是谁,我们不久也会知道。"

小伙子对父亲说:

"你别听她的,我到这个时刻还不知道谁是我的伴侣。这由你们去挑选吧,我只想有个好妻子,哪一个姑娘无所谓!"

"你是说你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所以才有这样的事?"海迪洁惊奇地问道。

"确实没有,你相信我。你为我选一个吧。"

"那么,为什么这样着急呢?让我给你选择,就要给我时间,这事得要一两年!"

"我不是开玩笑,"阿卜杜·蒙伊姆的声音又大了起来,"让我跟爸爸谈,他比你更能理解我!"

"为什么这样着急呢?"易卜拉欣·肖克特平心静气地问道。

"我不能打光棍了。"阿卜杜·蒙伊姆低下眼睛回答道。

"成千上万个像你一样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就能呢?"海迪洁问道。

"要我像别人那样行事,我不接受!"小伙子告诉父亲。

易卜拉欣·肖克特想了一下,然后很有决心地表明立场,说:

"现在就谈到这里,我们另找个机会再谈。"

海迪洁还想说话,被丈夫阻止了。他拉起她的手,一起离开了书房回到大厅。夫妻俩反复研究权衡这件事,经过长时间商量,易卜拉欣·肖克特倾向于同意儿子的要求,并说服了妻子接受这个原则。这时,他才说:

"我们有侄女纳伊曼,找个新娘不费事……"

"当初还是我劝你出于对阿依莎的尊重,放弃你弟弟遗产中你的那一

份，”海迪洁心悦诚服了，“我当然不反对选纳伊曼做我的儿媳。你也知道，我非常关心阿依莎的幸福，但我怕她有想法。她的脾气变得很古怪，我得一千个小心。我们不是多次在她面前暗示想娶纳伊曼做阿卜杜·蒙伊姆的妻子吗？尽管如此，我总觉得她在听说嘉米勒·哈姆扎维为他儿子求亲后，她很喜欢哈姆扎维的儿子。”

“这已经是过去一年多的老黄历了。感谢真主，这件事没成，让富阿德那样的人娶了我侄女我不感到荣幸，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出身门第是最重要的。纳伊曼是我们的宝贝。”

“她的确是个宝贝。我爸爸知道后不知会怎么说呢？”海迪洁叹息着说。

“毫无疑问，他会赞成的，”易卜拉欣·肖克特说，“一切都好像是场梦，但我决不后悔。我相信，忽视阿卜杜·蒙伊姆的愿望是个不可宽恕的错误！只要这个愿望是可能实现的。”

十八

两宫间街的老宅里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变化，只是左邻右舍，如理发师侯斯尼、卖蚕豆的达尔维希、卖牛奶的富里、炒货店老板艾布·赛利阿和卖饮料的比尤米，都从各种渠道得知，今天艾哈迈德先生的外孙女嫁给她的堂兄——也是她的表兄——阿卜杜·蒙伊姆。艾哈迈德先生还保持着他的老传统，这大喜的日子也像平常的日子一样，只请了亲属参加婚礼，准备一顿晚宴。时间正是初夏，大家聚集在会客室里，有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艾米娜、海迪洁、易卜拉欣·肖克特、阿卜杜·蒙伊姆、艾哈迈德、亚辛、宰努芭、拉德旺、克莉曼。此外，纳伊曼正在楼上由阿依莎帮着打扮。艾哈迈德可能感到自己坐在他们中间会使这个家庭聚会显得严肃，与喜事的气氛不协调。于是，他和大家见面后不久就回了自己的房间，在那里等待证婚人到来。他已经不再做生意，卖掉了店铺，晚年在家休息，这不但因为他已经六十五岁，而且由于嘉米勒·哈姆扎维离开店铺后他不得加倍操心，使他实在力不从心，只好决定结束自己的工作生涯。盘出店铺的进项和以前积蓄

的钱,足够他晚年的生活了。这自然是全家生活中的大事,因而凯马勒一直在心里问嘉米勒·哈姆扎维在他的生活中,尤其在他父亲的生活中所起的真正作用。

艾哈迈德待在卧室里,静静地思考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仿佛他并不真的相信新郎就是他的外孙阿卜杜·蒙伊姆。易卜拉欣·肖克特开口向他谈这件事时,他先是诧异,后反对,怎么能允许女婿这么放肆地跟你提这种事情,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你。你们这些做父亲的非把后代惯坏不可。倘若不是考虑到具体情况,他一定会说"不"。可是想到阿依莎,想到她悲惨的命运,他完全放弃了自己一向的固执,尤其是在富阿德·哈姆扎维本人绝口不提求婚一事后,他不忍心再让阿依莎失望了。如果纳伊曼出嫁能够减轻阿依莎心中的痛苦,那他一千个欢迎。正是这种尴尬的处境使他同意了这门亲事,允许小辈把他们的意志加在老一辈身上,允许他们还在上学就结婚。

他让阿卜杜·蒙伊姆来见他,要他保证上完大学。阿卜杜·蒙伊姆说了一番令人开心的好话,还引证了《古兰经》和圣训,给外祖父心里留下了既让他欣赏又让他觉得滑稽的矛盾的印象。就这样,还是学生的阿卜杜·蒙伊姆今天就要结婚,而凯马勒却还未考虑娶妻,当年他断然拒绝了英年早逝的法赫米的订婚要求——仅仅是宣布订婚!看来这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个神奇的世界悄然而至,我们这些老人在家里已是格格不入的另类了。今天学生都可以结婚,不知道明天他们还要干什么。

海迪洁坐在会客室里高谈阔论,她说:

"我们特地将二楼腾了出来,也收拾好了,今晚将迎接一对新人。"

"你有足够的能力,定能做个无人可比的'婆婆',"亚辛用不怀好意的口气说,"可与这个新娘相处,你就无法利用你的能力了!"

海迪洁立即明白他的用意,但她装糊涂地说:

"新娘是我妹妹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

"海迪洁是个十全十美的好太太!"宰努芭竭力缓和亚辛话中的讽刺意味。

海迪洁谢过宰努芭,虽然她心里看不起她,但看在亚辛的份上,对宰努芭的逢承总是表示敬意和感谢。克莉曼只有十岁,却已长得十分漂亮,亚辛称赞说她将来准是个绝色的女性!阿卜杜·蒙伊姆正与外婆亲切交谈。艾米

娜欣赏他对宗教的虔诚，老是打断他的话为他祝福。凯马勒打趣地问艾哈迈德：

“明年该你结婚了吧？”

“不然我就跟你一样，舅舅！”艾哈迈德笑着回答。

宰努芭听着他俩的谈话。这时她针对凯马勒说：

“如果凯马勒先生允许的话，我保证几天里就让他结婚！”

“我准备允许你帮忙为我找个老婆！”亚辛指指自己对她说。

“你结婚的次数够多了，”她摇晃着脑袋挖苦地说，“你把自己的和你弟弟的份额都用完了……”

艾米娜注意到他们谈话的内容，便告诉宰努芭：

“如果凯马勒结婚，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舌头平生第一次振动起来！”

凯马勒想象着母亲振舌欢呼的情景，不禁笑了，当他想象着自己也和阿卜杜·蒙伊姆一样坐着等候证婚人来到的情景，不由得皱起了眉头。结婚这件事正在他的心里激起旋涡，就像冬天会引起病人哮喘一样。他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提起结婚，但他也不能忽视这事。他已不想这件事了，但即便不去想它，心里也像过去充满爱情那样烦恼。今天，如果他想结婚，只能走那条传统的道路：求婚，成家，然后生儿育女，融入到生活的机器中去。这样，一个热衷于思考的人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思考的了。他将永远会觉得，婚姻有时是令人眷恋的，有时候是令人厌恶的，让人到晚年还是感到孤独和忧郁。

这一天里，真正高兴的是阿依莎。九年来她第一次穿上了漂亮的衣服，盘起了头发。她凝视着两眼闪烁着梦幻般光芒的女儿，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悄悄地流满了她那张憔悴苍白的脸。艾米娜看见了，便用责备的目光瞅瞅她，说道：

“不能让纳伊曼心里带着悲伤离开家呀！”

“你没看见她今天多孤苦伶仃，没有父亲，也没有兄弟吗？”阿依莎哭着说。

“她有母亲就是福气，”艾米娜开导她说，“真主不会不管她的。她现在嫁到姨妈和伯伯家，到那里后创造万物的真主会保佑她的。”

阿依莎擦干眼泪，说：

"从清晨开始，我满脑子里都是已故亲人的往事，他们的面容历历在目。再说女儿出嫁后，我就是孤单单的一个人……"

"你不会是孤单单一个人的！"艾米娜责怪地说。

纳伊曼抚摸着妈妈的脸颊，说道：

"妈妈，我怎么能离开你呢？"

"到了婆家，你就知道还是能够离开妈妈的！"阿依莎笑着深情地回答。

"妈妈，你每天都得来看我呀，"纳伊曼不安地要求道，"过去，你总是避免走近怡心园胡同，但从今天开始，你应该改一改这个习惯了。"

"当然，你还怀疑这一点吗？"

这时，凯马勒突然走到她们面前，说道：

"作好准备，证婚人已经到了。"

他的眼睛惊奇地望着纳伊曼。她多么漂亮、多么温柔、多么纯洁啊！人的兽性怎么会在这位佳人身上发生作用呢？

当证婚书签妥后，大家相互祝贺。妇女们的振舌声骤然响起，冲破了这个沉默的家庭，在空气中回荡，大家惊奇地把头转向大厅的一个角落乌姆·赫奈斐站的地方。婚宴的时间到了，客人们纷纷走向餐桌。阿依莎的胸口发闷，她的思想集中在母女即将分离的时刻上，根本没有胃口吃东西。没多久，乌姆·赫奈斐进来通报：穆泰瓦里·阿卜杜·萨姆德谢赫正坐在院子里的地上来讨吃的，尤其要肉食。艾哈迈德哈哈大笑，吩咐给他准备一大盘美味佳肴。不一会儿，他们听到从院子里传来的声音，穆泰瓦里在祝愿亲爱的阿卜杜·嘉瓦德的子孙健康长寿，同时又问那些子孙们的名字，挨个为他们祝福！艾哈迈德笑着说道：

"多糟糕啊！穆泰瓦里谢赫竟然把你们的名字都忘了，祈求真主宽恕他上了年纪。"

"他有一百岁了，是不是？"易卜拉欣·肖克特问道。

艾哈迈德点头称是。这时，谢赫的声音又一次传来，他大声喊叫：

"凭烈士侯赛因的名义，再多给点牛肉吧！"

"今天他管辖的秘密就只在牛肉上了！"艾哈迈德笑着说。

到了分别的时刻。凯马勒赶紧跑到院子里，他不想目睹难舍难分的场面。虽然搬到了怡心园胡同来往还是很方便的，但这在母女两人的心里是

个痛苦的打击。其实,凯马勒是用疑惑的目光来看待这桩婚事的,尤其是对纳伊曼是否合适过夫妻生活很怀疑。在院子里,他发现穆泰瓦里·阿卜杜·萨姆德谢赫正伸开两条腿坐在地上,在院墙的那盏灯下面。他穿着褪了色的大袍,戴着白色圆帽,脱了鞋子,似睡非睡地靠在墙上,好像让装满食物的肚子放松一下。他看见谢赫双腿中间有流水,一眼就明白谢赫小便失禁,不知不觉流了出来,他在喘着粗气,听起来像打呼噜。凯马勒凝视着这副模样,目光中是厌恶和可怜的神情。他的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不由得露出微笑,自言自语道:

"在一八二〇年,他也许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

十九

第二天阿依莎就去怡心园胡同看望女儿。过去九年中,除了上墓地,她终日待在老宅里。亚辛的两个儿子去世时,她去过几次思慕宫路。她在怡心园胡同口站了一下,看了看周围,不禁热泪盈眶。家门口的那块土地,奥斯曼和穆罕默德玩耍来来回回不知跑过多少次。这个院子,当年她结婚的庆典就是在这里;这个客厅,是她丈夫赫利勒坐着抽烟玩牌的地方……所有这些地方,都散发着过去温馨的芬芳,充满了已经失去的眷恋和爱情。她那时是多么幸福啊,简直是幸福的典范,都说她是整天笑啊唱啊。她无所事事,对着镜子发笑、化妆,丈夫体贴入微,儿女天真活泼——这就是过去幸福的日子。她擦干眼睛,不能带泪去见新婚的女儿。她的长睫毛虽然脱落不少,眼睑上起了皱纹,但两只眼睛依然是碧蓝的。她发现那套房子已经焕然一新,粉刷了墙壁,显得喜气洋洋,迎接新娘的嫁妆。纳伊曼迎接母亲时穿着一身飘逸的白色连衣裙,金色的头发披在肩上,发梢快碰到小腿肚了。母女俩紧紧地拥抱。阿卜杜·蒙伊姆穿着黄绿色礼服,外面罩件绸大袍,正等着向岳母问候。这时他说道:

"行了,这样象征性的分离,稍微问候一下就可以啦!"

他和姨妈也拥抱一下,然后把她领到一张安乐椅上坐下,说道:

"姨妈,我们正在说你呢。我们的意见是,请你搬来与我们一起住,行吗?"

"住在这里,不!"阿依莎微微一笑,回答道,"我每天都会过来看你们,利用这个机会走一走,我需要活动活动!"

阿卜杜·蒙伊姆像习惯的那样坦言道:

"纳伊曼对我说,怕你住在这里受不了,怕你想起往事。其实痛苦的往事对信士不会挥之不去的,因为凡事都是真主的安排,再说这些早就是陈年往事了,我们都是你的孩子,真主给了你补偿!"

这个小伙子为人善良,心直口快,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话对受过伤的心灵会产生什么影响。

"当然,阿卜杜·蒙伊姆,但是我还是喜欢住在自己家里,这样更好。"

海迪洁、易卜拉欣和艾哈迈德走进来,一一与阿依莎握手。然后海迪洁对阿依莎说:

"要是我知道这样能使你来看望我们,我早让他们在未成年前就结婚了!"

阿依莎笑出了声,她想起了海迪洁过去的往事:

"厨房还是一个吗? 新娘子有没有向婆婆闹独立?"

海迪洁和易卜拉欣同时哈哈大笑。海迪洁用颇有含义的口气说:

"新娘子像她母亲一样,对琐琐碎碎的事情不感兴趣!"

易卜拉欣向两个儿子解释阿依莎那些让他们摸不着边际的话:

"当初你们的母亲和奶奶就是因为厨房问题发生矛盾。你们奶奶掌管着厨房,你们的母亲要求分厨房独立吃饭……"

"妈妈,你就是为了厨房和奶奶干仗的吗?"新郎不解地说。

"民族之间的战争,不都是围绕着厨房展开的吗?"艾哈迈德笑问道。

易卜拉欣调侃地说道:

"你们的母亲强大得同英国人一样,而你们的奶奶,祈求真主怜悯她……"

这时凯马勒来了,他穿着一套考究的白西装,他的脸,还是人们看惯的那一张:突出的前额、大鼻子、金边眼镜和浓密的络腮胡子。他手里拿着一袋东西,一看就知道是一件精美的礼品。海迪洁一边凝视着那礼品,一边

说道：

“小心啊，老弟！如果你还不结婚的话，你就只有给别人送礼的时候，别人可没有还礼的机会了。家里的未婚者都快结婚了，这里还有艾哈迈德，亚辛家里有拉德旺和克莉曼，你得抓紧啊，好好盘算一下！”

“学校开始放假了吗，舅舅？”艾哈迈德问道。

凯马勒摘下帽子，凝视着漂亮的新娘说道：

“还没有，只剩下监考和阅卷了！”

纳伊曼离开一会儿，回来时端来一只银盘子，里面放满了五颜六色、味道不一的糖果和小吃。大家剥糖纸、吃点心，没有人说话。过了一会儿，易卜拉欣开始讲述自己的婚礼，描绘庆典的场面和请来的歌星。阿依莎注意地听着，脸上笑嘻嘻，心里愁绵绵。凯马勒静心地听着，有些情景他依然记得，他真想了解那些他不知道的事。易卜拉欣笑着说道：

“艾哈迈德先生当时也和现在一样，甚至比现在还厉害，但是我母亲——愿真主怜悯她——坚决地说：让艾哈迈德先生在自己家里随心所欲吧，我们想怎么办喜事就怎么办，这是过去。婚礼那天，先生的几个好朋友都来了，愿真主使他们平安，我记得其中有拉德旺的外公穆罕默德·阿夫特先生，他们全都坐在会客室里，远离喧闹的场面！”

“那晚来助兴的是当年最著名的歌女嘉丽莱。”海迪洁补充道。

凯马勒心里好笑，想起了那个一直在炫耀她和他父亲在一起的那个时代的胖女人！

易卜拉欣偷偷地望望阿依莎，说道：

“当时我们家也有一位歌手，她的嗓音比职业歌手还要好，她的嗓音使我们想起当时走红的歌星穆妮莱·麦赫迪娅！”

阿依莎的脸飞上了红晕，平静地说：

“她已经很久没有发声了，已经把唱歌忘记了。”

“纳伊曼也唱得有这么好呀，”凯马勒说，“你没听说吗？”

“我听说了，但没有听她唱过，”易卜拉欣说，“凭良心说，我知道她是个女谢赫，不是女歌手！昨天我还对她说，你丈夫是个虔诚的谢赫，不过你应该把祈祷和礼拜往后推！”

众人哄堂大笑。艾哈迈德对哥哥说道：

"现在只差让你的新娘和你一样去参加阿里·马努非谢赫的组织了。"

"我们的谢赫是第一个劝我结婚的。"新郎说。

"穆斯林兄弟会[①]或许认为结婚是他们政治宪章中的一项条款!"艾哈迈德针对哥哥说。

易卜拉欣对凯马勒说:

"你呢?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还小,头发比现在多,你一直指责我们偷了你的两个姐姐,还一直不肯饶恕我们。"

当时我就像个空旷的广场,没有经历过战斗,大家都在谈论婚姻的幸福,要是他们知道也有夫妇在怨声载道该多好!纳伊曼是我最心爱的人,谁要是怠慢她我可不答应。什么事情能够揭穿生活的骗局呢?

海迪洁评论丈夫的话说:

"我们当时以为他这样是因为爱我们,后来才慢慢搞清楚,是他敌视婚姻,这种敌视婚姻的心理从小就有了!"

又是一次哄堂大笑,凯马勒也笑了。他喜爱海迪洁,当他得知她也喜爱他时,他更加喜爱她了。新郎是个古板的人,这令他颇感讨厌;不过,他很喜欢艾哈迈德,欣赏他的学识。他虽然讨厌结婚,但愿意海迪洁在各种场合提到这一点。周围人办喜事的那种气氛给了他巨大的影响,他的身心和感官都沉浸在欢快之中,有时还会产生一些毫无目标的柔情。于是,他仿佛是第一次似的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结婚呢?难道想过一种隐居静思的生活吗?现在我也怀疑思想和思想家了。那是因为害怕、报复、自找苦吃,还是昔日爱情产生的反作用?在我的生活中,这种种理由都是可以接受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采取独身主义深感遗憾吗?"易卜拉欣·肖克特问凯马勒。

"为什么?"

"我认为你结婚的话,准是个模范丈夫,因为你本性上是个爱家的男人,善于安排,为人正直,又有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毫无疑问,这个大地上定有一位和你般配的姑娘,你正在浪费她的福份!"

① 1928年由哈桑·班纳创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20世纪最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之一。



即使是蠢驴有时也会讲出一番有哲理的话,大地上定有一位姑娘,但是她在哪儿呢? 至于说他为人正直,那完全是空说。他是个叛教徒、放荡者、酒鬼、两面派! 这个大地上有位姑娘,也许她就在邵海里胡同的嘉丽莱家里。他心里翻腾着的这些痛苦,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他困惑和不安,只有借酒和纵情才能摆脱! 人们都说娶妻生子是延续,他多么渴望延续形形色色的啊。难道他最终也会绝望地采取这种本能的原始方法来延续自己吗? 总希望死亡到来时不要有破坏他永久安息的痛苦。看来死亡是多么恐怖、毫无意义啊! 但在生命丧失它的意义后,死亡显然是生活中真正的甜蜜。那些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是多么让人钦佩啊! 那些为了宪法奋不顾身的领袖又多么让人敬重啊! 而那些半信半疑、苦恼不堪地围着自己转的人们,只有求真主怜悯他们! 他用一种诧异和欣喜的目光,不时望着艾哈迈德和阿卜杜·蒙伊姆。新的一代在开辟自己艰辛的道路,毫不怀疑、毫不彷徨地朝着明确的目标前进。那么我的恶性病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我请新婚夫妇、我的父母和姨母下星期四去雷哈尼剧院的包厢看戏。"艾哈迈德宣布道。

"雷哈尼剧院?"海迪洁问道。

"就是库施克什贝克剧院!"易卜拉欣向她解释道。

海迪洁笑了,说道:

"亚辛婚后不久,有天晚上陪拉德旺的母亲去库施克什贝克剧院看戏,差点被赶出了家门……"

"那是陈年往事了,"艾哈迈德不屑一顾地说,"现在就是外婆要去库施克什贝克剧院,外公也不会阻拦的。"

"你请新婚夫妇和你爸爸去吧,"海迪洁表示道,"我听听收音机就行了。"

"我来你们家里看看,也就可以了。"阿依莎说道。

海迪洁开始讲起亚辛和库施克什贝克剧院的故事,凯马勒看了一眼手表,想起自己和利雅得·格尔达斯有个约会,便起身告辞离开了那里。

二十

"没几天就要考试了，你真的还有心思欣赏大自然的风景吗?"

问话的是一位学生，被问的也是一位学生。一群学生正围成半圆坐在草地上。草地的高处是个木头亭子，另外一群学生在那里。放眼望去，有一片枣椰林和一圈圈鲜花丛，它们的中间有一条马赛克的人行道蜿蜒而去。被问的学生回答道：

"没问题。就像阿卜杜·蒙伊姆·肖克特那样在考试来临之际还在享受新婚快乐。"

阿卜杜·蒙伊姆·肖克特和艾哈迈德·肖克特也坐在那个圈里，阿卜杜·蒙伊姆说：

"结婚和你们想象的不一样，它为学生的成功创造了更好的机会。"

坐在半圆另一端的是拉德旺·亚辛，紧挨着他的是哈勒米·阿扎特。

"如果新郎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人，情况就是这样。"哈勒米·阿扎特附和道。

拉德旺哈哈大笑，露出一口珍珠般的牙齿，尽管这些话在他心中引出一阵伤感。是的，一谈到结婚他就忐忑不安，他真不知道自己有朝一日敢不敢去冒这个险，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必须去做。不过这样的冒险和他的身心是多么格格不入啊！一个学生问道：

"穆斯林兄弟会是怎么回事?"

"它是一个宗教团体，其宗旨是从科学上和行动上振兴伊斯兰教，"哈勒米·阿扎特回答道，"你没有听说它在各个街区已经开始建立分会了吗?"

"和穆斯林青年会不一样吧?"

"是的。"

"有什么区别呢?"

哈勒米·阿扎特指指阿卜杜·蒙伊姆·肖克特说道：

"请问这位老兄吧。"

"我们不仅是一个教育和训导的团体,"阿卜杜·蒙伊姆声音响亮地说,"而且还尽量要按真主创造伊斯兰教的原义来理解伊斯兰教,把它理解为一种宗教、一种法律、一种制度和一种人生哲理。"

"都二十世纪了,怎么还说这种话呀?"

"就是一百二十世纪也得这样说啊。"那个响亮的声音回答道。

"老兄啊,什么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把我们搞得稀里糊涂的。这真是新的刑具!"

"它可是神的刑具!"艾哈迈德放声大笑着说。

众人哄笑起来,只有阿卜杜·蒙伊姆恼羞成怒,瞪了弟弟一眼。"神的刑具"这种说法拉德旺·亚辛觉得不好,便说:

"这样的说法不合适。"

那个学生又问阿卜杜·蒙伊姆:

"一旦人们反对你们,你们会用石头砸死他们吗?"

"现在的青年信仰淡薄,道德堕落,他们应受比石击刑①更重的惩罚,但我们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要用善意的说教和典型的事例去引导他们。我家里就有一位该受石击刑的兄弟,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现在在你们面前嘻嘻哈哈的,还肆意亵渎造物主——赞颂全归真主。"

艾哈迈德笑了,哈勒米·阿扎特对他说道:

"如果你觉察到你的哥哥对你有危险,我邀请你和我一起住在红巷里。"

"你不会和他一样吧?"

"不,我们华夫德党人是宽宏大量的,我们领袖的首席顾问是个科卜特人,这样,我们……"

"这个月已经取消了外国特权,你怎么还在扯这些废话?"第一个学生又问。

"难道为了奉承外国人,我们就要废除自己的宗教吗?"阿卜杜·蒙伊姆问道。

拉德旺·亚辛仿佛没有与他们想到一块儿,突然开门说:

---

① 伊斯兰教法规定,反宗教道德罪的刑罚有三级:1.鞭刑;2.断手或削足;3.死刑(石块击毙、绞刑或斩首)。

"特权取消了，随那些批评的人去说三道四吧。"

"那些批评者居心不良，是出于憎恨和嫉妒，"哈勒米·阿扎特说，"真正的完全的独立只有靠战争才能赢得，我们凭谈判就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他们怎么还奢望我们通过嘴巴，得到比这更多的东西呢？"

"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前途吧！"冒出一个烦躁不安的声音。

"考试迫在眉睫，五月份不讨论前途问题，我们还是省点心吧……从今天开始我不到学院里去了，以便有充裕的时间复习功课。"

"慢着！职位不会等着我们，法学院和文学院毕业的前途是什么呢？不就是当跑腿的或当秘书吗？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还是议论议论前途吧。"

"特权已经取消，大门即将畅开。"

"大门畅开？要进门的比能进门的多呀！"

"你们听我说，过去大学的门对这些学生关闭，纳哈斯让他们进了大学；原先他们受欺凌总也过不了关，纳哈斯让他们顺利通过了。既然这样，他难道就不能聘用我们吗？"

花园的远处出现了几个姑娘，大家不说话了，都把头转向她们。一共有四个姑娘，她们走出校门，正朝吉萨省[①]方向走去。他们的眼睛还辨不出她们的脸，但她们正在慢慢走来，给他们带来看清她们的希望，因为她们走的路正是他们这几个人坐着的北面。姑娘们走近了，这些男生把她们的名字和所在的学院一一说了出来。一个是法学院的，三个是文学院的。艾哈迈德注视着其中的一位，自言自语道："阿莱维娅·萨布里！"这个名字吸引了他的心。那是一个具有埃及和土耳其女性美的姑娘，中等个子、苗条身材，皮肤雪白、头发乌黑，两只大大的黑眼睛和弯弯的眉毛，有着一种高尚的气质和贵族风度。她还是他高中的同学。他还知道——调查者总能获得各种信息——她和他一样，在社会学专业里注册。他还没有机会和她交谈过一句话，但是从他看到她的第一眼起，他就对她有了兴趣。他虽然一直对纳伊曼的容貌赞叹不已，但从来没有动过心。这个姑娘却不同，看来这是预兆，不久的将来是否能建立精神上和感情上的友谊呢？

姑娘们从眼前一消失，哈勒米·阿扎特就说：

① 开罗的一个地区，金字塔就集中在那里。

"文学院不久就将变成一个女子学院了!"

"别和法学院的同学交往,"拉德旺·亚辛的目光对着围成半圆的文学院同学转了一圈,说道,"他们老是在课间休息时到文学院去,目的不可告人!"

说完他纵声大笑,不过此刻他心里并不高兴,刚才关于姑娘们的谈话,在他心里引起了波动和伤感。

"为什么姑娘们愿意进文学院呢?"

"因为教师这个职业最适合她们。"

"这是一方面,"哈勒米·阿扎特说,"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也适合女性,因为诗歌、小说就和涂口红、修指甲、描眼睑属同一类别!"

大家哄堂大笑,连艾哈迈德和其他文学院的学生也都笑了,尽管他们也抗议。艾哈迈德说道:

"这个不公正的说法也适合于医学,因为搞护理的都是女性。但有条真理尚未在你们心里扎下根,那就是男女是平等的。"

"我们在说妇女和我们是平等的,"阿卜杜·蒙伊姆微笑着发表看法,"我不知道这是褒还是贬。"

"如果是指权利和义务,那是褒而不是贬。"

"除了遗产外,伊斯兰教是主张男女平等的。"阿卜杜·蒙伊姆下结论说。

"即使在奴役性方面也是男女平等的!"艾哈迈德嘲讽地说道。

阿卜杜·蒙伊姆勃然大怒,说道:

"你们不了解自己的宗教,这就是悲剧!"

哈勒米·阿扎特侧过头来望着拉德旺·亚辛,笑着问他:

"你对伊斯兰教了解些什么?"

"那么你对伊斯兰教又了解些什么?"另一个人又用同样的语气问他。

阿卜杜·蒙伊姆问他的弟弟艾哈迈德:

"你呢,你知道些什么?不懂不要胡诌!"

"我知道它是一种宗教,这就够了,"艾哈迈德不动声色地回答,"我不相信任何宗教。"

阿卜杜·蒙伊姆不以为然地问: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宗教都是无稽之谈呢?"

"难道你有证据证明它们都是真理?"

"我有,每个信士都会有的,但我先问你,你是怎样生活的?"阿卜杜·蒙伊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坐在他们兄弟俩中间的那个小伙子惊慌地来回看着他俩的脸色。

"凭我个人的信仰,我信仰科学、人道主义和明天,相信我的义务最终是为建立一个新社会铺平道路。"

"你破坏了人最基本的东西!"

"不,应该说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信仰不是一种力量的象征,而是一些人的错误,他们反对有意义的新生活。我小的时候适合我的东西,我长大了就要去改变它。既然人是大自然和人类自己的奴隶,那就要用科学和发明来战胜对大自然的奴性,同时依靠先进的主义去战胜对人的奴性。此外,人也是一种制止人类自由车轮前进的刹车!"

"背叛宗教轻而易举,"阿卜杜·蒙伊姆此时很透了兄弟艾哈迈德的想法,"那是个简单的逃脱办法,是在逃避一个有信仰的人对真主、对他本人和周围的人应承担的责任。不能说叛教的人比信教的人更强大。因此,我们与其是凭理智来选择信教或反教,还不如说是凭道德来进行选择……"

拉德旺·亚辛这时插嘴说:

"不要争得那么厉害了,你们作为亲兄弟,最好是一个党派的。"

突然,哈勒米·阿扎特冲动起来,他有时会神经质发作,怒火冲天的:

"信仰、人道主义、明天,全是废话!建立在科学上的制度应该是一切。我们应该相信一件事:根除人类所有的软弱性,尽管那是很残酷的。这样,人类才能成为纯洁的坚强的典范。"

"这就是在签署条约后华夫德党的新原则吗?"

哈勒米·阿扎特笑了,这一笑使他恢复了常态。拉德旺说:

"他不愧为华夫德党人,但是常常被突如其来的怪论弄得晕头转向,甚至会主张集体大屠杀。这说明他也许昨天一夜没有睡安宁!"

激烈争论产生了作用,大家都缄默不语。拉德旺对此很高兴,他纵目远望四周的人,又仰头注视天空中翱翔的鹞鹰,或远眺那一片片的枣椰林。所有的人都表明了观点,有的观点甚至攻击到了造物主。不过,他只能把在心底里翻腾的想法埋藏起来。它是一个威胁着他的可怕秘密,使他像个受驱赶的异乡人。是谁将人分为正常的和变态的呢?你怎么既参加争论又当裁

判呢？我们为什么常常嘲笑不幸者呢？他对阿卜杜·蒙伊姆说道：

“别生气了，宗教自有真主在保佑它。你最多过九个月就要当爸爸了！”

真的吗？

“我宁愿让真主生气，也不愿让你生气！”艾哈迈德与哥哥开玩笑说，以消除他满脸的怒容。

接着，艾哈迈德心里在嘀咕：哥哥不管是否真生气，回到怡心园胡同时就有人体贴他。我是否有一天回怡心园胡同时，能在一楼见到阿莱维娅呢？

他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但谁也不会猜到他笑的真正原因。

二十一

显然，今天阿卜杜·拉希姆·尔撒帕夏的家里有不同寻常的活动。花园里站着很多人，大堂里坐着不少人，许多人进进出出。两人快到帕夏家时，哈勒米·阿扎特拍了拍拉德旺的胳膊，高兴地说：

“我们并不像他们的报纸所称的那样没有支持者。”

当他俩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朝里走时，有几个青年人正在高呼：“团结万岁！”拉德旺激动得脸都红了，和他们一样兴奋，但是他忐忑不安地问自己：“我来这儿，会有人怀疑我还有除了政治以外的其他原因吗？”有一次，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哈勒米·阿扎特，哈勒米·阿扎特告诉他：“只有胆小怕事的人才会受到怀疑！你要昂首阔步朝前走。一个要为公众生活作奉献的人不应过分在乎别人说什么。”接待大厅里坐得满满的，有学生、工人和华夫德党领导机构的一些成员。阿卜杜·拉希姆·尔撒帕夏坐在大厅中央，一反常态地皱着眉头，一副冷峻严肃的样子，像一位大政治家。他们走上前去，帕夏稳重地站起来迎接他们，与他们握手，并指着座位让他们坐下。刚才因帕夏起身而中止谈话的那个人，坐在那里把话说下去：

“舆论界最感到突然的是新的内阁成员名单上没有纳格拉希！”

阿卜杜·拉希姆·尔撒帕夏接口说：

“政府垮台时我们就估计会出事情，尤其是意见分歧已经传开，连咖啡



馆里都在议论纷纷。但纳格拉希不同于其他华夫德党人。华夫德党以前也开除过不少人，都是无足轻重的，而纳格拉希则非同一般。你们别忘了，纳格拉希还意味着有艾哈迈德·马希尔[1]，他们可代表华夫德党，那是个勤奋的党，战斗不懈的党。你们去问问绞架、监狱和炸弹吧。这一次的冲突并非让离党者蒙受耻辱，而是为政是否廉洁的问题。如果警告不幸言中，华夫德党发生分裂，那被人们唾弃的不是纳格拉希和艾哈迈德·马希尔，而是华夫德党！"

"穆克拉姆·欧贝德[2]终于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这句话在拉德旺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他难以相信，在纯粹的华夫德党的内部会议上，华夫德党的领导人竟会被这种方式进行攻击。冷不防又有一个人说：

"帕夏阁下，穆克拉姆·欧贝德是这帮坏人的头。"

"其他人也不是干干净净的！"阿卜杜·拉希姆·尔撒帕夏说。

"但他容不得竞争，他想独自一个人控制纳哈斯，如果没有艾哈迈德·马希尔和纳格拉希，那就真的没有人挡他的路了……"

"如果能排挤掉纳哈斯，他一定会亲自这么做的。"

"希望你们嘴下留情，"在座的人中有个年长者发表意见，"事情也许会恢复正常的……"

"没有纳格拉希参加的内阁组成后还能正常吗？"

"一切都是可能的。"

"在赛阿德·宰格鲁勒时代这倒是可能的，而纳哈斯是个刚愎自用的家伙，他一旦头脑发昏……"

这时有个人急步走进大厅，帕夏在客厅中央迎接他，两人热烈拥抱，帕夏问道：

"什么时候回来的？亚历山大那边情况怎么样？"

"好极了，好极了！纳格拉希在西迪·嘉比尔车站受到人民空前的盛大

[1] 艾哈迈德·马希尔（1888—1945），埃及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早年留学法国获博士学位。华夫德党执政时曾任教育部长。《埃英同盟条约》签订后，他另建赛阿德党。

[2] 穆克拉姆·欧贝德（生卒年不详），时任华夫德党总书记。后因与纳哈斯发生冲突而被解除职务。1944年他参加艾哈迈德·马希尔组成的联合政府，任财政大臣。

欢迎，有觉悟的群众都发自内心地向他欢呼，大家都义愤填膺，人人情绪激昂，要求为政廉洁，他们高呼：‘廉洁的纳格拉希万岁！’‘赛阿德之子纳格拉希万岁！’许多人高呼：‘整个民族的领袖纳格拉希万岁！’……”

那个人慷慨激昂地说着，许多人随着他高呼口号，帕夏不得不挥手让大家安静下来。那个人继续说：

“舆论对这次内阁极为不满，对把纳格拉希排斥在外怒气冲天。纳哈斯已经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甘愿支持魔鬼去反对圣洁的天使……”

“现在是在八月，”这时，阿卜杜·拉希姆·尔撒帕夏说，“十月份大学就开学了，到那时决战一场吧！我们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做示威游行的准备，要么让纳哈斯回心转意，要么让他坠入深渊。”

哈勒米·阿扎特立即说：

“我可以肯定，到时候学生的游行队伍会涌向纳格拉希的府邸。”

“凡事都需要组织，”阿卜杜·拉希姆·尔撒帕夏说，“要把学生中支持我们的人集合起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据我所知，肯定还会有许多议员和谢赫参加到我们队伍里来。”

“纳格拉希是华夫德党许多分会的创立者，你们别忘了这一点。现在，一封封向他效忠的电报像雪片似的白天黑夜飞向他的办公室。”

拉德旺在想：这世上发生了什么事？天哪，难道华夫德党要再一次分裂？穆克拉姆·欧贝德真的该承担分裂的责任吗？十八年来为其历史使命奋斗的华夫德党分裂，难道符合祖国的利益吗？

与会者研究了各种建议，尤其是关于宣传和游行的事情，然后陆续离去，整个大厅里只剩下帕夏、拉德旺和哈勒米·阿扎特。这时，帕夏邀请他俩去会客室坐坐，他们跟着帕夏，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很快有人给他们送来了柠檬水。不一会儿，门口来了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男子，拉德旺以前看见过他，认识此人，他叫阿里·穆哈朗，是帕夏的副手。从这个人的外貌上看，他天性喜欢开玩笑，是个冷面滑稽。他带来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长得眉清目秀，从那人蓬乱的头发、长长的鬓发和宽宽的领带上看来，那是个从事艺术的人。阿里·穆哈朗笑着走上前吻了帕夏的手，并与帕夏身边的两个小伙子握握手，然后介绍那个年轻人：

“阿提雅·朱达特先生，青年歌手，很有天赋，帕夏，我曾经向你谈起过

他!"

帕夏戴上刚放在小桌上的眼镜,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年轻人,然后微笑着说道:

"欢迎你,阿提雅先生。我听说过许多有关你的情况。这一次也许我们能听听你的歌声……"

阿提雅笑着回答了帕夏,然后坐了下来。这时,阿里·穆哈朗凑到帕夏耳边问道:

"伯父好吗?"

他们间不拘礼节时,他就这样与帕夏说话。帕夏微笑着回答:

"比你好一千倍!"

阿里·穆哈朗一反常态,严肃地说道:

"人们在英格鲁酒吧里议论,说以纳格拉希为首的民族内阁即将成立!"

帕夏露出政治家的微笑,咕哝道:

"我们都没有被任命为内阁成员呀!"

"在什么基础上组阁的?"拉德旺颇为不安,关切地说,"当然,我无法设想纳格拉希会像穆罕默德·迈哈姆德或易司马仪·西德基那样,靠政变上台。"

"政变?不!"阿里·穆哈朗说,"问题现在仅仅是说服大多数议员和谢赫站在我们一边就行啦。你别忘了,国王是支持我们的,阿里·马希尔[①]做事精明和周到!"

拉德旺又忧郁地问道:

"那我们最终不成了拥护王室的人吗?"

"可以那样说,但内容不一样,"阿卜杜·拉希姆·尔撒帕夏说,"法鲁格[②]国王不同于富阿德国王,现在的情况和过去的情况大相径庭。现在国王是个有爱国热情的年轻人,纳哈斯疯狂地攻击他是不对的!"

阿里·穆哈朗高兴地搓着手说:

---

① 阿里·马希尔(1882—1961),埃及政治家和法学家。先后担任教育部长、财政部长、司法部长,时任宫廷总管

② 法鲁格(1930—1965),埃及末代国王。1936年富阿德国王去世,次年法鲁格继承王位,1952年被纳赛尔领导的"七·二三革命"所推翻,流亡罗马,1965年去世。



"什么时候让帕夏当部长呢？你会不会选我当你的副手，就像现在你选我当你的副手一样？"

"不，我将任命你当监狱总长，"帕夏哈哈大笑着说，"你最称职的地方是监狱。"

"监狱？可是人们说监狱里关的都是年轻人！"

"也关着其他人，这样你就放心了吧！"

说到这里，他突然烦躁起来，大声喊道：

"我们已谈够了政治，请你们换换气氛吧。"

他转向阿提雅先生问道：

"你让我们听什么呢？"

"帕夏是个行家，你要把握命运啊，"阿里·穆哈朗代为回答道，"如果你被帕夏看中，广播的大门就为你畅开了。"

"我最近谱写了一首歌曲，它是由穆哈朗先生作词的，叫《他们给我定了亲，他们给他定了亲》。"阿提雅·朱达特柔声地回答。

帕夏瞟了他的副手一眼，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作歌曲的？"

"我不是在爱资哈尔学过七年吗？在那里，我钻研过音韵和诗律。"

"爱资哈尔和你那浪歌有什么关系？他们给我定了亲，他们给他定了亲！这个'他'是谁呀？爱资哈尔高才生阁下。"

"帕夏阁下，这个意思嘛，自然由你去想了！"

"你这个油嘴滑舌的人！"

阿里·穆哈朗喊佣人，帕夏问道：

"为什么要喊他？"

"让他为我们准备音乐会！"

帕夏一边站起身一边说道：

"等一等吧，让我做完宵礼再开始！"

阿里·穆哈朗笑着诡谲地说：

"我们的问候没有破坏你的小净吧？"

二十二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拄着拐杖,缓慢地挪动着脚步离开了家。他已今非昔比了,自从把店铺盘给他人后,一天就只离开家一次,尽量使自己的身体不过度劳累,他的心脏登楼梯时总感到憋得慌。虽然刚刚是九月,他已经穿上了羊毛衣服,因为他那消瘦的身体再也忍受不了些许寒意,过去,他肥胖健壮的身体在这种天气里最感心旷神怡。年轻时就陪伴他的那根手杖曾是堂堂男子的标志、绅士风度的象征,如今,却成了他慢步前进的支撑。他的心脏使他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十分吃力,但他仍然保持着过去那种衣着考究、举止大方的风度,仍然要穿高档的衣服,全身喷上扑鼻的香水,显示出老年人的持重和风度。他走近自己原来的店铺时,眼睛不由自主地朝它望了一眼。那块写着他和他父亲名字的挂了多年的店铺招牌,如今已被摘下来了,店铺的里里外外都变了样,现在成了一家专门出售和洗熨红毡帽的商店,里面放着机器和铜模具。他的眼前仿佛只有一块大招牌,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这告诉他,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努力奋斗、尽情享乐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他已进入暮年,正在离别充满希望的世界,迎接他的是衰老多病、等待死亡的日子。他的心紧缩起来,这颗心过去一直是、现在依然是那么热爱这个世界,热爱这世界上的欢乐,甚至连宗教的信仰在他看来也是一种乐趣,使他全身心的投入。直到今天,他还没有意识到,弃绝尘世和走向末日是一回事。

这家商店已不再是他的了,但他怎么能从脑海中抹去对它的回忆呢?它曾经是他活动的中心,引人注目之处,是他与亲朋好友相聚的地方,也是他的尊严和财富的来源啊! 你完全可以自我安慰道:"我把女儿嫁出去了,把孩子们培养大了,也看到了孙儿们,又有足够的钱颐养天年直到寿终正寝。我品尝了世间的甜蜜那么多年(真有那么多年吗?)该谢天谢地了。感谢真主是一种义务,永远感谢真主,但是眷恋之情真难了断啊! 祈求真主宽恕他过去的日子,过去他只知道生活——生活是一刻也不会停滞的——其



实是一种背叛，是对人的真正背叛。倘若这石头能开口说话，我一定会问它往事，请它告诉我，这个身体当初真的是强壮得可以撞倒大山吗？这颗衰竭的心脏当初真的是那么激荡吗？这张嘴当初真的是笑口常开吗？当初的感觉真的是无忧无虑吗？你当初在每个人的心里真的是这样一种形象吗？再一次祈求真主宽恕过去的日子吧！

当他慢步终于走到侯赛因清真寺时，他脱了鞋，一边诵念着《古兰经》开端章，一边进入清真寺。他径自走到讲道台旁边，看见穆罕默德·阿夫特和易卜拉欣·法尔正在等他。三位老友一起做了礼拜，然后离开清真寺去泰姆贝克什街看望阿里·阿卜杜·拉希姆。他们三个人都不再工作了，都在集中精力与疾病作斗争。但他们的情况比阿里·阿卜杜·拉希姆好得多，后者现在已经卧床不起了。艾哈迈德先生叹息着说道：

"我总觉得过不了多久，我坐车也去不了清真寺了……"

"有人早已如此了。"

"我真害怕会像阿里先生那样卧床不起，"艾哈迈德担心地说，"祈求真主让我爽快地死，别让我老得动不了。"

"祈求真主保佑你，也保佑我们大家免受折磨。"

艾哈迈德还是担心地说：

"额尼姆·哈米杜瘫痪在床快一年了，萨迪格·毛里迪遭同样的罪已经好几个月了，真主啊，如果我注定要走的话，祈求你保佑我快点走吧。"

穆罕默德·阿夫特嘿嘿地笑着说道：

"如果你净想这些，就要变成女人了。老兄，万物非主，惟有真主！"

三个人到了阿里·阿卜杜·拉希姆的家，走进他的房间，阿里抢先开了口，忧伤地说：

"你们比约定的时间来晚了，愿真主宽恕你们。"

阿里·阿卜杜·拉希姆的眼睛里露出对卧床厌倦的神色，只有老友们来时才露出一点笑容。他告诉他们：

"我整天什么事也做不了，只好听收音机。要是埃及至今还没有收音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收音机里的东西我都爱听，就是我几乎听不懂的讲座也爱听。我们尽管上了年纪，可并没有老到该受这种折磨的地步，我们的祖辈像我们这样的年纪还在结婚呢！"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又来了幽默的劲头，说道：

"好主意！我们再结一次婚怎么样？或许它可以使我们恢复青春，去掉身上的疾病！"

阿里·阿卜杜·拉希姆露出微笑——他尽量避免笑出声，以免引起咳嗽，影响他的心脏——立即附和道：

"我同意！你们给我挑选一位新娘，但要实事求是地告诉她：新郎不能动弹，然后让她决定……"

这时，易卜拉欣·法尔仿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立即说：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将比你先看到曾孙子，他的外孙女要生孩子了，求真主让他延年益寿！"

"预先祝贺你了，艾哈迈德！"

但艾哈迈德却皱起了眉头，坦言道：

"纳伊曼确实怀孕了，可我很不放心。我记得她出生时医生说她心脏有问题。我一直想忘掉这件事，但办不到……"

"你真是个不虔诚的人！你什么时候也开始相信医生的预言了？"

艾哈迈德哈哈大笑着说：

"就是从那次我违背医嘱没有吃药，结果失眠到天亮之后……"

"那么真主的仁慈呢？"阿里·阿卜杜·拉希姆问道。

"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艾哈迈德赶紧诵念道，然后纠正自己的话：

"我对真主的仁慈不会忘记，但是越是担心就越害怕。阿里啊，说老实话，我放心不下的还不是纳伊曼，而是阿依莎。阿依莎是我一生中最担忧的人，她实在是不幸和可怜啊。如果纳伊曼有什么不测，阿依莎就孤苦伶仃地留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也会失去阿依莎的。"

"有真主在，"易卜拉欣·法尔说，"真主是最关怀人的。"

几个人久久地沉默不语，最后还是阿里打破了沉默：

"在你之后，轮到我要看到重孙子了，我的孙女也快生了。"

"让真主宽恕这些姑娘们，她们长大了，让她们的亲人变老了。"艾哈迈德笑着说道。

"老头儿，"穆罕默德·阿夫特大声叫道，"你得承认自己老了，别再否认



这个事实了!"

"别大声嚷嚷,我怕自己的心脏听到你的话后会受不了。我的心变得像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娇嫩……"

易卜拉欣·法尔遗憾地摇晃着脑袋,感慨地说:

"去年真是难熬的一年啊!我们大家都吃足了苦头,没有一个人太平无事,好像预先商量好了似的!"

"那就照阿卜杜·瓦哈卜唱的那样:让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

大家都笑了。阿里·阿卜杜·拉希姆突然改变了语气,一本正经地问道:

"这是真的吗?我是指纳格拉希的所作所为都是真的吗?"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阴沉着脸,叹息道:

"我们多么希望身体能恢复正常啊,祈求伟大的真主宽恕。"

"我们一辈子共同奋斗的兄弟情谊全要丧失了!"

"在这种日子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会丧失的。"

"任何事都不会像纳格拉希离开华夫德党那样让人伤心的,"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又说,"内部争论不应该到这种程度呀!"

"你觉得等待他的是什么结局呢?"

"还能有什么好结局,巴希勒和夏姆西都在哪儿?进行圣战的伟人已经毁灭了自己,艾哈迈德·马希尔倒站稳了脚跟。"

穆罕默德·阿夫特这时颇不耐烦地说:

"别扯这种无聊的事情了!我几乎不再关心政治了!"

易卜拉欣·法尔冒出一个想法,便笑嘻嘻地问道:

"我们倘若——但愿不这样——也像阿里先生那样卧床不起,那我们怎样见面和聊天呢?"

"真主保佑,你别瞎说!"穆罕默德·阿夫特喃喃低语道。

艾哈迈德大声笑着说:

"一旦这话不幸言中,我们就通过收音机来交流,就像'萨哈姆'爸爸通过收音机和孩子们讲话一样!"

大家捧腹大笑。穆罕默德·阿夫特掏出怀表看了一眼,阿里急了,连忙说道:

"你们再和我坐坐,等一会儿医生上门来诊治,你们听听他说些什么,这

该死的病,该死的日子!”

二十三

奥利亚街上的商铺都关上了门,行人稀少,寒风刺骨。时间已是十二月中旬,这一年的冬季来得特别早。凯马勒没费多大的劲就把利雅得·格尔达斯吸引到了侯赛因街区。是的,这个青年人对侯赛因街区十分陌生,但他现在颇有兴趣在这个区的各处走一走,到咖啡馆里坐一坐。他俩在《思想》杂志社相识以来已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俩每个星期都要见上一两次面,假期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见面,不是在杂志社里,就是在两宫间街的凯马勒家里或位于孟西亚·贝克里街的利雅得的家里,或者一起泡伊马德丁咖啡馆,要不就是在大侯赛因咖啡馆。过去那家艾哈迈德·阿卜杜胡咖啡馆已经拆除,永远不再存在了,他们就常去大侯赛因咖啡馆。他俩都珍惜这份友谊,凯马勒有一次对自己说:“我失去侯赛因·夏达德已许多年了,一直没有新的朋友,现在总算有了利雅得·格尔达斯。”和利雅得·格尔达斯在一起时,凯马勒的精神就来了,在思想交流中感到兴奋不已。他们虽然不是一个人,但看起来是互为补充的。他们间的友谊始终是一种默默沟通的、心照不宣的感情。他们俩谁也没说过“你是我的朋友”,或者说“没有你,我无法想象怎么生活”,但他们却是心心相印的挚友。尽管天气寒冷,他们还是想一起散步,决定步行去伊马德丁咖啡馆。那天晚上,利雅得·格尔达斯的心情并不好,他激动地说:

“宪法危机竟以人民的失败而告终,纳哈斯下台就是人民在与王室的历史性的斗争中失败了。”

“现在可以证明,法鲁格和他父亲一个样。”凯马勒遗憾地说。

“这事的责任不在法鲁格一个人身上,这场阴谋是人民的宿敌策划的,是阿里·马希尔和穆罕默德·迈哈姆德一手操纵的。令人伤心的是,人民队伍中的两个人——艾哈迈德·马希尔和纳格拉希跑到敌人那边去了。倘若国家里清除了叛徒,国王就找不到帮他去侵占人民权利的人了。”



利雅得·格尔达斯沉吟片刻后继续说：

"今天要战胜的不是英国人，而是人民与国王针锋相对。独立并不是一切。人民有享受主权和人权的神圣权利，人的生命万岁，而不是奴隶的生命万岁！"

凯马勒并不像利雅得·格尔达斯那样沉湎于政治之中。是的，他怀疑不能摧毁他的政治信念，他还处在感情之中，他相信人民有各项权利，但他的理性却不知道这些权利落实在什么地方。他头脑里一会儿说要有"人权"，一会儿又说"适者生存，群众只是一群羊"，甚至还说"共产主义就不是值得一试的经验吗？"他的心里始终对人民怀有感情，这种感情自幼伴随着他，并与对怀念法赫米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对利雅得·格尔达斯来说，政治是他思想活动的根本精髓。他又说道：

"难道我们能够忘掉穆克拉姆·欧贝德在阿比丁宫广场所受的侮辱吗？这是一场罪恶的倒戈，是对整个民族的辱骂、诽谤和吐唾沫！盲目的仇恨使有的人在欢呼，真是可悲呀！"

"你在为穆克拉姆·欧贝德打抱不平！"凯马勒开玩笑道。

"所有的科卜特人都是支持华夫德党的，"利雅得·格尔达斯毫不犹豫地说，"因为华夫德党是一个完全的民族主义政党，并不像祖国党是亲土耳其的宗教政党。华夫德党这个爱国主义政党要使埃及成为所有埃及人的自由的国家，而不管他们的种族和信仰。人民的敌人则要以种族和信仰划线，所以，在西德基执政期间，科卜特人始终是被迫害的目标。从今天开始，他们又将遭遇迫害。"

凯马勒喜欢这种坦率的谈话，这说明他们间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但他还是开玩笑地问道：

"又谈科卜特人了！你不是只信仰科学和艺术的吗？"

利雅得·格尔达斯不吱声了。他们已经走到爱资哈尔大街，那里寒风呼啸，砭人肌肤。他们往前走，路过贝斯布赛商店，凯马勒请朋友吃果仁酥，不一会儿两个人各自端了一小碟，待到一边吃了起来。这时，利雅得·格尔达斯说道：

"我是个追求自由的人，又是科卜特人，我这个科卜特人是个无宗教信仰的人。我常常觉得，基督教不是宗教而是爱国主义。也许，我这么说自己

的感觉有点语无伦次。但是慢着，忘却自己的民族难道不是胆小怕事吗？只有一件事可以让我把这种内心的矛盾忘掉，那就是为赛阿德·宰格鲁勒所主张的埃及民族主义而献身。从宗教上说，纳哈斯是穆斯林，但他也是百分之百的民族主义者，在他面前我们只感觉到自己是埃及人，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我本可以幸福地生活而不被这些想法扰乱心境，但是现实的生活却让人有一种责任。"

凯马勒一边吃一边思索着，胸中百感交集。利雅得·格尔达斯那种纯埃及人的容貌使他想起法老王的雕像，在他心里引起各种各样的遐想。"利雅得·格尔达斯的立场光明磊落是不容否认的。我本人在理智和心灵中间是个人格分裂的人，他也是如此。少数民族怎么能生活在压迫他们的多数民族之中呢？崇高的使命一般都以它能否为人类带来幸福来衡量，首先就体现在能否携手帮助被压迫者。"

"请勿见怪，"凯马勒说道，"我长这么大都没有碰到过种族歧视问题。小时候母亲就教育我要热爱所有的人，后来又在一个革命的没有民族偏见的环境中长大，所以不了解这个问题。"

他们又一起走着，利雅得·格尔达斯说：

"真盼望什么问题也不存在，但我遗憾地直言相告，我们成长的家庭中，不会没有令人痛苦的回忆。我不是个有偏见的人，但是只要有人蔑视了地球上偏远地方——当然不是在他家中——人的权利，那他就是蔑视整个人类的权利。"

"这话说得好！毫不奇怪，真正的人类使命常常是从少数人那儿开始的，或者说是从那些为少数人着想的人的良知开始的，但总有人持有偏见。"

"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到处都有。人是新生的，动物是古老的，他们在你们那儿说我们是可诅咒的异教徒，在我们这儿又说你们是蛮横霸道的异教徒，他们说自己是埃及帝王的后裔，因为他们付了人头税，维护了原来的宗教信仰。"

凯马勒纵声大笑起来，说道：

"我们这么说，你们那么说，你认为分歧的根源是宗教呢，还是人永远好斗的本性？穆斯林并非铁板一块，基督教徒也不是团结一致的。你会看到，



十叶派[①]和逊尼派[②]之间、希贾兹[③]人和伊拉克人之间的争论不断，就像华夫德党人和自由立宪党人之间、文科生和理科生之间、国家俱乐部和塔尔萨纳俱乐部之间的争论不会停止一样。尽管如此，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日本地震的消息都会十分悲痛的！听着，你为什么不在你的小说中解决好这个问题呢？"

"科卜特人和穆斯林之间的问题吗？"利雅得·格尔达斯沉默片刻，然后说，"我怕引起误会……"

他又沉默一会儿才接着说：

"再说你别忘了，虽然我们正处在黄金般的时代里，但阿卜杜·阿齐兹·贾维希[④]谢赫不久前还建议，穆斯林要用我们的人皮做他们的皮鞋……"

"我们怎样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幸运的是，它已经与全体人民的问题溶为一体，今天科卜特人的问题就是人民的问题，人民如果受压迫，也就是我们受压迫，人民如果获解放，也就是我们得到解放。"

幸福与和平多么令人梦寐以求。你的心只为爱而跳动，我的理性什么时候能知道爱呢？什么时候我能用外甥阿卜杜·蒙伊姆的口吻说"是的，我恋爱了"呢？我和利雅得·格尔达斯的友情教会我如何去阅读他的小说。但是，当我发现哲学本身只是一座座不适宜居住的豪华宫殿时，又怎能去相信艺术呢？

利雅得·格尔达斯偷偷瞅着他，冷不防问道：

"你现在想什么？你要相信我！"

凯马勒知道他的言外之意，便坦率地回答：

---

① 一译"什叶派"，原意为"追随者"，专指拥护阿里的人。伊斯兰教内与逊尼派对立的教派。穆罕默德去世后，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原为阿里追随者组成的政治集团，后演变成宗教派别。

② 原意为"遵守逊奈者"，全称"逊奈和大众派"，自称"正统派"。伊斯兰教教徒最多的一个教派，与十叶派对立。穆罕默德死后，围绕争夺继承权问题，伊斯兰教内部开始分裂，后逐步形成此派。

③ 沙特阿拉伯的西部地区，朝觐地麦加的所在地区。

④ 阿卜杜·阿齐兹·贾维希（1876—1929），曾任埃及《旗帜报》主编，因撰文抨击英国占领者及其走狗而数次被捕入狱。后参与创建穆斯林青年会，脱离埃及民族运动的主流。

“我正在想你的小说。”

“你不会因为我直言不讳而难过吧?”

“我? 愿真主宽恕你!”

他抱歉似的笑了,然后又问道:

“你读过我最近的一篇小说吗?”

“读过,写得很风趣。我仿佛觉得艺术是一项没有用处的活动。顺便说一下,一本正经和玩世不恭,哪个对人类生活的危害更大? 你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除了科学家外,你或许是最通晓科学的人,但你的精力全都浪费在小说创作上,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你学了科学有什么用呢?

“我从科学中知道了艺术要崇拜真理、忠于真理,不管有多么痛苦,都要勇敢地面对真理,要廉洁执政,对一切要宽大为怀……”

夸夸其谈,但是这些话和小说的娱乐性有什么关系呢? 利雅得·格尔达斯注视着他,从他的脸上看到了怀疑的神情,便哈哈大笑着说:

“你对艺术有误解。不过令我欣慰的是,世界上的事不可能都让你怀疑,我们用理智来观察世界,但用心在生活。比如你,尽管你怀疑一切,但你在爱,在交往,在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你在做这些时,都有一种感情的原则,或是有一种没有感情的、不亚于信仰的力量。艺术就是要表现人类世界,为此,文学家用自己的艺术在世界舆论战中作出贡献,艺术由他的手变成了世界斗争中的武器,艺术不可能是一项没有用处的活动。”

这是在捍卫艺术,还是在捍卫艺术家的价值? 倘若卖果仁的小贩有辩论口才的话,他一定能证明自己在人类生活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万物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任何事物都不存在绝对的价值。此刻,世上有多少万人在撒手人寰,又有多少婴儿呱呱落地? 同时,又有多少孩童为丢失玩具而号啕大哭,又有多少相爱的人在为世上的烦恼倾诉衷肠? 我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

“说起世界舆论战,”凯马勒说,“我告诉你,它在我们家里就有个小小的缩影,我有个外甥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另一个则是共产主义者!”

“应该说它在每个家庭里早晚都会有缩影。因为我们不再生活在螺蛳壳里了,难道你本人就没有思考过这些事情吗?”

“在唯物主义哲学课程里,我读过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我也读了关于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书。"

"你在阅读,在理解,是个不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但愿你走出这种状态的那天就是你获得新生的愉快日子。"

凯马勒对这种看法大为不悦,它一方面是一种尖酸刻薄的批评,另一方面又不乏真知灼见。于是他避开对此发表评论,说道:

"我们家中无论是那个共产主义者还是那个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其实他们对自己的信仰也缺乏彻底的了解!"

"这种信仰是一种意识,不是科学。今天最普通的基督教徒对基督教的了解也比烈士们对自己事业的了解透彻得多,你们伊斯兰教的情况也是如此。"

"你相信这些主义中的哪一种呢?"

利雅得·格尔达斯思索片刻后回答道:

"毫无疑问,我鄙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一切独裁制度,至于共产主义则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种族、宗教纷争悲剧和阶级斗争的世界,但是我首先关心的是把精力集中在艺术上。"

"可是伊斯兰教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创造了你所说的那种世界。"凯马勒的声音中带有一种宣传。

"不过那是宗教,共产主义是科学。宗教嘛,都是神话。"利雅得·格尔达斯然后微微一笑,补充说,"我们是和穆斯林打交道,不是和伊斯兰教打交道。"

虽然天寒地冻,但富阿德大街上依然人很多。利雅得·格尔达斯忽然站住脚步,问道:

"晚餐吃通心面再要些上等葡萄酒,你看怎么样?"

"在人来人往的地方我是不喝酒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去欧卡什咖啡馆吧。"

"你怎么受得了这样的严肃较真呢?"利雅得·格尔达斯笑道说,"戴眼镜,留胡子,还要顾及这么多传统风俗!你的思想已经摆脱了任何束缚,可你的肉体却被牢牢地禁锢着。你至少在身体力行上当个教师是无愧的!"

利雅得·格尔达斯提到他的身体,这让凯马勒想起一件令他痛苦的往事:他参加一位同事的生日聚会,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这时有人向他发起

人身攻击,取笑他的脑袋和大鼻子,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提到他的大鼻子和脑袋,就使他想起了阿依黛和过去的那些日子。是阿依黛首先讥笑他的大鼻子和脑袋,奇怪的是,爱情一旦消失便是无影无踪,只留下痛苦的痕迹……

“走吧,让我们边喝葡萄酒边谈小说艺术吧,”利雅得·格尔达斯抓起凯马勒的胳膊,说道,“然后再去邵海里胡同嘉丽莱太太的家,你如果称她为姑妈,那我就叫她姨妈吧。”

二十四

怡心园胡同,更确切地说,是阿卜杜·蒙伊姆·肖克特的住房里正在忙碌着。卧室里,艾米娜、海迪洁、阿依莎、宰努芭和负责接生的医生正围在纳伊曼的床边;客厅里,陪伴阿卜杜·蒙伊姆坐着的有他的父亲易卜拉欣、弟弟艾哈迈德,以及亚辛和凯马勒。亚辛与阿卜杜·蒙伊姆开玩笑说:

“下次你可要算计好,别赶在你正在准备大考的时候让妻子生孩子……”

时间是四月下旬,阿卜杜·蒙伊姆不仅欣喜若狂,而且疲惫不堪和忧心忡忡。从关着的房门里传出的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使人听了不寒而栗。阿卜杜·蒙伊姆叹息道:

“怀孕使她精疲力竭,人衰弱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脸上几乎没有一点血色……”

亚辛舒适地打着饱嗝,说:

“这都是正常的事,女人们都是这样。”

“我还记得生纳伊曼时的情形,”凯马勒笑着说道,“当时难产,阿依莎吃足了苦头,痛得直叫。我和赫利勒也是站在这个地方……”

“这么说,难产也会遗传?”阿卜杜·蒙伊姆问道。

亚辛用手指着上方说:

“愿真主保佑她顺产。”

“我们请来了这个区有名的女医生，”阿卜杜·蒙伊姆说，“原来我妈妈要请那位给我们接生的接生婆，但我坚持要请医生，她肯定更卫生、更熟练。”

“当然该请医生，”亚辛说，“虽说生孩子是听真主的命令，受真主的关心。”

易卜拉欣·肖克特点燃一支烟，说道：

“她从一大早就开始阵痛，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了，可怜的人哪，她长得弱不禁风，祈求真主帮助她度过难关。”

说着他那无神的目光扫视着在座的人，尤其看了看他的两个儿子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说：

“啊，但愿都能记住母亲生养的痛苦！”

“爸爸，”艾哈迈德嬉皮笑脸地问，“你怎么能要求婴儿记住这些呢？”

“要是你知恩的话，那就不能单靠记忆了。”易卜拉欣·肖克特责备道。

叫声中断了，关着门的卧室里一片寂静，大家的脑袋不约而同转向那个方向。过了一会儿，阿卜杜·蒙伊姆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走到门前敲了几下，门开了一条缝，露出海迪洁胖乎乎的脸。他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母亲，想把头伸进去看一看，但被母亲的手推了出来。她告诉他：

“孩子还没生出来。”

“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到真正临盆的时候？”

“医生比我们更清楚，放心吧，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吧。”

门又被关上了，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坐在他身边的父亲正对他的担心说道：

“原谅他吧，他是第一次碰到生孩子。”

凯马勒想暂时忘却这事，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消息报》，开始看起来。艾哈迈德说：

“广播里公布了选举的最后结果，”说着他讥消地一笑，“那是多么可笑的结果！”

“华夫德党人当选的有多少？”父亲心不在焉地问道。

“我记得是十二人。”

接着，艾哈迈德对亚辛舅舅说道：

“舅舅，看在拉德旺兴高采烈的份上，也许你也很高兴吧？”

“他又不是部长，也不是议员，”亚辛轻蔑地耸耸肩说，“这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易卜拉欣·肖克特笑着说道：

“华夫德党人原以为选举中作弊的时代已经结束，谁知夏哈卜丁比他哥哥还要臭!”

“看来例外成了在埃及的法则!”艾哈迈德气愤地说。

“这次连纳哈斯和穆克拉姆都落选了，这难道不是开玩笑吗?”

这时，易卜拉欣·肖克特有点严肃地说：

“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他们对国王太没礼貌了，国王们都有自己的尊严，但这事也不能一报还一报。”

“我们国家就需要有对国王不讲礼貌的猛药，这样才能使他从长期昏沉中清醒过来。”艾哈迈德强调道。

“可他们还会打着虚伪的议会幌子，把走狗重新捧上绝对统治的地位，”凯马勒说，“这场试验结束，我们会发现法鲁格像富阿德一样强硬和专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这些都是某些人一手策划的。”

亚辛笑了，然后像澄清似的解释说：

“凯马勒，虽然法鲁格小时候像沙辛、阿德里、萨尔瓦特和海德尔一样，是个亲英分子，但后来他还是转变成一个拥护华夫德党的人。”

“假选举，国内每个人都知道选举是假的，”凯马勒扫视大家一眼，尤其盯着艾哈迈德看，一本正经地说，“尽管如此，还得承认选举有效，由他们来管理国家。这就是说，人民心里有个共识：议员们是盗贼，他们窃取了席位；大臣们是盗贼，他们窃取了高位；政府和政权也是假的，骗人的。就这样，盗窃、作假、欺骗都成为合法的东西。那么，普通老百姓违背了原则和道德，相信虚伪和机会主义，难道这不是情有可原吗?”

“让他们去统治吧，”艾哈迈德慷慨激昂地说，“坏事中也有好的一面。最好让我国人民也受一次凌辱：他们热爱和信任的掌权者欺骗了他们，没有实现他们真正的理想。我只要想到这一点，我的态度便会转向欢迎像穆罕默德·迈哈姆德、易司马仪·西德基这样的专制统治者……”

凯马勒注意到阿卜杜·蒙伊姆像平常那样不参加他们的谈话，便想把他吸引过来，问道：

“你为什么不说说你的看法呢?”

阿卜杜·蒙伊姆无谓地一笑,回答道:

“今天让我当听众吧。”

“快活些吧,”亚辛笑着说,“别让孩子一生出来就见到你愁眉苦脸,便想再回到娘胎里去了!”

亚辛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动作,凯马勒立即明白他打算找理由溜之大吉。对呀,喝咖啡的时间到了!他“夜游”的习惯是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的。凯马勒想陪他一起离开,因为他没有必要再待在这里。正当他观察着亚辛准备站起身时,突然从纳伊曼卧室里传出一声尖厉的惨叫声,那是从人的心底里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叫喊,紧接着又是一阵大喊大叫。男人们沉默不语地把目光投向卧室的房门。最后,易卜拉欣打破沉默,轻声祈求道:

“祈求真主保佑,但愿这是最后一次阵痛了。”

真会是最后一阵吗?喊叫声一阵接着一阵,大家紧张得目瞪口呆。阿卜杜·蒙伊姆吓得面如死灰。喊声又一次沉寂下来,没过多久,又是一阵喊叫,不过这次是有气无力的,仿佛是拼命挣扎的声音,也像从已经破碎的心中发出的喉头咕噜声。阿卜杜·蒙伊姆脸色十分难看,需要鼓足勇气才能坚持住。亚辛说:

“你所听到的,就是难产的通常情况。”

“难产!难产!”阿卜杜·蒙伊姆的声音打着颤,“但是,为什么会难产呢?”

房门被拉开,宰努芭出来后又把它关上。大家注意着她,她走到亚辛面前站住,说道:

“一切正常,但女医生为防万一,希望你们去请赛义德·穆罕默德医生来。”

阿卜杜·蒙伊姆站起来问道:

“毫无疑问非得去请赛义德·穆罕默德医生不可了,请告诉我,她情况怎么样?”

“一切正常,如果你想让大家更放心的话,那就赶快去请医生吧!”宰努芭不动声色地强调说。

阿卜杜·蒙伊姆分秒必争地跑进自己的房间，穿好衣服走出去，艾哈迈德跟了过去，随后两人一起去请医生。这时亚辛问宰努芭：

"发生了什么事情？"

宰努芭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担忧的神色，回答道：

"这个可怜的人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祈求真主帮助她。"

"女医生没说什么？"

"她说得请正规大夫来！"宰努芭无奈地说。

宰努芭走回产妇房，身后留下了一片令人心神不宁的浓重阴影。

"那个医生住得远吗？"亚辛问道。

"就在阿特贝街上你常去的那家咖啡馆的大楼上面。"易卜拉欣·肖克特回答道。

响起一声惨叫，吓得大家张口结舌。难道又是阵痛吗？医生什么时候来呀？又是一阵喊叫声，大家更加紧张了。突然亚辛恐慌地喊起来：

"这是阿依莎的声音！"

大家仔细一听，果然是阿依莎的声音。易卜拉欣奔过去敲敲房门。门开了，露出宰努芭苍白的脸。他急切地问道：

"怎么啦？阿依莎太太怎么啦？让她离开这个房间会不会好些？"

"不，"宰努芭一边咽了口水，一边说，"情况很糟糕，易卜拉欣先生。"

"发生了什么事情？"

"突然，她……你看……"

不到一秒钟，三个男人同时站到卧室门口往里看。纳伊曼躺在床上，毯子盖到胸口，她的姨妈、外婆和那个土医生围在她的床边。她的母亲伫立在屋子中央，一双无神的眼睛远远地望着女儿，仿佛已经失去了知觉。纳伊曼闭着双眼，胸部一起一伏，好像她与静卧在床上的身体的其他部分已没有联系，脸色惨白犹如死人一般。土医生在大声呼喊："医生快来呀！"艾米娜高声祈求："真主啊！"海迪洁用惊慌的声音连声呼唤："纳伊曼……快回答我……！"而阿依莎则一声不吭，好像这事与她无关似的。凯马勒自言自语地说："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又茫然地问哥哥："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亚辛没有回答他。这是什么难产呀？他的目光扫视着阿依莎、易卜拉欣、亚辛，他的心一个劲地往下沉，看来只有一种可能了！

他们全都涌进了房间。尽管这是男人不准进出的产房,现在顾不得这些了。阿依莎的情况十分糟糕,但没有人对她说一句话,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纳伊曼身上。纳伊曼睁开双眼,目光暗淡无光。她动弹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外婆扶她坐起身,把她抱在怀里。姑娘抽抽噎噎地哭了,大口喘着气,突然像求救似的喊道:

"妈妈……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说着,她一头栽倒在外婆的怀里。顿时,卧室里喊声四起。海迪洁打着自己的脸,艾米娜对着外孙女的脸,念着《古兰经》证词。阿依莎把目光投向窗外的怡心园胡同,她的眼睛看到了什么?然后,她的声音像垂死的人那样有气无力地回荡在房间里:

"真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为什么?……为什么呀?我要知道……"

易卜拉欣·肖克特走到她身边,把手伸给她。她神经质地猛一下把他的手推开,说道:

"你们谁也不要碰我,不要管我……不要管我……"

说着,她的目光扫视着在场的人,然后说道:

"请你们都出去,别跟我说什么,你们的话还有什么用呢?什么话对我都没用!你们都亲眼看见了,纳伊曼死了!她是我在这世界上的一切啊,现在我什么也没有了!你们出去吧!"

当亚辛和凯马勒往两宫间街走的时候,天色已经很黑了。亚辛说:

"这事真难告诉爸爸呀!"

"是呀。"凯马勒擦着眼泪回答。

"别哭了,我的神经再也受不住了。"

"我真是太爱她了,"凯马勒叹着气说,"哥哥,我太难受了,可怜的阿依莎呀!"

"这就是灾难!苦命的阿依莎呀!我们大家都能忘了这件事,惟独阿依莎忘不了。"

"我们大家会忘掉这件事吗?我不知道。她的音容笑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假如我有遗忘的本事,那真是上天巨大的恩赐,但是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享受呢?"

"她结婚时，我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亚辛又说，"你不知道吗？她出生时医生就说过，说她有先天性心脏病，活不过二十岁！爸爸应该记得这件事……"

"我一点也不知道，阿依莎知道吗？"

"不，这件事是很久以前的，真主决定的事谁也躲不了的。"

"阿依莎，她多么苦命啊！"

"是啊，她真是个可怜的人！"

二十五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肖克特坐在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正埋头读着手中的书。离考试只有一周了，他拼命复习，已经精疲力竭。他感到有个人走进了阅览室，坐在他的后面，便回头望了一眼，想不到竟是阿莱维娅·萨布里！是的，就是她。她坐下来也许是在等管理员把她借的书拿来。正在他回头望的时候，两人的目光相遇了，那是一双黑亮的眼睛。他赶紧把头转回来，心情很激动。毫无疑问，她已经认出了他，并知道他正在暗恋她。这样的事情是瞒不住的，因为她不管是在这里或那里——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校园里——只要一看见他，准会碰到他在偷偷看她。她的到来使他无法安心看书了，他心中的欣喜是无法形容的。自从得知她的专业和他一样也是社会学以后，他就满怀希望，但愿能在下个学年中与她相识，今年因为预科的学生太多，实在没有机会与她接近。他从来没有见她离自己这么近过，而且周围没有多少人。他的心告诉他，该去书架那边装作寻找参考书，这样在路过她身边时就可以向她表示问候了！他向四周望了一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学生分散在四处。于是他毫不迟疑地站起来，顺着座位中间的过道走到她身边，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他有礼貌地向她点头问候。她的脸上显出意外的神色，但她还是目不斜视地点了点头还礼。他心里在嘀咕：我做错了吗？不，从这漫长的一年以来，她一直是他的同学，在这么一个几乎没有人的地方面对面相遇，他应该向

她表示问候。他继续往前走,来到放百科全书的书架前,取出一本翻阅着,但是他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她的回礼使他很高兴,疲劳消失了,心里一下子充满了活力。

她真是漂亮啊！他的心里充满了她的倩影,脑袋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她出身于“名门望族”,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他最担心的就是她身上有贵族的傲气,而表面上的彬彬有礼又把它掩盖起来。必要时,他完全可以“真心诚意”地向她承认,他也出身于名门望族。肖克特家族不也是“名门望族”吗？当然是！他们家有财产,总有一天,他会有财产又有工资收入的！他张开嘴露出冷笑,财产……工资……家庭……那么,他的原则到哪里去了呢？他感到有些惭愧。痴情的心是不讲原则的。人们恋爱、结婚都是超过了原则,根本就不讲什么原则。他们应该重新创造自己美丽的另一半,就像一个人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家,他应该说当地的语言,以便实现自己的目标。再说阶级和财产是两个客观存在的现实,不是由他,甚至也不是由他父亲和祖父创造的,他不该对此负责。知识和奋斗足以保证消除将人类区分开来的那些愚昧的现象。等级制度或许能改变,但过去怎么能改变呢？他出身在一个收入丰厚的家庭是事实。百姓的原则和贵族的爱情没有矛盾的！卡尔·马克思本人娶的就是普伦舒威克男爵的孙女燕妮·封·威斯特华伦,当时人们都把燕妮称为“迷人的公主”和“舞会上的皇后”。现在这一位也是个迷人的公主,如果她会跳舞,也一定是舞会上的皇后。他把百科全书放回原处,然后往回走。他看到的是她身体的一部分,苗条的身材、细细的脖子、身后两条黑黑的辫子。多么漂亮的形象啊！他轻轻地走过她的身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没过几分钟,他听到了她轻轻的脚步声。他遗憾地回头朝后望去,以为她要离去,谁知却发现她向前走来。她来到他身旁有点慌乱地停住了脚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时她开口说:

“对不起,你有历史课的笔记吗?”

他像士兵听到命令似的一跃而起,连忙回答:

“有,当然有。”

“那个英国教授讲的课我有点跟不上,”她抱歉似的说道,“所以漏记了很多重点。我只找到了一些今后要上的专业课的参考书,没有时间再去找

其他的参考书了。"

"明白,我明白。"

"听说你的笔记记得很详细,借给了许多同学补抄漏记的内容,是吧?"

"是的,明天就给你用。"

"非常感谢,"说着,她嫣然一笑,"你别以为我偷懒,我的英文只有中等水平!"

"没关系,我的法文连中等水平也不到呢,但愿我们有机会相互学习。不过对不起,请你坐下,你或许有兴趣读读这本书,亨金斯的《社会学入门》。"

"谢谢,"她回答说,"这本书我已经读过好几次了。你说你的法文连中等水平也不到,那么你也许需要心理学的上课笔记吧?"

艾哈迈德毫不迟疑地回答:

"倘若你能借给我看看,我太感谢了!"

"那么我们明天交换笔记,好吗?"

"太高兴了。但是对不起,你会发现社会学系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语讲授的。"

"你知道我选了社会学系?"她掩饰住自己的微笑问道。

他微微一笑,仿佛要遮饰自己的满面羞愧。其实他没有什么可羞愧的,但总感到"问心有愧",只好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是的!我知道。"

"碰巧让你知道了。"

"不是碰巧,是我打听后知道的。"他壮着胆子说。

她咬了咬两片红色的嘴唇,似乎并没有听到他的回答,说道:

"明天我们交换笔记本。"

"上午……"

"谢谢,再见!"

他赶紧又说上一句:

"非常高兴认识你,再见!"

艾哈迈德站在那里,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后才坐下。他注意到有人正好奇地望着他,但他陶醉在幸福之中。天哪,她那么说,是在顺应他对她的欣

赏呢,还是她迫切需要他的笔记本?在此之前,他们没有机会相互认识,他看见她时,她周围老是有许多同学。今天是第一次机会,他实现了盼望已久的愿望,真是个奇迹。只要让我们所爱的人嘴里说出一句话,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算不了什么。

二十六

亚辛不由自主地显得心神不定。很长时间里,他一直装成对什么都无所谓,什么晋级呀,工资呀,甚至政府本身都不在他眼里。不仅在同事们面前如此,就是面对自己的心灵,他都是满不在乎的样子。行政六级——即使能晋升到的话——也不过增加两镑钱的工资!亚辛失去过多少次这样的机会。人们说,升到六级通过审批后就可当上科长,但他亚辛什么时候在乎当这么个小头头?不过这一次他真的是坐卧不宁,尤其是在穆罕默德·哈桑先生——也就是拉德旺的生母宰奈卜现在的丈夫——这位处长被召去见副部长之后,档案处的职员中就传开了,说副部长召见处长是为了在签署晋升名单前,最后一次听取他对手下职员的意见。穆罕默德·哈桑,这个继任他充当宰奈卜丈夫的人,是他不共戴天的死敌!要不是穆罕默德·阿夫特先生,他早就把他揍扁了!这种人会说他好话吗?他乘着处长室无人的机会,跑进去打电话。这是他今天第三次打电话到法学院了,找拉德旺·亚辛听电话。

“喂,拉德旺吗?我是你爸爸……”

“你好,爸爸,一切都顺利。”

儿子的声音显得十分自信,儿子在帮父亲走后门……

“晋升名单现在签署了吗?”

“放心吧,部长亲自推荐你,许多议员和谢赫都跟他说过,他答应一切没问题。”

“这事情不需要最后定一下吗?”

“不需要,帕夏今天早上还向我表示祝贺呢,我告诉你,你可以一百个放

心。”

“谢谢你，孩子，再见！”

“再见！爸爸！预先向你贺喜。”

亚辛放下电话听筒，离开处长室。他一出门就碰见易卜拉欣·法塔赫拉先生——他的同事，也是同一级别的竞争对手——正捧着几份档案走过来，他们两个人互有提防地打了声招呼。这时，亚辛说：

“易卜拉欣先生，让我们间的竞争犹如一场体育比赛吧，不管结果如何都爽快地接受……”

“可它必须是一场光明磊落的比赛！”易卜拉欣·法塔赫拉先生恼怒地回了一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挑选晋升者必须看在真主的面上，不是靠走后门！”

“你的看法真是奇怪！在这个世界上不找关系哪能谋生？你做你的努力，我做我的努力，谁有运气和缘分谁晋级！”

“我的资历比你老。”

“我们都是老职员，多一年少一年无所谓！”

“在一年中有多少人出生，又有多少人断气……”

“有生有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那能力呢？”

“能力？”亚辛激动起来，“我们是在造大桥还是建电站？有什么能力不能力的！我们的工作是抄抄写写，要什么能力？我俩都是小学毕业，除此以外，我还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易卜拉欣·法塔赫拉先生冷笑着说：

“有修养？你好呀，有修养的先生！你能背几句诗就自以为有修养吗？你为处里拟份公文就像重新参加小学毕业考一样难，这样的水平是有修养吗？我的事情只能听天由命。”

两个人不欢而散。亚辛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两排办公桌面对面地放在两边，靠墙是一只只装满档案的文件柜。一些人在埋头处理文件，另一些人在聊天和抽烟；同时，有几个人来来往往地送着档案。坐在亚辛边上的那个同事对亚辛说：

"今年我的女儿中学毕业,我让她上师范学院,这样我就不用再为她操心了,不必负担她的费用,也不必为今后的工作费心劳神了。"

"这样做很好。"亚辛搭腔道。

"你准备如何培养克莉曼呢?"那个人问他,"顺便问一下,她几岁了?"

亚辛虽然情绪不好,但还是眉开眼笑地回答:

"十一岁了,如蒙主愿,明年夏天小学毕业。"说着,他扳起手指计算道,"现在是十一月,还有整整七个月。"

"她既然能够小学毕业,上中学也不会错的,现在的女孩子读书比男孩子更有把握……"

中学? 这正是宰努芭一直想的。不行,见到自己的女儿颤动着两个乳房在街上行走他会忍受不了的。再说还要一大笔费用,不是吗?

"我们不送女孩子上中学,为什么呢? 因为不会叫她们去工作的!"

"都一九三八年了,怎么还说这种话?"另一个人说道。

"即使到二〇三八年,我们家里还是这样说!"

又有一个人哈哈大笑着说:

"你就说你无法同时负担她的学费和你自己的零用费! 你要去阿特贝咖啡馆和穆罕默德·阿里酒馆,你还喜欢赫德·米尼娱乐场的少女,这才是真正原因……"

亚辛仰天大笑,打断他的话:

"求真主保佑她,反正就像我对你说的,我们只让女孩读到小学毕业。"

办公室门口的那个角落里响起一阵咳嗽声,亚辛侧过头朝那个人张望一下,站起身朝那边走去,仿佛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个人感觉到有人来到他的身边,便抬起头看他。亚辛俯下身子说道:

"你答应过给我一张处方。"

"什么?"那个人竖起耳朵问道。

这个人耳朵这么背,亚辛颇为烦恼,又不好意思提高嗓音。突然,办公室里响起一个大嗓门,那人说:

"我敢打赌,他在向你要处方,要你那张把我们大家带向坟墓的处方。"

亚辛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那个人也不顾会使亚辛难堪,用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能听见的声音说:

“我告诉你那个处方，你去摘点芒果皮，先用大火煮，再用文火把它炖烂，直至变成像蜂蜜那样黏稠的液体；早餐前空腹吃一调羹。”

一阵哄堂大笑，只有易卜拉欣·法塔赫拉冷嘲热讽地说：

“神奇极了，黏糊糊的，等你晋升到六级，它会使你的计谋更有用！”

“它会对晋级这样的问题有好处吗？”亚辛笑呵呵地问道。

亚辛的邻桌也嬉笑着说：

“倘若这种理论站得住脚的话，那我们办公室的工友侯斯宁大叔该当教育部长了！”

易卜拉欣·法塔赫拉双掌一拍，问同事们说：

“兄弟们，这个人（他指着亚辛）心地善良、机智风趣，是个好好先生，可他干的活值一个米里姆吗？我愿意听诸位高见！”

“我工作一分钟等于你工作一整天！”亚辛挖苦道。

“事实是处长对你高抬贵手，在这种灰色的时代里，你可以依靠自己的儿子！”

亚辛偏要激怒他：

“每个时代都一样，在这个时代我有儿子帮忙，如果华夫德党上台，我有外甥和父亲帮助，请问你有什么呢？”

那个人仰面朝着天花板，回答道：

“我有真主保佑！”

“真主也帮助我，他难道不是我们大家的主吗？”

“但是真主决不会喜欢穆罕默德·阿里酒馆的常客！”

“难道真主喜欢吸食鸦片和‘慢助力’麻醉剂的瘾君子？”

“世界上再没有比酒鬼更丑恶的！”

“酒，部长们、大使们都喝酒，你没看见报纸上他们干杯的照片吗？可是你何曾见过某个政治家在政治性宴席上为成功签约拿出一块鸦片吗？”

“嘘！”亚辛的邻桌克制住笑意说，“大家别说了，要不然，你们是想在剩余的时间里在监狱里度过吧！”

亚辛指着自己的对手，抢先说道：

“凭你的生命起誓，即使在监狱里他也令我讨厌。他对我说：我比你资格老……”



恰在此时，穆罕默德·哈桑见完副部长后回来了，大家鸦雀无声，一个个都朝他望去。

穆罕默德·哈桑目不斜视地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大家面面相觑，交换着询问的目光。这两个唇枪舌剑的人中，不排斥有一个现在提升为科长了，可谁是这个幸运的人呢？处长室的门开了，露出一个秃脑袋，一个干巴巴的声音喊着："亚辛先生！"亚辛那肥胖的身体站立起来，心怦怦直跳，朝着处长室走过去。处长用奇特的目光打量他一番，然后说：

"你晋升到六级了！"

"谢谢，处长先生。"亚辛欣喜若狂地说。

"坦率地说，有人比你更有资格晋升，"处长的口吻依然是干巴巴的，"但你托了关系！"

亚辛火冒三丈，他本来就对这个人憋着一肚子气，于是说：

"托关系？有什么不可以！哪一次大大小小的晋升有不托人的吗？在这个处里，在这个部里，包括阁下你，哪一个人的晋升不托关系？"

处长强压着怒火说道：

"你总让我头痛，你晋升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再说我刚说一点公道的看法你就大发雷霆。算了吧，先生，祝贺你，祝贺你，我只是希望你好自为之，你现在是科长了！"

亚辛见处长退让更来了胆，火气丝毫未减地说：

"我今年四十二岁，当了二十多年的科员了，提个六级还嫌高吗？那些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被定为六级！"

"重要的是，你要加把劲。我希望我能靠得上你，就像我能靠上你的同事们那样。你过去在纳哈辛学校当庶务时是个很不错的职员，要不是发生了那件事……"

"现在不必再翻老账了吧，每个人都犯过错误……"

"你现在是成熟男子的年纪了，如果不能端正自己的行为，那就难以恪尽职守，每天通宵达旦地玩，白天脑袋昏昏沉沉的还怎么工作？我希望你能负责好科里的工作，这就是我全部的要求……"

亚辛对处长指责他的生活方式颇为不悦，说道：

"我不接受别人对我的私生活说三道四，出了教育部的大门我就是个自

由的人!"

"那么在部里面呢?"

"我会像其他科长一样工作的,我过去的工作经验,够我用一辈子的……"

亚辛满脸堆笑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尽管他心里还是义愤填膺。消息传开后,他接受了同事们的祝贺。

易卜拉欣·法塔赫拉附在邻桌同事的耳边,气愤地悄声说道:

"靠他的儿子! 这是尽人皆知的,走了阿卜杜·拉希姆·尔撒帕夏的门路,懂吗? 他会摔跟头的!"

二十七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先生坐在阳台上的一张大椅子里,时而望望大街,时而看看平摊在膝盖上的《金字塔报》。阳台的一只只小圆孔透进的光,使他宽松的大袍和便帽上布满一个个光点。他让卧室的门敞开着,以便听到厅里的收音机里播出的节目。他显得面容清癯,眼睛里呆滞的目光显出无可奈何的痛苦心情。他好像平生第一次坐在阳台里观看这条马路似的。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俯视过街景,因为他以前除了睡觉的时间外,几乎不待在家里。现在,他除了收音机外,什么消遣也没有,只好在阳台里这么坐着,通过圆孔看南来北往的一切。这是一条有活力的大街,亲切可爱,可供他解闷。这是一条与纳哈辛大街不同的街,纳哈辛大街他看了上千次,那儿有他的店铺,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还有别的一家家店铺:侯斯尼的理发店、达尔维希的蚕豆铺、富里的牛奶店、比尤米的饮料铺、艾布·赛利阿的炒货店,它们伫立在马路旁,就像一个人面庞上的一个个部分,这条街因这些店出名,这些店因这条街出名。多么亲切的好邻居啊!唉,这些人都有多大年纪了? 理发师侯斯宁精神矍铄,他是那种岁月不大在他身上留下痕迹的人,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头发花白了,可他无疑也已经年过半百了。真主对他们这些人真仁慈,使他们保持着健康的身体!

达尔维希呢？秃了顶，他过去一直是秃顶的，但年满花甲依然铁板身子。我六十岁时也这样，但现在快六十七岁了，岁月不饶人哪！我得重新做衣服了，因为我现在瘦多了。如果看看挂在卧室墙上的那张照片，简直认不出那是我了。富里比达尔维希小，这个可怜的弱视老头，要不是有个孩子给他引路，他已经没法走路了。艾布·赛利阿已上了年纪，真上了年纪吗？可他还在干活。他们几个谁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店铺。离开自己的店铺真够难受啊！你只好这么坐着，日夜龟缩在家里，要是我每天能出门一个小时那也好呀！但是我不得不等到星期五，再说还离不开拐杖，非得由凯马勒陪着出去。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比尤米是他们几个人中年纪最小、最幸运的人。他是从乌姆·玛丽娅那里开始发家的，我的好运却是从乌姆·玛丽娅那里终结的。他今天拥有本街区最现代的大楼，这也是拉德旺老先生一家的命运，他创办了这家灯火通明的茶室。这就是一个靠欺骗女人起家的男人的幸运，赞颂赐予者，他的睿智真伟大！

一切都在变，马路上铺了沥青，安装了电灯。还记得你过去深夜回家时路上漆黑一片吗？可那些夜晚都到哪里去了？现在每家店铺都有电灯和收音机，一切都是新的，只有我除外。我是一个六十七岁的老人，一周只能出去一天，还气喘吁吁的。心脏！都是这颗心脏不争气。这颗心一直在恋爱、欢笑、纵情、歌唱，今天注定要慢下来，不能与命运抗争了。医生叮嘱道："定时吃药，待在家中，遵守我安排的饮食制度。"好吧，可是这样做能使我恢复强壮吗？至少能强壮一点吧？医生回答道："你们只要避免并发症就行了，劳累和运动都是危险的。"接着，他呵呵笑着问道，"你为什么想恢复强壮呢？"是呀，为什么呢？它真是一件让人可悲又可笑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他："我想能自由走动。"医生说："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其乐趣，平静地坐坐，看看报纸听听收音机，和家人聚聚。星期五坐车去拜谒侯赛因清真寺，这就足够了！"事情是属于当事者的。穆泰瓦里·阿卜杜·萨姆德颤巍巍的还在街上行走！医生让我和家人聚聚，现在艾米娜也不待在家里了，什么都变了，我坐在阳台里，艾米娜却在开罗到处走动，从一个清真寺到另一个清真寺。凯马勒像作客似的，有时陪我坐一会儿。阿依莎呢？啊，她算是活人呢还是死人？再说，他们都希望我好好休息，心脏病好起来！

"老爷！"

他回过头去，看见乌姆·赫奈斐端着个小盘子走来，上面放着药水瓶、空杯子和半瓶水。

"该吃药了，老爷！"

她的黑色衣服上散发出厨房的味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女仆也成了这个家的一员。他拿过瓶子，倒了半杯水，拔去药水瓶塞子，在杯子里滴了四滴药水。他的舌头还未尝到药水的味道就皱起了眉头，然后一饮而尽。

"老爷，祝你早日康复！"

"谢谢。阿依莎在哪儿？"

"在她房间里，愿真主保佑她能够忍受下来。"

"去把她叫来，乌姆·赫奈斐。"

她不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就是在平台上，可是在做什么呢？收音机仍在播放歌曲，是对待在寂静无声的家中人的痛苦嘲笑！艾哈迈德先生被迫待在家里也只有两个月，而纳伊曼去世已经有一年四个月了。他迫切需要消遣解闷，只好听听收音机。阿依莎对他说道："当然，爸爸，祈求真主不再让你忍受寂寞之苦。"这时，他听见衣裙发出的声音，便回头一看，发现阿依莎正朝他走来，穿着一身黑衣裙，尽管很热还戴着黑面纱，这使她洁白的皮肤带有一种奇特的蓝色。这是悲伤的标志啊，我的女儿！他亲切地吩咐道：

"去拿张椅子来，陪爸爸坐一会儿。"

但是她并没有挪动脚步，而是说：

"爸爸，我这样站着舒服。"

最近这些日子他明白了，不要企图改变她的任何看法。

"你在干什么呢？"

"什么事也没干，爸爸。"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为什么不陪你妈妈出去拜谒陵墓呢？难道这不比你一个人待在家里好吗？"

"我为什么要拜谒陵墓呢？"

这话似乎让父亲深感意外，但他还是平静地对她说：

"祈求真主使你的心得到安慰呀。"

"真主在这里，在家里，与我们同在。"



"那当然。阿依莎,我的意思是你不要这样老待在家里,去看看你姐姐,看看左邻右舍,让你的心放开一点……"

"我不能见到怡心园胡同,不敢见到熟人,我已经没有熟人了,拜访任何人我都会受不了……"

父亲转过头去不看她,说:

"我希望你节哀,注意自己的身体。"

"注意身体?"

她说这句话时似乎感到不可思议。父亲又说:

"是啊,阿依莎,悲伤有什么用呢?"

"爸爸,我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她虽然颇有情绪,但仍保持着礼貌,她对父亲一贯是彬彬有礼的。

"别这么说,你在真主那儿会有巨大报偿的!"

她垂下头,以掩饰自己泪汪汪的眼睛,说道:

"爸爸,我真想马上去得到那个报偿,而不是待在这里!"

说完,她转过身子,在走出房间前又站了片刻,好像想起一件事似的。她问道:

"你今天身体怎么样?"

"感谢真主,"他微笑着回答道,"阿依莎,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啊。"

她离开了房间。在这个家里,他哪里能休息得好呢?

他又开始把目光转向大街上,终于看到艾米娜回来了,她现在每天要出去一回。她披着外衣,戴着面纱,缓慢地移动着脚步。她已经老态龙钟了!想到她长寿的母亲,他一直认为她身体不错,可她竟然显得比自己的年龄——六十二岁——起码大十岁。过了好长时间,她才来到他面前,问候道:

"老爷,情况好吗?"

"你呢?"他的声音很高,将满腔的恼怒都发泄出来,"真行啊,从一大早转到现在,女圣徒!"

"我去拜谒了宰奈卜太太[1]陵墓、瞻仰了圣裔侯赛因陵墓,为你和全家

[1] 宰奈卜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小女儿法蒂梅所生的第一个女儿。她晚年在埃及行善,死后葬在开罗。在她安息之处建立的清真寺是埃及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人作了祈祷。”她满脸笑容地说。

她回到家里，使他感到安宁和踏实了，觉得可以随心所欲地提要求了：

“你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这么长时间合适吗？”

“老爷，是你允许我出去的，时间也不长。不过这是必要的，老爷！我们多么需要祈祷啊，祈求圣裔让你恢复健康，可以自由自在行动。我还为阿依莎，为所有的人都做了祈祷。”

她搬来一把椅子，坐在他面前，问道：

“你服过药了吗，老爷？我关照过乌姆·赫奈斐让你吃药。”

“但愿你关照她更好的事情！”

“你会康复的，老爷！我在清真寺里听了阿卜杜·拉赫曼谢赫很好的一课。老爷，他讲了怎样赎罪的问题，讲了如何使不良行为一笔勾销，讲得真好啊，老爷！要是我能够像早年那样把他的话记住就好了！”

“你走得脸色都发白了。这样用不着几天，你就会成为医生的常客！”

“祈求真主保佑，我出门只是为了拜谒圣门后裔陵墓，怎么会不好呢？”接着她话题一转，“啊，老爷，我差点忘了，人们满街都在谈论战争，说希特勒发动了进攻！”

“真的吗？”艾哈迈德认真地问道。

“我听到不止一次了，快一百次了，希特勒要发动进攻，希特勒要发动进攻……”

“这是预料中随时会发生的事。”他这么说是为了让她明白，她并没有比他先得知这个消息。

“老爷，但愿真主保佑，战争离我们还远吧？”

“人们只说希特勒吗？墨索里尼呢？你没有听到这个名字吗？”

“我只听到了希特勒的名字。”

战争离我们远吗？谁知道呢？

“祈求真主怜悯我们。如果你们听到叫卖《消息报》或《穆盖塔姆山报》的号外，赶紧去买一份。”

“又和发生额勒云炮艇和齐柏伦飞艇事的那些日子一样吗？”艾米娜问道，“老爷，你还记得那些日子吗？赞颂真主，永恒的真主！”

二十八

正如海迪洁事后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次有意义的拜访。当时房门一打开，亚辛那魁梧的身体就堵住了整个大门。他穿着本地亚麻布做的白色套装，胸前插着一朵红玫瑰花，手里拿着象牙蝇拂，往前走几乎掀起一阵风。他的儿子拉德旺跟在后面，一身绸衣服，显得英俊潇洒、仪表堂堂。然后是宰努芭，一套灰白色夏装，带着面纱，一点不显山露水。最后是克莉曼，一袭天蓝色精制的连衣裙，露出胸部的上端和两条手臂，这是一位早熟的姑娘，可她刚刚十三岁，却出落得艳丽迷人。在客厅里，陪着他们的有海迪洁、易卜拉欣、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亚辛刚落座就迫不及待地说：

"以前你们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我的儿子当上了部长秘书，而我就在那个部里工作，仅仅是个档案处下面的一个科长。我儿子走起路来地动山摇，而我，几乎没有人感觉到我的存在！"

他的话表面上是表示不满情绪，可谁都听得出来，他心里在为儿子自豪。其实，拉德旺今年五月刚获得学士学位，六月份就被任命为部长秘书，行政六级。而其他同时毕业的学生都只有文书八级。阿卜杜·蒙伊姆也是这个时候毕业，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海迪洁心里有点嫉妒，脸上却堆满笑容，说：

"拉德旺是当权者们的朋友，但眼睛还没长到眉毛上面！"

亚辛掩饰不住满心的喜悦，问道：

"你们看到了没有？昨天的《金字塔报》上登着他和部长的照片。我们变得都不知怎么跟他说话了！"

"这两个孩子真没出息，"易卜拉欣·肖克特指着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说道，"他们把生命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辩论上了。他们认识的头面人物，最大的不过是侯赛因初级学校校长阿里·马努非谢赫，还有摆不上台面的阿德里·克利姆，一个不知是《光明》杂志社还是《风景》杂志社的主编，我也弄不清楚……"

艾哈迈德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恼火得很。亚辛舅舅的得意忘形和父亲的无端指责使他无名火起。阿卜杜·蒙伊姆因为对舅舅一家的访问抱有期望，便把火气压下去了，要是在其他场合，他早就按捺不住了。他偷偷地瞅瞅拉德旺的脸，揣摩他来这儿的意图，不过他心里感到这次访问准有好消息，如果没有喜讯他们不会这么兴师动众上门来的。亚辛接过易卜拉欣的话题说：

"你若征求我的意见，我要对你说：这两个孩子肯定有出息！不是有句谚语说：'相当君子就要远离君主的门'吗？"

不，亚辛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心情，也无法使艾哈迈德相信他那些口是心非的话。但海迪洁却指着拉德旺说道：

"祈求真主保佑，使你享有他们的富贵，避免他们的灾祸。"

最后，拉德旺转向阿卜杜·蒙伊姆说：

"希望不久我就可以向你祝贺……"

阿卜杜·蒙伊姆的脸绯红，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拉德旺。拉德旺又说：

"部长已对我许诺，将安排你到调查处工作。"

海迪洁一家迫切地盼望着这句话，他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拉德旺的身上，希望能听到进一步肯定的话。拉德旺继续说：

"估计下月初就可以定下来……"

亚辛接着儿子的话说：

"这是一项司法工作。我们档案处已经用了两个有学士学位的年轻人，行政八级，每月八镑钱！"

当初是海迪洁找亚辛，让他为阿卜杜·蒙伊姆的事跟拉德旺说说的。这时，海迪洁感激地说：

"感谢真主，也感谢你，哥哥！"然后她瞧瞧拉德旺，"当然，拉德旺的恩德我们感激不尽……"

"当然喽，"易卜拉欣附和妻子的话说，"他们是表兄弟，情同手足！"

宰努芭露出微笑，她也不想做旁观者，便说：

"拉德旺是阿卜杜·蒙伊姆的哥哥，阿卜杜·蒙伊姆是拉德旺的弟弟，这是无话可说的。"

阿卜杜·蒙伊姆面对拉德旺有点不好意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问



道：

"他跟你说的话当真？"

"那是部长亲口说的，"亚辛认真地说，"我会关心这件事的。"

"从我这方面说，"拉德旺说，"我要帮你克服人事处那里的困难。我在那里有好多朋友，即使没有一个朋友也办得成！"

"赞颂全归真主，"易卜拉欣·肖克特叹息道，"真主总算让我们不必为找工作，当个公务员烦恼了！"

"你真是潇洒得赛神仙哪！"亚辛脱口而出。

但是海迪洁却嘲讽地说：

"真主也没有让谁无所事事、老待在家里呀！"

宰努芭像往常那样讨好地说：

"坐吃山空是讨厌的，但拥有家产的人，他就是君王啊！"

艾哈迈德的眼睛里含着诡谲的笑意，说道：

"亚辛舅舅也有家产，但他也照样工作！"

"请你只说我有工作，哪有家产啊！"亚辛纵声大笑道，"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一个人要负担这么一大家子，哪里还能守住财产呢？"

"你一大家子！"宰努芭惊慌地喊道。

拉德旺不喜欢这种谈话，他望着艾哈迈德说：

"如蒙主愿，明年你获得学士学位时，我一定为你效劳！"

"非常感谢，"艾哈迈德回答道，"可我决不当公务员！"

"为什么呀？"

"当公务员会毁掉我的理想，我的前途在自由职业方面……"

海迪洁本想反驳他，但她宁愿把这场舌战往后拖。这时，拉德旺笑嘻嘻地说：

"一旦你改变了主意，我再为你效劳！"

艾哈迈德把手举到头边表示感谢。女仆送来了几杯冰镇柠檬水。大家品尝柠檬水，一时沉默不语。海迪洁无意中瞥了克莉曼一眼，好像她从阿卜杜·蒙伊姆的事情中清醒过来后，第一次见到克莉曼。

"克莉曼，你好吗？"海迪洁亲切地问道。

姑娘用一种悦耳的声音回答：

“很好，谢谢姑妈！”

海迪洁刚想称赞她的容貌，但又被某种心理——好像是谨慎——制住了。其实，克莉曼自从小学毕业待在闺阁不出门后，宰努芭已不是第一次带她上门拜访。海迪洁在心里琢磨着：这种事只能在空气中嗅嗅味道！如果说克莉曼是宰努芭的女儿，她同时也是亚辛的千金，从而这问题就玄妙了！阿卜杜·蒙伊姆正在想着自己的事情，并没有注意到克莉曼。他对她知面知心，但他尚未从丧妻之痛的影响中摆脱出来，而艾哈迈德还根本没有去考虑男情女爱的事！

“克莉曼依然对自己没有读中学感到遗憾。”亚辛说。

“我比她更感到惋惜。”宰努芭绷着脸说。

“我可怜用功读书的姑娘们，她们到头来都得留在家里，读什么书呀？过不了一两年，克莉曼就得找个好人家嫁出去了。”

这个该割舌头的！海迪洁心里思忖道。他只顾信口开河，却不考虑事情的后果，这算什么态度呀！克莉曼是亚辛的掌上明珠，又是有功之人拉德旺的妹妹，但愿这种担心仅仅是一种幻觉！可宰努芭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拜访我们，而且还把克莉曼一起带来呢？亚辛没有时间去考虑和安排这些事情，可宰努芭却是工于心计呀！

“过去大家都这么说，而现在的姑娘们都去上学读书的。”宰努芭说。

“我们胡同里就有两个女孩上了高等学校，”海迪洁说道，“可她们的相貌，祈求真主保佑，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你们学院里的姑娘们，就没有漂亮的吗？”亚辛问艾哈迈德。

艾哈迈德的心怦怦直跳，眼前浮现出心上人的倩影，回答道：

“热爱知识的女性并不都是丑八怪。”

克莉曼望着父亲，妩媚一笑道：

“问题都在于父亲。”

“说得好，女儿！”亚辛哈哈大笑道，“好姑娘都是这样说父亲的，你姑妈过去也是这样说你爷爷的！”

海迪洁讥诮道：

“问题确实是在于父亲！”

宰努芭抢着说：

"女孩子是情有可原的。唉,你们要是听到他和孩子们的谈话就好了!"

"我对他了如指掌,一清二楚!"海迪洁说。

"我是一个对教育有独特见解的人,"亚辛辩解道,"我是父亲,也是朋友,我不喜欢孩子们在我面前吓得瑟瑟发抖。我至今站在父亲面前还手脚无措呢!"

"祈求真主赐予他力量,使他有耐心待在家中!"易卜拉欣·肖克特说,"艾哈迈德先生惟独他是那样的,别人可不像他。"

"你当面去跟他说呀!"海迪洁刺他一句。

亚辛忙打圆场说:

"只有我爸爸是那样,可惜他和他的朋友们都足不出户了。世界尽管很大,也快没有他们的立脚之地了!"这时,拉德旺和艾哈迈德在一旁单独谈话。拉德旺说:

"意大利一参战,这局势对埃及就很危险了。"

"说不定这种演习会变成真正的袭击。"

"但是,英国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阻止意大利人的进攻呢?毫无疑问,希特勒把占领苏伊士运河的任务交给墨索里尼了。"

"美国能袖手旁观吗?"阿卜杜·蒙伊姆问道。

"局势的真正关键掌握在俄国人手里!"艾哈迈德说。

"但俄国是希特勒的盟友?"

"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不共戴天。再说,德国人取胜的话,它比民主制度取胜对世界的威胁要大无数倍……"

"他们让我们暗无天日,"海迪洁插嘴说,"求真主让他们的生活也漆黑一片,这是些什么玩意啊?以前我们都不知道什么警报、高射炮、探照灯……灾难哪,使人们的头发都变白了!"

易卜拉欣语气平和地自我解嘲道:

"无论如何,我们家的白头发并不能说是为时过早……"

"这种话只能对你一个人而言!"

易卜拉欣今年六十五岁,艾哈迈德先生只不过比他大三岁而已,但看上去,他仿佛年轻了十来岁。

拜访快结束时,拉德旺对阿卜杜·蒙伊姆说:

"到部里来玩玩吧。"

客人走后关上大门,艾哈迈德对阿卜杜·蒙伊姆叮嘱道:

"你得注意,可别不敲门就闯进去。你得学会拜访部长秘长的礼节!"

阿卜杜·蒙伊姆一言不发,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二十九

艾哈迈德没费多大的劲,就找到了社会学教授福尔斯特先生在迈阿迪的别墅。他一进去就意识到自己迟到了。许多和他一样应邀来参加教授回英国前夕举办的聚会的同学,不少人已比他先到了。教授偕夫人迎接他,并把他介绍给夫人,称他是社会学系最优秀的学生。接着,他来到大堂里和同学们坐在一起。在场的都是社会学系的学生,艾哈迈德属于少数即将升人毕业班的同学,与他们在一起总有点优越感和特权。女同学们一个也没有来,但他深信她们会来的,至少"他的女友"会来参加聚会,她就住在迈阿迪这个区。他纵目远眺花园,只见绿草如茵的空旷草地上摆着一长排长桌子,两边是柳树和椰枣树,长桌上放着茶壶、奶罐和糖果盘。他听到一个学生问道:

"我们是遵守英国的礼仪呢,还是像饿鹰那样扑向餐桌?"

"唉,要是拉迪·福尔斯特不在场就好了。"另一个学生好像有点惋惜地回答。

时间临近黄昏。虽然六月的天气闷热难受,但今天的气候却舒适宜人。没过多久,大家盼望着的那群姑娘出现在别墅门口。她们好像是约好了一起来的。一共是四个,整个系的全部女同学。阿莱维娅·萨布里也来了,她穿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轻飘飘的,全身除了那头乌黑的头发外,只有一种白色,显得十分亮丽。这时,他感到有只脚故意碰他的脚,仿佛在提醒他注意影响。其实这并不需要,他的秘密早已在系里传开了。他看着她们走到大堂里专门为她们准备的一角坐定。这时,福尔斯特先生夫妇来到他们面前,夫人指着姑娘们对男同学们说:

"你们需要互相认识吗?"

一阵哄堂大笑。年近半百却精力充沛的教授说：

"你最好介绍我本人和她们认识一下！"

又一阵哄堂大笑，福尔斯特先生感慨地说：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离开埃及回英国度假。可这一次我们就不知道能否再回到埃及来……"

"甚至不知道能否看到英国！"夫人打断了他的话。

大家明白她指的是潜艇对客轮的威胁，这时，很多声音对她说：

"夫人，你会有好运的！"

教授又说：

"我将带着许多在文学院我们共同生活的美好的回忆回去，有对美丽宁静的迈阿迪区的回忆，有对你们的回忆，甚至你们的玩笑我都会引以为豪！"

"你给我们的印象，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艾哈迈德客气地说，"它将随着我们智慧的增长而增长！"

"谢谢，"然后，教授微笑着告诉妻子，"他叫艾哈迈德，一个杰出的青年大学生，但是他的不少观点在他的国家会给他造成麻烦！"

"说白了，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同学一语破的地解释道。

夫人扬起双眉微笑着，福尔斯特先生用意味深长的口吻说：

"我可没这样说，是他的同学这样说的！"

接着，教授站起来招呼大家：

"该喝茶了，我们不要浪费品茶的时间，在这之后，有的是时间聊天和游戏。"

从格鲁比咖啡馆请来的堂倌们早已备好了茶点，站在一旁提供服务。姑娘们坐在餐桌的一端，夫人坐在她们中间，教授坐在另一端，他对这种坐法评论道：

"我们本想让大家混坐在一起，但是我们要尊重东方的礼仪，是不是啊？"

"很遗憾，"一个学生毫不迟疑地回答道，"这一点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先生！"

堂倌们斟茶倒奶，茶会开始了。艾哈迈德偷偷地看了阿莱维娅·萨布里一眼，她是姑娘们中最顺应宴会礼仪的，一点不紧张，而另外几位多少有点

手脚无措。看来她习惯于社交生活，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感到看着她吃糖果比吃糖果本身还甜。这位亲爱的女友与他友好交往却不鼓励他跨越雷池一步。他心里思忖道：如果我不能抓住今天这个大好机会，那就没有机会了！这时，响起了拉迪·福尔斯特的声音：

"我希望战争的束缚不要影响到你们吃糖果的自由。"

一个学生接过她的话，说：

"对茶会尚未实行监督，这倒是一种令人高兴的意外！"

福尔斯特先生附在艾哈迈德——他就坐在先生的左边——的耳边问道：

"暑假你准备怎样度过？我是说，你准备读什么书？"

"多读些经济类的书，少看些政治方面的。另外，给几家杂志写些文章。"

"我劝你获得学士后继续攻读硕士。"

艾哈迈德咽下口中的食物，然后说：

"也许以后会去读，但我准备先进新闻界工作，这是我早就想好的计划。"

"这样也好！"

可爱的女友正在用流利的英语与福尔斯特夫人交谈，她这么快就掌握了英语！在万紫千红的百花园中，玫瑰花红得最鲜艳，正如心中绽开的爱情之花分外娇艳。在自由的世界里，爱情像百花竞相开放，但只有在共产主义国家里，爱情才是真正自然的感情。福尔斯特先生说道：

"遗憾的是我无法继续学习阿拉伯语了，我真希望能够不用你们的帮助，自己能读《莱拉的痴情人》啊！"

"你要中断学习阿拉伯语了，这确实令人遗憾。"

"以后条件允许再学吧。"

你或许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学习德语。如果有朝一日伦敦出现要求撤军的示威游行，而你高呼"德军滚回去！"这难道不可笑吗？英国人的个性中有一种魅力，而那位可爱的女友的魅力，则是另外一种，是无与伦比的。太阳即将下山了，我们俩将第一次在夜间相聚一个地方。如果我不能抓住今天的大好时机，那只好彻底放弃了！他问教授：

“你回伦敦后做什么工作呢?”

“有人请我去广播电台工作。”

“这么说我们还会听到你的声音了。”

茶会因我的女友到场而生辉,在这样的场合说几句好话是情有可原的。我们在这里听的都是德国人的广播。我国人民喜欢德国人,因为他们憎恨英国人及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今天在此与自己的老师聚会,创造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场面,我们用纯学术的精神来解释它,可是我们热爱自己的老师却憎恨他的国家,这两者中间有种碰撞。我们盼望战争能把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统统消灭掉,那样我就可以忠于爱情了。

用完茶点,他们回到灯火通明的大堂内。大家刚落座,福尔斯特夫人便建议道:

“这里有钢琴,请你们哪一位给大家演奏一曲吧。”

“请你先给我们演奏吧。”一个同学要求道。

夫人站起来,已上了年纪的她,步履轻盈地走过去,坐在钢琴旁,打开乐谱,开始演奏。在座的学生中没有一个懂得西洋音乐的,更不要说去欣赏了,但他们出于礼貌和客气都静静地倾听着。艾哈迈德想从自己的爱情中汲取神奇的力量,去体会乐曲内在的奥秘,但他只顾偷偷地望着心仪的姑娘,连乐曲都忘了。有一次,他俩的目光交汇在一起,两人相视而笑,许多人都看见了这一举动。他心花怒放地思忖道:“是啊,如果我还不抓住今天的大好时机,那只好彻底放弃了!”福尔斯特夫人一曲奏完,一个同学上去弹了支东方乐曲。然后大家尽情畅谈了很久。晚上八点左右,他们与教授夫妇告别,各自回家。这是一个极其美丽温馨的夜晚,艾哈迈德守候在道路拐弯处高大树木的树荫下。终于,他看见她一人走过来回家去,他从拐弯处出来拦住了她的去路。她吃惊地收住脚步,问道:

“你没有和他们一起走吗?”

他像叹息似的喘着粗气,以平息心中的激动。然后,他从容地说:

“我有意落在后面,想要见见你!”

“你这样他们会怎么猜测呢?”

“随他们的便!”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她缓慢地走着,他走在她的身边。多少日子的忍耐迸发出一句话:

"回家前我想问问你,你允许我向你求婚吗?"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使她仰起了漂亮的脸,却一言不发,似乎找不到该说的话。路上空旷无人,只有蓝色的别墅里透露出点点灯光。他又一次问道:

"你允许我吗?"

"这就是你说话的方式吗?"她轻声的话语里带着责备之意,"这是什么方式! 老实说,你真吓得我周章失措啊!"

他轻声笑了笑,说:

"吓着你了,对不起。我原以为我们已有这么长时间的友谊,我这么说你不会感到突然和惊吓的。"

"你说的我们间的友谊是指我们在学习上的互相帮助吧?"

他听到这些话很不是滋味,但还是直言不讳道:

"我指的是我那毫不隐瞒的感情,我采取了友谊的形式和学习上的互相帮助!"

"你那毫不隐瞒的感情?"她不自然地笑着问,有些偈促不安。

"我是指我的爱情!"他固执而真诚地坦露心迹,"爱情是隐瞒不住的。这个词我们习惯上是说不出口的,不过我很高兴让你听到了它。"

"这整件事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她在拖延时间,以便恢复自己的平静。

"听到这样的话我真遗憾。"

"为什么遗憾? 凭良心说,我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你就说:'我允许你!'其他的事交给我去办。"他笑着说道。

"但是,但……我什么也不知道,对不起,我们的确是朋友,可你并没有对我说过……我是说环境并没有允许你向我介绍你的情况!"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当然了解你,但还有其他方面的情况应该了解的。"

你指的是那些传统的事情吗? 那可是不懂得爱情的心才要了解的事情啊! 他感到有点恼火,但他更加固执,说道:

"一切事情到时候都会知道的。"

她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了,问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吗?"

“说得有理，”他淡然一笑，问道，“你是指前途吧？”

“当然！”

“当然”这个词使他生气，他原本希望听到一首美妙的歌曲，但听到的却是生硬的说教！不过，无论如何他不应该失去自信心。冷淡的心上人不知道，让她幸福他会有多么高兴啊！

“我毕业后会找到一份工作的。”

沉吟片刻后，他继续说：

“那一天，我会有一笔不错的收入！”

“这话太笼统了。”她羞怯地咕哝道。

“工资在大家知道的范围内，”他不动声色地掩饰着自己的痛苦，“收入每月在十镑左右……”

两人沉默不语。她也许在衡量、思考这些事情。这就是对爱情的唯物主义解释！他的那些甜蜜痴情的梦想到哪儿去了呢？这个国家真奇怪，政治上感情用事，爱情上却斤斤计较。终于，他听到了她那柔美的声音：

“先把收入放一放，假如你的亲人们都不在你的生活中，你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想告诉你，我父亲是有产业的。”

“还是让我们现实一些吧。”她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这就说明她这么说之前已经犹豫一阵子了。

“我跟你说过，我会找工作的，你也可以找工作。”

她笑了，笑得十分奇怪，她说：

“不，我决不去工作，我并不像其他女同学那样上大学是为了找工作。”

“工作不是丢脸的事。”

“当然。但是我父亲……事实上是我们全家都一致这么认为的，我决不会去工作的。”

他的热情顿时冷却下来，他百思不得其解，然后说：

“好吧，那我一个人去工作……”

她仿佛有意让声音显得比平常更加柔美悦耳，说：

“艾哈迈德先生，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吧。你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我们翻来覆去地考虑了这件事的各个方面,到头来你还需要时间来考虑如何拒绝!"他苦笑着说道。

"我总得跟父亲谈一谈吧。"她的声音里充满活力。

"那是不言而谕的,但我们可以在此以前达成一种共识吧?"

"必须给我时间,哪怕是很短的时间。"

"现在是六月份,你们要去避暑,我们只能到十月份才能在学院里见面,不是吗?"

"一定要给我时间考虑和商量。"她坚持己见道。

"你是不愿意讲吧。"

突然,她站住了脚步,彬彬有礼而又坚决地说道:

"艾哈迈德先生,你一定要逼我现在表态,我希望你心胸广阔地接受我的话。以前我多次考虑过结婚的问题,但不是针对你,而是一般性的思考,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父母亲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不能降低现在的生活水平,我要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每月至少需要五十镑钱的开销。"

艾哈迈德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要饮下的竟是这样的苦酒!他痛苦、失望到了极点,问道:

"一名职员,我指的是到了结婚年龄的职员,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工资呢?"

见她闷声不响,他又接着说:

"你是想嫁个有钱的丈夫!"

"很抱歉,这是你逼得我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观点。"

"无论如何这样更好。"他粗声粗气地说道。

"真是抱歉。"她嗫嚅着说。

他怒火中烧,但他努力做出真诚的样子克制自己,保持礼仪。过了片刻,他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望,想把自己的观点对她谈一谈,便问道:

"你允许我把自己的观点坦率告诉你吗?"

"不,"她连忙表示,"我知道你的许多观点,我希望我们能像过去一样依然是朋友!"

他尽管义愤填膺,但非常可怜她的处境。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而在此以前,你用爱情把它粉饰得那么美好。你在逃避现实,她实事求是,是位正



常的女子,而你——用传统的目光看——却是个反常的怪人。在这个错乱的社会里,健康的人被认为是有病的,有病的倒被认为是健康的。他怒不可遏,可他的不幸远不是发泄怒火可以扭转的。不管怎么说,她还能猜到他的观点,这对他是一个安慰。她伸出手要与他握别,他握住她的手,让它在自己掌心中待了一会儿,他还有话要说:

"你说你读大学不是为了找工作,这话本身很漂亮,那么,你读大学到底有多大的好处呢?"

她不解似的仰起头望着他。他用嘲讽的口吻说道:

"请原谅我的愚昧,也许问题在于你根本不爱我,再见吧。"

说完,他转过身,急速走开了。

三十

易司马仪·拉梯夫说道:

"我带妻子到开罗来生孩子真是犯了个大错。这里每天夜里都有警报声,而在坦塔,根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

"那只是做做样子的,"凯马勒解释道,"要是他们真想让我们遭难,那是谁都阻止不了的。"

"你是在和一个没有感觉到做丈夫责任心的人谈话!"利雅得·格尔达斯嘿嘿笑着对易司马仪·拉梯夫说。这是他们相识后的第二次见面。

"你就感觉到了这种责任心?"易司马仪·拉梯夫讥诮地问道。

"不错,我虽然像他一样是光棍,但我并不反对结婚。"

他们三人正在富阿德一世大街上走着。刚入夜天就暗了,只有从各家店铺的门缝里漏出微弱的灯光。尽管这样,街上的行人不少,男的,女的,还有各个兵种的英国士兵。虽然已是秋天,但还是那么闷热,大多数人都还穿着夏装。利雅得·格尔达斯瞅瞅几个印度籍英国兵,说:

"一个人离开自己的祖国,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他人打仗,真是可悲哪!"

“天哪,这些可怜虫怎么还笑得起来呢?”易司马仪·拉梯夫说。

“我们不也在这个充满酒、毒品和绝望情绪的奇特世界里强作笑颜吗?”凯马勒愤慨地说道。

“你在忍受着独一无二的危机,”利雅得·格尔达斯笑着说,“在你看来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全是捕风捉影,你在与生活和心灵的秘密进行痛苦的斗争,感到百无聊赖、忧郁,我真可怜你哪。”

“结婚吧,”易司马仪·拉梯夫天真地说,“我在结婚前也经历过这种无聊的感觉。”

“好好对他说说吧!”利雅得·格尔达斯建议道。

“在这场必败的战斗中,结婚就是最终的缴械,”凯马勒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易司马仪·拉梯夫这样的对比是错误的。他只是一个颇有修养的动物,但是慢着,这也许是他的妄自尊大,你躺在失意和失败的小山岗上,还有什么可妄自尊大的呢? 易司马仪·拉梯夫一点也不懂思想界的事,但是他有从工作和妻儿们那里得到的幸福。这不正是对你、对这种幸福嗤之以鼻的嘲讽吗? 利雅得·格尔达斯说:

“如果有朝一日我决定写一部小说的话,你就是书中的一名主人公!”

凯马勒带着天真的好奇心望着他,问道:

“你会把我写成什么样呢?”

“我不知道,但你应该做好准备,不要惊慌,因为许多人在我的小说中看到他们自己的形象时都暴跳如雷……”

“那是为什么?”

“或许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个性都有一定的想法,一旦小说家没让他具有这样的个性,他就接受不了,大发雷霆!”

“除了你说出的看法外,你对我还有哪些看法?”凯马勒忐忑不安地问道。

“不,”他赶紧强调道,“但是小说家开始塑造人物时或许借助某个人做原型,后来就彻底忘却了那个人,去塑造一个新的人物典型。典型人物和原型人物间的关系只是典型受到原型的启发而已。你现在给我一种灵感,让我塑造一个人物,他是个东方人,性格却徘徊在东西方之间,他老是围绕着

自己在盘算，结果弄得昏头转向。"

他说什么东方和西方，他哪里知道阿依黛？不幸或许是多种多样的。

"你一辈子都在为你自己制造麻烦，"易司马仪·拉梯夫又一次天真地说，"依我看，书读得多就是你灾难的根源。你为什么不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呢？"

他们已经走到伊马德丁大街的路口就拐了进去。前面有一大帮英国人挡在路中，他们避开这些士兵走了过去。易司马仪·拉梯夫不平地说道：

"让他们进地狱去吧。他们从哪来的这种欲望？天哪，难道他们真的相信自己吗？"

"我看这场战争的结局已经定了，"凯马勒说，"最迟明年春天就能见分晓……"

"纳粹主义是一种不人道的反动运动，"利雅得·格尔达斯气愤地说，"在它的铁蹄下，世界上的苦难将与日俱增。"

"管它呢！"易司马仪·拉梯夫说，"重要的是我们要见到英国人也处于那样的地位，就像老受他们欺侮的那些弱小国家那样！"

"德国人并不比英国人好多少。"凯马勒说道。

"不过，我们受英国人欺压的苦海快要到岸了，英帝国主义今天已是日薄西山，所以还表现出一些人道主义。但我们明天要对付的是一个新的帝国主义，一个狂妄自大、贪得无厌的战争狂，这怎么办呢？"

凯马勒哈哈大笑，笑声中带有一种新的意味，他说：

"让我们为梦想一个由公正的统一政府控制的世界而干两杯吧。"

"我们需要喝的肯定不止两杯……"

他们站在一家以前从未见到过的新开酒馆面前。这也许又是一家"恶魔式"酒馆，在战争期间，一夜间会冒出许多这种酒馆，凯马勒朝酒馆里面望了一眼，看见一个长着东方人身体的白白的女人在主持酒馆，他的双腿立即僵住了，一步也挪不动，更确切地说，不仅是他不动了，就连他的两个朋友也停下了脚步，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玛丽娅！不是玛丽娅又会是谁呢？是她，是亚辛的第二个妻子，他们几十年的邻居。消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竟然出现在这家酒馆里，大家还以为她已经随她母亲而去了！

"你想让我们进去坐一坐吗？那就进去吧，里面只有四个大兵……"

凯马勒迟疑片刻，但是没有勇气，当他从失神中惊醒过来的时候，才说：

“不进去！”

他又看了那女人一眼，他想起了她母亲最后那些日子的情景……他们三个人继续走自己的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至少有十三四年了！她是他忘不了的往事留下的一块痕迹，他的过去，他的历史，他的为人……这些都是一回事。呵，她离婚前他最后一次来思慕宫路上家中的时候是她接待的。他还记得，她当时向他诉苦，说他大哥不走正道，恢复了吃喝嫖赌的生活。他当时并未估计到这些牢骚的后果，没想到她会在这家恶魔式酒馆中当上老板娘。以前她是穆罕默德·拉德旺的千金，是他少年时代的女友和梦中情人。在过去充满欢乐和安宁的那个老家里，玛丽娅是一朵玫瑰，阿依莎也是一朵玫瑰，但是岁月是玫瑰的死敌。他也许能在那种欢乐之家里找到玛丽娅，就像他找到了嘉丽莱太太一样。一旦发生那种事情，那可真让他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中。玛丽娅是与英国人调情开始的，现在又以为英国人服务而告终。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认识。”

“怎么认识的？”

“她是烟花巷的女人，也许她已经把我忘了。”

“哦，酒馆里到处是这种女人，老妓女、不守规矩的女佣人，什么样的都有。”

“是的。”

“你为什么不进去？也许看在你的面子上，她会欢迎我们的。”

“她已不再年轻貌美了，我们还有更好的去处。”

不知不觉中他也有些年纪了，已经三十五岁左右了。他仿佛已经享尽了人生的幸福。他过去生不逢时，现在流年不利，两者相比，他真不知道哪个更为不幸。但是，他既然已厌烦了生活，还关心年龄干什么？的确，死亡就是生活的享受。这是什么声音？

“空袭！”

“我们去哪儿？”

“去拉克斯咖啡馆旁的防空洞。”

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坐的地方了，他们只好伫立着。这里有埃及人和外国人，有先生、太太和儿童，大家说着各种语言和方言。外面传来民防队员的大声喊叫："关灯！"利雅得·格尔达斯脸色苍白，他讨厌高射炮的轰鸣声，凯马勒跟他开玩笑说：

"在你的小说里，你可能无法随便歪曲我这个人物了。"

利雅得·格尔达斯神经质地哈哈大笑，指着周围的人说：

"在这个防空洞里，人们公平地代表着各种人。"

"正如大家胆颤心惊一样，但愿大家都平安无事！"凯马勒自我解嘲地说。

"唉，我妻子得摸黑下楼了，"易司马仪·拉梯夫忧心忡忡地说，"我得认真考虑明天就回坦塔去……"

"但愿我们能活着！"

"伦敦的市民真够可怜的！"

"可他们是这场灾难的根源。"

利雅得·格尔达斯的脸色更加苍白，但他用谈话来掩饰心中的不安，便问凯马勒：

"我听你有一次自言自语道，何处是死亡之站？我想离开枯燥的生活之列车。现在一颗炸弹把我们炸得血肉横飞，你还能视死如归吗？"

凯马勒微微一笑，他正在仔细地倾听着，心里越来越慌乱，预计高射炮随时会发射，会有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听到利雅得·格尔达斯的话，他回答道：

"不会！"

接着他若有所思地沉吟片刻，补充道：

"或许是因为害怕痛苦吧？"

"还是因为有一种模模糊糊的生活的希望仍然在你的心中翻滚？"

他为什么没有自杀？为什么他的生活表面上显得充满热情和信念？而他的心灵一直在把他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拉：纵欲和禁欲。不过，他忍受不了完全的舒适和纵情放荡的生活。另一方面，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逃避和消极的思想，也许正是这种意识阻止了他去自杀。同时，他又牢牢地把动荡不安的生活的缰绳抓在手里，这与他怀疑一切的致命的态度背道而驰。

总而言之,那是两个词:彷徨和痛苦!

突然,高射炮雨点般发射过来,一点没有喘息的机会。大家双目失神,舌头僵硬。但是,连续的轰鸣声没有超过两分钟。人们估计这种令人魂飞魄散的炮声还会讨厌地再次传来,大家都惊恐万状,防空洞里死一般的沉寂。

"我在想着我老婆现在的情况,"易司马仪·拉梯夫咕哝道,"你看空袭什么时候结束?"

"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呢?"利雅得·格尔达斯反问道。

很快,空袭警报解除了,防空洞里发出一片深深的叹息声。

"这只是意大利人开的玩笑!"凯马勒说。

人们像蝙蝠似的摸黑离开了防空洞,许多门洞里走出一批批的人。然后,一扇扇窗户里透出灯光,街头巷尾又充满了喧闹声。

显然,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瞬间,生活提醒疏忽大意的人们它有巨大的价值,那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价值……

三十一

随着岁月的流逝,老宅的面貌已今非昔比,预示着这个家在衰败。老规矩已被废除,家庭聚会也没有了,而这些家规和聚会曾是这个家的精神所在。每天早晨,凯马勒去学校上班;艾米娜外出,去侯赛因清真寺和宰奈卜清真寺祈祷,进行她的精神漫游;乌姆·赫奈斐下厨房干活;艾哈迈德先生躺在卧室里的沙发上,或者坐在阳台里的椅子上;阿依莎在平台和自己的房间之间不知在忙些什么;只有大厅里的收音机一直发出声音。黄昏时,艾米娜和乌姆·赫奈斐坐在大厅里;阿依莎要么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要么陪她们坐一会儿后就走了;艾哈迈德先生还是不离开卧室;凯马勒回家早的话,就躲进楼上的书房里。起初,艾哈迈德对待在家中感到是一件十分难受的事,久而久之他和全家人都习惯了。艾米娜依然是第一个醒来的人,她先唤醒乌姆·赫奈斐,自己再去做小净和祷告。乌姆·赫奈斐是全家人中身体最好的,她起床就去厨房干活。阿依莎一睁开沉重的眼皮,就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



或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如果叫她吃早饭，她就吃几口了事。她已经瘦得不能再瘦了，简直是皮包骨头。她的头发开始脱落，甚至不得不去找医生看，免得变成秃顶。她真是体弱多病，医生甚至建议她可以拔牙了。她已经和过去判若两人，只有名字未变。照镜子的习惯倒还保持着，不过不是为了化妆，而是因为旧习难改，或者是借此表达悲哀。有时候，她也好像显得听天由命，便陪母亲坐一会儿，谈些家常话，偶尔还会张开枯萎的双唇浅浅一笑；或者去看望父亲，问候几句；或者上平台的花园里走走，撒些谷粒喂鸡。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便会满怀希望地说道：

"阿依莎，你真让我心里高兴啊！但愿我能一直看到你这样。"

乌姆·赫奈斐看到这个情景，会边擦眼泪边说：

"我们一起去厨房做点好吃的吧！"

可是到了半夜，母亲却常常被阿依莎房间里传出的哭声惊醒。她急忙去看望阿依莎，生怕吵醒熟睡的丈夫。她看见女儿坐在黑暗中恸哭，女儿感觉到母亲来了，便一把抱住她哭着说：

"她要是把腹中的孩子留给我也好呀！那毕竟是她的骨肉呀！现在我两手空空，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

母亲把她搂在怀里，劝慰道：

"我最理解你的痛苦了，这种痛苦是安慰不了的，我要是能替你受苦就好了。可是，至高无上的真主自有安排，可怜的女儿啊，老伤心有什么用呢？"

"我一睡着就梦见他们，梦见最早的生活……"

"真主还在呢，我早就尝过你这种痛苦，你忘记了法赫米吗？但是有信仰的人遭难时应该会忍耐，你的信仰哪儿去了呢？"

"什么信仰呀！"阿依莎恼怒地喊道。

"要有信仰，你得想到自己的信仰，祈求真主恩赐给你仁慈，这仁慈来自你不知道的地方。"

"仁慈？哪里有什么仁慈，哪里有啊？"

"真主的仁慈包容一切。听我的话吧，跟我一起去圣裔侯赛因那里，把你的手放在陵墓上诵读《古兰经》开端章，这样你的火就会变成凉风，就像当初易卜拉欣的火变成凉风一样。"

她对自己身体的态度也是变化不定，有时她会坚持有规律地去看病，于

是家里人认为她对生活有了一点希望;有时她会破罐子破摔,所有的劝告都听不进,简直是在慢性自杀。去扫墓是她惟一雷打不动的,从来没有一次破例过。她在修缮坟墓方面出手阔绰,心甘情愿地把丈夫和女儿留给她的遗产慷慨捐出,使墓地变成一个鲜花盛开、芳草满地的花园。有一天,易卜拉欣·肖克特来找她办理遗产手续,她发疯般地放声大笑,对母亲喊道:

"快来祝贺我继承了纳伊曼的遗产。"

每当她情绪稳定时,凯马勒常来陪她坐一坐,与她亲切交谈,说着好话。有时他会沉默不语地久久端详着她,想到真主创造的花容玉貌。如今变成了丑婆,心如刀割。她不仅体弱多病,而且万念俱灰,真正体现了痛苦一词的含义。他有时感到他俩的命运多么相似:她失去了一家亲人,他失去了一切希望;她变得一无所有,他也是两手空空。不过,她的孩子们是有血有肉的,而他的希望则是虚无缥缈的!有一天他问大家:

"警报响起时,你们去防空洞不是更好吗?"

"我决不离开自己的房间。"阿依莎说。

"炮火虽然猛烈,但空袭还是太平无事的。"母亲说。

从卧室里传来父亲的声音,他说:

"要是我能够去防空洞的话,我早去清真寺或穆罕默德·阿夫特的家了。"

有一天,阿依莎气喘吁吁地从平台上跑下来,对母亲说:

"我看见了一件怪事!"

母亲用期待好奇的目光凝视着她,她仍然喘着粗气地说:

"我刚才在平台上看日落,当时我的心情绝望极了,从未有过这样。突然,天上开了一扇窗口,射出夺目的光芒,我便放大喉咙高呼:'真主啊!'"

母亲疑惑地圆睁双眼,这是人们期待的仁慈呢?还是新的痛苦的深渊?她咕哝道:

"孩子,或许这就是真主的慈爱。"

"是的,"她喜形于色地说道,"我喊叫:'真主啊!'当时光芒充满了整个天空……"

大家都开始思索着这件事,提心吊胆地关注着情况的变化。阿依莎总是上平台的那个地方伫立数小时,盼望神光再次显现。凯马勒心里在思忖:

"天哪,这是不是她对死亡不在乎的结果呢?"幸运的是——大家幸运的是,时间一长她逐渐忘记了这件事,不再提起它了。后来她进一步自我封闭起来,独自生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不管她是单独在自己的房间里,还是坐在大家的中间。有好几次,她要好长时间才觉醒过来,就像个匆匆归来的游子,不久又要继续自己的旅程。最近,她又有了一个新习惯:常常自言自语,尤其是独自一人时,这使大家心里担心极了。不过,她跟死人们说话时还记得他们死亡时的情景,并没有产生什么臆想或幻影,这一点对她周围的人是一种安慰。

三十二

今年冬天冷得厉害呀!他想起很久以前人们一直把它作为一代人标志的那个冬天。唉,那是哪年的冬天啊?天哪,怎么想不起来了?记忆力到哪里去了?但是,老人的心莫名其妙地在缅怀着那个冬天,它是过去的一部分。一想到过去,他就会激动得热泪盈眶。过去,他每天很早起床,然后冲冷水浴,根本不在乎寒冬腊月的天气,然后吃饱肚子出门,冲向热火朝天的人间,冲向充满活力和自由的世界。而今天,他对这个世界已一无所知,真主啊,只有在人们谈论时才略有所知,他们谈论的那个世界似乎远在天涯海角。起初,他还有自由和能力,可以坐在卧室的沙发上或阳台的椅子上,尽管如此,他对被囚禁在家里感到厌烦。那时,他还可以自己上厕所,自己换衣服,就是这样,他也讨厌窝在家里。他每周还有一天可以拄着拐仗或者坐车出门,去拜谒侯赛因陵墓或到某个朋友家拜访,即使那样,他还一直祈求真主把他从家庭中拯救出来。如今,他已缠绵病榻,他的活动的范围不超过这床的四周,连上厕所也不行,而是在便盆里方便。他已无法再讲究卫生了。他双唇上挂着烦恼,口水里流着苦汁。他原先是酷爱清洁讲究仪表的人,浑身散发着沁人的香味,可现在白天躺在床上,晚上躺在床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在这个原先绝对服从他意志的家里,他见到的都是可怜他的目光,他提出的要求得到的都是像哄孩子一样的言语。

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老朋友们先后离开了人世，好像预先约定好了似的。他们都走了，只留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穆罕默德·阿夫特，祈求真主怜悯他！他们最后一次相见是在斋月的一个晚上，他们一起在朝着花园的客厅里聊了好久，然后他告辞，穆罕默德一路纵声大笑把他送到大门口。当他刚刚回到自己卧室，门就被敲响了，拉德旺急匆匆地来报告："爷爷，外公去世了！"天哪，什么时候？怎么死的？几分钟前我们不是还在说笑吗？他是在回卧室的路上摔倒断气的。就这样，一个终生挚友与世长辞了。阿里·阿卜杜·拉希姆死前整整折腾了三天，时断时续的猛烈咳嗽使我们心里难受，祈求真主让他平平安安走吧，不要让他再这么痛苦不堪了。阿里·阿卜杜·拉希姆从我的精神世界中消失了。他总算给这两位挚友送了行，而当易卜拉欣·法尔病重时，他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因为他自己已病重卧床不起，无法去看望他，朋友的仆人来报丧后，他甚至连葬礼也无法参加，只得派亚辛和凯马勒代他去送葬。他最好的几位世交啊，都去了真主那儿。在他们之前，哈米杜·哈姆扎维等几十位熟人和好朋友都一一归天，只留下他孤单单的一个人，好像谁也不认识他，无人上门看望他，无人前来探望病情，以后更不会有朋友参加他的葬礼。现在，他连祈祷也无法进行了，家里的人好几个月才给他洗一次澡，而洗一次能干净几个小时呢？在这个凄凉孤独的世界里，他多么需要向仁慈的主倾诉心声啊，可他又无法进行祈祷。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捱过去，他每天听收音机，艾米娜每天进进出出。她也已老态龙钟，却从不叫苦。她是他的护理员，他最担心的是她今后需要人护理时怎么办。她是他惟一能依靠的人。亚辛和凯马勒总是在他身边坐一会儿就不知去向，他真希望他们不要走啊！但这是他不能公开表明的心愿，他们也不会实现它。只有艾米娜从不腻烦他，她去侯赛因清真寺也总是为他祈祷。除此以外，这世界是空空如也。海迪洁来访的日子是值得他等待的。她来时总是由易卜拉欣·肖克特、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陪同，整个屋子里充满了生气，不再死气沉沉。他话说得不多，让他们说得很多。有一次，易卜拉欣叮嘱他们说："你们别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让老爷子休息休息吧。"他马上指责易卜拉欣说："让他们说吧，我想听他们说话！"他在祈祷大女儿健康长寿，祈祷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万事如意。他明白，海迪洁很想亲自照料他，从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到她那无限的深情。有一天，他怀着好奇和渴望的

心情,笑嘻嘻地问亚辛:

"你在哪儿过夜生活的?"

"现在又和早些日子一样,到处是英国人。"亚辛不好意思地回答。

早些日子?那可是他身强力壮、威风八面的日子,笑声震得四壁发颤,在奥利亚街和嘉马利亚街可以通宵达旦,那些他爱过的人现在只剩下名字了,祖贝黛、嘉丽莱、海尼娅……唉,亚辛还记得他母亲吗?看,现在宰努芭和克莉曼正坐在亚辛的身边,我们需要经常祈求真主的怜悯和宽恕……

"亚辛,在教育部里,我认识的老熟人中还有谁呀?"

"全都退休了,他们的情况我是一无所知!"

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无所知。知心的朋友全都作古了,还打听那些熟人干吗呢。可是,克莉曼真是漂亮哪!比她母亲当年还要漂亮。虽然如此,她还只有十四岁呀。纳伊曼不也是长得很漂亮吗?

"亚辛,你要说服阿依莎去你们家走动走动,别让她一个人待着,我真担心她眼前的处境啊。"

"我一直请她去思慕宫路我们的家,但她……"宰努芭说,"祈求真主帮助她!"

老人的双眸中出现了黯淡的目光。过了片刻,他突然又问亚辛:

"你在路上没有碰见过穆泰瓦里·阿卜杜·萨姆德谢赫吗?"

"有时能见到,"亚辛笑着回答,"他几乎谁都不认识了,但走起路来脚还挺有劲的!"

这个人啊!他怎么一次也没想到要来看看我呢?还是他已经把我忘了,就像以前把我孩子们的名字都忘记了那样?

朋友们都走了,老人把凯马勒当作朋友,对父亲的这种友好也许是凯马勒始料不及的。他不再是当年那个严父,已变成了一个向他吐露心声、渴望与他心灵交流的朋友。他曾遗憾地说自己的儿子:"三十四岁了还打光棍,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书房里,祈求真主帮助他。"但他不再认为对儿子的情况负有责任,因为儿子从一开始就不听话,要依靠自己,结果到头来成为一个"没有朋友"、窝居家中的光棍教员。他尽量避免使他难堪,不提婚姻或家庭辅导教师的事,还祈求真主让他的积蓄够他用到咽气,以免有朝一日成为儿子的负担。有一天,他问凯马勒:

“这样的日子你满意吗?”

凯马勒困惑地微笑着,不知如何回答。他继续说下去:

“真正的日子还是我们那个时代,那时手头宽裕、身体健康,见过赛阿德·宰格鲁勒,听过阿卜杜胡[①]先生的演说,你们生活的日子里有什么呢?”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优点和不足。”凯马勒回答道,心里却为说不清现代的意义而烦恼。

父亲的脑袋靠在背后的一只破枕头上,摇了摇头说:

“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但是……”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没头没脑地说:

“我无法做礼拜,使我心里很难过,礼拜是孤寂的慰藉。虽然这样,我经历过很多不可思议的时刻,在那种时刻里,我忘却了自己遭受的不能自己吃喝、没有自由和健康等等的烦恼,我的心境格外开朗,感到自己正与苍天联系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在蔑视人生及其一切……”

“祈求真主保佑你健康长寿。”凯马勒咕哝道。

他又一次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道:

“那真是舒心的时刻,胸部不痛,呼吸不喘,腿肿也开始消退,和收音机相伴,听着听众点播的节目!”

突然传来艾米娜的声音:

“老爷好吗?”

“赞颂真主,还好。”

“给你送晚饭来好吗?”

“晚饭?你还在把它称为晚饭?把那碗鲜奶端来吧!”

三十三

下午,凯马勒来到怡心园胡同,看见姐姐一家人正坐在大厅里。他和大

① 阿卜杜胡(1849—1905),埃及近代文化复兴运动的先驱之一,宗教和社会改革家。



家一一握手，对艾哈迈德说：

“祝贺你获得学士学位。”

“有什么好祝贺的，”海迪洁的口气中毫无高兴的情绪，“你来听听最新新闻，这位贝克不愿意工作……”

“他的表哥拉德旺准备给他安排工作，但他坚决拒绝，”易卜拉欣·肖克特说，“凯马勒先生，你跟他说说吧，或许他能听你的话。”

天气太热，凯马勒摘下帽子，把白色上衣脱了，将它套在椅子背上。他估计会有一场舌战，但依然笑容满面地说：

“我今天是专门来祝贺的，但看来这个家庭永远安静不了！”

“这都是我的命啊，”海迪洁用遗憾的口气说，“哪个家像我们这样。”

“事情很简单，”艾哈迈德对舅舅说，“目前能让我做的只有抄抄写写的工作。拉德旺告诉我，档案处亚辛舅舅那儿有一个空缺，现在就可以任用我。他建议我等三个月，到新学年开始，我或许可以当一个中学的法文教师，但是我不想干公职！”

“告诉舅舅，你想干什么？”海迪洁喊道。

“我想做新闻工作。”小伙子干脆而坚决地回答。

“新闻！”易卜拉欣·肖克特怒不可遏道，“刚听到他这么说我们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恶作剧，谁知他真的不肯像你一样当个教师，却偏要去当跑新闻的……”

“愿真主让他免受当教师之苦！”凯马勒用讥讽的口吻说。

“难道你愿意让他去干新闻吗？”海迪洁不安地问道。

阿卜杜·蒙伊姆想缓和气氛，说：

“干公职也并非是愉快的差事！”

“可你自己是一名职员，阿卜杜·蒙伊姆先生！”海迪洁恼怒地说。

“可以去干好的差事，但我不愿意让他去做抄抄写写的工作，你看凯马勒舅舅不也对自己的职业叫苦不迭啊。”

“你想做哪一种新闻工作？”凯马勒问道。

“阿德里·克利姆先生同意我到他的杂志社去见习，先担任翻译工作，以后让我当编辑……”

“可是《新人》杂志是本学术性杂志，发行面小收入有限，不是吗？”

“这是第一步，先当见习，以后做更重要的工作就顺手了。无论如何，我这样可以等待机会又不至于挨饿。”

凯马勒把目光投向海迪洁，说道：

“这种事情就顺其自然吧，他是个受过教育有主见的人，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但是海迪洁可不是这么轻而易举就承认失败的。她再次企图说服儿子接受公职，母子两人的声音越来越响，火气越来越大。凯马勒不得不出面干预来劝解双方。大厅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大家心情沉重缄默不语。最后凯马勒笑道说：

“我来这儿是想贪几杯的，结果碰到这样的麻烦。”

这时，艾哈迈德披上衣服准备离开家。凯马勒也向大家告辞，两人一起出了门。他们走在爱资哈尔大街上，艾哈迈德对舅舅坦言道，自己是去《新人》杂志社接受工作，这是阿德里·克利姆先生答应好的。凯马勒对他说：

“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但不要伤害你的父母。”

艾哈迈德笑着说道：

“我爱他们，尊重他们，但是……”

“但是什么？”

“错就错在每个人都有父母！”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凯马勒笑着说。

“我指的不是字面的意思，而是指父母一词象征着的旧的传统。总的来说，父母就是车上的刹车，我们在埃及不需要刹车，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带着脚链在行走！”

他思索一会儿，继续说下去：

“像我这样的人，有这么一个家，有一个有钱的父亲，就决不会知道奋斗是什么样的苦味。我不否定家里是个安乐窝，但我同时也感到惭愧！”

“这份工作什么时候给你报酬呢？”

“教授还没有确定时间。”

两人在阿特贝·赫德拉分手。艾哈迈德朝《新人》杂志社走去。阿德里·克利姆先生见到他后勉励了一番，并带他去秘书室，向里面的人介绍说：

“这是你们的新同事艾哈迈德·易卜拉欣·肖克特先生。”



然后又把在座的老同事介绍给他：

“苏珊·哈马德小姐，易卜拉欣·利兹格先生，尤素福·嘉米勒先生……”

大家与他握手表示欢迎。接着，易卜拉欣·利兹格客气地说：

“你名字在我们杂志社可是人人皆知啊！”

阿德里·克利姆先生满脸堆笑地说：

“他是《新人》杂志的初生儿！”

说着他指指尤素福·嘉米勒的办公桌说：

“你就在这张办公桌上办公，它的主人经常在外，极少用它。”

阿德里·克利姆先生离开了办公室，尤素福·嘉米勒请艾哈迈德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等他坐定后告诉他：

“苏珊小姐将会安排你的工作，现在你不妨先喝杯咖啡。”

他按了按电铃。这时，艾哈迈德开始打量起房间和房间里的人。易卜拉欣·利兹格是个瘦弱的中年人，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大十岁；尤素福·嘉米勒即将告别青春年华，外表看上去聪明能干。他把目光转向苏珊·哈马德，心里在想，她还记得自己吗？他在一九三六年第一次上杂志社来就见到过她。他俩的目光碰到了一起，艾哈迈德想摆脱这种沉默，便笑着说：

“五年前，我在这儿见到过你。”

她睁大一对明亮的眼睛在回忆，他又补充说：

“当时我是来打听一篇迟迟没有发表的稿子。”

“我想起来了，”她笑着回答，“但自从那以后，我们发表了你的许多文章。”

“这些文章都表现出良好的进步精神。”尤素福·嘉米勒评论道。

“今天人们的觉悟和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易卜拉欣·利兹格接口道，“每当我走在马路上，总会看见墙上的标语：‘要面包、要自由！’这是人们提出的新口号。”

“多么好的口号啊！”苏珊·哈马德认真地说，“尤其是全世界都笼罩在黑暗中的这种时候！”

艾哈迈德明白她话中的意思，他的心很快与周围的气氛产生了共鸣，处于激情和兴奋中。他说：

"黑暗确实笼罩着全世界,但是,只要希特勒还没有进攻英国,那么就有获救的希望。"

"我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这种形势,"苏珊·哈马德发表意见,"希特勒如果进攻英国,很可能两败俱伤,至少力量的中心不就会转移到了俄国吗?"

"如果情况正好相反呢? 我是说,如果希特勒横扫大不列颠岛,力量达到了顶峰呢?"

"当年拿破仑就像希特勒一样,侵略了欧洲各国,但俄国却成了他的坟墓。"尤素福·嘉米勒说。

艾哈迈德感到浑身充满从未有过的活力和热情。这种新鲜的空气,这些思想自由的同事,还有这位开明漂亮的女同事。不知什么原因,这时他竟然想起了阿莱维娅·萨布里,一场没有希望的爱情折磨了他好多年,最后还是失败了。那时,他早早晚晚都从心底里诅咒爱情,直至爱情随风飘散,在他心灵深处留下愤慨和叛逆的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迈阿迪就在自己的家里,等待着每月至少有五十镑收入的丈夫。而眼前的这位姑娘,她在祝愿俄国获得胜利,那么,她在等待什么呢?

突然,苏珊拿着一卷纸向他晃了一下,温柔地说:

"请过来一下!"

他站起身,微笑着走到她的办公桌前,开始了他的新工作……

三十四

尤素福·嘉米勒的主要工作是拉广告和找订户,每周只来杂志社一两天。易卜拉欣·利兹格也是如此,每天到办公室待上一个多小时,然后到他兼职的其他杂志社去了。因此大部分时间里只有艾哈迈德和苏珊两个人在办公室。有一次,印刷厂的一位负责人到办公室来取原稿,令他吃惊的是,他听到苏珊叫他"爸爸"。后来他才知道,阿德里·克利姆先生与印刷厂负责人有着亲戚关系。这既出乎他的意外,又引起他的兴趣。更令他不可思议的是,苏珊终日忙忙碌碌,是整个编辑部的轴心和枢纽,而且她还干了许多



份外事。她不但编杂志，还大量阅读和写作。看上去，苏珊工作认真利落，聪明过人。他一开始就感觉到她的个性很强，有时候他甚至觉得——尽管她长着一双迷人的黑眼睛和妩媚动人的女性身体——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善于组织、意志坚强的男子汉。后来，他受到苏珊对工作热情的影响，他也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着。他负责选译世界文化杂志上的短文，翻译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有一天，他对苏珊说道：

"新闻监督局在盯着我们呢。"

"你还没见到什么事呢，"她的声音说明她既恼怒又鄙视，"在上层圈子里，我们的杂志早已受到某些最高机构的怀疑，其实这正是本刊的光荣！"

"阿德里·克利姆先生在战前写的那些社论，你自然还记得吧？"艾哈迈德笑着问。

"在阿里·马希尔执政那个时代，我们杂志因为一篇纪念阿拉比革命的文章曾被勒令停刊过一次，阿德里在这篇文章里指责陶菲格[①]叛国。"

有一天，她在交谈中问他：

"你为什么选择搞新闻呢？"

他想了一会儿，面对这位女性中具有独特风格的姑娘，他能向她暴露多少真实思想呢？他回答道：

"我进大学不是为了在政府部门谋职。但是我有许多思想，希望把它表达出来、发表出去。要做到这样，最好就是进新闻单位。"

她来了说话的兴致，这使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高兴。

"我没有上过大学，说得更确切些，是没有机会上大学，"她如此坦率，这让他心里高兴，并认定她与其他姑娘不同。"我毕业于阿德里·克利姆先生的学校，这所学校的地位并不比大学低。我高中毕业后就师从于他。我坦率告诉你，你对新闻工作，至少是我们所从事的新闻工作的理解很正确，但是直到如今，你的思想还是通过别人的嘴巴来阐述，我说的是翻译工作，你为什么不考虑选择更适合你的写作方式呢？"

他沉默地思索着，仿佛还搞不明白这番话的意思。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

① 陶菲格（1852—1892），其父易司马仪 1879 年被废黜后他担任埃及国王。

“你指的是什么?”

“写杂文、诗歌、小说、剧本不行吗?”

“我不清楚,但我首先想到的是写文章……”

“好啊,”她用意味深长的口吻说,“但鉴于我国的政治状况,写文章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正因为如此,追求自由的人士不得不用秘密传单来传播自己的观点。文章有目共睹、直截针砭时弊,所以是很危险的,尤其是上边有许多双眼睛盯着我们。而小说则有无数的表达方法,它是一种狡猾的艺术,当今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学形式,在不久的将来,将夺取文学界的首要位置。你难道没发现,许多文学泰斗没有一个不是通过创作——哪怕是一部小说来确立自己在这个领域里的地位的吗?”

“是啊,我读过很多小说,你读过作家利雅得·格尔达斯发表在《思想》杂志上的文章吗?”

“他是许多撰稿人中的一位,并不是最好的一位!”

“或许是这样。是我舅舅让我注意到他的,我舅舅凯马勒·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先生也是那家杂志社的撰稿人。”

“他是你舅舅?”她嫣然一笑说,“我读过他的许多文章,但是……”

“但是什么?”

“恕我直言,他是一位彷徨在形而上学迷宫里的作家!”

“你不喜欢他的文章?”他有点不安地问。

“喜欢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他写了许多关于古代真理的东西,什么精神啊、绝对性啊、知识论啊……这些都不错,但是他——除了精神享受和思想放松外——没有什么目标,创作应该是实现具体目标的方法。创作的最终目标是发展这个世界,把人们引向进步和解放的阶梯上去,让人道主义在持续的战斗中完善。名副其实的作家应该站在这场战斗的前列。至于生命的飞跃就让柏格森一个人去研究吧。”

“可是卡尔·马克思本人开始时也是个彷徨在形而上学迷宫里的年轻哲学家。”

“但他最终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应该从这个时候来看他,而不是看他最初的时候……”

听到苏珊这么无情地批判他的舅舅,艾哈迈德心里很不舒服,他应该首

先出来为舅舅辩护。

“真理总是值得人们去认识它的，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真理，也不管后人会如何看待这些真理……”

“这与你文章中的观点背道而驰，”苏珊激动地说，“我敢打赌，你这样说是受了你对你舅舅感情的影响！一个人痛苦时，他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如何消除这些痛苦上。我们的社会正处在痛苦不堪中，我们首先应该消除这种痛苦，在这以后再说享受，再去从事研究！可是你想想看，一个人身上有伤，正在流血，他能无动于衷，而去搞什么哲学研究作为精神娱乐，对于这样的人你有什么话可说？”

舅舅真是这样的人吗？但是应该承认，她的话完全在他心里引起了共鸣，她的双眸太美丽动人了，尽管她与众不同，那么一本正经，但她是迷人的，十分迷人！

“确实，我舅舅对这些事情不够关心，对此我跟他谈过许多次，发现他这个人不但研究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也研究纳粹主义，而且都抱着不冷不热的态度，我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观点。”

“他根本没有观点，”她笑着说，“作家的观点是无法隐瞒的。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读书、鉴赏、思考，你或许会发现他面对着“绝对性”彷徨不定，甚至感到痛苦，但他路过真正遭受痛苦的人们身边时会熟视无睹。”

“我舅舅可不是这种人。”他嘿嘿地笑着说道。

“你当然是最清楚的。同样，利雅得·格尔达斯的小说也并不是最优秀的小说。它只是分析描述性的现实主义小说，仅此而已，上不去了，小说里没有指导思想，不知道要宣传什么！”

艾哈迈德考虑片刻，说：

“但是他的小说大多描写工人农民这些劳动人民的处境，这就是说，他把自己小说中主人公的舞台都给了劳动阶级！”

“可他仅仅是描写和分析，这对于真正的斗争来说是一种消极的行为！”

这是一位多么热衷于斗争的姑娘啊！显得那么较真，可是哪里有女人味呢？

“你想让他写什么呢？”

“你读过苏联当代文学的小说，读过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作品吗？”

他微笑着一声不响。这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他是学社会学的，并不是读文学的。再说，她的年龄比他大，天啊，她有多大年纪呢？可能有二十四岁吧，甚至还不止吧！这时，她又开口说：

"你应该读一读各类文学作品，如果你想看的话，我可以借几本给你。"

"非常高兴。"

"但是，追求自由的人当一名读者或作者还不够！"她粲然一笑说，"原则首先应该与意志联系起来，意志是第一位的。"

尽管这样，他认为苏珊是秀外慧中。是的，她的脸上虽然不施脂粉，但她对外表和风仪的注重决不亚于其他女性。她那隆起的胸脯像其他美女那样迷人。但是且慢，他是否和其他男子一样，坚信自己的原则呢？我们这个阶层的人真奇怪，他们总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看待女性！

"认识你，我很高兴，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我们要团结一致去做……"

"过奖了！"她笑着说。她笑的时候更显示出女性的妩媚。

"认识你，我真的很高兴。"

是啊，他这话完全出自内心，但不应对他胸中激荡的感情产生误解。也许这是一个像他这样情窦初开的年轻人正常的反应。你可得小心翼翼，别让自己重蹈迈阿迪那次覆辙，因为我心头的忧郁创伤尚未痊愈……

三十五

"晚上好，姑姑！"

他跟着嘉丽莱走到她在大厅里选好的地方。两人刚在沙发上坐下，嘉丽莱就吩咐女仆端来烈酒。她看着女仆整好桌子、放上酒后离去，才回过头对凯马勒说道：

"我的侄儿啊，我向你发誓，我已经不再喝酒了，只有每个星期五晚上与你一起时除外，就像当年我喜欢和你父亲对饮一样。不过，那时我还陪很多人喝酒。"

凯马勒心里思忖道:“我多么需要喝酒啊!我真不知道没有酒的日子会是什么样!”接着,他对嘉丽莱说:

“可是姑妈,现在已经买不到威士忌了,其他没有酒精的饮料也看不到了。据说德国最近空袭斯卡特兰德时,炸毁了一座世界性的酒库,纯正的威士忌流得满地都是。”

“天哪,竟有这样的空袭!可是,趁你没有喝醉之前告诉我,艾哈迈德老先生身体怎么样?”

“不好不坏。姑妈,他卧床不起我心里真难受啊,祈求真主慈悲他吧。”

“我真想亲自去看看他,你有没有勇气代我向他问声好?”

“不行!千万不行,除非到了世界末日!”

老太婆哈哈大笑着说:

“你以为像艾哈迈德老先生这种人,会想到你这个亲生儿子会是干净纯洁的吗?”

“那我也不能去说,好太太,祝你健康!”

“祝你健康!阿蒂娅可能要晚点来,她的儿子病了。”

“上一次她还没有什么嘛!”他有点认真地说。

“是的,可是上周六他儿子病了,她那可怜的心都放在儿子身上了,儿子稍有点不好,她的魂都飞了……”

“她真是个好女人,命运不好啊!她的情况一直让我深信,她干这种事是迫不得已。”

“像你这样的人都对自己高尚的职业感到不满意,”嘉丽莱苦笑着嘲讽地说,“她怎么能对自己的行当满意呢?”

女仆端来一只烟气氤氲的火盆。秋天的天气阴沉沉的,大厅角落的窗户吹进阵阵凉气。酒很苦,但后劲很足。嘉丽莱关于职业的一番话使他想起一件几乎忘记了的事情。他说:

“姑妈,我差点儿被调出开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现在正在打点行李,准备去阿西尤特[①]了。”

嘉丽莱用手拍着胸脯,喊道:

---

① 埃及中部尼罗河畔的一座中等规模的城市。

“去阿西尤特那种鬼地方！准是你中了对头的毒眼，让你去那里。后来怎么样了？”

“还算平安无事，赞颂全归真主！”

“你父亲的熟人多得像蚂蚁一样，在各个政府部门里。”

他没说什么，只是像同意似的点点头。嘉丽莱眼里的他的父亲依然戴着昔日的荣耀的光环。可她不知道，当他把调动的事告诉父亲时，父亲只是遗憾又难过地说道：“没有人认识我了，那些老朋友们都到哪里去了呢？哪里去了呢？”在这之前，他自己去找过老朋友富阿德·嘉米勒·哈姆扎维，或许他还认识教育部某个大人物，但这位大法官对他说：“凯马勒，非常抱歉，我作为一名法官，不能去求人情的。”最后，他找到自己的侄子拉德旺，他极不好意思地结结巴巴说明来意，结果在当天就取消了调令！拉德旺真是一个有办法的年轻人啊！他们俩在同一个部里，是同一个级别的公务员，尽管他已经三十五岁，他侄子才二十二岁！但是，一个小学教员还能期望比这更好的吗？他不能再以哲学来聊以自慰了，或者说他无法再自以为可以这样了。哲学家并不是鹦鹉学舌地重复其他哲学家的言论。今天，文学院的毕业生都能像他一样舞文弄墨，甚至写的文章比他还好。他原先希望出版商能把他的文章编成一本书，但是像这种教学式的文章已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价值了。这些日子里新书何其多呀！他在这书籍的海洋里两手空空。他已经厌倦了，甚至深恶痛绝，他生命的列车什么时候到达死亡的站台呢？……他凝视着“姑妈”手中的酒杯，然后再端详她那上了岁数的脸庞，不由得对她表示钦佩。他问道：

“姑妈，你觉得这酒怎么样？”

她张开嘴露出金牙，回答说：

“你认为我还嗜好酒吗？那种时代早过去了，今天喝酒既觉得没有味道也没有劲，完完全全像咖啡一样。早年，我在比尔朱旺的一次婚礼上喝醉了，快天亮时歌班子的人不得不把我抬到车上送回家。祈求真主，你不要遭这个罪！”

但是有酒总比没酒好呀！

“来酒劲时的那种亢奋劲你体会过吗？原先我喝两杯就能那样，现在得喝上八杯才行，不知道今后要喝几杯。但是姑妈，喝酒必须要喝到那个份



上，亢奋时我这颗受了伤的心才会兴奋地跳动。”

“侄儿，你的心不用喝酒也会快活的。”

快活！那是痛苦吧？所有的希望不已经烧成灰烬了吗？萎靡不振只能以酒浇愁。在这个大厅里，或者在那个房间里，正在为儿子治病的阿蒂娅若回来的话他和她的生活处境是一样的，都是过着不是生活的生活。

“我担心阿蒂娅不会来了！”

“一定会来的，给儿子看病不需要钱吗？”

这算是什么回答！但是她不容他考虑便关心地向他转过身子，注视着他好久，然后低声说道：

“没有多少日子了！”

他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便说道：

“祈求真主使你长寿，不要让我失去你！”

“我准备不过这种生活了！”

他惊异地挺直上身，大声问道：

“你说什么？”

她仰天大笑，用嘲讽的口吻说道：

“别害怕，阿蒂娅会带你去一个像这里一样安全的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呀？”

“侄儿啊，我老了，真主已让我积累了超过我需要的钱财。昨天，附近的一个‘家’被封了，女老板被带到了警察署。我也该悔悟了，我不该以现在这个样子去见真主啊！”

他一口喝完杯中的酒，又斟满一杯，他几乎不相信她的话：

“你剩下的事就是坐船去麦加朝觐了！”

“祈求真主让我能够做点好事。”

他还没有从震惊中醒过来，问道：

“你这些想法都是突然来的吗？”

“不是，我心里想的事不到行动的时候是不会说出来的，这件事我已经考虑很久了。”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祈求真主与我们在一起！”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过真主会让你做好事的。"

"阿门!"说着,她哈哈大笑,"不过请你放心,我要把你将来安排好后,才会关这个家的门!"凯马勒纵声大笑起来,说:

"很难再找到一家有这里这么称心如意的!"

"包在我身上了,即使我在麦加,也要为你安排好新的去处!"

一切事情都显得那么可笑,但是酒永远是伤心者的崇拜物。世事难料,富阿德·嘉米勒·哈姆扎维升为贵族了,凯马勒·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降到底层了,但是酒依然对不幸者和颜悦色。当初,凯马勒背着拉德旺逗他玩;如今,凯马勒却要拉德旺拉一把,把他从倒霉的泥坑里拉出来。但是,酒仍旧是绝望者的救生圈。就连嘉丽莱太太都在考虑悔过自新,而他还在寻找新的发泄场所,不过酒仍然是他最后的归宿。病人厌倦一切,甚至对厌倦也感到疲倦,然而酒始终是聊以自慰的钥匙。

"经常听到你的好消息我真高兴。"

"祈求真主让你幸福。"

"我在这里打扰了你,是否让你烦?"

她用手指捂住他的嘴,说:

"愿真主宽恕你! 这里是我的家,也是你的家。我的侄儿啊,我的家无论在哪里,都是你的家。"

难道真有一个他一无所知的诅咒,注定要由他来为它付出代价? 他如何才能走出生活中的窘境呢? 连嘉丽莱都在认真考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为什么不可以她为榜样呢? 溺水者一定要登上岩石才能获救,否则就要淹死。如果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不为它创造意义呢?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生活的意义,而我们却在寻找生活的意义,这可能是错误的。"

嘉丽莱用奇特的目光望着他,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自己脱口而出说了什么。嘉丽莱笑着问道:

"你这么快就醉了?"

他放声大笑,想以此掩饰自己的窘境,并说:

"战争时期的酒犹如毒药嘛,请别见怪! 天哪,阿蒂娅什么时候能来呢?"

三十六

凌晨两点半,凯马勒才离开嘉丽莱的家。一切都沉浸在黑暗之中,黑暗又沉浸在寂静之中。他慢腾腾地朝新马路走去,然后拐到侯赛因大街。在这个跟他毫无关系的神圣的街区里,他要生活到什么时候呢?他淡然一笑。酒留给他的只有头痛和全身四肢乏力,他吃力而懒散地移动着步子。在这种浑身没劲的时刻,他心里总有一种东西在呐喊——不是忏悔也不是悔恨——寻求涤垢去污,永远从肉欲中摆脱出来,似乎欲望的浪潮撞击在禁欲的岩石上。他抬起头望着天,仿佛要与星星倾诉心声。突然,万籁俱寂中响起了警报声!他的心怦怦直跳,睁大两只昏昏欲睡的眼睛,他本能地奔向最近的墙边,顺着墙根往前走。他又一次望望天空,看见一道道探照灯光极其迅速地在天幕上扫来扫去,一会儿交汇在一起,一会儿疯狂地分开。他加快脚步但不离开墙边,一种凄凉的感觉油然而生:好像整个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突然,尖厉的警报声再次响起,这是他从未听到过的。紧接着是猛烈的爆炸声,脚下的大地都颤抖了。是在这附近,还是在远处?他没来得及去辨别,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二连三响起,几乎使人透不过气来。高射炮一阵接一阵地轰鸣,天空被一道道闪电般的光线照亮,不知这光亮都来自何方,也不知道是什么光。凯马勒感到天崩地裂,便不顾一切地撒腿快跑,向洋红巷方向奔去,把那里古老的拱形圆顶通道当作防空洞。高射炮发疯般地怒射,炸弹在摧毁它的目标,大地在猛烈摇动。在可怕的数秒钟内,他冲到了那里,里面漆黑一团,已经有许多人,他气喘吁吁地挤进人群中间。里面是一片惊恐气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充满了恐怖的喃喃声。通道的进口和出口处,不时有探照灯的光束闪过。停止投炸弹了,或者说这是人们的感觉,但是高射炮仍在发疯般喷射。炮弹的回声并不比爆炸声小,妇女、儿童、老人的哭喊声和喊叫声响成一片。

"完全是一次新式的空袭,和以前的不一样。"

"老区经受得了这样的轰炸吗?"

"别再喋喋不休了,求真主保佑吧!"

"我们都在祈求真主保佑。"

"安静,请安静,真主会怜悯你们的!"

凯马勒注视着通道出口处的亮光,看见又有一群人朝这边跑来,他感到那里面有父亲的身影。他的心怦怦直跳,真是他父亲吗?他怎么能走路来这里呢?再说,他怎么能离开床了呢?他在人群中硬挤出一条路,走到通道口,借着闪烁的亮光看清楚那真是他们一家人,父亲、母亲、阿依莎和乌姆·赫奈斐!他朝他们走过去,轻声说道:

"我是凯马勒!你们都好吗?"

父亲没有回答,他在母亲和阿依莎中间,无力地将背靠在通道的墙上。母亲说:

"凯马勒?赞颂真主。孩子啊,太可怕了!这一次和以往都不一样,我们觉得房子都快塌下来砸在我们头上了。真主使你爸爸突然来了劲,他起床来到我们中间,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走来的,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走来的。"

"他有真主的恩赐,"乌姆·赫奈斐咕哝道,"这有多恐怖啊?祈求真主保佑我们。"

突然,阿依莎大叫起来:

"炮声什么时候停止啦?"

凯马勒觉得姐姐的喊声预示着她的神经崩溃了,他发觉自己面对着几个需要鼓励的人,便走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让她失去意识的神志恢复平静。高射炮还在疯狂地发泄着,但在逐渐减弱,已到了感觉不到的程度。凯马勒向父亲靠过去,问道:

"爸爸,你的情况怎么样?"

父亲有气无力地低声说道:

"你刚才在哪里,凯马勒?空袭时你在哪里?"

"我就在这个通道附近,"他安慰父亲道,"你好吗?"

"真主是无所不知的,"父亲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回答道,"我是怎么离开床的,是怎么跑到街上来的?只有真主知道……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什么时候能恢复平静呢?"

"我脱下外衣，你坐在上面怎么样？"

"不，我站得动，可是什么时候能恢复平静呢？"

"看来空袭是结束了。你突然站了起来，这不用害怕，因为病人情急之下常常会创造奇迹！"

他的话音刚落，就听到连续的三声爆炸，大地抖动起来，高射炮又发起疯来，通道内发出一片喊叫声。

"就在我们的头顶上！"

"万物非主，惟有真主！"

"安静点，别这么悲观！"

凯马勒放开阿依莎的手，又把父亲的手抓在自己手里，他平生还是第一次这样做。父亲的手在不断地哆嗦，凯马勒的两手也在发抖。乌姆·赫奈斐趴在地上号啕大哭。那个神经质的声音又一次吼叫起来：

"别再哭叫了，谁再哭叫我就掐死他！"

哭叫声更大了，高射炮声接连不断。大家绷紧了神经，等待着新的爆炸。但是只有高射炮不断的发射声，新一轮爆炸的恐惧让人们的心灵感到窒息。

"轰炸完了！"

"等一会儿还会来的。"

"到很远地方去轰炸了，如果在附近，我们周围的房子都完了！"

"不，纳哈辛街挨了炸？"

"你听起来好像是这样，其实它可能在乌伦斯！"

"嘘，大家仔细听，高射炮声还没停吧？"

实际上，高射炮声在渐渐疏稀。过了一会儿，除了远处有些声音外，炮声变得断断续续，越来越远，然后隔上整整一分钟才有声音，最后彻底平静了。四周寂然无声，越来越静。人们的舌头发僵了，过了好长时间，带着哭腔的希望之声才此起彼伏，越来越响。人们又开始想起了一件件的事情，重新有了活力，小心地松了口气，庆幸逃过一劫。这时，探照灯光已经消失，周围漆黑一片，凯马勒试图看清父亲的脸，但办不到。

"爸爸，马上恢复平静了。"

父亲一言不发，只是动了动被儿子抓住的双手，犹如向他证明自己还

活着。

"你感觉好吗?"

父亲又动了动手。凯马勒感到一阵心酸,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响起了警报解除声。

顿时,从四面八方传出一片欢呼声,就像孩子们在听到节日礼炮后尽情欢呼一样。到处人声嘈杂,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开门推窗的声音、神经质喧哗声……接着,躲在通道内的人们陆续出来了。凯马勒长叹一声说道:

"我们回家吧。"

父亲把一条手臂搁在凯马勒的肩上,一条放在艾米娜的肩上,被搀扶着一步步挪动脚步。行人们好像在问:这位先生怎么啦?这场危险的空袭对他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他没走几步就停下来了,有气无力地说:

"我想坐一会儿。"

"我抱你走吧。"凯马勒说道。

"你抱不动的,"父亲无力地说。

凯马勒二话没说,一条手臂放到父亲背后,另一条手伸到父亲腿下,猛一用力把他抱了起来。父亲体重确实不轻,但病后瘦了许多,还可以抱得动。凯马勒缓慢地走着,其他人同情地跟在后边。阿依莎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父亲吃力地说:

"别出丑了!"

阿依莎赶紧用手捂住嘴巴。到家时,乌姆·赫奈斐上前帮着托一把先生,两个人一抱一托,小心翼翼地一级级上楼梯。父亲顺从地一动不动,嘴里不停地低声祈求真主宽恕,显示出他心里很悲哀和无奈,直到他们慢慢地把他放到床上。卧室的灯一开,大家才看清父亲的脸苍白,一点血色也没有。他的胸部剧烈地起伏着,无力地闭着双眼,开始呻吟,但他终于战胜了痛苦,最后不出声。大家对着他的床站了一排,个个都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他。最后,艾米娜用发颤的声音问道:

"老爷,有什么不舒服吗?"

他睁开眼睛,久久地端详着床前的一家人,好像不认识他们似的。过了

好久,他才长叹一口气,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低语道:

"赞颂全归真主。"

"睡吧,老爷!睡吧,好好休息休息吧!"

传来一阵门铃声,乌姆·赫奈斐赶紧去开门。大家交换着目光,凯马勒说:

"也许是怡心园胡同或思慕宫路那边的人来看看我们怎么样。"

他的猜测没有错。不一会儿,阿卜杜·蒙伊姆、艾哈迈德走进房间。紧接着,亚辛和拉德旺也跟了进来。他们来到老人床前探望,并向在场的人问好。老人把暗淡的目光投向他们,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只是举起瘦骨嶙峋的手向大家打招呼。凯马勒简短地把父亲这一夜令人担心的经历讲了一遍。

"这一夜太可怕了,"艾米娜嘀咕道,"求真主别再这样了。"

"折腾了一夜,老爷有点累了,"乌姆·赫奈斐说,"休息一下就会恢复的。"

"是该好好睡一觉,"亚辛又俯下身子问道,"现在感觉怎么样?"

父亲用无力的目光凝视着他,喃喃地说:

"赞颂全归真主,我觉得左边肋骨不舒服。"

"我去给你请医生吧?"亚辛问道。

父亲厌烦地摆摆手,喁喁低语道:

"不用,最好让我睡觉。"

亚辛向在场的人作了个出去的手势,他自己也后退了几步,老人又一次举起那只瘦骨嶙峋的手表示了一下。大家一个个离开了房间,只留下艾米娜。大家在大厅里坐下,阿卜杜·蒙伊姆问凯马勒舅舅:

"刚才你们怎么躲的?我们都躲到了院子的客厅里。"

"我们到了邻居的地下室里。"亚辛说道。

"但是爸爸累得精疲力竭。"凯马勒不安地说道。

"睡一觉就会恢复的。"亚辛说道。

"如果再来一次空袭,我们将他怎么办呢?"

谁也没有回答,鸦雀无声。最后还是艾哈迈德说道:

"我们的房子太旧了,经不起多次轰炸。"



这时,凯马勒想驱散笼罩在大家心头的愁云,让大家的神经放松一下,便从唇间挤出一丝笑容,说道:

"如果我们的房子倒塌了,那也是光荣的,它将成为最新的现代遗迹……"

三十七

后半夜,凯马勒将探望者们送到大门口。他刚回到楼梯口就听到楼上传来一阵毛骨悚然的喊叫声,他那一直紧张的神经顿时平添了沮丧。他奔上楼去,只见厅里空无一人,父亲卧室的门关着,里面传出一阵高过一阵的嘈杂声,他估计一定发生了不幸的事,那是他不敢想的事。他赶紧跑过去,推开房门走进里面。母亲正扯着嘶哑的声音喊叫着:"老爷啊!"阿依莎用粗嗓门唤着:"爸爸!"乌姆·赫奈斐站在床头,口中念念有词。他的目光投向床上,一种恐惧、绝望、悲痛和无奈的感觉袭上心头。他瞅见父亲的下半身瘫在床上,上半身靠在母亲的胸口,母亲盘腿坐在父亲的身后。父亲的胸口机械地上下起伏着,喉头发出异样的声音,这不是在这个世界应该听到的声音,他睁着双眼,但两眸呆滞无光,看不见什么,也意识不到什么,更无法表达什么感受。凯马勒站在床边窗户后不动了,舌头发僵,目光凝固,不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被一种不可抗拒的情感所控制:一无所能、彻底绝望、无限渺小。他几乎失去了知觉,只是心里清楚父亲正处在弥留之际。阿依莎惶恐不安的目光一会儿停留在父亲的脸上,一会儿看看凯马勒的脸,然后大声喊道:

"爸爸! 这是凯马勒,他要跟你说话!"

一直念念有词的乌姆·赫奈斐结结巴巴地说:

"快去请医生吧!"

"还请什么医生啊,你这个笨蛋!"母亲愤怒地喝道。

父亲微微动了动,似乎想坐起来,他的胸口起伏得更厉害了。他先伸出右手的食指,再伸出左手的食指。凯马勒这才明白,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他

是在请母亲代他诵念作证词[1]。母亲一见这个动作，痛苦地皱起了脸，俯身到丈夫耳边，用他能听见的声音诵念作证词，反复念叨，直到他的手垂下不动。人临终时刻将永远是个谜，只能用痛苦、恐惧或昏厥来形容它，就像用占卜那样进行猜测。但无论如何，这事不宜拖时间，这可是一件最重大的事情。面对正在与世长辞的父亲，他的神经已经崩溃了，同时自感羞愧。在这样的时刻，他居然还在分析和研究什么道理，仿佛父亲的垂死给了他更多的思考动力和研究的素材。他为此更加悲伤和痛苦。父亲的胸部起伏得更加厉害，喉咙口呼噜呼噜的声音更大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是想起来？还是想说话？或者是要交代一件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他痛苦吗？还是他感到了恐惧？唉……

最后，父亲深深地呼噜一声，然后脑袋垂到胸前，不再动弹了……

阿依莎拼命地尖叫起来：

"爸爸，纳伊曼，奥斯曼，穆罕默德呀！"

乌姆·赫奈斐赶紧跑到她身边，轻轻地把她推到卧室外面。母亲抬起苍白的脸望着凯马勒，向他指指门外，但他一动未动，母亲难过地轻声说道：

"让我为你父亲尽完最后的责任吧。"

凯马勒转过身，朝外走去。阿依莎扑在沙发上号啕大哭，他走到对面那张沙发上坐下。乌姆·赫奈斐跑回房间去帮助老夫人，并随手关上了房门。阿依莎哭得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凯马勒站起身，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未对她说一句话。他不时地瞅瞅关着的房门，然后紧闭着嘴。他暗自纳闷：我们对死亡为什么显得如此陌生呢？每当他想集中思想思考一下时，总觉得神思恍惚，一种情感油然而生。父亲——即使他后来衰弱了——一直存在着这个家的生活中，明天如果他发现这个家已不是过去那个家了，这里的生活也不是他习惯的那种生活了，那没有什么奇怪的。从此刻开始，他要准备担任新的角色。阿依莎哭得让他的心越来越烦，他一度想阻止她哭，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奇怪，她早已对一

---

[1] 这里是替垂死的人诵念："我证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表明此人是虔诚的穆斯林，将回到真主身边。

切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哪来的这种感情呢？他又想到了失去父亲后的生活，但实在难以想象。想到父亲弥留时刻的情景，他心如刀割。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父亲过去的形象，多么风光、多么威严啊！他不禁对宇宙万物产生了深深的怜悯。阿依莎什么时候能够不哭呢？她就不能像他那样，无声地哭泣吗？

房门开了，乌姆·赫奈斐走了出来。在重新关上房门前，传来了母亲的号哭声。他明白母亲已经履行完了自己的责任，可以放声大哭了。乌姆·赫奈斐走到阿依莎身边，用粗哑的声音劝道：

"别哭了，小姐。"

说着，她转过身，面对凯马勒说：

"天快亮了，少爷，你睡一会儿吧，明天你会很忙的……"

说完，她哭泣起来，一边离开那里，一边哽咽着说：

"我到怡心园胡同和思慕宫路去报丧！"

亚辛急匆匆赶来了，紧跟着的是宰努芭和拉德旺。不多久，从宁静的马路上传来海迪洁的哭声。海迪洁一来，整个家就像着了火似的，哭声、喊声响成一片。男人们在底楼待不住了，便来到二楼的书房，愁眉不展地坐在那里不作声，心里充满了悲哀，就这样，一直到易卜拉欣·肖克特开口：

"别无办法，惟靠真主。空袭夺走了他的生命，真主会无比怜悯他的。他不愧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并非每个人都能这样的。"

亚辛控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凯马勒也放声大哭。易卜拉欣·肖克特又说：

"万物非主，惟有真主，他走了，留下你们都已经是男子汉了。"

悲痛的拉德旺、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有点惊奇地望着两个哭泣的长辈。亚辛兄弟俩很快抹干了泪水，默默无语地坐着。易卜拉欣·肖克特说：

"天快亮了，我们想想该做些什么事。"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已经办过好几次了。"亚辛悲痛地说。

"葬礼要办得与老人家的地位相称。"易卜拉欣·肖克特补充道。

"这是最起码的!"亚辛强调说。

这时,拉德旺说:

"家门前的街道太狭窄,搭不下大天篷,我们把吊唁的天篷支在法官公馆广场吧。"

"可是按照习惯,天篷都是架在丧家门前的。"易卜拉欣·肖克特说。

"这不是重要的事,"拉德旺说,"因为有许多部长、谢赫和议员都要来的!"

大家意识到拉德旺指的是他认识的要人,亚辛不假思索地表示:

"那就把天篷架在那里吧。"

艾哈迈德也在思考他应该担任的角色,他说:

"我们已来不及在日报上发布讣告了。"

"晚报是在下午三点左右出报,"凯马勒说,"那我们就将出殡的时间定在五点吧。"

"好吧,反正墓地离这儿不远。"

凯马勒诧异地回想着刚才的谈话。今天下午五点[1],父亲还躺在床上听收音机,而明天的同一时刻呢?他就要与法赫米以及亚辛两个夭折的小儿子相邻为伴了!法赫米还留下什么呢?凯马勒年纪不小,但早就有个愿望,想看看墓穴里的情况。父亲临终前真的有话要说吗?他想说什么呢?亚辛回过头问他道:

"父亲临终时你在场吗?"

"在场,就在你们刚离开后不久。"

"他痛苦吗?"

"我不知道。哥哥,谁能知道呢?不过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亚辛叹了一口气,又问道:

"他没有说什么吗?"

"什么也没说,实际上他已经说不出话了。"

---

[1] 伊斯兰历的"一天",是从太阳下山开始计算,到次日太阳下山为止。所以,这里的"今天下午五点"是指我们概念中的"昨天下午五点",而下文的"明天的同一时刻"才是"今天下午五点"。

"他没有诵念证词吧?"

凯马勒闭上眼睛,想掩饰心中的伤感,回答道:

"是妈妈替他诵读的。"

"祈求真主怜悯他。"

"阿门!"

大家沉默无语,直到拉德旺打破沉寂:

"大篷一定要很大,要容得下来吊唁的人。"

"那当然,我们的朋友很多嘛,"亚辛说,然后瞅瞅阿卜杜·蒙伊姆,"还有穆斯林兄弟会的人呢!"

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

"要是爸爸的朋友都还活着,他们一定会用自己的肩膀抬尸床[①]的。"

葬礼就像他们安排好的那样进行。阿卜杜·蒙伊姆朋友的人数最多,而拉德旺朋友的地位最高,其中有些是经常上报刊杂志的人物,非常引人注目。拉德旺因为这些朋友而感到自豪,甚至那沾沾自喜的情绪几乎掩盖了他的悲伤。

这条街上的邻居们都来为这个"终生邻居"送葬了,甚至连那些不相识的人都来送行。除了先于老先生去世的朋友外,其余的人几乎全来了。出殡行列到凯旋门时,穆泰瓦里·阿卜杜·萨姆德谢赫出现在马路上。他蓬头垢面,跌跌撞撞地走着,看见出殡队伍,便抬头朝尸床望去,眯起眼睛问道:

"这是谁呀?"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先生。"街上的邻居告诉他。

谢赫的脸痉挛着,脑袋左右摇晃着,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突然问道:

"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这个街区的,你怎么会不认识他!"那人难过地摇摇头回答道,"难道你不记得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先生了?"

但是,他好像什么也没有想起来,又朝尸床望了一眼,然后走开了……

① 用肩把尸床抬到墓地安葬,这是阿拉伯人出殡的方式。



三十八

家里没有老爷了，这已不是我生活了五十多年的那个家了，大家在我周围哭泣。海迪洁寸步不离我，她就是我那颗充满回忆和痛苦的心，她是我全部的心。她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姐妹，甚至有时是我的母亲。我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人偷偷哭的，因为我要他们忘掉悲痛，不要因为我而伤心，但愿真主能让他们不要过分悲伤。而每当我一个人时，便用泪水来排泄心中的哀思，任凭泪水流干。我告诉乌姆·赫奈斐，当她看见我哭泣的时候，不要管我。她对我说，我怎么能让你这个样子不管呢？我了解你的心情，你是一个穆斯林，是最虔诚的穆斯林，我们要向你学习如何节哀和顺从真主的命令。这话说得多好啊，乌姆·赫奈斐！可是一颗悲痛的心怎能理解它的含义呢？我在这尘世上已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任何事情要做，我每时每刻都在回忆与老爷有联系的事。我只知道生活是围着他转的，现在生活中不再有他的影子，我怎么受得了呢？我第一个建议改变这间他住过的卧室的布置，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都不肯进去，以免进屋不见人，悲痛一场。老爷是值得人流泪的，不过他们哭泣我却受不了，我担心伤着他们的身子，便把乌姆·赫奈斐安慰我的话去慰藉他们，让他们顺从真主和天命。因此，我把卧室中原先的家具撤走，我搬到阿依莎房间去睡，为了不使原先的卧室被遗弃和冷落，我将厅里的家具搬了进去，将聚会移到了那里。我们在那个房间里围炉而坐，谈天说地，但聊天常常被眼泪打断。我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准备去坟地扫墓。我亲自主持前期工作，进行安排，它或许就是我惟一的本份工作，什么事我都可以让乌姆·赫奈斐代劳，惟独这件事我要亲自做。这位忠心可爱的女仆理所当然成了我们家的一员。我们一起去扫墓，一起流泪，一起回忆美好的岁月，她的回忆和感受总是和我一样。昨天，我们谈到了斋月之夜，她马上谈起老爷在斋月，从早到晚这一整天的活动。我也谈起了自己当时等他的情景：听到远处马车的声音，我急匆匆走进阳台，看着他坐着马车回家，他的朋

友们说说笑笑送他下车，这些朋友先后都去真主那儿了，就像甜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青春和健康早已成为过去一样。真主啊，让我的孩子们健康长寿，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吧。今天早晨，我看见我们家的老猫闻着床下的地板，那儿原先是它为小猫哺乳的地方，这些小猫后来都被我送给了邻居。见到老猫哀痛，彷徨的情景，我的心都碎了。我不禁在内心深处大声疾呼：阿依莎，你要忍耐！可怜的阿依莎，父亲的死又勾起了她的悲痛，她哭父亲、哭女儿、哭两个儿子、哭丈夫，热泪滚滚似雨下！我早年尝到过丧子之痛，心里都流出了血；今天，丈夫之死更使我悲痛欲绝。过去他充满了我的整个生活，如今我生活中却没有了他。我现在的责任就是祈求真主怜悯他，并接受怡心园胡同和思慕宫路两家送来的对他的凭吊。这就是我现在的事。我的儿子啊，这些天你为自己找一个闲坐的地方吧，不要和我们这些伤心的人在一起，不要受我们的影响。你为什么老是愁眉苦脸呢？男子汉不可悲天悯人。因为他不能既承受生活的重担又愁肠百结。上楼回你的房间去吧，就像往常的那样，读读书写写文章吧，或者去找朋友聊聊天吧。开天辟地以来，亲人们总是要离别后代的，如果一直沉湎在悲哀中，那大地上就决不会有生气了。我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悲伤，穆斯林是不应该过分伤心的。如蒙主恩，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要忘掉悲痛。只有在真主要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才能见到先我们而去的亲人。我就是这样对他说的。我发誓，我是尽量控制和克制自己，除非海迪洁出现，她是我家多愁善感的心，见她号啕大哭，我也禁不住痛哭一场。阿依莎告诉我，她梦见了爸爸，他一手挽着纳伊曼，一手搀牢穆罕默德，并让奥斯曼骑在他的肩头上。爸爸对她说，他很好，他们都很好。她问父亲，那一天她打开窗户，看见天上光芒四射，然后又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父亲眼睛里露出责备的目光，一语不发……过了一会儿，阿依莎问我这梦是什么意思，阿依莎，你这是在为难母亲啊！可是我告诉她，亲人去世，心里老惦记着，因而他就在梦中来看她，将她的孩子们从天堂里带到她面前，让她看到他们很好。你不要老是闷闷不乐，破坏他们的情绪。我多么盼望阿依莎能回到以前那个样子，哪怕是暂时也好！但愿我身边的人都能摆脱痛苦，不要打扰我，以免分散我哀思的责任。我把亚辛和凯马勒叫到一起，对他们说道："这是你们爸爸留下的遗物，我们怎么处理？"亚辛说：

"我拿戒指,因为我的手指戴上正合适。凯马勒,这块怀表给你。念珠就给你吧,妈妈!"还有几件敞袍长衫呢?我立即想起了穆泰瓦里·阿卜杜·萨姆德老头,他是你父亲那辈人活在世上的一个。亚辛说:"那个人已经完了,他每天都昏昏沉沉的,也不知道住在哪儿。"凯马勒皱起眉头说:"他连爸爸都不知道了!连爸爸的姓名都忘了,看见爸爸的出殡,他扭头就走开。"我一听大惊失色,忙问道:"真奇怪,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老爷过世前还问起过他,一直很喜欢他。但自从纳伊曼成婚那夜来我家后,老爷只见过他一两次。可是天哪,纳伊曼在哪里呢?过去的日子都到哪儿去了呢?亚辛建议把这些衣服送给他部门的听差和凯马勒学校的工友,没有比像他们那样的穷人更应该得到施舍的了,他们将会为老爷祈祷。在最后的安息地得到真主的保佑。亲人的这串念珠决不会离开我手的,直到我告别人世。坟墓虽然引起人的悲伤,但它又是个多么好的安息之处啊!自从我家的烈士葬在那里后,我就与它结成了不解之缘。从那时起,我就把墓地看成是我家的一个房间,只是远在边缘区。我们早晚都会在那里集合,就像我们过去一起在家庭咖啡会上一样。海迪洁每次都哭得精疲力竭,直到我们要听《古兰经》经文了,大家才不出声。随后,孩子们谈着话,精神分散就顾不上忧伤了,这使我感到欣慰。拉德旺、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常常争论不休,克莉曼有时候也参加,这吸引凯马勒也参与他们的谈话,减少现场的悲伤情绪。阿卜杜·蒙伊姆询问法赫米舅舅是如何牺牲的,亚辛就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于是过去的岁月浮现在眼前,许多忘却的事又回忆起来。这时,我的心怦然跳动,不知如何掩饰自己的眼泪。我常常发现凯马勒愁眉苦脸,便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父亲的形象总挥之不去,尤其是他弥留之际的情景,虽然他走得还算轻松的。我亲切地劝他说,你应该把这一切都忘掉。他问我怎样忘掉,我告诉他要凭对真主的信仰。他露出苦笑说,我小时候很怕爸爸,可到了他的晚年,我发现他完全变了个人,变成了一个可爱的朋友。他多么风趣、多么温柔、多么和善啊,那是别人身上看不到的。亚辛每当追忆往事,轸念殊深时总是潸然泪下。凯马勒默不作声地忍受着痛苦,而身材魁梧的亚辛倒像个孩子似的哭泣,他对我说,爸爸是他这一生中惟一所爱的人。是的,他既是他的爹,又当他的娘。只有在他身边,亚辛才得到怜悯、疼爱和关怀,即使他有时很严厉,也是一种关怀。我决不会忘

记那一天,他宽恕了我,让我回到家里。还是我母亲(愿真主怜悯她)看得准,她一再叮嘱我,老爷对孩子们的母亲决不是绝情的人。过去,我们都爱他;今天,我们都怀念他。我的家虽然人来人往,但我的心一刻也不能平静,直到海迪洁、亚辛带着他们的家人来到我身边。即使是宰努芭我相信她也是悲痛万分。有一天,漂亮的小克莉曼对我说:"奶奶,你到我家来吧。这些天是纪念圣裔侯赛因诞辰的日子,我家下面有许多纪念活动,你是喜欢这些活动的。"我吻吻她表示感谢,并对她说:"孩子,奶奶不习惯在外面过夜。"克莉曼对祖父家过去的种种规矩一无所知。回想起那些日子多么美好啊!当时阳台就是我世界的边界,我站在那里等候老爷后半夜回家。那时他身强力壮,下马车时几乎踩得地面颤动,进入卧室后,虎背熊腰的身体占满了整个房间,脸上喜气洋洋。今天,他不会回来了,永远不会回来了。这几年,他形容枯槁、卧床不起,身体单薄、体重锐减,一个人就可把他托起。我真是心痛如刀绞呀,这种哀痛是决不会消失的!阿依莎生气地说,这几个孩子对父亲的去世根本不难过,一点儿也不伤心。我对她说,不,他们是悲伤的,但他们还小,不能过度悲哀是真主对他们的恩慈。阿依莎说道:"你看看阿卜杜·蒙伊姆,争论起来没完没了,对我女儿一点儿不悲伤,很快就把她忘了,仿佛她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我安抚她说:"不,他为妻子伤心了很长时间,流了不少眼泪,但男人们的悲伤和女人的悲伤不一样,母亲的心更与其他人的心不一样。阿依莎啊,谁能时刻不忘呢?我们不也聊天解闷,偶尔会露出笑容吗?总有一天我们也会不再流泪的。再说法赫米在哪里呢?在哪里呢?"乌姆·赫奈斐问我:"你为什么不去拜谒侯赛因陵墓了?"我回答道:"我的心现在对过去很喜爱的事也冷淡得很。我的心情好转,只有去看老爷的墓。"她又问道:"为什么只有去看老爷的墓,你才能心情平静呢?"乌姆·赫奈斐就是这样关心我,她是我们的女管家,要是没有她,我们的家就不成为家了。真主啊,你是万物的主宰,你的判决是不能更改的,我归根结底也是属于你的。我真盼望你让我先生一直身强力壮,直到最后啊!那样的话,我就不会有什么伤心难受了。他晚年缠绵病榻,一张小小的床竟是他的全部世界,没有欢乐可言,最后连礼拜也无法做,衰竭的心脏使他无法动弹,最后习惯像孩子似的被别人移来移去!一想到这些我就泪水涟涟,悲伤涌上心头!

三十九

"我信赖真主,我要和表妹克莉曼订婚。"

易卜拉欣·肖克特抬起眼睛有点诧异地望着儿子。艾哈迈德低着头发笑,说明他对这消息不感到意外。海迪洁放下手中正在编结的围巾,用不相信的奇异目光注视着他。然后,他瞅瞅丈夫问道:

"他说什么?"

阿卜杜·蒙伊姆重复一遍说:

"我信赖真主,我要和表妹克莉曼订婚。"

海迪洁不知所措地摊开双手,问道:

"这个世界没有了感觉吗?先不说未婚妻的事,这种时候适合谈婚论嫁吗?"

"什么时候都适合谈婚论嫁的。"阿卜杜·蒙伊姆笑嘻嘻地说。

"那你外公呢?"她不解地摇摇头,又将目光在艾哈迈德和易卜拉欣中间转动,"你们以前听说过像这样的事情吗?"

阿卜杜·蒙伊姆有点恼怒地说:

"订婚又不是结婚、举行婚礼,再说外公过世已经整整四个月了。"

"克莉曼人还小,"易卜拉欣·肖克特点燃一支烟,说道,"我觉得只是她的外表显得比她的年龄大。"

"她十五岁了,"阿卜杜·蒙伊姆说,"一年内也不会结婚的。"

"辛努芭太太让你看过克曼莉的出生证明了?"海迪洁痛苦地讥消道。

易卜拉欣·肖克特哑然失笑,艾哈迈德也忍俊不禁,阿卜杜·蒙伊姆却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一年什么手续也不办,等一年后,外公去世一年半了,克莉曼也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

"那你为什么现在就让我们头痛呢?"

"因为现在宣布订婚没什么关系的。"

“如果推迟一年订婚就变味了?”海迪洁挖苦道。

“我求你,求你不要开玩笑了。”

“真要订婚,那定是一桩丑闻。”海迪洁大声嚷道。

“那我去找外婆,”阿卜杜·蒙伊姆尽量心平气和地说,“她比你更理解我。她既是我的外婆,又是克莉曼的祖母。”

“她可不是克莉曼的祖母。”海迪洁粗声粗气地说。

阿卜杜·蒙伊姆不吭声了,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他父亲赶紧说:

“这是个感觉问题我们最好还是等一段时间……”

“这就是说,你所以反对,只是因为时间问题啰!”海迪洁勃然大怒。

阿卜杜·蒙伊姆装得不明白似的问道:

“难道还有其他反对的理由吗?”

海迪洁没有回答,又低头编结围巾。阿卜杜·蒙伊姆追问道:

“克莉曼是不是你哥哥亚辛的女儿?”

“她是我哥哥的女儿,”海迪洁放下手中的围巾,不高兴地说,“可你也应该想想她母亲是什么人!”

大家同情地交换着目光。阿卜杜·蒙伊姆激动地说:

“她母亲是你哥哥的妻子!”

“这我知道,”海迪洁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这正是令人遗憾的事!”

“那都是被人遗忘的事了,现在谁还记得它? 她现在像你一样,是位受人尊敬的太太!”

“她和我不一样,永远不会和我一样!”海迪洁的喉咙又粗了。

“她有什么可指责的? 我们从小就知道她是一位可尊敬的太太。人只要悔过自新,就应对她既往不咎,不该旧事重提,除非……”

他收住了自己的舌头,海迪洁遗憾地摇摇头说:

“是吗? 你数说我吧! 为了讨好那个女人你就咒骂你的母亲吧! 那个女人知道如何洗你的脑子,怪不得她在思慕宫路不断地请客,而你就像个水桶掉进了深井里!”

阿卜杜·蒙伊姆愤怒地睁大眼睛,看看父亲,又看看弟弟,然后问道:

“这样的话配我们说吗? 我想听你们俩的意见!”

“别多说了,”易卜拉欣·肖克特打着呵欠说,“阿卜杜·蒙伊姆总还是要

结婚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你也但愿如此。克莉曼我们视同己出，她是一个文雅、漂亮的女孩，你们别再争吵了。"

"妈妈，"艾哈迈德帮腔道，"你是第一个喜欢讨好亚辛舅舅的！"

"你们和过去一样联合起来反对我，"海迪洁疾言厉色地说，"理由只有一条——亚辛舅舅。亚辛是我的哥哥，他的最大错误就是不知道讨什么样的老婆，现在他的外甥继承了他这种古里古怪的脾气！"

阿卜杜·蒙伊姆觉得不可思议，问道：

"舅妈不也是你的好朋友吗？谁见到你们俩亲热的样子，都以为你们是亲姐妹呢！"

"对于一个像伦比[①]那样的政客般的女人，我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如果真的让我随心所欲，或者不是看在亚辛的面子上，那我决不会允许她进我家门的。可结果呢？她用别有用心的宴席把你的脑袋吃过去了，这就是代价！"

这时，艾哈迈德对哥哥说：

"你什么时候想与她订婚就去吧，妈妈是刀子嘴豆腐心……"

海迪洁神经质地笑起来，说道：

"好啊，你这个小子！你俩在宗教、信条和政治上，在每个方面都是意见不一，惟独对付我，却是团结一致！"

"亚辛舅舅在你心目中是最重要的人，你会最热忱地欢迎克莉曼的，"艾哈迈德开心地说，"问题是你希望来个陌生的媳妇，好让你摆摆婆婆的威风迫害她，好吧，我来为你实现这个愿望吧，我会给你带回一个陌生的媳妇来，让你尽情出气！"

"明天你给我带个舞女回来也是不足为奇的！你们笑什么？这位笃信伊斯兰教的谢赫将做歌女的女婿，你这个随意对待宗教、不认真主的人，我还能指望你什么呢？"

"我们确实需要一位舞女！"

海迪洁好像想起一件重大的事情，脱口而出说：

"天哪，阿依莎会说我们什么呢？"

---

① 当时英国驻埃及的总督，以出尔反尔，爱耍花招著称。

"她会说什么?"阿卜杜·蒙伊姆反驳道,"我妻子已经死了整整四年,难道她想让我打一辈子光棍?"

"别小题大作了,"易卜拉欣·肖克特烦躁地说,"问题比这一切都简单:克莉曼是亚辛的女儿,亚辛是海迪洁和阿依莎的哥哥,这就足够了!唉,在你们这里,什么事情都要争吵,连喜事也不放过?"

艾哈迈德笑眯眯地偷瞧了母亲一眼,只见她仿佛怒气冲天似的一跃而起,离开了大厅。他在心里自言自语道:这位资产阶级太太什么都想不开,真需要心理学家来医治,这位心理学家还要有化解历史恩怨的能力!如果命运不为难我的话,我比哥哥先成亲,但那位资产阶级小姐提出了月薪不少于五十埃镑的条件。就这样,许多人的心受到伤害,而都是一些与心毫无关系的事情。唉,苏珊·哈马德要是知道我有失败的初恋,会有什么看法呢?

四十

冬天寒气袭人,潮湿的赫利利市场也受到了冬天的影响。但是,那天晚上利雅得·格尔达斯却提出去赫利利市场的咖啡馆坐坐,这家咖啡馆是在艾哈迈德·阿卜杜胡咖啡馆原址的地而上修建起来的。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最近凯马勒让我明白了我是个猎奇者。"咖啡馆很小,门开在侯赛因大街上,然后一字形延伸,犹如一条走廊,两边摆着桌子,尽头是个木头搭的阳台,可以俯视新赫利利市场。朋友们坐在阳台的右边喝茶,轮流抽水烟。易司马仪·拉梯夫说道:

"我正在休假,做出行的准备,然后出国去。"

"你要出去三年吧?"凯马勒遗憾地问道。

"是的,一定得去闯一闯,那里的工资很高,是我在这里一天都不敢想的。再说,伊拉克也是阿拉伯国家,和埃及差不多。"

他走后会让人寂寞的,虽然他并非知心之友,却是终生好友。利雅得·格尔达斯笑着问道:

"伊拉克不需要翻译吗?"

"如果你有易司马仪那样的机会,你会出国吗?"凯马勒问道。

"倘若是在过去,我会毫不犹豫地拔腿就走,至于今天嘛,则不会动心。"

"过去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对于你来说没什么区别,"利雅得·格尔达斯笑着说,"对于我则不一样了,从表面上来看,我不久即将加入已婚者的行列!"

凯马勒毫无思想准备,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心中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担忧。

"真的吗? 以前没有听你说过!"

"是的,很突然,在上次见面,在我们最近一次见面时,还一点没这事!"

易司马仪·拉梯夫得意地大笑起来,凯马勒竭力想笑,问道: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就像每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平常,一位女教师到翻译处来看她哥哥,我一见钟情。我探了探对方的口气,发现有人说'请!'"

易司马仪仰天大笑。他从凯马勒手中接过水烟筒的皮管子,指了指凯马勒,问道:"什么时候你也给这一位去探探口气?"

易司马仪就是这样,对这种老生常谈的问题,他决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的。但是,比这更严重的是:所有已婚的朋友们都说,婚姻是"牢笼",如果利雅得·格尔达斯结了婚,很可能他们见面的机会极少了。或许从此就变成了通信朋友。他为人谦和、心肠好,很好相处。失去了这位朋友,这日子还怎么过呢? 如果婚姻使他变得像易司马仪那样的人,那就得与所有的生活乐趣再见了! 凯马勒问道:

"你什么时候结婚?"

"最迟明年冬天。"

仿佛他命定要永远失去能与他受折磨的心灵相沟通的朋友,说:

"到那时你就是另外一个利雅得·格尔达斯了!"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真会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他边说边用微笑来掩饰心中的不安,"今天的利雅得是一个精神上有无限追求、口袋空空也无所谓的人;一旦成了亲,他的口袋永远也满足不了了,精神享受就再也没有了。"

"看你对丈夫下了个多么尖刻的定义！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就像易司马仪不得不去伊拉克，我并不是讥诮这种做法，它是十分正常的勇敢行为，但同时又是不光彩的。你想一想，日常生活的烦恼几乎淹没了你的头脑，脑子里考虑的都是生活的难题，你的时间都是以一个个基尔希，甚至一个个米里姆来计算的，生活的诗意将被看成是浪费时间！"

"这全是来源于恐惧的种种幻想！"利雅得·格尔达斯不屑一顾地说。

"唉，你要是能体会为夫和为父的乐趣该多好，"易司马仪·拉梯夫说，"可惜直到今天你都没有机会去体会生活的真谛……"

他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倘若真是那样，他的一生可是一出荒谬的悲剧，但是幸福是什么呢？他到底希望得到什么？他现在苦闷的只是，他将又一次受到可怕的孤寂的威胁，就像侯赛因·夏达德离开后那样。要是能找到一个有阿蒂娅的身体和利雅得的灵魂的妻子多好！这才是他真正盼望的。阿蒂娅的身体和利雅得的灵魂结合在一起，他娶了她，到死也不会受到孤独的威胁。这真是个难题。突然，利雅得·格尔达斯烦躁地说道：

"我们别再谈论婚姻了，这个问题我已解决了，接着是你的了。今天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值得我们好好关注。"

凯马勒与他有同感，但他还没有从对方行将结婚的意外消息中缓过来，所以对利雅得·格尔达斯的建议显得冷淡，没有说话。易司马仪·拉梯夫却笑呵呵地说道：

"纳哈斯知道如何报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被迫辞职[①]一事，他带领英国坦克冲进了阿比丁宫！"

利雅得·格尔达斯迟疑片刻，给凯马勒接话的机会，但凯马勒并不积极，他只好用无精打采的口吻攀谈道：

"报复？你真会浮想联翩，竟把这种事情想成是报复，其实它与报复风马牛不相及。"

"那么事实是什么呢？"

利雅得·格尔达斯把目光投向凯马勒，宛如在催促他说话，但凯马勒还

① 富阿德国王1936年4月逝世，新国王法鲁格继位，在英政府的逼迫下，纳哈斯1937年12月被迫辞职。

是没有反应，便只好自己说：

"纳哈斯可不是为了重新掌权而与英国人狼狈为奸的。艾哈迈德·马希尔是个疯子，他背叛了人民，站到国王一边，然后在报界发表了那个愚蠢的声明，来巩固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说着，他望着凯马勒征求他的意见。议论政治总算吸引了凯马勒的一些注意力，他感到有种愿望要反驳利雅得·格尔达斯，哪怕是一点点与对方相左的意见也行，便开口说：

"毫无疑问，纳哈斯挽救了局势，我绝对不怀疑他的爱国主义。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不会为了担任一个他以前已经出任过五六次的职务，而变成卖国贼的。可是，他的这种做法就是理想的行为吗？"

"你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没完没了的怀疑，什么是理想的行为呢？"

"他该坚持拒绝组阁，决不屈服于英国人的警告，管它有什么后果。"

"倘若国王被废黜，由英军执掌国家政权呢？"

"那也行！"

利雅得·格尔达斯恼怒地长叹一声，说道：

"我们是抽着水烟说着玩玩，但政治家则面临着重大的责任。在这种危急的战争状况下，纳哈斯怎么能接受废黜国王，让英国军人来接管这个国家呢？一旦同盟国获得胜利——我们应该作这样的设想——那我们就属于战败国。政治并不是诗一般的理想主义，而是明智的现实主义。"

"我仍然相信纳哈斯，但或许他是做错了，我并不是说他耍阴谋或者当了叛徒……"

"责任在那些背着英国人向法西斯眉来眼去人的身上，仿佛法西斯会尊重我们的独立。我们和英国人不是有条约吗？为了我们的声誉，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到做到吗？再说，我们难道不是拥护民主的吗？我们关心的是，民主该战胜纳粹，纳粹将我们在民族和种族表上，把我们排到最低层，他们不是要挑起人种的、种族的、宗派间的仇恨吗？"

"我同意你的这些看法，但是屈从于英国人的警告会使我们的独立成为幻想！"

"纳哈斯对警告提出抗议，英国人就会顺从他的意见……"

易司马仪·拉梯夫纵声大笑着喊道：

“好一个盎格鲁[1]——埃及的抗议!”

但他很快就一本正经地补充道:

“我认可他做的一切,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也会那样做的。有远见卓识的人能屈能伸,会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知道如何为自己报仇雪恨。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独立,也不必说什么空话,英国军事长官为了一点点事就可以废黜国王来统治我们吗?”

利雅得·格尔达斯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凯马勒倒冷静地笑着,让人费解。

“别人犯了错,结果却由纳哈斯来承担。毫无疑问,他挽救了局势,拯救了王位和国家。事情得引以为戒。如果大战后英国人能记住他的好处,就不会有人提起二·四事件了[2]。”

易司马仪·拉梯夫拍了几下手,要求给水烟筒加炭火,然后讥消地说道:

“英国人还能记住他的好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到不了大战结束他们就会把他搞下台!”

“他是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承担了最大的责任。”利雅得·格尔达斯坚定地说。

“就像你将挺身而出承担生活中最大的责任一样!”凯马勒笑言道。

利雅得·格尔达斯开怀大笑,然后站起来说道:“对不起,我离开一会儿。”他朝盥洗室走去。这时,易司马仪·拉梯夫向凯马勒附过身去,微笑着对他说道:

“上个星期,那帮人来看望了我母亲,你一定还记得他们!”

凯马勒好奇地瞅瞅他,问道:

“都是谁?”

“阿依黛!”易司马仪·拉梯夫回答时露出别有用心的微笑。

这名字在他耳朵里有种奇异的感觉。这种奇异的感觉掩盖了这个名字本应引起的各种情感。仿佛这名字发自他内心深处,不是从他朋友嘴里

① 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原居住在北欧日德兰半岛南部。公元5世纪盎格鲁人随同另一个日耳曼人部落撒克逊人(合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不列颠岛,英格兰因他们的名字而得名。

② 即攻打皇宫,逼迫法鲁格国王任命纳哈斯组阁一事。

说出来的。他一切都能想到,惟独没有估计到这一点。过了好一会儿,这个名字似乎没有对他产生意义,阿依黛是谁?哪一个阿依黛?历史真会开玩笑!自从一九二六年还是一九二七年以来,他一直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吧?十六年了,情窦初开的少男耗完了自己的整个青春,他热恋过,却忍受失恋的痛苦!他已未老先衰了,阿依黛?这些回忆能给他带来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种感情上的关注,有点激动罢了,就像一个人抚摸那早已愈合的伤口,想起当初危险的状况一样。他喃喃问道:

"阿依黛?"

"是的,阿依黛·夏达德,你不记得她了吗?侯赛因·夏达德的姐姐!"

在易司马仪·拉梯夫的目光逼视下,他感到浑身不自在,逃避地转移话题:

"侯赛因!侯赛因有什么消息吗?"

"谁知道呢?"

他觉得自己的逃避是荒谬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尽管二月份寒气砭人肌骨,他却觉得脸上发烧。看来爱情这玩意儿真有点不可思议,就像食品一样!它在餐桌上你强烈地感受到它,然后把它吃进胃里,接着它经过肠子,又以另一种方式随着血液运行,最后变成了细胞。随着时间的推移,细胞不断更新,它就什么也不存在了。可是,或许它有一种回声存在于内心深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遗忘。人一听到过去的"声音",它就将这种遗忘推到意识区域附近,让人听到某种形式的回声。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种不安的情绪呢?也许是他对阿依黛的怀念,而他并不是把她当昔日的恋人——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是把她作为爱情的象征,长期失去这种爱情常常使他感到寂寞,这就像被遗弃的古迹,常常让人想起它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

易司马仪·拉梯夫接着说:

"我们——我、阿依黛、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在一起交谈了很长时间。阿依黛给我们讲了她和她丈夫、甚至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在德军到来前如何逃到西班牙去避难的。他们夫妇俩最后移居伊朗。后来我们回忆了过去的岁月,常常开怀大笑……"

尽管爱情已经死亡,他的心里还是产生一种甜蜜的怀念,那已断了线的心弦仍然奏出如诉如泣的极其伤感的旋律。他问道: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

“她可能有四十岁了吧,不,我比她大两岁,阿依黛今年三十七岁,和过去相比,稍微胖了些,但依然保持着苗条的身段。她的脸庞和过去一样,只是眼神变得更加严肃和庄重。她说她儿子十四岁,女儿十岁……”

那么说,这真是阿依黛,不是梦,她过去的事也不是幻觉。刚才有一会儿,过去的往事似乎没有存在过。她现在既是妻子,又是母亲。过去,她常常纵情大笑。可是,她模样中什么是真实的呢?我记忆中对她真实的一面还留下什么呢?在对她的记忆中,她外表的变化太大了。他真想用固定的目光去看待这个人类的尤物,也许这样他能洞察昔日那些行动的秘密。

利雅得·格尔达斯回到座位上,凯马勒生怕易司马仪中止这个话题,但是易司马仪继续在说:

“他们还问到了你!”

利雅得的目光审视着他俩,意识到他们正在谈一件私事,便不再注视他们,专心去抽水烟。凯马勒感到“他们还问到了你”这句话几乎像最厉害的细菌在摧毁他的免疫力。他竭尽全力显出自然的样子说:

“为什么?”

“他们问起了过去朋友的情况,然后就问到了你,我告诉他们,你在赛勒哈达尔学校当教师,是位大哲学家,在《思想》杂志上发表许多我看不懂的文章,因为我从不看这本杂志。他们都哈哈大笑,然后又问你结婚了没有,我说还没有……”

凯马勒不由自主地问道:

“他们说了什么?”

“我已不记得我们因为什么不再说这个话题了。”

潜伏的疾病有爆发的危险,患过肺病的人应该小心着凉。“他们还问到了你”这句话多像一曲有意义的沁人人心的青春旋律啊!事过境迁,何必还要用过去的思想感情去表达曾经有过、却又消失了的爱情,这恰如一场不合时节的细雨,会使他在瞬间感到自己又变成了昔日那个痴情汉,重新品尝爱情的甜酸苦辣。不过这种危险并没有实实在在地威胁他,因为他犹如一个悲伤的做梦者,心里总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希望他看见的只是梦,不是现实。同时,他也盼望自天而降的奇迹,使他能与她见一面,哪怕是几分钟也好,听

她承认自己曾有一天,哪怕是一天中的几个小时,是对他有爱情的,分开只是年龄的差距或其他别的原因!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奇迹,那就补偿了他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痛苦,他就是世界上一个幸福的人,没有白活。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就像死者的意识一样。他最好还是把过去的事忘掉。忘掉就是胜利,哪怕胜利中包含着失败。他不是生活中遭受挫折的惟一的人,就让他以此来聊以自慰吧。他问道:

"他们什么时候去伊朗?"

"昨天就走了,这是她们来看我时说的。"

"她如何接受得了她们家的变故?"

"我当然避开了这个话题,她也没有提及!"

突然,利雅得·格尔达斯指着前方大喊一声:"你们看!"他俩朝阳台的左边一看,看见了一个样子怪异的女人。她大约七十岁,骨瘦如柴,赤着脚,穿着一件男式大袍,头戴一顶便帽,帽檐下没有一丝头发,显然不是秃了顶就是生疮脱了发;脸上涂满脂粉,模样难看,而且令人发笑;嘴里没有一颗牙,两眼带着祈求同情的微笑,向四面八方投去讨好的目光。利雅得关切地问道:

"是个乞丐吧?"

"十之八九是个疯子。"易司马仪说。

那个女人看到左边有空椅子,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这时,她注意有很多人盯着她看,便满脸堆笑地说:

"大家晚上好!"

利雅得·格尔达斯热情地回答道:

"晚上好,哈吉!"

她发出了笑声。照易司马仪的说法,这使他想起了艾兹贝基亚的鼎盛时期!

"哈吉!不错,我就是哈吉,如果你去过'禁寺'的话!"老太婆说。

他们三个人都笑了,老太婆受到了鼓舞,大胆地说道:

"给我叫杯茶和一支水烟吧,你们在真主那儿会得到报偿的。"

利雅得·格尔达斯拍了几下手,为她要了她想要的东西。他凑到凯马勒的耳边低声说:"有些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那个老太婆高兴地笑道:

“这是往日的恩情啊！孩子们，你们发了战争财吧？”

“我们受了战争的穷，”凯马勒笑着说，“我们是小职员，哈吉。”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利雅得·格尔达斯问她。

她高傲可笑地昂起头，回答道：

“曾经红极一时的歌后祖贝黛！”

“歌后？”

“是的，”她说着也笑了，“但是我的臣民都死光了！”

“愿真主怜悯他们！”

“愿真主怜悯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只要在真主那儿就行了。告诉我，你们是谁？”

堂倌笑嘻嘻地送来了水烟和茶，然后凑近三位朋友坐的地方，问道：

“你们认识她？”

“她是谁？”

“歌女祖贝黛，当年最著名的歌女，后来吸可卡因成瘾穷极潦倒，变成了你们看到的这副模样！”

凯马勒觉得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利雅得·格尔达斯的兴致则升到了顶点，一个劲地催促朋友们进行自我介绍，以便让她开口谈往事。易司马仪首先介绍自己：

“我叫易司马仪·拉梯夫。”

她不等茶凉就饮了一口，笑着说：

“名字万岁，哪怕它一点意思也没有。”

众人大笑起来。同时，易司马仪用她听不见的声音骂了她一句。

“我叫利雅得·格尔达斯。”

“非穆斯林？你们中有一个人曾爱上了我，他是莫斯基大街上的一个商人，叫尤素福·额塔斯，当年可威风了，我把他放倒在床上，折腾到天亮！”

她和大家一起哄堂大笑，脸上闪现着喜悦的神色，然后把目光转向凯马勒。于是凯马勒自报姓名：

“凯马勒·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

她正要把茶杯送到嘴边，突然警觉起来，手停止不动了，凝视着凯马勒的脸，问道：

“你叫什么？”

利雅得·格尔达斯替他回答：

“凯马勒·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

她抽了一口水烟，然后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但是同名同姓的有多少啊！就像当初的硬币一样多，”说着她对着凯马勒问道，“你父亲是纳哈辛大街上的商人？”

凯马勒大吃一惊，回答道：

“是的。”

她从坐位上站起身，朝他们走去，最后站在凯马勒面前，然后放声大笑，完全是多少年以前的样子。她大声喊道：

“你是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的儿子？那是我老朋友的儿子！但是你不像他！不过鼻子像他，他当时就像夜间的圆月，你只要向他提起歌后祖贝黛，他定会向你讲个够！”

利雅得和易司马仪沉浸在笑声中。凯马勒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惶惑不安，露出微笑。只有到这时，他才想起亚辛早先说过的话，而且想起了他对父亲和歌女祖贝黛的议论！她又问他：

“你父亲好吗？我很久不去你们那个街区了，我现在住在伊玛目大街，但我很想念圣裔侯赛因，不时地去拜谒他。我有病在身，病了很长时间，邻居们都讨厌我，倘若不是怕被人戳脊梁骨，他们一定将我活活送进了坟墓。你父亲的情况怎么样？”

“他四个月前就去世了。”凯马勒颇为难过地说。

她皱起了眉头，说：

“去真主那儿了，真不幸啊！他才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

说完，她又回到自己的坐位上，突然仰天大笑，咖啡馆老板立即走到阳台上，警告她说：

“别笑了，简直像驴子一样，诸位贝克款待你，你得尊重他们，如果你再这样闹腾，那就请你从这里的门出去！”

她不作声了，等到老板走后，她才微笑着望望他们，然后问凯马勒：

“你像不像你父亲？”

说完，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大家都笑了。易司马仪对她说：

“他还没结婚!”

“看来你是个小骗子!”她用怀疑的口吻开玩笑道。

众人大笑。利雅得·格尔达斯站起身来走到她身边坐下,说道:

“歌后,认识了你我们十分荣幸,但我很想听你谈谈过去当歌后的日子!”

四十一

再过二十分钟演讲即将开始,伊尔瓦特厅内几乎座无虚席。罗杰先生正如利雅得·格尔达斯所说的那样,是一位演讲大师,谈起莎士比亚时尤其语惊四座。是的,据说演讲会最后少不了进行一番政治宣传,但是,既然是罗杰先生发表演讲,题目又是关于莎士比亚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利雅得·格尔达斯今天满脸愁云,倘若不是他动员了凯马勒来听这个演讲,他自己就不会到场。像他这样一个满脑子政治的人,今天不高兴是必然的。他带着毫不掩饰的激动,在凯马勒耳边说:

“穆克拉姆被开除出华夫德党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怪事呢?”

凯马勒还没有从这个消息中惊醒过来,他愁眉苦脸地摇摇头,一言不发。

“这简直是一场民族灾难,凯马勒,事情不应该闹到这样的地步呀。”

“的确不应该,但是谁该负责任呢?”

“纳哈斯!穆克拉姆或许有点神经质,但是腐败已经在政府中蔓延,这是事实,不应保持沉默。”

“我们不去管政府的腐败,”凯马勒微笑着说,“穆克拉姆的愤怒不是针对腐败的,而是因为他失去了权力。”

利雅得·格尔达斯有点无奈地问道:

“奋斗终身的穆克拉姆竟然被一时冲动的感情出卖了?”

“你本人不就是被一时冲动的感情出卖了!”凯马勒禁不住笑着说。

“回答我的问题吧!”利雅得·格尔达斯说话时没有一丝笑容。

“穆克拉姆有神经质,他是个诗人和歌手!他认为,要么获得一切,要么



一无所有。他发现自己的势力在萎缩,便发火了,在内阁会议上站在他们对立面,公开谴责形形色色的出格现象,从而使相互理解或合作不再是可能了,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结果呢?"

"毫无疑问,华夫德党这种新的分裂使宫廷感到庆幸。穆克拉姆将会在适当的时候被拉入宫廷怀抱,就像其他几个以前被开除的人一样。从今以后,我们将看到的穆克拉姆站在政治少数派和宫廷人士一边,发挥新的作用。他要么这样,要么退出政治舞台。那些人对穆克拉姆咬牙切齿,就像憎恨纳哈斯一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其中不少人就是因为痛恨穆克拉姆才讨厌华夫德党的。但他们还是要拉他,用他来打倒华夫德党。至于这以后的结局,那就很难预料了……"

利雅得·格尔达斯皱着眉头说道:

"真是一副丑陋的形象!纳哈斯和穆克拉姆两个人都有错。我心里对这次变动悲观失望。"

然后,他又用很低的声音说:

"科卜特人将发现自己已无容身之地,只得投向不共戴天之敌——'国王'的营垒,可那种收容是不会长久的。如果华夫德党也像少数派那样迫害我们,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

"你为什么把事情推论出去呢?"凯马勒假装糊涂地问,"穆克拉姆并不等同于科卜特人,科卜特人也决非就是穆克拉姆。他个人不行了,但华夫德党的民族原则是不会过时的。"

利雅得·格尔达斯哭笑不得地摇摇头,遗憾地说:

"报刊上或许会这么说,我说的是实际情况。科卜特人确实感到他们在寻求安全时被逐出了华夫德党,我担心他们永远得不到安全。政治最近给我带来了一个新的死结,就像宗教难题一样。凭理智我是拒绝宗教的,但从心里我又倾向于宗教,因为它是民族联系的纽带。同样,我在心里拒绝华夫德党,但在理智上却倾向于它。如果我说自己是个华夫德党人,我的心肯定予以驳斥;但假如我声称自己是华夫德党的敌人,那是对我理智的背叛。这是一场我从未想到过的灾难。显然,我们科卜特人注定要生活在永远分裂的人格中,哪怕我们是休戚与共,团结得像一个人!"

凯马勒感到恼怒和痛苦,此刻他仿佛目睹了一群群人正在演出一出结局悲惨的闹剧。然后他用没有把握的口气说:

"如果你们把穆克拉姆看作是一位政治人物,而不是整个科卜特民族,这些虚拟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穆斯林们是否这样看待他?"

"我本人就是这样看他的!"

利雅得·格尔达斯虽然心情沮丧,唇边还是露着微笑:

"我问的是穆斯林们,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立场,我指的是我和你的立场难道不是一致的吗?"

"当然一致,但有细微差别,因为你并不是少数民族,"说到这里,他露出了微笑说,"倘若你生活在伊斯兰教大开创时期,不用说,你准会发现我在号召所有的科卜特人都去信真主的宗教!"

"你并没有在听我说什么!"他的话有点抗议的味道。

不错!凯马勒的眼睛正注视着演讲厅的入口处。利雅得·格尔达斯也朝那个方向望去,只见一个妙龄少女穿着朴素的灰色连衣裙进来,是个学生模样。她坐到了女士专座最前面一排的位子上。

"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

谈话的机会没有了,因为演讲的教授出现在讲台上,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四周鸦雀无声,谁要咳嗽一声仿佛就是一桩可耻的罪行。美国大学校长简短地把演讲者介绍给大家,那人开始演讲。凯马勒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用关注的目光看着那位姑娘的脑袋。她进来时,他偶然瞥见了她,她的模样让他大吃一惊。他的思绪不由分说地被她夺了过去,他被带进二十多年前的过去,然后又让他急匆匆地回到现在。起初,他以为自己见到了阿依黛,但她无疑不是阿依黛。这位姑娘不可能超过二十岁。他还来不及仔细看她的容貌,但她的脸型、身材、气质,尤其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太像阿依黛了。是啊,除了阿依黛,他以前从未见到过这样的眼睛。她难道是阿依黛的妹妹?这种想法首先掠过他的心头。布杜尔,这一次他想起了这个名字,并立即想起在遥远的过去她对他的友情。但是,即使她真是布杜尔,她也很难记得他。重要的是,她的形象唤醒了他的心,使他——哪怕是暂时

的——回到了过去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他显得心神不定，只听了几分钟的教授演讲，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望着姑娘的脑袋，然后沉浸在回忆的浪涛中，他的感情同时随着浪涛起伏不定。那么，我就跟踪她，弄清楚她的真相。我并无具体的目的，只是百无聊赖而已。任何东西，只要能擦去我灵魂上的斑斑锈迹，我就要抓住不放。

这个演讲会讲了多长时间？他不知道。不过演讲一结束，他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利雅得·格尔达斯，然后说声再见便尾随姑娘而去。他注视着她轻盈的脚步和袅娜多姿的体态。他无法比较两位姑娘走路的姿势，因为他对阿依黛走路姿势印象还不深。但身材那是太像了。阿依黛的头发是波浪式的，这姑娘却梳了短辫，不过头发的颜色都是一样的黑色，这是毫无疑问的。电车站上挤满了听演讲散场的人，他还是无法看清楚她的脸。她乘上前往阿特贝·赫德拉的十五路电车，挤进妇女专用车厢。他紧随其后上了车，心里在琢磨，她是不是去阿拔西亚街？还是他想的一切仅仅是一场梦？阿依黛从来不乘公共汽车，她有两辆小车供她使用，而这位可怜的姑娘……悲哀涌上他的心头，就像那天他听到夏达德贝克破产自杀的消息时黯然神伤一样。电车到了阿特贝站，乘客都下来了。他在站台上选择了一个离她不远的地方站着。她正朝着自己等待电车驰来的方向望，这一次他看清了她那细长的脖子，和他早年看到过的那个一样。接着，他注意到她的皮肤白里透出淡褐色，不像阿依黛那样古铜色的，这是他跟踪她以来第一次感到遗憾。仿佛他跟踪就是为了看阿依黛。去阿拔西亚街的电车来了，她准备上车，但妇女车厢已经满员，只好跳上二等车厢。他毫不犹豫地跟着上了车，待她坐下后赶紧坐在她身边。车厢两边的位子不一会都坐满了人，紧接着坐位中间的地方也站满了乘客。他如愿以偿地坐在她的旁边，心里无比高兴。但是，她坐在二等车厢的人群中，使他再次感到难受。或许这是他把现在的姑娘和过去的阿依黛相比较的结果。每当电车突然启动和靠站时，他的肩膀都会轻轻碰到她的肩膀，这时，他就有可能细细端详她。一双宁静的黑眼睛，两道柳眉，小巧端正的鼻子，圆月般的脸庞，他就像见到了阿依黛。真的是她吗？不是的，她们肤色不同，还有一些其他的差别，说不清楚好像哪里多了些什么，哪里少了些什么。尽管两人的差别不大，但他的感觉是相差挺大的，这就像一个人的体温，相差一度就是健康和生病的分界线。同

时,面对这张漂亮的脸蛋,他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想起了她。她的身体恐怕也就是这个模样吧,他多少次在问自己,也许现在算是亲眼目睹了。苗条细挑的身材,丰满的胸脯,羞羞答答的神情,这就是总体形象,与他迷恋的阿蒂娅那带着手镯的细腻柔嫩的胴体是不相干的! 难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鉴赏力变得庸俗了? 还是他昔日的爱情仍然对他潜在的本能耿耿于怀? 那种爱情毕竟是幸福的,回忆起来令人陶醉。断断续续的身体接触使他更为兴奋,沉浸在绵绵的遐想之中。他从来没有碰过阿依黛,他一直认为她是可望不可及的。而这个姑娘,她步行在大街上,没有傲气地坐在二等车厢里,这令他多么心酸啊! 这细微的差异,使他生气和失望,昔日的爱情注定永远是个谜。

"买票喽,有月票请出示!"售票员叫喊着向这边走来。姑娘打开手提包取出月票,等售票员走过来。凯马勒急忙偷看她的月票,上面写着"文学院学生布杜尔·阿卜杜·哈米德·夏达德"。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我的心不同寻常地怦然跳动。但愿我能把这张月票抢走,这样我就可以保存一张最像阿依黛的照片! 啊,但愿我能够这样。一名三十六岁的男教师抢劫一个文学院女学生的东西! 这正是各家报纸求之不得的标题。一个不惑之年的绝望的哲学家! 天啊,布杜尔有多大了呢? 一九二六年时她不过五岁,那么今年应该是二十一岁,真是幸福的年龄。她幸福吗? 没有公馆、没有汽车、没有仆人、没有侍从。灾难降临她家时她还不到十四岁,小小的年纪就明白了灾难的意义,尝到了痛苦的滋味。这个可怜的姑娘一定吃尽了苦头,受到了惊吓,经过这种残酷体验的折磨,她已经成熟了。不同时间的痛苦把我们聚在一起,犹如昔日的友情把我们聚在一起。售票员走到她面前,她说了声"请看!"便递上月票。这声音传到他的耳中,就像一曲遗忘了多年的心爱的老乐曲,使他得到了甜蜜的享受,并唤起了他美好的回忆,一时间内他受苍天之召唤,飘然成仙,进人欢乐的神国,追寻以往岁月的美梦。这首乐曲是那样亲切温柔,充满魔力,让人心花怒放。我那不幸的老朋友呀,让我再听听你的声音吧,这是你的声音啊。幸运的是,这个声音原来的主人依然过着她早年的生活。家庭的灾难并没有影响到她。而你呢,却落得和我们这些坐二等车厢的贫民在一起。你还记得老朋友吗? 当年你搂着他的脖子,和他互相接吻、游戏。我的老朋友,你今天生活得怎么样? 难道你最终要和我

一样，成为一名教师吗？电车经过她家的旧址，那儿已竖起了一幢新大楼。自从那儿历史性的改变后，他只到阿拔西亚街来过几次，那是来看富阿德·嘉米勒·哈姆扎维的。我的老朋友啊，阿拔西亚街也像你们家一样面目全非了。那座孕育我的爱情和悲伤的公馆和花园都消失了。今天，这里是一幢幢的高楼大厦，有住宅楼、商店、咖啡馆和电影院，这会使热衷于研究阶级斗争的艾哈迈德感到高兴的。至于我，既然心已经掩埋在公馆的废墟里，怎么会对公馆及其主人们幸灾乐祸呢？那个养尊处优的人虽然没有品味过生活的艰辛，没有受到过人群的拥挤，却像一位美丽的歌手，我对它顶礼膜拜，我怎么还会蔑视她呢？

电车在瓦依利亚区的后面一个站停下来，她下了车。凯马勒赶紧跟下去，站立在站台上望着她穿过马路，走进了车站对面的伊本·辛伊栋大街。那是一条狭窄的道路，两旁都是旧房子，属于中产阶级的住宅。铺着沥青的路面上满是泥土、石子和落叶。她走到左边第三家，进了一个很窄的门，隔壁是家熨衣店。他站在那里闷闷不乐，沉默地望着那条小路和那家住宅，夏达德贝克的夫人赛妮娅太太今天竟然住在这种地方！这种房子每月的租金不会超过三镑。但愿赛妮娅太太能出现在阳台上，好让他看看她的变化。她的变化毫无疑问是很大的。他还没有忘却她当年的样子：她挽着丈夫的胳膊离开客厅，走向等着他们的汽车。她穿着华贵的大衣，趾高气扬地扫视着周围，一副颐指气使和悠然自得的神态。但愿人类不要有比时光更凶险的敌人。阿依黛在开罗期间就是住在这套房间里的。太阳下山时，她也许就在这个破旧的阳台上坐过。她还与母亲和妹妹挤在一张床上，这不用怀疑的。唉，要是我及时知道她在这里该多好，隔了这么漫长的日子后，真想见见她。我已经摆脱了她的支配，更应该知道她的真相，从而认清我自己。可是这样难得的机会竟然失之交臂……

四十二

凯马勒坐在文学院英语系男女学生中间，听着一位英籍教师在上课。

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听课，看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轻而易举地获得许可，作为旁听生来听下午的课，这种课每周三次。值得一提的是，授课教授得知凯马勒是英语教师时，对他深表欢迎。不错，到学年末才来跟班上课，这事有点奇怪，但他对授课教师解释说，他正在从事一项研究，需要听这样的课，虽然前面脱了许多课。其实，他已经通过利雅得·格尔达斯了解到，布杜尔就在这个系里，利雅得·格尔达斯是通过他那位担任文学院秘书的朋友打听到的。那天，凯马勒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戴着金边眼镜，留着络腮胡子，两边的鬓发已夹着一些银丝，瘦长的身体配上大脑袋和大鼻子，所有这一切，使他坐在人数不多的年轻人中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好像都在疑问，用令人不舒服的目光盯着他看，使他多难堪呀。他甚至觉得听见了他们心里对他的种种看法和评论，他比谁都清楚那是什么样的内容，他是有经验的！他本人对这种反常的做法也感到吃惊，其实他走出这一步也是勉为其难、尴尬窘迫的，但他满不在乎。这样做的真正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说真的，他一无所知。但是，当他在生命的茫茫黑暗中刚见到一丝亮光时，便义无反顾地追了过去，绝望和希望合成的巨大的推动力，根本不顾一路上的磕磕绊绊。走上这条路，他一方面要突破传统习惯的包围，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冷嘲热讽。本来他沉浸在万念俱灰和厌世的苦海中，现在总算气喘吁吁地有所追求，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娱乐、一种生活，不管它是哪一种娱乐、哪一种生活。他只要幡然觉悟就行了，他变得关心时光、寻求理想、期望幸福，甚至在此以前已经死了的那颗心，而今却是怦然跳动。他感到时间短促，一学年不可避免地行将结束。不过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布杜尔和大家一样注意到了他。也许她也和他们一起议论过他，他俩的目光不止一次相遇过，也许她从他的双眸中看到了他胸中的关注和欣赏，谁知道呢？此外，他们在回家的路上一起乘上去吉萨的电车，一起换乘去阿拔西亚大街的电车，并常常坐在同一节车厢内，这样，她对他非常熟悉了。这对于一个和她毫不沾边的人来说，是一种相当大的成功，尤其作为一名教师，他需要维护自己的职业形象，保持应有的端庄和礼貌。他采取这一切的目的，并不是要达到什么目的。他的生命本来已经死亡，现在又恢复了活力，自然要殚思极虑地呵护它。他那颗受尽折磨的心灵，推动他恢复成为昔日那种激情满怀、浮想联翩、思路开阔的人，神奇般地忘却自己的烦恼、病痛以及面对无法破解的

哑谜时的困惑。这些谜就像酒一样有魔力，但它远比酒更令人心旷神怡，结局更令人神往。

上星期，发生了一件令他心情激动的事。那天他由于负责赛勒哈达尔学校的体育活动而无法按时到学院听课。他进教室时迟到了，当他蹑手蹑脚跨进教室的刹那，他俩的目光碰到了一起。这是令人神魂颠倒的一瞬间，她马上害羞地垂下眼睑。这不只是随便的一瞥，她心里感到了害羞。如果所做的一切是徒劳的话，会发生这样的事吗？小姑娘已经羞于见到他的目光，或许她已经觉察到这种偶然射向她的目光并不是纯洁的。这件事使他浮想联翩，引起了一连串的回忆，想起了许多过去的场面。他发现自己想起了阿依黛，脑海里出现了她的形象，可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阿依黛在他面前从未羞怯地垂下过眼睛。怀念阿依黛或许使他想起了另外的事情：撩人的秋波、眷恋的目光，或者我们称之为心灵的那种具有魔力的秘密。

前天，发生了另外一件也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看看生命是怎么回到你身上的！在这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或者说，只有那些无法破译的谜才被赋予重大的意义，诸如叔本华的"意志"[①]、黑格尔的"绝对"论、柏格森的"生命的冲动论"[②]等等。生命是无声的，无所谓重要不重要。你看看今天，一个目光、一个眼神或一个微笑，整个大地全都可能为之震动！这是在下午快五点钟时发生的事，当时他正穿过乌尔曼公园去学院，突然他发觉坐在长椅上等候上课的布杜尔和另外三个姑娘正在注视着他。他俩的目光又像在教室里那样深情地相遇了。他本想走近时向她们问候，谁知脚下走的那条小道却让他偏离她们而去，仿佛它拒绝参与这种阴谋。他回头一瞥，发现她们几个正笑嘻嘻地在跟布杜尔交头接耳。布杜尔用手托着脑袋，仿佛在遮住自己的脸庞！啊，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要是利雅得·格尔达斯在身边，他定会对这件事好好分析、解释一番的。但他不需利雅得·格尔达斯的这种分析。毫无疑问，她们一定是在跟布杜尔说他，使

---

① 叔本华在其主要著作《世界即意志和观念》中，将世界的本质解释为非理性的意志，对生活的盲目的、无目的的追求。

② 柏格森认为，真正的和最初的现实是作为空想的宇宙过程的生命、"生命的冲动"、创造性进化；其结构是只有通过与理性相反的直觉才能认识的"绵延"；"绵延"的各个方面为物质、意识、记忆、精神。

她羞得抬不起头来！除此外，还有什么解释呢？也许是他的目光暴露了他发自内心的爱，也许是他无意识地做过了头，成为她们的笑柄。如果这种窃窃私语的内容成为那些调皮男生的公开取笑，他该怎么办呢？他真想不再上文学院听课了。但那天晚上他在开往阿拔西亚街的电车里，发现她就坐在他的身边，就像他第一次跟踪她时那样！他等她转过脸来可以向她打招呼。但他等了好一会儿她也没转过脸来，于是他瞥她一眼，装出突然发现她坐在旁边的样子，有礼貌地轻声招呼：

"晚上好！"

她好像吃惊地看着他——阿依黛没有给他留下女性矫揉造作的印象，然后她低声回答：

"晚上好！"

两位同学相互问候，这是无可非议的。他对待她姐姐可没有这么大胆，因为她比他大，他是一个天真的小弟弟。

"我想你是住在阿拔西亚大街的吧？"

"是的。"

她不想让有关她的话题说下去。

"很遗憾我只是最近才来听课。"

"是的……"

"我希望将来能补上缺的课。"

她嫣然一笑，却沉默不语。让我多听听你说话的声音吧，这是惟一没有随时间改变而更改的音乐。

"你大学毕业后打算干什么？再去教育学院深造？"

"我不需要这样，"她第一次认真地说道，"由于战争和教育的新发展，教育部需要大量的教师。"

他本来只奢望听一个音节，没想到赏赐给了他一个乐章！

"那么，你将去当教师喽！"

"是啊，有什么不好的呢？"

"这可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职业，我清楚。"

"我听说阁下也是一位教师，是吗？"

"不错。噢，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凯马勒·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

德!"

"认识你很荣幸。"

"可你还没有让我得到这份荣幸呢。"他微笑着说。

"我叫布杜尔·阿卜杜·哈米德·夏达德!"

"小姐,我很荣幸!"

接着,他好像突然明白什么似的,说:

"阿卜杜·哈米德·夏达德,住在阿拔西亚大街? 你是侯赛因·夏达德的妹妹吧?"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关注的神色,回答说:

"是的。"

"天哪!"凯马勒笑了起来,似乎对这种巧遇感到好笑,"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非常愉快的日子。天哪,你就是当年在公馆花园里到处玩的那个小妹妹?"

她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他,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时,你迷恋着我,就像我迷恋你姐姐一样。

"我自然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当然,那是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之间的事,也就是到侯赛因去欧洲时,他现在在干什么?"

"在法国南方,德国人占领后法国政府迁到了南方。"

"他的情况怎么样? 我很久没有收到他的信了,也没有他的消息。"

"他很好……"

她的语气里露出她不想多谈这个话题的愿望。电车正在驰过她家原来住的地方。凯马勒扪心自问:向她谈自己跟她哥哥的友谊有没有错? 这样会限制他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自由吗? 电车进入瓦依利亚区的下一站,她跟他打声招呼就下车了。他仿佛忘记了自己似的仍坐在原处。一路上,一有机会他就仔细端详她,想找出过去迷倒他的那种魅力所在,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只感觉很痛苦,这种秘密离他很近。她显得温柔典雅,是垂手可得的。他现在仿佛有一种莫明的失落感,一种说不出原因的伤感。如果他想要这位姑娘,不会遇上多大障碍的。是的,虽然两人年纪上有明显的差距,她还是会答应的。再说,经验告诉他,如果他想成家的话,他的外貌决不

会成为障碍。如果他娶她为妻,他就成了阿依黛的亲戚。可是,这是多么荒唐的遐想?阿依黛现在与他有什么关系呢?说真的,他现在并不想要阿依黛,但他渴望了解她的秘密。也许他现在可以相信,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没有白白浪费。他有一种愿望——这种愿望不断出现——去翻阅往事的回忆簿,抚摸阿依黛新婚之夜送给他的喜糖盒。想到这儿,他的胸中涌起无限的眷恋,他在自问:你说,一个人在了解了爱情的生理、社会和心理的因素后,还能坠人情网吗?但是一个了解毒性的化学家,他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中毒身亡吗?再说,他的心情为何如此激动不已呢?尽管他已经万念俱灰,尽管过去和现在存在着天壤之别,尽管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属于昨天的人还是现代的人,尽管所有这一切,他的心仍然在怦然跳动,胸中波涛翻滚……

四十三

这里是茶花园,天高气爽,树木葱郁,鸭子在绿色的湖面上游来游去,湖对面是假山岩洞。今天是《新人》杂志社的假日。看,苏珊·哈马德略施粉黛,穿着薄薄的蓝色连衣裙,露出两条棕色的手臂,显得十分妩媚动人。她也打扮自己,但很保守。她和艾哈迈德共事已经一年了,现在两人微笑着隔桌相对而坐。桌子上放着玻璃瓶,还有两只已经见底的草莓冰激凌杯子,里面只剩下牛奶草莓融化的汁液。"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心爱的人,也是我的理想所在,我的全部欢乐都系在她的身上。我们是忠诚的同事,我们间从没有提到过爱情,但我毫不怀疑我们是相爱的,合作得最默契的。我们已开始成为自由战场上的战友,同心同德地工作,随时准备被捕入狱。每当我赞美她漂亮时,她总是抗议地瞪眼望着我,皱起眉头呵斥我,似乎我们根本不应该有什么爱情。我只得微笑着回到工作中去。有一天,我对他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我不管你怎么想!"她对我说:"这种生活是严峻的,极其严峻,你却在开玩笑!"我对她说:"我和你一样,认为资本主义正处于垂死阶段,它的全部任务已经完成。工人阶级应按自己的意志去推动历史发展的车轮。因为果实决不会自天而降,必须要我们去启发大家的觉悟。但不管

在这之前还是之后，我都爱你。"她有点造作地皱起眉头，说："你非要讲这种我不喜欢听的话。"秘书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这使我平添胆量，我突然俯身在她面颊上吻了一下，她狠狠地看着我，我却埋头去译完《苏联的家庭制度》一书的第八章。这本书是我俩合译的。

"六月份就热得这个样子了，亲爱的，到七八月份该怎么样呢？"

"亚历山大显然不是为我们这样的人创造的！"

"不过亚历山大已不再是避暑胜地，大战前是个避暑地，今天传说它已变成一片废墟了。"他笑着说。

"阿德里·克利姆先生说，城里大多数居民都跑了，马路上到处是无家可归的猫！"

"确实如此，隆美尔[①] 的大军不久将率军入城……"

他沉默一会儿后说：

"隆美尔将在苏伊士与横扫亚洲的日本军队会师，就像中世纪一样，法西斯时代又来了。"

苏珊有些激动地说：

"俄国人决不会打败的，人类的理想寄托在乌拉尔山脉[②]后……"

"这不错，但德国人已兵临亚历山大城下了！"

苏珊气呼呼地问道：

"埃及人为什么喜欢德国呢？"

"因为憎恨英国人，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痛恨德国人的。国王今天像个囚犯，但他将会冲出牢房去迎接隆美尔的，与他举杯庆祝埋葬了我国新生的民主政权。可笑的是，农民们还以为隆美尔会把土地分给他们呢！"

"我们的敌人太多，外面有德国人，里面有兄弟会和反动派，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倘若我的哥哥阿卜杜·蒙伊姆听到你这番话，一定要对你的观点拍案而起，他把兄弟会的思想当做一种进步的思想，对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屑

---

① 隆美尔(1891—1944)，法西斯德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驻北非德军司令。1944年因参与密谋反希特勒，败露后自杀。

② 俄罗斯境内位于欧、亚两洲交界处的山脉。

一顾。"

"伊斯兰教中可能有社会主义,但它是空想社会主义,就像托马斯·莫尔[①]、路易斯·勃朗[②]和圣西门[③]所鼓吹的那样。他在研究解决人的心灵对社会不公的办法,而这种办法存在于社会本身的发展中。他只看到个人,却看不到社会的各个阶级,他当然对科学社会主义一无所知。此外,伊斯兰教学说依据的是形而上学的神话,天神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在遥远的过去中寻找解决当代难题的办法。把这些跟你哥哥说一说!"

艾哈迈德毫无顾忌地笑着说:

"我哥哥是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又是个聪颖过人的法律人才。我真奇怪,像他这样的人怎么会热衷于兄弟会!"

苏珊嗤之以鼻地说:

"兄弟会搞了许多虚假动作,对知识分子,他们给伊斯兰教披上了现代的外衣,对普通老百姓,则大谈特谈天堂与地狱。他们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名义在各地宣传。"

我心爱的人在不厌其烦地谈论她的原则。你说"我心爱的人"?是的,自从我偷偷地吻了她一下后,我就一直称她为"我心爱的人",她时而口头上表示抗议,时而做一个不满的动作,后来就干脆装作没听见,仿佛对纠正我的话不抱希望。当我对她说,我很希望听她说几句爱我的话,别老把社会主义挂在嘴边。她怒形于色,鄙夷地说:"这都是陈腐的资产阶级妇女观,对不对?"我焦躁地对她说:"我对你的尊敬用任何话语都表达不尽,我承认我是你的学生,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但我还爱你,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感到她的火气消了,但能见到她的怒容。我走近她,心里想吻她,不知她怎么猜到了我的心事,就在我胸前一把推开我,但我还是吻到了她的面颊。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她完全可以严肃地阻止的——我就认为她是情愿的。她尽管沉湎于政治,却是一位漂亮的姑娘,身材美,思想美。当我邀请她去花园散步时,她说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带上书继续翻译。我说去公园只

---

① 托马斯·莫尔(1477—1535),英国人文主义者,反异端作品的多产作家、政治家。

② 路易斯·勃朗(1811—1882),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社会理想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③ 圣西门(1760—1825),法国社会改革家。

为了观景散心，不然的话，就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也许常常使我不安的是，面对我那颗被怡心园胡同那个家灌输过的心灵，我有时仍然用资产阶级的传统眼光来看待妇女。当沮丧和彷徨的时刻，我觉得进步妇女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犹如妇女弹钢琴和浓妆艳抹一样，不过是一种时髦。可也得承认，我在与苏珊同事的这一年改变了许多，使我在相当程度上清除了我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

“可惜的是，我们有许多同志不明不白地被逮捕了！”

“是的，我亲爱的。战争年代和恐怖年代一样，大逮捕是流行的时尚。可是法律认为，只要不宣扬暴力，信仰什么主义都没有关系的。”

艾哈迈德嘿嘿地笑着说：

“我们迟早将被逮捕，除非……”

苏珊用不解的目光望着他，听他说下去：

“除非结婚使我们变得文雅。”

她不屑一顾地耸耸双肩，说：

“谁告诉你我同意嫁给你这样一个徒有虚名的男人？”

“徒有虚名？”

她思索片刻，然后认真地说：

“你不像我是工人阶级出身！我们都在与同一个敌人斗争，但是你没有我那样的经历。我长期饱尝贫穷的滋味，受到了家庭贫穷的影响，我姐姐争抗过，最终还是被压迫死了，而你则不是……不是工人阶级出身！”

艾哈迈德不动声色地说了句：

“恩格斯也不是工人阶级出身！”

她扑哧一声笑了，现出女性的美，随后说：

“我怎么称呼你呢？艾哈迈杜夫王子？嘿，我并不否认你有你的原则，但你身上仍有不少资产阶级的残留的影响，我觉得你常常以自己出身肖克特家族而沾沾自喜！”

“你错怪我了！”他的口吻里不乏恼怒，“遗传的东西不是我的缺点，就像贫困不是你的缺点一样，同样富裕也不是我的过错。我是说，我家那点维持生活的收入，谁也不会以为自己是个资产阶级分子了。只有僵化、落后于时代精神，才是……”

“别发火,”她笑着说,“我们的现象都是科学的自然现象,不要让我们对自己的出身负责,而要对我们的信仰、行为负责。我向你道歉,恩格斯先生!但请你告诉我,你真的不管后果如何,准备继续给工人们上课吗?”

艾哈迈德故作姿态地说:

“到昨天为止,我上了五次课,写了两份重要的传单,散发了几十份传单,我已经欠下政府两年多的牢狱债了!”

“我欠它的比你多好几倍!”

他轻轻地伸出手,温情地把它放在她那浅棕色柔嫩的手里。的确,他爱着她,但他并不是因为爱情而冲锋陷阵的。她时常表现出仿佛对此怀疑的态度,你说是为什么呢?难道她是开玩笑,还是对他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探测?他深信那种社会主义,就像迷恋她一样。对他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你找到一个真正了解你、你也真正了解他的人,难道不是很幸福吗?你和她还有什么好欺骗的?我崇拜她,她能说出“我长期饱尝贫穷的滋味”这样坦率的话,这就是她比其他女性高尚的地方,使我的心和她连在一起。我们是不顾一切的恋人,监狱正在窥视着我们。我们本可以结婚成家,避开一切麻烦,心满意足地享受舒适的家庭生活,但那是一种没有灵魂的生活。那种原则常常出现在我眼前,仿佛它是命运注定在我们身上的一种诅咒。它是我的血肉和灵魂,我好像成了要对整个人类负责的第一人。

“我爱你。”

“这是谈情说爱的场合吗?”

“什么场合都可以,说这话不需要场合!”

“你嘴上谈论斗争,心里想的是安逸!”

“把这两者区分开来是荒谬的,就像把我和你分开一样荒唐!”

“爱情不就意味着安逸、稳定和讨厌监狱吗?”

“难道你没听说过先知,当初他日夜在进行圣战,却没有妨碍他娶九个妻子?”

她把手指扳得格格响,大声喊道:

“原来是你哥哥把他的嘴借给你了。喂,你说哪个先知呀?”

“穆斯林的先知呀!”他笑着回答。

“我告诉你,卡尔·马克思在埋头写他的《资本论》时,都顾不上他的妻子

和孩子在忍饥挨饿受凌辱!"

"他好歹结了婚。"

小湖里的水碧绿,清风徐徐吹来,吹走六月的暑气。鸭子在湖中游荡,鸭嘴追逐着游人撒下的面包屑。我很幸福,令人烦恼的心上人要比大自然更可爱。我觉得她的脸红了,也许她这会儿忘记了政治,开始考虑……

"我亲爱的同事,真希望我们在这花园里有一场甜蜜的谈话!"

"比我们刚才谈的还要甜蜜?"

"我指的是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爱情?"

"是的,这你是知道的!"

沉默片刻,她才垂下眼睛问道:

"你想要什么?"

"请你说,我们要的是同一样东西!"

"是的,"她好像只是顺从他似的说道,"可那是什么呢?"

"我们别再兜圈子了!"

她好像在思索,短暂的等待是痛苦的。突然她说:

"既然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你干吗还要折磨我?"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

"我的爱情多么光辉灿烂啊!"

又是一阵沉默,就像两个音节间必须有个休止符。然后她说:

"我很关心一件事?"

"什么事?"

"我的尊严!"

"你的尊严和我的尊严是一回事!"他好像不耐烦地说。

"你最清楚你们那些人的传统!"她烦恼地说,"你会听到许多出身啊、阶层啊这种话的。"

"都是废话,你以为我还是个孩子?"

她迟疑片刻,然后说:

"有一件事会威胁到我们,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我与它没关系!"他斩钉截铁地说,此刻他最像他的哥哥阿卜杜·蒙伊

姆。

“你知道你这句话的重要性吗？我是指一些属于男女关系的事，其实质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

“我很明白。”

“你需要一本新词典去查找诸如爱情、婚姻、猜忌、忠诚、往事等词汇的新含义！”

“行啊！”

这可能不算什么，也可能意味着一切。有多少次他浮想联翩，但这种情况要求他有超人的勇气，这对他先天遗传的和后天形成的思想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好像也意识到她指的是什么，也许这件事只是对她的考验。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决不退缩。他感到痛苦，内心深处产生猜忌，但他决不后退。

“你说的我全接受，但我坦白地告诉你，我希望找到一位多情的姑娘，而不是斤斤计较的小人！”

她两眼望着游动的鸭子，问道：

“你是让她对你说：我爱你，同意嫁给你，是吗？”

“是的！”

苏珊格格地笑了起来，说：

“如果我不是同意了这条原则，我会和你谈细节吗？”

他轻轻地压着她的掌心，说道：

“你什么都知道，可是你就想听我说！”

“我可以不厌烦的听它！”

四十四

“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全家人的家庭名誉，他无论如何总是你们的孩子，你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海迪洁边说边用不安的目光迅速地从一张脸转到另一张脸上，从坐在



她右边的丈夫易卜拉欣，转到亚辛、凯马勒、阿卜杜·蒙伊姆，一直到坐在大厅对面的儿子艾哈迈德。艾哈迈德模仿着母亲的腔调，嬉戏地说道：

“请大家注意，这事关系到家庭的名誉，我无论如何总是你们的孩子！”

她的声音里充满着痛苦，说道：

“我的孩子，怎么有这种恼人的事情呀？你不愿听别人的话，连你爸爸的也不听。也不跟人商量，哪怕听一些对你的忠告也行啊。你一直以为自己正确，别人是错的。你不再做礼拜，我们求真主来为你指道。你不愿意像你哥哥那样上法学院，我们就说前途掌握在真主手中。后来你又要干新闻工作，我们说你当马车夫我们也不管！”

“现在我想结婚！”艾哈迈德笑嘻嘻地说道。

“结婚，我们都为你高兴，但是结婚是有条件的！”

“谁规定结婚的条件？”

“健全的头脑！”

“我的头脑作出了……”

“难道那么长的日子还没有得到证明，单靠你的脑子是不行的吗？”

“不，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惟独婚姻不行，它就好比吃饭，各有所爱！”

“吃饭！你不仅仅是娶回一个姑娘，还要看她的家庭。我们作为你的亲人，自然跟着你也结了亲。”

艾哈迈德大声笑了，说道：

“你们大家！这真让人受不了，凯马勒舅舅不想结婚，亚辛舅舅恨不得一人娶尽天下女人。”

一阵哄堂大笑，只有海迪洁不笑。过了片刻，亚辛带着笑容说道：

“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那我随时准备做出牺牲！”

“你们笑吧，”海迪洁大声喊道，“你们一笑他更神气了，最好直截了当把你们的意见告诉他。他要娶印刷工人的女儿，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你在杂志社工作就够我们受的！你怎么还想成为印刷工人的女婿呢？易卜拉欣，你就没有看法吗？”

易卜拉欣·肖克特扬起眉毛仿佛想说什么，但还是一言未发。海迪洁又说下去：

“这样的灾难一旦发生，婚礼之夜你的家里将挤满印刷工人，搬运苦力

和马车夫。只有真主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艾哈迈德激动地说:

"别把我们家的人说成这副样子!"

"天哪,你敢否认这些人不是她的亲戚吗?"

"我只是和她一个人结婚,又不是和一帮人结婚。"

易卜拉欣·肖克特烦躁地说:

"这决不是你娶她一个人的事,你会受到连累的,就像我们会受你连累一样。"

丈夫的反对使海迪洁受到了鼓舞,她说:

"按照习惯,我去拜访过她的家,说是要看看儿子的新娘。我看见他们住在地下室里,整条街上住的全是犹太人。她母亲的样子,与那些女佣人没有区别。新娘的年龄不小于三十岁。是的,凭真主起誓,倘若她有一星半点漂亮我也就原谅他了。他为什么要娶这样一个姑娘呢? 真是鬼迷心窍,她用什么手段把他给迷住了。她与他同在那家不吉利的杂志社工作,也许她趁他不注意,在他的咖啡或茶里放了什么药把他迷住了。你们去亲眼看看,再作出判断吧。我是大失所望,回来的时候,心里难受得差点连路也看不清了……"

"你太让我生气了,你说这些话我决不会宽恕你的。"

"对不起! 对不起,我的好先生! 是我不对,我一辈子都该受指责,真主让我生了这些不争气的儿子,祈求伟大的真主宽恕。"

"尽管你这么说他们,他们可没有对谁瞎说什么……哪像你这样!"

"明天你就会听到什么、知道什么的。祈求真主宽恕你对我的侮辱。"

"你侮辱我够多的了!"

"她是贪图你的钱,要不是你没出息的话,她最多也只能嫁个卖报的。"

"人家是杂志社编辑,工资是我的两倍。"

"她也是搞新闻的! 天哪,只有那些老处女、长得丑的或男人化的姑娘才去找这个工作!"

"祈求真主宽恕你……"

"祈求真主宽恕你吧,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折磨!"

这时,一直在捻胡子听着谈话的亚辛开了口:

"听我说,妹妹。不要再争吵了,我们把该说的话告诉艾哈迈德,吵架是没有用的。"

艾哈迈德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道:

"对不起,我要穿衣服去上班了。"

艾哈迈德走后,亚辛坐到妹妹身边,俯身对她说:

"吵架一点用处也没有,我们都管不了自己的孩子了,他们认为他们比我们强,比我们聪明。如果他一定要坚持,就让他结婚吧。将来能否幸福是他自己的事。你是知道的,我也是在和宰努芭结婚后才有个稳定的家庭。说不定他的选择很好呢!再说我们不是光听人说,也是通过实践才有理智的。"

接着,他又笑着说:

"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是通过这两方面才长脑子的。"

凯马勒对亚辛的话评论说:

"哥哥说的没错。"

海迪洁用责怪的目光瞪了他一眼,说道:

"这就是你要说的吗,凯马勒?他喜欢你,你要是能和他单独谈谈……"

"我和他一起出去时会和他谈谈的,"凯马勒说,"但是你别吵了,他已经长大了,有权娶他喜欢的女人,你能阻止得了?还是打算与他断绝关系?"

亚辛微笑着说道:

"事情很简单,妹妹,他可以今天结婚,明天就离婚的。我们是穆斯林,又不是天主教徒。"

海迪洁眯缝起小眼睛,好像没有张嘴巴似的说道:

"当然,除了你以外,还有谁会为他辩护呢?常言道:外甥像舅父嘛!"

亚辛朗声大笑起来,说:

"求真主宽恕你,倘若让女人选择女人,那没有一个女人能出嫁!"

海迪洁指指自己的丈夫说:

"我就是他的母亲——愿真主怜悯她——亲自选中的!"

易卜拉欣微笑着叹息道:

"我可付出了代价,愿真主怜悯我母亲、宽恕她的过错吧!"

可她没有注意到丈夫的评论,沮丧地说:

“要是姑娘长得漂亮一点就好了！他真是瞎了眼！”

“像他父亲一样！”易卜拉欣哈哈大笑着说。

海迪洁生气地瞅着他说：

“男人都一样，忘恩负义！”

易卜拉欣不动声色地回答：

“不，我们是逆来顺受的人，能进天堂。”

海迪洁对着他叫起来：

“如果你能进天堂，那也是我的功劳，是我教会你遵守教规的！”

凯马勒和艾哈迈德一起离开了怡心园胡同。凯马勒对这门婚事抱着怀疑和犹豫的态度。这不能归咎于他要维护那些荒诞的传统，或者说是对人类的平等原则缺乏热情。尽管这样，社会现实是不容人忽视的客观事实。过去，曾有段时间他迷恋炒货店老板艾布·赛利阿的女儿格玛尔。她虽然风情万种，要不是身上有股难闻的味道，他差点和她订婚了。尽管这样，他还是欣赏年轻人，敬佩他们的勇气、坚强的意志以及他自己缺乏的种种优点，首先是对信仰、工作和婚姻上的优点。整个家里，仿佛都在对于他的僵化和消极产生一种赎罪的心理。为什么婚姻在他眼里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而在别人眼里不过像日常“你好，你好，”那样普通的事呢？

“小伙子，现在去哪儿？”

“去杂志社，舅舅，你呢？”

“我去《思想》杂志社见利雅得·格尔达斯，你在走这一步之前，能不能好好想一想？”

“哪一步呀，舅舅？事实上我已经结婚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由于住房紧张，我们会住在家里的一楼。”

“这可是明目张胆的挑战啊！”

“是的，不过她只有在我母亲入睡后才会来家里。”

凯马勒好久才从这消息中清醒过来，他微笑着问道：

“你们是按照伊斯兰教的方式结的婚吗？”

艾哈迈德笑着回答道：

“当然，结婚和安葬都按照我们古老宗教的方式，至于生活嘛，就按照马

克思的方式！"

然后，他向舅舅告别道：

"舅舅，你会非常欣赏她的，你自己去看，自己作判断，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优秀女性。"

四十五

真是为难啊！它就像一种久不痊愈的疾病。每一件事情看来都有许多难以取舍的相等的方面，使他很难作出选择。大到形而上学问题，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是如此。所以面对每一件事，都会让人彷徨、举棋不定。他结婚还是不结婚？本应做出决断，但他总是围着自己转，转得头晕脑胀，灵魂、理智和感情都失去了标准。最后从旋涡中摆脱出来，立场没变，问题依然没有找到答案：结婚还是不结婚？也许有时他对自己的自由感到气恼，孤独压得他直不起腰来。他厌烦虚无的思想感情，怀念人间温情，渴望家庭和爱情，向往自由的呼吸。他想象自己已经成为丈夫，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一切幻想都消失殆尽。同时，他为了子女、为了生计和各种需求终日奔波，身上堆着一大堆日常生活的事务，感到烦恼不堪。想到这里，他决定把握住自己，不冲出这一步，不管为此要忍受什么样的孤寂和痛苦。不过他刚安定没多久，又会再次回到老问题上，没完没了，哪里是尽头呢？

布杜尔确实是个出类拔萃的姑娘。她是在那个曾使他心醉神迷的天神乐园里出生长大的，今天她沦落到坐电车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她仍然恰如一颗陨落的流星。在相貌、品行和文化方面，她确实是个好姑娘。再说，她并非是难以得到的，只要他愿意向她求婚，他是有希望让她成为妻子的，只要向她求婚。他不得不承认，她在他心目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入睡前，他想到的是她；醒来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她。整整一天中，她的影子几乎离不开他的脑海。他的眼睛只要一看见她，他的心立即怦然跳动，那锈迹斑斑的心弦便奏出动人的乐曲。他的世界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再是个彷徨、痛苦和孤寂的世界，而是吹进了春风，生命之水又开始流动。如果这不

是爱情的话，那爱情是什么呢？在过去的整整两个月中，伊本·宰伊栋大街成为他每天傍晚必去的地方。他漫步在街上，眼睛却盯着那个阳台，直到与她的目光相遇，两人相视一笑，就像两个同学邂逅相遇。起初，这好像是碰巧发生的；后来次数多了，就显出是故意的。每天到这个时间，她准会坐在阳台上看书或远眺，他明白她是在等他。倘若她不想让他有这种想法，那她不该在傍晚那几分钟内上阳台。可是，她对他每天路过这里、以微笑表示问候有什么想法呢？不过且慢！本能的感觉是不会错的，他俩都希望见到对方，他为此欣喜若狂，如痴如醉，一种从未有过的对生活无比美好的感觉油然而生，不过这愉快的心情中总有一些不安。怎么会安心呢？他还未下定决心，道路还未明朗，他只是被一股潮流冲击着，便听天由命地顺从它，根本不知道它流向何方，要把他抛到何处！

稍有点理智时，他就觉得应该好好安排一下个人的事，但生活的欢乐却阻止他这样做。在快乐之际，他仍不免忐忑不安。利雅得对他说："大胆向前吧，这是你的机会。"利雅得自从戴上婚戒后就大谈特谈结婚的事，仿佛这是人生中主要和最终的目标。他踌躇满志地说，他将无畏地闯出这种独特的经历，让他对生活有一种新的真实的理解，为他创作关于儿童和家庭生活的小说敞开大门。超越生活的哲学家啊，难道这不是生活吗？他避开回答这个问题，说："你今天是个当事人，最终你会修正判决的，我将会失去你这位真诚的朋友！"在他看来，爱情从另外方面来说是"独裁"的，埃及的政治生活教会他从内心憎恨独裁者。在嘉丽莱姑姑的家里，他将自己的肉体交给阿蒂娅，然后赶紧退出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位矜持腼腆的姑娘，如果不永远地赢得他的全部身心她是不会心满意足的。他从此不再需要口号，只要艰苦奋斗，保证整个家庭和子女们的生活就行了。这是一种陌生的命运，它使充满伟大事业心的人变成仅仅是"赚钱"的工具。印度托钵僧也许是荒唐甚至疯狂的，但他比沉湎于为生计而奔波的人要明智一千倍。享受爱情吧，它是你一直在寻觅和痛苦的事。这不，它又在你心中复活了，随之又为你带来烦恼！利雅得问他："你爱她，可以设法娶她为妻，这是合情合理的。可你又干吗拒绝和她结婚？"凯马勒回答道："我爱她，但我不喜欢结婚！"利雅得反驳道："爱情就是让我们走向结婚的，既然像你说的那样，你不爱结婚，那你是不爱那位姑娘！"他坚持说："不，我爱她，但我讨厌结婚。"利

雅得又说："也许你是怕承担责任吧。"他恼羞成怒地说："我在自己家里和工作中承担的责任比谁都重。"利雅得说："那你恐怕比我想象的还要自私。"他嘲讽地说："难道结婚是被明的或暗的自私驱使而为的吗？"利雅得笑言道："你可能有病吧，快去看心理医生，他或许能给你分析分析。"他告诉他说："有趣的是，我在下期《思想》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如何分析你自己》。"利雅得说道："我被你弄得迷惑不解了。"他坦言说："我永远是个迷惑不解的人。"

有一次，他和往常一样在伊本·宰伊栋街上走着，遇见了他心爱姑娘的母亲朝家走去。他一眼就认出了她，尽管他已至少有十七年没有见到过她了。她不再是他过去熟悉的那位"太太"了。她显得未老先衰，心事重重的样子。谁也无法想象，这个消瘦的女人，就是当年那个无比漂亮和有风度、漫步在公馆花园里的贵妇人！即使这样，她的形态还是让他想起了阿依黛；她的外貌让他心里十分难受。幸运的是，他在看到她之前已经与阳台上的布杜尔交换过微笑了，不然的话，他根本笑不出来的。接着，不知怎么回事，他想起了阿依莎！想起了今天早晨阿依莎为寻找那副忘了在临睡前放在何处的假牙而掀起的那场风波。前天，他发现布杜尔站在阳台上有点反常，后来才弄清楚她是准备出来。他心里在想：她是一个人出来吗？很快，阳台上看不到她人了。他慢腾腾地走着，一边走一边想。没错，她倘若独自出来的话，那准是为了他。这是一个令他陶醉的胜利，或许他可以洗刷掉许多年来受到的侮辱！但是，当年的阿依黛会这么做吗？不，就算月亮裂开，她也不会这样做的。当他在马路上走了一半路时，他回头一瞥，只见她正向他走来……是独自一人！他感到自己的心怦然跳动起来，好像旁边的人都能听到。他立即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他百感交集，甚至想逃之夭夭。以前两人交换微笑，那是一种纯洁的感情交流，而约会，则是另外一种意义了。这意味着一种责任，非同小可，需要迅速作出选择。如果他现在就躲开，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时间思考！但他没有逃避，像醉汉似的迈着缓慢的步伐向前走，并在通往嘉马勒街的拐角处被她追上了。两人的目光相遇了，而且都笑了。他打招呼说：

"晚上好！"

"晚上好！"

他边走边想,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他问道:

"去哪儿?"

"去找一位女同学,在这个方向……"

她指了指纳齐丽皇后大街。他脱口而出:

"我也去那儿,我们俩一起走,行吗?"

她掩饰着自己的微笑,说:

"行啊!"

两人并肩走着。她穿上这么漂亮的连衣裙,不是为了会见她的女友,而是为了见他。而他的心,也正怀着激情和温柔来迎接她。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也许是她对他的呆板忍受不了,便主动前来为他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现在,他要么尊重她,利用这个机会,要么佯装不知,坐失良机,永远失去她。这就是说一句话的事情,说出来或许使他一生陷人困境;不说也许让他遗恨终生。就这样,他不知不觉地被推入进退维谷的窘境。路越走越短,也许她正在期待着。看来她是会答应他的,她一点不像夏达德家的人。是啊,她一点不像夏达德家族的人。夏达德家族已经完了,那个红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与你并肩而行的不过是一个命运多蹇的姑娘。她笑着望了他一眼,柔声柔气地说道:

"真是个幸福的机会!"

"谢谢!"

然后怎么办?看来她正等待着他的新步骤。看,这条路的尽头快到了。他应该拿定主意,要么陷进去,要么说再见。她恐怕绝对想象不到两人就这样简单地分手,连一句许诺的话语也没有!再走几步路他俩就要分手了,当他想到她会遭受失望的痛苦时,心里十分难过,舌头说不出话来。是不是说出来,管它后果如何?她停下了脚步,惶惑不安地笑着,好像在说我们该分手了!他心绪不宁到了极点。她向他伸出了手,他也握住了她的手,两人沉默不语,一阵可怕的寂静。过了片刻,他喃喃地说道:

"再见!"

她抽回手,走进旁边的胡同。他真想叫住她;她步履不稳,带着失望和羞怯离去,就像是做了一个无法忍受的恶梦。你最清楚这种悲惨的处境,但你的舌头就是不肯说话。过去整整两个月内,他为何要跟踪她呢?今天她

亲自来到你的身边，你这样拒绝她，难道有品位吗？你采取她姐姐过去对待你的那种冷漠方法来对待她，这仁慈吗？你爱她吗？她今天晚上是否会有你和她姐姐那天晚上那样的感受？这种打击给你留下犹如炽热火炭那样的痛苦，并将昔日的过去照亮！

他继续走自己的路，边走边寻思，他真的是想打光棍下去，以便成为哲学家，还是在借口从事哲学研究，以便继续打光棍呢？利雅得对他说过："这是一件不可置信的事，你会后悔的！"这的确是一件不可置信的事，但他会后悔吗？利雅得又说："你过去喋喋不休地谈论她，好像她就是你梦想的姑娘，可怎么就轻易地一刀两断了呢？"她并不是他梦想的姑娘，他梦想的姑娘决不会这么主动来找他的。最后，利雅得又对他说："你快满三十六岁了，过了这个岁数就不适合结婚了！"这种话使他十分恼怒，沮丧的心情油然而生……

四十六

克莉曼穿着婚礼服，在父母和哥哥的陪同下，坐车来到怡心园胡同。迎接他们的有易卜拉欣·肖克特、海迪洁、艾哈迈德和他的妻子苏珊，还有凯马勒。除了大厅四周放着玫瑰花束外，没有一点婚礼的气氛。外面客厅里坐满了留着大胡子的年青人，年青人把阿里·马努非谢赫围在中间。虽然艾哈迈德先生已经过世一年半了，但是艾米娜还是不肯出席婚礼，只是答应事后再来祝贺。至于阿依莎，当海迪洁邀请她出席简单的婚礼时，她诧异地摇摇头，然后神经质地说：

"我只出席葬礼！"

海迪洁听了这句话极为难受，但她已经习惯阿依莎的态度，对她采取了典型的宽容大度。怡心园胡同住宅的二楼第二次布置成了新房。亚辛为女儿置办了一份嫁妆，为此不惜卖掉了他的最后一份不动产，除了思寨宫路上的房产外，他没有别的房产了。克莉曼今天显得格外漂亮，很像她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尤其是那双温柔多情的眼睛。就在这个月的上个星期，她才刚到

可以结婚的年龄。海迪洁显得很幸福的样子，俨然是新郎母亲的样子。有一次，她和凯马勒单独在一起时，她乘机在凯马勒的耳边低声说道：

"她好歹是亚辛的女儿，不管怎么样，总比随便弄来的姑娘要好上千倍！"

餐厅里为亲属摆了一桌，另一桌摆在院子里，专门招待阿卜杜·蒙伊姆请来的那些留大胡子的客人们。阿卜杜·蒙伊姆和他们一样留着大胡子。海迪洁有一天说他道：

"宗教是美好的，但有什么必要留着大胡子呢？你看上去就像那个卖麦片粥的穆罕默德·阿扎米！"

家里的人都坐在客厅里，只有阿卜杜·蒙伊姆和朋友们在一起。艾哈迈德陪着哥哥对客人们表示欢迎，在外面待了一会儿就和家人们坐在一起了。他笑着说：

"外面客厅里的时间要倒退一千年！"

"他们在谈些什么？"凯马勒问道。

"在谈阿拉曼战役[①]，他们的声音把墙壁都震动了。"

"他们对英国人取得胜利觉得怎么样？"

"当然是愤怒，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都是他们的敌人。即使在新婚之夜，他们也不怜悯一下新郎……"

亚辛坐在宰努芭的身边，显得神采奕奕，仿佛比宰努芭小十岁。他说：

"离我们远点，各吃各的！感谢真主仁慈，没有使埃及成为战场。"

海迪洁笑嘻嘻地说：

"你想太平，恐怕是为了满足私欲吧！"

她用狡黠的目光瞥了宰努芭一眼，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前不久在传说，说亚辛与新来的女房客打得火热，让宰努芭当场捉住，或者说几乎当场抓住。以后宰努芭一直盯着那个女人，逼着她搬了出去。

亚辛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不堪，忙说道：

"我家里正在实施戒严令，我哪敢去满足私欲呢！"

---

① 阿拉曼是埃及亚历山大市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城镇。1942 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指挥英军在这儿大败德国军团。

宰努芭愤怒地说道：

“在女儿面前这么说，也不害臊？”

“我是清白的，”亚辛诚恳地说，“那位可怜的女邻居也是受冤枉的！”

“我冤枉她？那是我半夜敲开她的房门当场逮住的，你还狡辩说是在黑暗中走错了路！是这样吧？你在自己家住了四十年，还不知道自家的门在哪里？”

大家都高声大笑。海迪洁讥讽地说：

“他在黑暗里常常出错！”

“在光明中也是一样。”

突然，易卜拉欣·肖克特对拉德旺说道：

“拉德旺，你与穆罕默德·哈桑先生的关系怎么样？”

“穆罕默德混账先生！”亚辛纠正道。

拉德旺无名火起，回答道：

“他现在享受着我外公留下的遗产，那是传给我母亲的！”

“这是一笔可观的遗产，”亚辛愤愤不平地说，“拉德旺每次去他母亲那儿要点钱用于娱乐，这个厚颜无耻的小人总是从中作梗，对他斤斤计较！”

海迪洁对拉德旺说道：

“你妈只生了你一个，最好在她活着时让你花一点她的钱。”

接着，她话题一转又说：

“你也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是不是？”

拉德旺淡淡一笑说道：

“凯马勒叔叔结婚，我也结婚。”

“你凯马勒叔叔会让你失望的，你不该学他的样。”

凯马勒细听着这场围绕着他的谈话，心里很恼火，但脸上没有丝毫表露。海迪洁已对他不抱希望了，他对自己也不抱希望。他已不再到伊本·宰伊栋街去了，由此表明他有愧疚的心情，但他总是站在电车站台上，在她发现不了的地方通过阳台看她。他无法抗拒想见到她的欲望，无法否认自己对她的爱，甚至装不出对娶她为妻的想法有反感和恐惧！所以利雅得·格尔达斯说他：“你真是有病还不肯医治！”

艾哈迈德·肖克特别有用心地问拉德旺：

“倘若赛阿德的人还在台上,穆罕默德·哈桑还会跟你斤斤计较吗?”

拉德旺气恼地笑了一下,回答说:

“今天与我斤斤计较的并非他一个人,但是耐心等几天,最多等几个星期再看吧。”

苏珊·哈马德问他:

“你认为华夫德党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就像它的对头所宣传的那样吗?”

“它的日子多长要看英国人的态度。无论如何,战争决不会永远下去,清算的日子总会到的!”

苏珊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

“这场悲剧的首要责任人,就是那些支持法西斯、从背后捅英国人刀子的人。”

海迪洁对苏珊像男人一样谈论国事大为诧异,用责备和嘲笑的目光凝视着她,禁不住说:

“我们是在办婚礼,说些别的合适的事吧!”

苏珊没有顶撞,立即缄默不语。艾哈迈德和凯马勒相视笑了一下,易卜拉欣·肖克特也笑着说:

“这得原谅他们,因为我们的婚礼一点不像婚礼!求真主怜悯居住在广袤大堂里的艾哈迈德老先生。”

亚辛伤感地说:

“我结了三次婚,没有举办过一次真正的婚礼!”

宰努芭尖刻地说:

“你只想到自己,忘记了你女儿?”

亚辛笑着说:

“如蒙主愿,第四次结婚时再好好办……”

宰努芭冷言相讥道:

“等拉德旺办完喜事后你再办吧!”

拉德旺恼羞成怒却一言不发。愿真主诅咒你们所有的人,诅咒婚姻,你们还不明白我是决不结婚了!谁再提起这件该死的事,我会把他杀了,一阵短暂的沉默后,亚辛说:

“我真想留在女士们的餐桌上，而不愿在大胡子们中间吃饭，他们真让我害怕！”

宰努芭补充说：

“他们要是知道你的故事，肯定会用石块砸死你！”

艾哈迈德嘲讽地说：

“那些大胡子会扎进菜盘子里大战一场的。凯马勒舅舅，你喜欢穆斯林兄弟会吗？”

凯马勒笑嘻嘻地回答：

“我至少喜欢他们中间的一个！”

苏珊转过头去望着新娘，友好地问她：

“克莉曼对他丈夫的大胡子有什么看法？”

克莉曼垂下裹着头巾的脑袋，淡淡地一笑，没有说话。宰努芭替女儿回答说：

“青年人中已很少有人像阿卜杜·蒙伊姆那样对宗教如此虔诚的。”

海迪洁说道：

“我赞赏他的虔诚，这是我家血统里的一种天性，但我不喜欢他留大胡子……”

易卜拉欣·肖克特笑着说：

“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是虔诚的教徒，一个是叛逆的教徒，我说他们全都疯了！”

亚辛仰天大笑，说：

“那么发疯也是我家血统里的一种天性！”

海迪洁用抗议的目光瞪着他，亚辛不等她开口立即说：

“我是说我是疯子、我认为凯马勒也是个疯子，如果你不爱听，那么就我一个人是疯子！”

“这话说得对，一点没有夸张。”

“为了专心致志地读书写文章而决定打光棍，这样理智吗？”

“他早晚会结婚的，他是个理智健全的人。”

拉德旺问凯马勒叔叔：

“叔叔，你为什么不结婚呢？我至少能知道你不结婚的理由，必要时我

也可以用它来辩护!”

亚辛对他说:

“你也打算不结婚? 只要我活着,决不允许你这样。不过你可以等一等,等到你们重新掌权,然后举办一次盛大的政治婚礼!”

凯马勒对拉德旺说:

“如果你没有什么不便的话,那现在就可以结婚。”

这个青年人多么风度翩翩啊! 他会获得地位和财富的! 阿依黛当年要是遇到他,准会一见钟情。如果他看上布杜尔一眼,一定会爱上她的。世界在前进,他还在绕着自己转,还在考虑结婚还是不结婚? 生活总是让人困惑得不知所从,它既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也不是稍纵即逝的关口。爱情难啊,它本来就是争斗和折磨! 但愿布杜尔快嫁人吧,这样他就可以从尴尬和痛苦中摆脱出来。

这时,阿卜杜·蒙伊姆来到他们面前,他的大胡子首先出现。他对大家说:

“请大家去餐厅吧,今天的喜庆也就是让大家把胃撑饱。”

四十七

凯马勒在富阿德一世大街上游荡着,那正是星期五早上十点左右,一路上都是熙熙攘攘的行人和驻足观望的男男女女。这天就像大多数十一月里的日子一样,风和日丽,秋高气爽,是人们散步的好时候。他已经习惯在节假日里钻进人堆里,排遣心中的孤寂。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观赏着周围的人和事。他在街上会遇到不止一个的学生。他们举手向他打招呼,他微笑着回答他们的问候,显得比他们更有礼貌。他教过的学生真多呀! 有的已经工作了,有的还在大学里学习,更多的还在中小学里。他从教已有十四年了,这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而他的外表几乎没有变化,仍旧西装革履、红毡礼帽、金边眼镜,留着络腮胡子,就连他六级的工资待遇也十四年一成不变,尽管传说华夫德党政府正在考虑要纠正对一些部门的不公正待遇。一

切都没变,惟一变化的是他的两鬓已经出现了白发。学生们的问候使他感到幸福,他们热爱他,尊敬他,这可不是每一个教师都能得到的。他虽说脑袋大鼻子大,而且这些日子学生们变得越来越调皮,但他在学生们的心目中还是有如此高的地位!

他独自彳亍到富阿德一世大街和尔马德丁大街相交口时,冷不防和布杜尔撞了个满怀。他顿时心惊肉跳,宛如骤然响起了警报声,目光也呆滞了,然后力图用笑容来摆脱这个尴尬的场面。但她装作不认识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然后从他身边过去。此刻他才发现她正挽着一位男子的手臂并肩而行!他站在那里,目光尾随着她的背影。没错,她就是布杜尔,穿着一件考究的黑大衣,那位男子的穿着也很讲究,年纪或许还不到三十岁。这次邂逅相遇使他的心灵受到了震动,他做了很大的努力才控制住自己。接着,他心里在问这个男子是谁。她没有别的哥哥了,也不像她的恋人,因为恋人不会在富阿德一世大街上公开这样的,尤其是在星期五早上。那么,会不会是……他的心怦怦直跳,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目光始终盯着他们,思想全部集中在他们身上。他甚至感到全身发热,血压升高,心跳得越来越快了。他看见两人在一家箱包店前站定下来,于是他缓慢地走近他们,眼睛朝着姑娘的右手望去。突然,他的目光凝住了,她的手指上戴着金戒指!他感到整个人仿佛被热焰痛苦地燃烧着。他已经有四个月没去伊本·辛伊栋大街了,难道这个年轻人当时就守候在这条大道的尽头,准备取他而代之?不应该大惊小怪,四个月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期间世界上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站在玩具店前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注视着他们,好像在观赏玩具。她今天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漂亮,完全是个不折不扣的新娘!可她为什么全身的衣服都是黑色,黑色大衣很平常,而且显得高雅,但是她的连衣裙为什么也是黑色的?这是时髦还是在居丧?难道她母亲去世了?他每天看报,但从不习惯看讣告,这与他有什么关系!真正使他心烦意乱的是,有关布杜尔的一页已经从他的生命中翻过去了。

和布杜尔的事情已经结束,"结婚还是不结婚"这个令人为难的问题有了肯定的答案。那么,他就享受彷徨和痛苦后的安宁吧!他过去不是盼望她早日结婚,让他从痛苦的折磨中解脱出来吗?如今她真嫁人了,他应该庆贺摆脱痛苦的折磨!他现在的感觉就像被人活杀的感觉,生活的大门当着

他的面紧紧关上,他已经被拒绝在生活的围墙外。后来,他看见他们转身朝他这个方向走来,从他身边走过。他的目光尾随着他们,本想再跟上去,但很快改变了想法,仍站在玩具店前一动不动,眼睛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又一次朝他们的身后望去,好像在向她投去告别的目光。布杜尔不停步地渐渐远去,有时消失在行人中间,有时从人群中出现,有时能瞅见她身体的这部分,有时看到她身体的另一部分。他心脏的每一根弦都在奏"告别"曲。在并不陌生的哀乐下,他感到痛苦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这使他想起过去类似的情景,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个镜头,带出各种回忆,就像是一首神秘的乐曲,能引起人的痛苦,同时也有一种隐约的淡淡的快意!这是一种痛苦和快乐皆有的感觉,就像黎明一样,包含黑夜的残余黑暗,也包含着清晨的曙光。

没过多久,她的身影从他视野中消失了,也许她是永远消失了,就像永远看不到她的姐姐那样!他发觉自己心里还在想她的未婚夫是谁。他真想仔细看看他,但已无法办到了。他希望他是个职员,但比教师级别还低!可是怎么会有这些幼稚的想法呢?真令人汗颜哪。对于饱受痛苦折磨的人来说,他能够安下心来,因为经验告诉他,他的命运和万物一样,最终是死亡。他第一次注意到眼前的玩具橱窗,它布置得有序、美观,有火车、汽车、秋千、乐器、房屋积木和花园拼图,应有尽有。他痛苦的心灵里爆发出一种奇怪的力量,使他盯住那些玩具不放。他童年时代没有享受过这些乐趣,长大后时机已过,总有一种天性未得到满足的感觉。那些大谈儿童幸福的人,有谁真正知道这种幸福呢?谁能肯定他曾是个幸福的儿童?因此,梦想返老还童,再回到木娃娃在虚拟漂亮花园里玩耍的幸福中去,只是失意者的愿望,一种荒唐的愿望。也许儿童天生是没有忍受力的,只有他的那种职业教会他如何去理解他们、指导他们。但是,倘若真能返老还童,同时又保持成熟的理智和记忆力,生活会是什么样呢?那样的话,他会怀着一颗对阿依黛眷恋的心,再到平台上的花园去玩一玩,或者再回到过去的一九一四年,去阿拔西亚大街看一看在自家花园里嬉戏、同时自一九二四年以来带给他痛苦的那个阿依黛!或者再和她父亲谈谈话,她父亲会结结巴巴地告诉他,战争将在一九三九年爆发,他会在一次空袭中丧生!这是些多么荒唐的想法啊,不过它毕竟比眼前在富阿德一世大街上碰到这种挫折好得多,比猜想布杜尔和她的未婚夫、他该怎么对待他们好得多。或许他过去犯了罪,他不知不觉在

赎罪。这罪是什么时候犯下的呢？它或许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或许是一句话，或许是一次考验，或许是这个或那个……总之，他要对自己遭受的折磨负责。他应该洞悉自己的心，这样才能使自己摆脱痛苦。斗争并没有结束，他没有投降，也不应该投降。他首先应该对这种该死的犹豫不决负责。这种犹豫终于结束了，他痛失良机，眼看着布杜尔挽着未婚夫的手臂走了。对于这种苦甜交加的折磨，他应该记得有两次。以前，他不是站在阿拔西亚街区的荒漠里吗？现在他不是面对布杜尔犹豫不决，把自己推入以往的感情中，再次尝到这种苦与甜的折磨吗？他在提笔写有关真主、灵魂和物质的文章前，最好先了解自己，了解他这个独特的人，一个叫凯马勒·艾哈迈德先生，不，叫凯马勒·艾哈迈德、或者叫凯马勒的人，这样他就可以重新塑造自己。今天晚上他可以翻开回忆的日记本，好好审查过去的经历。今晚又是个不眠之夜，这已不是第一次了，而且每次失眠的收获都不小，完全可以编成一本集子，书名就叫《不眠之夜》。他决不说自己是虚度一生，到头来只剩一堆让后人把它作为取乐工具的白骨！布杜尔从他的生活中一去不复返了。这真是一个充满悲伤的现实啊，活像一支送葬曲。它并未留下一点温情的回忆，没有拥抱，没有接吻，没有和女人碰摸，甚至连一句亲切的话都没有。但他不再害怕失眠了。过去，他失眠就与孤独相伴；今天，他不再这样了，他可以忘却理智和心灵，去住在穆罕默德·阿里大街上阿蒂娅的新家那儿，继续他俩没完没了的聊天。在最近一次见面时，他喝醉了，用发僵的舌头对阿蒂娅说道：

“我们俩是多么情投意合呀！”

阿蒂娅顺着他，挖苦地说：

“你喝醉后多么可爱啊！”

“我们要是结婚，肯定是幸福的一对……”他继续说。

“别挖苦我，”她皱着眉头说，“我原来就是名副其实的太太。”

“是的，是的，你比熟透的果子还可爱。”

她嘲弄地拧了他一把，说：

“你嘴上这么说，可是让你多付一文钱给我，你就会逃之夭夭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超过金钱关系！”

她用抗议的目光盯了他一眼，说：

"我有两个孩子,他们需要的是钱,而不是我们间的关系!"

他醉得糊里糊涂,又难受极了,便调侃道:

"我要以嘉丽莱太太为榜样,正在考虑忏悔,哪一天苏非派选中我,我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你如果真忏悔的话,"她满脸堆笑说,"那我们只能再见了……"

他大声笑着说:

"忏悔不会损害你这样的人!"

这时,他突然从浮想中惊醒过来! 接着,他感到站在玩具店铺前已经很长时间了,便匆忙离开,向前走去……

四十八

明星酒馆老板哈罗问道:

"我的好朋友,他们真的要封闭所有的酒馆吗?"

亚辛满怀信心地说:

"不会的,哈罗! 在审查预算时,议员们总是习惯大大议论一番;政府也习惯许诺,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议员们的愿望。这个最短的时间永远不会短的,这是惯例。"

亚辛一伙人争先恐后地各抒己见。人事处长说道:

"他们一辈子都在许诺,要将英国人赶出去,创办新大学,拓宽海湾大街,可这些许诺哪一件实现了呢,哈罗?"

退休部主任接口道:

"提出这个议案的议员肯定是酒喝多了,为了报复提出禁酒的议案。"

律师说话了:

"不管怎么样,欧洲人住的那条大街上的酒馆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哈罗,如果你的酒馆被封了,你就到泰非利那酒馆或别的酒馆去,酒馆与酒馆之间,就像墙上的砖头,相互连在一起的。"

宗教基金部的文书主任说:

"为了让纳哈斯重新执政这么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英国人将坦克开进了阿比丁宫。对查封酒馆这样的事,你们说他们会不管吗?"

除了亚辛这一伙人外,房间里还有几个本地商人。尽管这样,文书主任还是建议将喝酒和唱歌结合起来,他说:

"让我们高唱《爱情的俘虏》这首歌吧!"

哈罗回到柜台后面的位置上。朋友们开始唱着"爱情的俘虏啊,这有什么脸红的"曲子,醉汉的调子怪声怪气的,连本地商人的脸上也泛出了嘲讽的微笑。可是没唱多久,亚辛第一个退出不唱了,其他几个人也先后不唱了,只有文书主任把这首歌唱到底。接着是一片沉默,不时听到咂嘴声或击掌要酒添菜声。亚辛突然问道: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确保怀孕?"

那位退休职员抗议似的说:

"你老是反来复去问这个问题! 老弟,你依赖真主忍耐些吧。"

文书主任说道:

"别着急嘛,亚辛先生,你的千金会怀孕的!"

亚辛惨淡地一笑,解释道:

"新娘漂亮得像玫瑰,是怡心园胡同里的一支鲜花,她在我们家是个重要的姑娘,结婚已经一年了还没有怀孕,因此她母亲焦躁不安!"

"看来她父亲也很着急!"

亚辛哈哈大笑着说:

"老婆一着急,丈夫一定也心急如焚。"

"人们假如想到孩子的麻烦,决不肯怀孕的!"

"什么假如! 人们结婚通常都是为了生育后代。"

"人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要是没有孩子,谁也忍受不了夫妻生活。"

亚辛喝了口酒,说道:

"我怕我的外甥就信奉这种观点。"

"有些男人要孩子是为了让他们的妻子忙于照看孩子,这样,他们就可以收回部分失去的自由!"

亚辛说:

"绝不可能! 女人一边给一个孩子喂奶,一边摇着另一个孩子睡觉,同

时,两只眼睛还盯着丈夫问他去哪儿了?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尽管如此,哲人们并不能改变世界上存在的这个'制度'。"

"是什么不让他们改变的呢?"

"是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妻子不让他们有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放心吧,亚辛先生,你女婿不可能忘记你儿子帮他就职的恩德。"

"任何事情都可以忘记的。"

接着,他嬉笑着,酒已经使他的头脑有了几分醉意:

"再说,我公子本人现在已手中无权了!"

"唉,看来华夫德党这一次掌权时间会很长……"

突然,律师用一种演说似的腔调说道:

"假如埃及的事情正常进行的话,华夫德党会永远统治下去。"

亚辛勉强一笑道:

"要不是我儿子与华夫德党分手了,你这种话倒在理上!"

"你们别忘了格萨森事件!如果国王死了,那就赶快对华夫德党的敌人说再见。"

"国王还活得好好的!"

"穆罕默德·阿里亲王正在准备登基礼服!他一辈子都与华夫德党配合得很好……"

"坐在王位上的人不管他的名字叫什么,由于他的地位决定了他是华夫德党的敌人,就像威士忌和糖果总是合不到一起一样!"

亚辛兴奋得直笑,说道:

"也许你们说得对,俗话说'年长一天,智高一年'嘛,你们中间有的人已到了风烛残年,有的人也快差不多了!"

"你也是个四十七岁的人了!"

"我好歹是你们中岁数最小的……"

他说着把手指扳得格格作响,忘乎所以地摇晃着身体,继续说道:

"真正的年龄不是用岁数来计算的,而是用喝醉次数来计算。在战争的岁月里,酒的品种和味道都不行了,但喝醉了以后是一样的,早晨醒来时头痛得难受,硬睁开眼睛,打出来的饱嗝还带酒精味,但我要告诉你们,为了一醉方休,我什么事情都不在乎。或许有兄弟会问:健康呢?是的,健康不如

以前了。现在四十七岁的人和以前四十七的人不可相提并论。这就证明了战争期间什么都涨价,惟独年龄不值钱,没有涨价。早先六十岁的人还要结婚,在我们这个倒霉的年代,四十岁的人就要向懂行的人打听壮阳的药,蜜月里的新郎或许就会冒不出水!"

"甭说早年!满世界的人都在问这是怎么回事!"

亚辛继续说,声音里已经露出醉意:

"说起早年,祈求真主怜悯我父亲,他为了阻止我参加流血的革命,打得我够狠的!但是,连英国人的子弹都不怕的人是不会被呵斥声唬住的!那时,我们聚在艾哈迈德·阿卜杜胡咖啡馆里,一起策划游行示威和扔掷炸弹……"

"老生常谈!请告诉我,亚辛先生,你参加游行日子里的体重和今天一样吗?"

"比现在还重,可我勤奋起来像只蜜蜂,在大决战的那天,我和我弟弟走在游行队伍前头,他是爱国运动的第一批烈士。当时我听到子弹贴着我耳朵呼啸而过,射进了我弟弟的身体。真可惜哪!要是他能活到今天,也可当部长了!"

"可是你活到了今天!"

"不错,但我不能凭着小学文凭去当部长,再说我们参加斗争只想到会死,而没有想到做官。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另外一些人才能当官。在我弟弟出葬时,赛阿德·宰格鲁勒走在队伍里,学生领袖把我介绍给他,这真是一次有意义的纪念!"

"可是,你参加战斗那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去花天酒地呢?"

"你们听着,不就是那些与街头女郎睡觉的大兵们击退了隆美尔吗?战斗并不妨碍作乐和喝酒,倘若你们了解骑士精神的话。聪明人,战斗者和酒鬼是亲兄弟啊!"

"赛阿德·宰格鲁勒在给你弟弟送葬的路上没有跟你说点什么吗?"

律师替亚辛回答:

"他对亚辛说,要是牺牲的是你多好!"

一阵哄堂大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总是先大笑一阵,然后才问发笑的原因。亚辛也与大家一起哈哈大笑,然后继续说:

"人家没说这种话。祈求真主保佑他,他是那么文质彬彬,不像阁下你,他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此前途无量。他是个政治家、圣战者、文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他的每一句话都能扭转乾坤!"

"祈求真主怜悯他。"

"愿真主怜悯所有的人,每一个死去的人都应该得到怜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生命,哪怕是妓女、龟奴、带着儿子去找姘夫回来的那些母亲……"

"难道还有这样的母亲?"

"一切你想象得到的和想象不到的事,都会在生活中存在!"

"母亲除了儿子就没有别的人了?"

"谁会比母亲更想到儿子的呢? 再说你们都是睡出来的儿子!"

"这是合法的!"

"这是一种形式,事实是另外一回事。我认识一些可怜的妓女,她们的床会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没有人与她们睡,你们告诉我,你们中有谁的母亲会这么长时间没有人同床共枕?"

"真不知道有什么民族会像埃及人这样热衷于指责母亲的贞操。"

"我们是缺少教养的民族!"

亚辛拊掌大笑道:

"时代给我们的教训够多的了,凡事过了头,必然走向反面。因此,我们就成了没有教养的人! 尽管如此,我们的本质还是好的,忏悔通常是我们的结局!"

"我已经是领取养老金的人了,但我尚未忏悔呢!"

"公务人员是不讲究忏悔的,再说你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你不过每天晚上喝点酒,这算不了什么,总有一天疾病或医生会禁止你喝酒的,其实疾病和医生是一回事。我们生性是软弱的,要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染上酒瘾,就不会对夫妻生活缺乏耐心。随着时日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软弱,但我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无法得到满足。我们感到痛苦,然后借酒浇愁,等我们头发白了,才显出了我们的纯洁。在街上会有个无耻之徒突然拦住你的路,说:'你头发白了还追逐女人,真丢脸!'赞美真主,我年轻还是年老,是追女人还是追母驴,关你什么事! 有时你会想到人们和你老婆串通起来整你。尽管如此,总有花枝招展的女人在勾引你,警棍赶也赶不走。即使女仆,也

会在菜市场卖弄风情的。就这样,你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寻衅闹事的世界,除了酒杯你没有真心的朋友。然后,请来的医生就起作用了,他们会简单地对你说:'别喝酒!'"

"虽说如此,你能否认我们是全心全意热爱世界吗?"

"全心全意!恶本身不乏善,就连英国人也不是没有一点善。我曾经了解过他们,在革命时期,我也有一些英国朋友!"

律师大声喊道:

"可是你当时是反对他们的,你忘记了?"

"是的,没错,情况各有不同嘛。有一次,他们认为我是密探,亏得学生领袖及时出面说明我的真实情况,他们才向我欢呼起来。这件事发生在侯赛因清真寺旁边!"

"亚辛万岁,亚辛万岁!可是你在侯赛因清真寺干什么呢?"

"快回答,这一点非常重要!"

亚辛嘿嘿地笑了,然后说:

"我们在做主麻日聚礼。我父亲在世时常常带我们去参加主麻日聚礼,你们不相信吗?你们可以去问问侯赛因街区的人!"

"你是为了讨你父亲的好才去礼拜的吧?"

"凭真主起誓,你们不要误解我,我们是一个信仰虔诚的家庭。不错,我们都是酒鬼、生活放荡,但最后我们都会忏悔的!"

这时,律师叹了一口气问道:

"我们不再唱一会儿吗?"

亚辛抢先说道:

"昨天我唱着歌离开酒馆,被一个警察拦住,他大声吆喝着警告我:'先生,别唱!'我问他:'我无权唱歌吗?'他回答道:'过了半夜十二点不准喧哗!'我抗议道:'可我是在唱歌呀!'他恼怒地说:'在法律面前这就是喧哗!'我问他:'半夜十二点以后炸弹爆炸算不算喧哗?'他威胁我说:'看来你是想在警署过夜了。'我赶紧离开他,并说:'不,我最好在家里过夜!'我们怎么会是个被军警统治的文明民族呢?在家里你会发现老婆盯着你,到部里有顶头上司看着你,即使入了土,迎接你的也是挥着棍子的死神……"

律师又一次提议:

“我们来唱歌吧。”

退休部主任清了清嗓子，开始哼了起来：

让我结婚就结婚，闭目羞花一妇人；
自从把她领进门，家成火狱煎熬深……

大伙儿立即以极大的热情反复哼着首句，亚辛捧腹大笑，直到笑得淌出了眼泪。

四十九

海迪洁老是感到自己很孤单。尽管易卜拉欣·肖克特整个冬天都在家里，尤其在他年近七十后更是如此，但这并不能驱散她的孤独感。即使做家务，也花费不了她多少精力。她虽然超过了四十六岁，身体仍然很强壮，精力也旺盛，只是胖了些。更为糟糕的是，她当母亲的阶段已经结束，而作为婆婆的作用还没发挥，看来永远也发挥不了了。因为她的媳妇，一个是自己的侄女，一个是职业女性，而且根本不与她照面。她只有与披着大衣的丈夫聊聊天，来解除心中的烦闷。

“他们结婚一年多了，我们还没有点过蜡烛呢！”

丈夫满不在乎地耸耸双肩，没说什么。她又说道：

“也许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认为生孩子是过去的时髦，就像顺从父母一样！”

“你就省省心吧，”丈夫烦躁地说道，“他俩感到幸福，这就行了！”

“如果新娘不会怀孕、不能生孩子，那要她有什么用呢？”海迪洁恼怒地问。

“或许你的两个儿子都不同意你的这种看法！”

“在每一件事情上他们都与我唱反调，我的辛苦和希望全白费了。”

“你当不成祖母心里难受啦？”



她恼怒得更厉害了:

“我是为他们难过,不是为我自己!”

“阿卜杜·蒙伊姆已经带克莉曼去找过医生了,医生说她没病……”

“这个可怜的孩子花费了许多钱,以后还要花更多的钱,现在的新娘就像西红柿和肉类一样,价格昂贵!”

易卜拉欣·肖克特笑着不予评论,海迪洁继续说:

“另一个嘛,我得找穆泰瓦里先生帮忙。”

“你得承认她的嘴巴像蜜一样甜。”

“她圆滑、机灵,对一个排字工人的女儿你还有什么指望的?”

“敬畏真主吧,老太婆!”

“你说,她的先生什么时候带她找医生去?”

“他们俩对这件事不感兴趣!”

“当然,她是职业妇女,哪有时间怀孕生孩子呢?”

“他们过得很幸福,这是毫无疑问的。”

“职业妇女都不可能成为贤妻良母,等她明白这一点时已经为时过晚了。”

“他是一个男人,这对他决不会有什么危害……”

“整个街区里的青年人,没有谁像我这两个儿子的,真倒霉!”

阿卜杜·蒙伊姆的性格和发展方向都已经明朗了,事实证明他是个能干的职员、活跃的“兄弟”。他在嘉马利亚街区的支部工作已经结束,被任命为该支部的法律顾问,并参与编辑杂志,还常常到本地各清真寺去讲道。他使自己的那套房间成为兄弟会的俱乐部,他们每天晚上在他那儿谈到半夜,为首的是阿里·马努非谢赫。这个青年人热情高涨,随时准备献出自己所有的精力、财产和理智,为他们所信仰的主义效劳。用指导者的话说,他全心全意相信的主义,它是先人们的主张、正统派的道路、苏非派的真理、政治性组织、体育性团体、文化科学性协会、经济型公司、社会的思想。阿里·马努非谢赫说:

“伊斯兰教教义包括了人们现世和来世的所有事务。那些误以为伊斯兰教义只是涉及人的精神方面或对真主的崇拜,是大错特错的。伊斯兰教

是宗教、信仰、崇拜、祖国、民族、国家、精神、圣典、宝剑……”

与会者中的一位青年人说：

“这就是我们的宗教，但我们却停滞不前、无所事事，任凭不信教的人用法律、习俗和打手来统治我们。”

阿里谢赫说：

“一定要进行宣传和说教，组成圣战者的大军，然后再进入实施阶段。”

“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大战结束。这块土地为我们的宣传做好了准备，人们已经对各党派失去了信心，当领头人在适当的时候高呼一声，兄弟们便会揭竿而起，每人手持《古兰经》和武器投入战斗……”

阿卜杜·蒙伊姆用深沉有力的声音说：

“我们要做好长期战斗的心理准备，我们的号召并非只对埃及，而是面向地球上所有的穆斯林。只有埃及和伊斯兰各民族统一在《古兰经》的原则下，我们才算获得了成功。我们决不放下武器，直到我们看到《古兰经》成为所有穆斯林的宪法……”

阿里·马努非谢赫接口道：

“我向诸位通报一个喜讯，我们的传教在真主的保佑下，已遍布城乡各个角落。现在每个乡村都有了我们的活动中心。这种是真主的事业，真主决不会辜负为他奋斗的人们……”

与此同时，楼下另一种活动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但目的绝然不同，人数也没有楼上的多。艾哈迈德和苏珊在大多数的晚上都会约几位朋友来，他们来自不同的派别和团体，大部分人在新闻界工作。阿德里·克利姆先生曾在这一天晚上看望了他们，他知道他们在进行理论研讨，便对他们说道：

“你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很好。不过你们得记住，马克思主义即使是历史的必然，但它的必然性与自然现象的必然性不是一回事。它的必然性是要靠人的意志和奋斗才能实现的。我们的首要责任并非是用哲学家的态度细细研究它，而是要充分提高劳动阶级的觉悟，知道他们肩负的历史作用，以便拯救他们自己和全世界。”

艾哈迈德汇报道：

“我们准备将有价值的哲学书翻译过来，介绍给知识分子，并对参加战

斗的工人们作激情的讲座。这两种工作都是不可缺少的。"

阿德里·克利姆先生又说：

"腐败的社会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发展，当他们用新的信仰和思想武装了头脑，人们就会同心同德，那样的话，不管是野蛮的法律还是机枪火炮，都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

"我们都相信这一点，可是赢得知识分子的头脑就意味着控制了将来指导和统治国家的那一小部分人……"

"教授先生，有一个想法我想谈一下，"艾哈迈德突然说，"我从经验中明白了，向知识分子宣传说宗教是迷信，幽冥世界完全是麻醉剂和欺骗术，这并不难。但对老百姓说这些观点就十分危险。我们的敌人给我们栽的最大罪名，就是指责我们的运动是叛教反教的，不是吗？"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与得过且过、无所作为和逆来顺受的思想作斗争。说到宗教，那只能在自由政权下才能逐步消灭。而自由政权只有通过变革才能实现。总而言之，贫困是比信仰更严重的问题。根据人们思想的实际情况与他们谈心，这永远是明智的办法。"

教授微笑着望望苏珊，问道：

"你一直是信奉行动的，怎么结婚后变得相信讨论了呢？"

她知道对方是有口无心，在跟她开玩笑。虽然如此，她还是认真地回答道：

"我丈夫到边远郊区的破房子里去给工人们上课，我不行，我只能一个人去发传单。"

接着，艾哈迈德不高兴地说：

"我们运动的不足之处，就是吸收了不少功利主义者。这些人干工作不是为了获取报酬，就是为了党派的利益！"

阿德里·克利姆先生显得满不在乎地摇着大脑袋说：

"这种情况我一清二楚，但我也知道，倭马亚人继承伊斯兰教时并不相信伊斯兰教，但正是他们把伊斯兰教传到了世界各地，直至西班牙！我们应该利用功利主义者，同时也要提防他们。别忘了，时代有利于我们，条件是我们应做出最大的努力和牺牲。"

"穆斯林兄弟会呢，教授？我们已经感觉到，他们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

危险障碍!”

“我不否认这一点,但他们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危险。难道你没有发现,他们正在用我们的语言与人们谈话,宣扬伊斯兰社会主义吗? 即使是反动派,也不得不借用我们的语言。就算他们先于我们变革成功,那也将实现我们的一些主张,哪怕是部分实现也行啊。但他们决不能阻止必然会实现目标的先进的时代运动。再说,知识的传播足可以驱赶走他们,正如光明会驱走蝙蝠一样!”

海迪洁一直在诧异和恼怒中观察着这些不平常的活动,终于有一天她对丈夫说:

“我从未见过有哪个家像阿卜杜·蒙伊姆家和艾哈迈德家那样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开咖啡馆。一到晚上,来的客人不是留大胡子的就是一些先生模样的人,以前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易卜拉欣·肖克特摇摇头说:

“到了你该听说的时候了!”

海迪洁恼火了:

“他们两人的工资还不够招待客人喝咖啡的!”

“他们向你哭过穷吗?”

“人们会怎么想呢? 看到这些人进进出出,人们会说什么呢?”

“每家都有每家的自由。”

海迪洁气鼓鼓地说:

“他们没完没了的谈话,声音那么高,有时在胡同里都能听见。”

“管它传到哪里,哪怕传到天上。”

海迪洁两手一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五十

阿卜杜·拉希姆·尔撒帕夏在哈勒旺的别墅刚刚送走最后一批来访者。

他去希贾兹朝觐，他们是来送行的。

"朝觐是我很早就有的愿望。这该死的政治，忙得我年复一年推迟朝觐，可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是该考虑一下去见真主前还该做哪些事？"

帕夏的助理阿里·穆哈朗说：

"这政治真是该死！"

"你怎么说政治都行。"帕夏用无神的眼睛注视着拉德旺·亚辛和哈勒米·阿扎特，想了一下，然后说，"可政治对我还是有功的，我不会忘记，它在我寂寞的时候给了我安慰。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单身汉，即使是在地狱里，也想找点事干干来消遣。"

阿里·穆哈朗挤着眼睛说：

"帕夏，我们在让你得到消遣这方面还没有尽到责任吧？"

"不能这么说。但是单身汉的一天就像严冬的长夜特别长，一个人总得有个伴侣。我承认，女人是绝对需要的，这些日子我多么想念我母亲啊！女人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对于一个不爱女人的人来说也是这样的！"

拉德旺思考的问题比较远，他突然问帕夏：

"纳哈斯帕夏快垮台了，你能不能改变去朝觐的计划？"

"先让他待着吧，至少等我朝觐归来！"接着，他又摇摇头说，"我们都是有罪的，朝觐可以洗刷我们的罪过。"

哈勒米·阿扎特笑着说：

"帕夏，你是个信士，可是你的信仰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有信仰才有宽广的胸怀，只有两面派才自称绝对纯洁。你以为一个人只有失去信仰才会犯罪，那太傻了。再说，我们的罪过恰如幼稚孩童的恶作剧罢了！"

阿里·穆哈朗舒心地叹了一口气：

"这话说得多好听呀！现在让我对你坦率地说吧，当你告诉我打算去朝觐时，我非常悲观，心里在想你是不是去忏悔呢？难道生活的乐趣对于我们就此结束了？"

帕夏仰天大笑，身子都在颤抖：

"你是个魔鬼，骨子里就是魔鬼，如果你们知道我是去忏悔的，真会难受吗？"

哈勒米·阿扎特叹了口气说道:

“我们会像怀里的孩子被杀死那样难受!”

阿卜杜·拉希姆帕夏又一次纵声大笑起来,说:

“你们这些孩子哪,真是些木鱼脑袋! 像我这样的人,一旦真想忏悔,定会远离后辈的目光和绯红的面颊,定会一门心思地到先知——愿真主赐福给他,并使他平安——的陵墓旁边……”

阿里·穆哈朗幸灾乐祸地嚷道:

“希贾兹,你对希贾兹不了解吧。了解那里的人告诉我,人在那儿就像大热天烤火一样!”

哈勒米·阿扎特不满地说:

“恐怕这是恶意的宣传,如同英国人的宣传一样。难道在整个希贾兹就找不到一张像拉德旺那样白净的脸?”

“在天堂里也找不到!”阿卜杜·拉希姆·尔撤大声说,然后又重拾旧题,“但是孩子们,别扯出去,我们正在谈论忏悔呢。”

阿里·穆哈朗不以为然地说:

“慢着,帕夏! 有一天你曾告诉过我,有个苏非派人士忏悔过七十次,这是不是说他犯了七十次罪?”

“恐怕是一百次!”拉德旺说。

“有七十次就可以了!”阿里·穆哈朗说。

帕夏容光焕发,笑着说:

“人有多少寿命?”

“愿真主使你长寿,帕夏! 你就说这是第一次忏悔,也好让我们放心。”

“也是最后一次!”

“吹牛! 你真的要是最后一次,那你朝觐回来时,我就只带一个月亮[1]去迎接你,然后我们看你到底会怎么样。”

帕夏嬉笑道:

“结果就像你的脸蛋一样,你这个尖嘴利舌的家伙! 穆哈朗,你真是个魔鬼,人类还少不了魔鬼呢。”

① 阿拉伯人常将美女比做“月亮”。

"这得感谢真主。"

拉德旺和哈勒米差不多同时喊道:

"赞颂真主。"

"你们都是人,"帕夏心花怒放,洋洋得意地说,"没有友谊和感情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生活是美好的,美是美好的,快乐是美好的,宽恕也是美好的。你们青年人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看待世界,岁数一大就会知道,我是爱你们的,也爱这世界,我去拜访真主之家[1],是为了感激真主,求他宽恕和指引。"

拉德旺粲然一笑说:

"你的神色真好呀,满脸真诚的样子!"

阿里·穆哈朗狡黠地说:

"可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会使他满脸变成其他神色。真的,帕夏,你是一代人的晴雨表。"

"老娘养的,你就是伊卜里斯[2]。天呀,哪一天我接受清算,只要供出你就行了!"

"我?凭真主起誓,我可是受冤枉的。我只不过是个惟命是从的奴仆!"

"不,你是个魔鬼。"

"但人类离不开魔鬼?"

帕夏哈哈大笑:

"是的,你这个魔鬼。"

"在你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一直是首令人心旷神怡的乐曲,有一张可爱的脸给你带来欢乐。最后,请你这位忘恩负义的阁下,不要忘记我年轻时的日子!"

帕夏叹息着说:

"过去的岁月!唉,过去的岁月啊!孩子们,我们为什么要变老呢?真主啊,你的智慧太伟大太崇高了!古诗道,我的矛不刺向挤眉弄眼者,岁月告诉我不能那样做。"

---

① 即位于麦加的天房(也称克尔白)。

② 恶魔的名字。

阿里·穆哈朗做着鬼脸说:

"刺向挤眉弄眼者? 不,你该说不指向穆哈朗?"

"狗崽子,别打岔破坏气氛。在回忆美好日子时不要开玩笑。眼泪常常比笑容更美好、更有人道主义、更使人牢记别人的恩德,你们再听听这么一句诗:'事件迭出给我留下白发,岁月蹉跎使你把我视同路人。'你们对'事件迭出'有何见解?"

突然,阿里·穆哈朗学报童的腔调喊道:

"《事件》报、《金字塔》报、《埃及人》报……"

帕夏失望地说:

"错的不是你,而是……"

"而是你!"

"是我! 但我对你一点没错。当初我认识你,使你处于被魔鬼都嫉妒的状况。我决不允许你将我从回忆的气氛中拉回来。是的,你们再听听这句诗:'年纪轻轻就已不再青春,俨然粗枝掉落所有树叶。'"

阿里·穆哈朗大惊失色地问道:

"阴茎①怎么啦? 帕夏!"

帕夏的目光在大笑不止的拉德旺和哈勒米中间转来转去:

"你们这位朋友简直是行尸走肉,一点不懂诗! 不过他很快将进入悲伤时期,到时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成了明日黄花或过时新闻。"

说着,他转过头瞅瞅阿里·穆哈朗,说:

"你这小子,难道过去的那些朋友你都忘了吗?"

"哪能呢,愿真主保佑他们。他们原先是那么有精神,那么有魅力……"

"你知道夏克尔·素莱曼的情况吗?"

"他原先是内政部次长,英国人养的一只小鸡,后来提前退休了,那是在纳哈斯的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组阁时,我已记不清了。我认为他现在可能隐居在库姆·哈马德自己的庄园里。"

"他当时是多风光呀,哈米德·纳吉迪怎么样?"

"他是我朋友中命运最糟糕的一个,身败名裂,财产输光,现在晚上只好

---

① 阿拉伯语古诗中"粗的树枝"一词,现在表示"棍棒"和"阴茎"两种意思。



到公共厕所里过夜!"

"当年他是个活泼聪明的人,可惜热衷于赌博,是个赌徒。阿里·拉厄法特呢?"

"他通过'奋斗',已经是几家公司的董事,但据说他的名声在部里很不好?"

"别相信流言蜚语。不少主持过内阁的人名声都传到了国外。我一直对你们说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应该比其他人更有公德!你们中谁做到这一点,他就不怕指谪。马木鲁克王朝[①]统治埃及好几代人,他们的子孙一直是大富大贵,马木鲁克是什么人呢?他不过是奴隶。我给你们讲一个意义深远的故事……"

帕夏沉默一会儿,仿佛在汇聚往事的片断,然后说:

"当时我是一个法院的院长,曾接到一件关于遗产纠纷的民事案件,在审理这个案件前,有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英俊的青年人,脸庞像拉德旺,身材像哈勒米,"说着他指指阿里·穆哈朗,"我们友好交往了一段时间,我一点不知道他的心思,直到开庭审理案件的那一天,我才知道他是以诉讼当事人的一方站在我面前!你们猜,我怎么处理的?"

拉德旺咕哝道:

"这真是个微妙的处境!"

"我毫不迟疑地回避了审查那个案件。"

拉德旺和哈勒米·阿扎特立即表现出敬佩的样子,而阿里·穆哈朗好像不满地说:

"你不是让他的努力成为泡影了吗?"

帕夏对阿里·穆哈朗的抱不平置之不理,继续说下去:

"不仅如此,我还与他断绝了关系,对他这种恶劣的品质嗤之以鼻。是的,一个人没有道德就没有价值了。英国人并非是最聪明的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比他们聪明,但英国人有绅士风度,所以他们成了当今世界的主人!因此,我卑视那些一钱不值的低级的人。"

阿里·穆哈朗满脸带笑说:

① 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一译"奴隶王朝"。

“你把我留了下来，那么，我可以理解为我是有道德的人吗？”

帕夏指着他严肃地说：

“道德是各种各样的，法官就必须廉洁公正；部长应恪尽职守，有普遍的责任感；朋友就要真诚和可靠。你呢，毫无疑问是个捣蛋的人，在许多时候还是个无赖，但是你忠诚可靠。”

“真希望我的脸红起来！”

“真主只依各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说真的，我对你好的地方是满意的，再说你是个丈夫和父亲，这也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受过家庭寂寞之苦的人求之不得的幸福。不过，家中的冷清是对老年人的折磨！”

拉德旺不以为然地说：

“我还以为老年人喜欢安静呢！”

“青年人对老年人的想象是错误的，老年人对青年人的想象全是忧伤。告诉我，拉德旺，你对婚姻有什么看法？”

拉德旺皱起了眉头说：

“我还是以前跟你谈过的那种观点，帕夏。”

“没希望改变了吗？”

“我认为不会改变了。”

“为什么？”

拉德旺犹豫了一下，说：

“这是件奇怪的事，我也说不清。可是，我总觉得女人让人讨厌！”

帕夏那双无神的眼睛里闪出忧愁的目光，他说：

“真可惜！你没看到阿里·穆哈朗是个丈夫和父亲吗？你的好朋友哈勒米不也是拥护结婚的吗？我加倍地为你难过，因为我与你同病相怜。很久以来，我一直不解的是，我看过、听过那么多关于女性美的描写，但是，为表示对母亲的怀念和尊重，我把个人的想法埋藏在心里。我是那么爱我的母亲，她是在我手臂中断气的，我泪如雨下，落在她的前额和双颊上。拉德旺，我是多么希望能帮助你克服心理障碍呀。”

拉德旺显得心不在焉，说：

“一个人没有女人照样可以生活下去，这不是什么问题！”

“一个人没有女人完全可以生活下去，但这恰恰是个问题。你对人们的

议论可以满不在乎,可是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你可以说女人令人厌恶,但她们为什么不令别的男人厌恶呢? 你有一种变态心理,这是一种病,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医治,于是你就带着它逃离世界,这种心理是你孤独时最糟糕的朋友。以后,你也许会感到看不起女人令人惭愧,但你不得不继续这样下去!"

阿里·穆哈朗颇为失望地来了气,说:

"送别的夜晚应该是快乐的夜晚!"

阿卜杜·拉希姆·尔撒帕夏笑着说:

"可这是送别朝觐者! 你知道怎么送别朝觐者吗?"

"用祈祷来送别你,然后用鲜花和笑脸来迎接你,到那天我们要看看你怎么做了。"

帕夏拍着手,哈哈地笑着说:

"我的一切事情都托付给至尊的真主了!"

五十一

在谢里夫街和尼罗河宫大道交叉处的里塔兹咖啡馆前,凯马勒意外与侯赛因·夏达德相遇了! 他们俩同时停下来凝视着对方的脸,凯马勒首先叫了起来:

"侯赛因!"

对方也喊道:

"凯马勒!"

两人热情地握手,兴高采烈地笑着。

"这么长时间了,真是个意外的惊喜呀!"

"真是意外的惊喜! 你变了很多,凯马勒! 但是慢着,也许我夸大了! 体形还是原来那样,总的样子没变,怎么留起了这让人肃然起敬的大胡子呢? 还有这古典式的眼镜和这根手杖! 这种红毡帽除了你以外,我看没有人再戴它了!"

"你倒是大变样了！比我想象中要胖，这样符合巴黎的传统？当年的侯赛因去哪儿了？"

"当年的巴黎去哪儿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又在哪里呢？别谈了，我正想去里塔兹咖啡馆喝杯茶，咱们一起去坐一会儿好吗？"

"太好啦。"

两人走进里塔兹咖啡馆，在俯临大街的一扇窗边的桌子旁坐下。侯赛因·夏达德要了杯茶，凯马勒点了咖啡，然后两人笑眯眯地注视着对方。侯赛因发福了，身体胖乎乎的。这些年他都干了些什么？难道真像他过去希望的那样周游了世界吗？他尽管在笑，眼睛里却映出严峻的目光，似乎幸福的生活早已不复存在。凯马勒在富阿德一世大街上遇见布杜尔已经过去一年了，在这期间，他从爱情的挫折中摆脱了出来，把夏达德一家都扔进了遗忘的角落。但是，侯赛因的出现使他的心又从沉睡中清醒过来，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散布着它的欢乐和痛苦。

"你什么时候从国外回来的？"

"差不多有一年了。"

他根本没有想到要见他。可为什么要责怪他呢，他自己不也早就与他中断了来往，把他忘了吗？

"要是我知道你已回到了埃及，一定会设法找你的！"

侯赛因并未显出尴尬和不安，而是平淡地说道：

"一回来就有一大堆烦恼等着我，你没听说我们家的事？"

凯马勒顿时变了脸，遗憾而简短地说：

"听说了，是我们的朋友易司马仪·拉梯夫告诉我的。"

"母亲告诉我，两年前他就去伊拉克了。我已说过，一回来就有一堆烦恼等着我，再说，我还得工作，要没日没夜地工作！"

这就是一九四四年的侯赛因·夏达德！就是这个曾把工作看作是人类罪过的人。还能找到过去的痕迹吗？也许除了这颗怦然跳动的心，什么也找不到了。

"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间吗？"

"嗯……"

他还来不及把话说完，伙计送来了茶和咖啡。显然他对回忆并不热心！

"我来告诉你,那是在一九二六年。"

"你的记忆力真惊人哪!"说着,他有点走神,"我在欧洲待了十七年……"

"谈谈你在那边的生活吧!"

侯赛因摇摇两鬓花白的脑袋,说道:

"到时候再细说吧,现在你只要知道个大概就行了:我快活得像做梦似的,旅行了几年,然后谈恋爱,娶了个出身高贵的巴黎姑娘。战争打起来后,我们迁居法国南部。父亲破产后,我到岳父商店里工作。后来回到埃及,妻子没带来,以便让她过稳定的生活……你还想知道什么呢?"

"有孩子吗?"

"没有。"

他好像不愿意多说。再说,过去的友谊还剩下什么,值得他为他遗憾?虽然如此,他仍有迫切的愿望想叩开往事的大门,便问道:

"你过去的那套哲学思想,现在怎么样了?"

侯赛因沉思片刻,然后讪笑着说:

"这些年来我一直忙于工作,现在只是个工作狂!"

侯赛因·夏达德过去的精神哪儿去了呢?他过去不是躺在那种精神的浓荫下吗?这个魁梧的男人已没有那种精神了,那种精神或许已转到了利雅得·格尔达斯身上去了。眼前的这个人,他已经不了解了,他与他之间的联系只剩下模糊的过去,此刻,他多么希望那些岁月给他留下一幅充满生气的景象,而不是一张冷冰冰的照片。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父亲的一位朋友帮我在监察局里安排了一份差使,每天从半夜工作到凌晨。此外,我还为几家欧洲报刊做些翻译工作。"

"什么时候你有空?"

"难得有空。我不让妻子到埃及来,减去了不少麻烦。她在那儿可以过很好的生活,她出身于一个高贵的家庭。我当初娶她时,也算是为数不多的有钱人之一!"

他说这些话时自我解嘲地笑了笑。凯马勒似乎在鼓励他,也陪着笑,心里在想:"幸运的是,我早就把你忘了,不然,我内心深处一定会为你哭泣

的!"

"你呢？凯马勒,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他没等凯马勒回答,又补充一句,"我记得你当时酷爱文化的,是吧?"

真该感谢他还记得这些！他对对方来说已经是死了,对方对他而言也已经死了。我们每天都在生生死死！他回答道:

"我是英语教师。"

"教师？是的,不错,现在我想起了许多事情,你原来想当一名作家的,不是吗?"

多么令人失望的愿望啊!

"我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愿不久我能把它们编辑成书。"

侯赛因露出微笑,心情沮丧地说:

"你是幸福的,因为你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而我……"

他又一次笑了。"你是幸福的"这句话在凯马勒耳朵里听起来怪不是滋味,更怪的是侯赛因说这句话时的口吻,说明他心中酸溜溜的。凯马勒一下子感到幸福,又觉得自己被人嫉妒。谁在嫉妒他呢？是夏达德家族的顶梁柱！但他还是寒暄道:

"你干实业的生活也是很伟大的生活!"

对方笑了一下说: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惟一盼望的就是恢复一点过去的水平。"

两人久久地沉默不语。凯马勒仔细地看着侯赛因,他过去的形象又跃上心头,不由得问道:

"家里情况怎么样?"

侯赛因漫不经心地回答:

"还好。"

凯马勒迟疑片刻,说道:

"你有个妹妹,我忘记了她的名字,她现在怎么样了?"

"布杜尔！去年结婚了。"

"好啊,我们下一辈的都结婚了!"

"你还没有结婚?"

过去的事情他还没有想起来?

"没有。"

"快结婚吧,否则就错过列车了。"

凯马勒哈哈大笑着说:

"它早把我撂下好多英里了。"

"也许我结婚你不知道,相信我吧,结婚原先不在我的计划内,可我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凯马勒满不在乎地耸耸双肩,说:

"告诉我吧,你在法国住了那么长时间,现在觉得这儿的生活怎么样?"

"德国人入侵后,在法国生活就不容易了,这儿的生活比起那儿要轻松、舒适得多,"说着他变得温情起来,"但是巴黎,巴黎在哪里,在哪里呀?"

"你为什么不留在法国呢?"

"我靠岳父生活?不行。当初打仗我无法回来倒情有可原,现在就必须回来了!"

这是不是昔日傲慢的表现?凯马勒发现自己有一股力量,促使他冒昧地提一个危险又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老朋友哈桑·赛利姆有什么消息吗?"

侯赛因用怀疑的目光瞪了他片刻,然后冷冰冰地扔出一句话:

"他的情况我一无所知!"

"怎么啦?"

侯赛因的目光投向玻璃窗外的大道,说:

"我们断绝关系差不多有两年了!"

凯马勒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问道:

"你是说……"

他没把话说完,他感到太突然了,难道阿依黛又回到了阿拔西亚的家里?她离婚了吗?先把这些想法暂时搁一搁吧。他平静地说:

"哈桑去伊朗了,这是易司马仪·拉梯夫最近告诉我的。"

"这一次去伊朗,我姐姐只和他待了一个月就独自回来了,"然后他低声说,"愿真主怜悯她!"

"怎么啦?"

凯马勒脱口而出,声音使周围桌子边的人都能听见。侯赛因不解似的

望着他,说:

“你不知道?她去世已经有一年了!”

“阿依黛?”

对方点点头。起初凯马勒还不好意思说阿依黛的名字,声音很轻。但很快他就觉得所有的词仿佛都毫无意义了。他感到天旋地转,头脑发晕,心里是惊骇和恐怖,不是难受和痛苦。最后他说:

“真是令人难过的消息,你要节哀啊!”

侯赛因说:

“她独身从伊朗回来后,和母亲一起住了一个月,然后和教育部英语督学主任恩维尔·扎基贝克结了婚,但她们只共同生活了两个月,她就一病不起,最后死在科卜特医院里。”

他的脑袋怎么能跟得上这些发疯般发展的事情呢?接二连三地出现!侯赛因提到恩维尔·扎基贝克,他是教育界地位最高的督学,他有幸不止一次地见到过他,但并不知道他就是阿依黛的丈夫。天哪,现在想起来了,一年前,他参加过为督学夫人的送葬,那就是阿依黛吗?但是,怎么没有见到侯赛因呢?

“你参加了她的葬礼吗?”

“没有,她在我回埃及前去世的。”

“我倒是参加了送葬,”凯马勒惊奇地摇晃着脑袋说,“可我不知道她就是你的姐姐啊!”

“怎么回事?”

“那天我在学校听说督学主任的夫人去世了,送葬将从易司马仪利亚广场开始,我就和学校的同事们一起去了,但没有看报纸上的讣告。我们在送葬队伍中一直走到朱尔克斯清真寺。那是一年前的事……”

侯赛因露出悲哀的微笑,说:

“感谢你为她送了葬。”

阿依黛的死如果是在一九二六年,他会发疯或者自杀,而今天,不过像一条新闻听过算了。奇怪的是,他都不知道自己为她送了葬。那时候他还在为布杜尔的结婚遭受着痛苦的折磨。也许当时他的脑际里浮现出布杜尔及其家庭时也想到了躺在灵柩里的那个人。他依然记得送葬的那一天,当



时他走到恩维尔·扎基贝克跟前表示哀悼和慰问,然后和参加葬礼的人坐在一起。当有人喊"全体起立!"时,灵柩被抬了过来,他望过去,看到一具漂亮的灵柩上面覆盖着纯白的绸子,同事们窃窃私语,说死者还是一位新娘,督学主任的第二位妻子,她是生肺炎死的。他向灵柩告别时并不知道是在向自己的过去告别。她的丈夫是怎么一个人呢? 那是一个年过半百、有老婆孩子的男人,他昔日的女神怎么会满意这么一个糟老头呢? 我还一直以为她是凌驾于婚姻之上的女神,想不到她还会离婚,甘心当二太太! 你将有很长一段时间心潮难以平息,这并非因为悲伤或痛苦,而是由于惊诧和意外是世界上不再有的美梦了,过去迷人的秘密将永远消失了,即使你心里还有悲哀,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悲痛欲绝了!

"哈桑·赛利姆为什么变了呢?"

侯赛因鄙夷地摇摇头说道:

"这个流氓迷上了一位比利时驻伊朗使馆的女职员,这伤害了姐姐的尊严,她很生气,便要求离婚。"

在这种情况下使人聊以自慰的是,欧几里得[①]的原理不再是绝对原理了!

"她的孩子呢?"

"在他们的祖母那里。"

阿依黛,她在哪里呢? 这一年中她碰到了谁? 法赫米、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和纳伊曼会认识她吗?

这时,侯赛因·夏达德站起身,说:

"我得走了,以后再来看你,我一般都是在里塔兹饭馆吃晚饭。"

凯马勒也站立起来,两人握了握手,他咕哝道:

"但愿如此。"

两人分手了,凯马勒感到再也不会看到他了。他没有什么需要再见他了,同样,对方也是这样。他在离开咖啡馆时,心里想道:"阿依黛呀,我真难过,因为我没有像过去那样为你难过……"

---

① 欧几里得(活动时期约公元前300),古代最杰出的数学家,以《几何原本》而闻名。这部著作从他写作的时代一直流传至今,对人类活动起着持续的重大影响。

五十二

五更时分，夜阑人静。有人在敲怡心园胡同肖克特家的大门。敲门声接二连三，惊醒了熟睡的人们。仆人刚把门打开，一群脚步重重的人就冲到里面，然后在院子里、楼梯上散开，并包围了三套住房。易卜拉欣·肖克特来到大厅里，他年纪大了容易疲惫，睡得头昏沉沉的，当他看到一名高级警官站在一群士兵和侦探中间时，大吃一惊，惶恐不安地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愿真主保佑！"

警官粗声粗气地问他：

"你就是住在这里的艾哈迈德·易卜拉欣和阿卜杜·蒙伊姆·易卜拉欣两人的父亲吗？"

"是的。"易卜拉欣脸无血色地回答道。

"我们接到命令要彻底搜查这个家。"

"为什么要搜查，长官阁下？"

警官不理睬他，转向手下的人下命令说：

"搜！"

那些人听到命令一下子冲向各个房间。易卜拉欣·肖克特又问道：

"你们为什么搜查我的家？"

但是警官根本不理他。这时，海迪洁不得不离开卧室，因为警察已经冲进房间。她披着一条黑色头巾，怒不可遏地问道：

"连女人房间也要搜查？难道我们是贼吗，警官阁下？"

她愤怒地瞪着对方的脸，突然觉得自己以前见到过这张脸，更确切地说，见过年轻时的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天哪，准是他，没有错，他几乎没有变化。他叫什么名字呢？于是她毫不犹豫地问：

"阁下是嘉马利亚警察署的警官吧，有二十年了，也可能三十年了，我记不太清了……"

警官抬起眼睛，疑惑地望着她，易卜拉欣·肖克特的目光也带着疑问在

他们中间转来转去。突然,海迪洁说:

"你的名字叫哈桑·易卜拉欣,对吗?"

"你认识我?"

"我是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先生的女儿,"她怀着希望说,"我的弟弟是法赫米·艾哈迈德,他在大革命的日子里被英国人打死的,你不记得他了吗?"

警官的眼中露出惊奇的神色,第一次用文质彬彬的声音咕哝道:

"愿真主深深地怜悯他!"

她更加大了希望:

"我是法赫米的姐姐,你愿意让我的家被糟踏得乱七八糟吗?"

警官转过脸不看她,抱歉地说:

"太太,我们是在执行命令啊。"

"为什么要搜查我们家呢,长官阁下? 我们都是好人!"

"你们是好人,"警官的口吻很温和,"可是你的两个儿子可不是这样。"

海迪洁激动地喊道:

"他们可是你老朋友的外甥呀!"

警官没有望他们夫妇俩,说:

"我们在执行内务部的命令。"

"他们没干什么坏事,他们都是好孩子,我敢向你发誓。"

士兵和侦探们回到大厅,他们什么也没有搜出。警官命令他们离开这套房子,然后望着站在他面前的夫妇俩说:

"我们接到密报,说在他们的房间里召开过可疑的会议。"

"这是谎报,长官阁下!"

"我希望情况是如此,但我现在不得不把他们俩抓走,一直到对他们的调查结束。但愿结果是平安无事。"

海迪洁涕泪纵横,声音颤抖地喊道:

"你真的要把他们带到警察署去? 这……我没有想到……你也是有孩子的人,放过他们吧!"

"这我可办不到,给我的命令很清楚,要逮捕他们,你俩多保重吧!"

警官离去了，海迪洁跟着出来，后面是颤颤巍巍的老头，他们不顾一切地下了楼。克莉曼正惊慌地站在房门前，看到他们下来，便喊道：

"姑妈，他们把他带走了，他们要把他带到监狱里去。"

海迪洁用呆滞的目光望了望克莉曼的房间，急忙下到一楼去，只见苏珊也站在自己的房门前，满脸忧郁地望着院中，顺着儿媳的目光望去，只见到警察带着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朝门外走去。她从内心发出声嘶力竭的喊叫，想冲出去跟着他们，却被苏珊一把拉住。她回过头去愤怒地看着苏珊，苏珊满腔悲愤，但还是用平静的声音说：

"放心好啦，他们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找到，定不了罪的。为保持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的尊严，你别跟在他们后面。"

海迪洁冲她大声喊道：

"平平静静过日子你就不舒服！"

苏珊温柔耐心地说：

"他们会平安回家的，你放心！"

"谁告诉你的？"海迪洁恼怒地问道。

"我相信自己说的话。"

海迪洁对儿媳的话不予理睬，回头望着自己的丈夫，一拍巴掌，说：

"一点情义也不讲。我告诉他，他们是法赫米的外甥；他却说什么是奉命行事。真主啊，为什么好人被抓走，坏人却放过呢？"

苏珊朝易卜拉欣走去，说：

"他们要去搜查两宫间街上的老宅！我听到一个秘探对警官说，他认识他们祖父在两宫间街上的住宅，那位副警官建议执行命令去搜查，也许他们把传单藏在那儿！"

海迪洁大声说道：

"我马上去妈妈那儿，也许凯马勒能做点什么。真主啊，我都急死啦。"

她取来大衣，匆匆忙忙离开了怡心园胡同。天气寒冷，夜色依然很浓，雄鸡的啼叫声此起彼伏。她走出奥利亚街，穿过萨加大道，来到纳哈辛大街。她到老家的时候，发现门口有一个密探，院子里也站了一个。她气喘吁吁地上了台阶……

全家人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了，然后乌姆·赫奈斐慌张地前来通报："有警察！"凯马勒急忙来到院子里，撞见那个警官，惊慌地问：

"什么事，先生？"

警官问他：

"你认识阿卜杜·蒙伊姆·易卜拉欣和艾哈迈德·易卜拉欣吗？"

"我是他们的舅舅！"

"你的职业是什么？"

"赛勒哈达尔小学的教师。"

"我们奉命要搜查这所住宅！"

"为什么？是什么罪名？"

"我们要搜查他们两人散发的传单，他们可能把它藏在这里……"

"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我们家没有传单，你们请便吧！"

凯马勒注意到警官命令一群警察占据了楼梯和平台，并让他陪着他单独察看。搜查并没有将家翻得底朝天，警官只是到各个房间走了一遍，用目光扫了一下书桌和书橱，凯马勒松了一口气，用和蔼的口气问警官：

"你们搜查了他们的家？"

"当然。"

过了一会儿，警官补充说：

"他们两人眼下正关在警署的拘留所里！"

凯马勒不安地问道：

"搜出什么证据了吗？"

"希望事情不要到这种地步，不过审查是检察部门的事。"警官的口气很温和，这在他这样人的身上是不常有的。

"谢谢你的同情！"

警官笑着平静地说：

"别忘了，我没有把你们家搞得乱七八糟！"

"是的，先生，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谢你！"

警官突然回头看着凯马勒问道：

"阁下你是法赫米的弟弟？"

凯马勒诧异地睁大眼睛，回答道：

"是的,你认识我哥哥?"

"我们是好朋友,祈求真主怜悯他。"

"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凯马勒向对方伸出手说,"凯马勒·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

警官握握他的手,也自我介绍:

"嘉马利亚警察署署长哈桑·易卜拉欣!刚进警署时是少尉,转了一圈才是个署长。"

然后他摇摇头:

"接到的命令很清楚,但愿不要有什么证据。"

这时,海迪洁的声音传了过来,她哭着向母亲和阿依莎叙述家里发生的事情。警官说道:

"这是他们的母亲,她的记忆力出奇的好,竟然认出了我,让我想起了去世的法赫米,但当时已经进行了仔细搜查。请你尽量安慰安慰她。"

然后,他俩肩并肩地下楼。路过二楼时,阿依莎正满脸怒色地走出房门,她用恶狠狠的目光瞪着警官,大声责问:

"你们为什么无缘无故抓走我们的孩子?你没有听到他们母亲的哭声吗?"

警官面对这突然的发问,不由自主地看了阿依莎一眼,然后,有礼貌地垂下眼睛,说:

"但愿他们很快能放出来。"

两人离开了二楼的进口处,警官问凯马勒:

"她是你母亲吗?"

"不,是我姐姐!刚四十四岁,但命运多蹇,屡遭刺激。"

警官诧异地望着凯马勒,似乎想问什么,但迟疑片刻还是没问。两人在院子里握握手,警官刚想离开,凯马勒问道:

"我能去拘留所看望他们吗?"

"可以。"

"谢谢。"

凯马勒回到大厅,来到母亲和两个姐姐身边,说:

"明天我去看望他们,不用担心,审查一结束,他们就会放出来的。"

海迪洁哭个不停,阿依莎不耐烦地喊道:

"别哭了,我们哭够了,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你没有听见吗?"

海迪洁痛哭着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现在被关着,可怜的孩子呀!"

艾米娜一直闷声不响,仿佛悲伤让她说不出话来。凯马勒用安慰的口吻说:

"那个警官认识我们,是法赫米生前的好朋友,搜查时对我们非常客气。他肯定会关照他们的!"

母亲不解地抬起了头,海迪洁恼怒地说:

"哈桑·易卜拉欣,妈妈,你不记得他了吗? 我告诉他我是法赫米的姐姐,他只说他们是奉命行事,太太! 他眼睛里只有命令!"

母亲的眼睛转向阿依莎,但她显得什么也没有想起来。接着,艾米娜把凯马勒拉到一边,十分担心地问凯马勒:

"孩子,我一点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抓他们呢?"

凯马勒想了想该怎么说,然后回答:

"政府以为他们在进行反政府活动!"

母亲不安地摇摇头,说:

"你姐姐说他们抓走阿卜杜·蒙伊姆是因为他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为什么要逮捕穆斯林呢?"

"政府以为他们反对政府。"

"艾哈迈德呢? 她说他是……我忘记了那个词,孩子!"

"共产党员? 在政府看来,共产党员和兄弟会的人一样!"

"共产党员? 他们是圣裔阿里那派的人吗?"

凯马勒忍住笑说:

"共产党员不是什叶派[1],他们是一个反对政府和英国人的政党!"

母亲困惑地叹息道:

"什么时候放他们回来呢? 去看看你那可怜的姐姐吧! 政府和英国人,为什么非要把灾难加在我们这个家的头上呢?"

[1] 阿拉伯语中"共产党员"和"什叶派"两词的基本字母相同,所以容易将这两个词混淆。

五十三

晨礼的召唤声划破了寂静的长空。这时，嘉马利亚警察署署长把阿卜杜·蒙伊姆和艾哈迈德叫到自己的房间。兄弟俩被一名武装警察押着来到署长办公桌前，署长命令武警出去。然后他仔细打量着兄弟俩，望着阿卜杜·蒙伊姆问道：

"你的姓名、年龄和职业？"

阿卜杜·蒙伊姆冷静、坦然地回答道：

"阿卜杜·蒙伊姆·易卜拉欣·肖克特，二十五岁，教育部调查处调查员。"

"你是搞法律工作的，怎么能违法呢？"

"我没有违犯法律，我们做的事都是公开的，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清真寺演讲，向真主祈祷的人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在你家里没有召开过可疑的会议吗？"

"没有，只有一些普通的聚会，无非是朋友们相聚，交换一些看法和建议，钻研一些宗教法律。"

"是不是有反对同盟国的目的？"

"先生，你指的是英国吗？它是背信弃义的敌人，一个用坦克践踏我们尊严的国家，决不可能是我们的同盟国。"

"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理应知道对于战争有些情况是不允许的。"

"我知道英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头号敌人！"

署长转过头去问艾哈迈德：

"你呢？"

艾哈迈德唇边泛起似笑非笑的笑容，说：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肖克特，二十四岁，《新人》杂志编辑。"

"你那些过激文章我们已经有过几份重要的报告了，再说你们杂志的名声很坏，这是无可争辩的。"

"我的文章只是维护了社会公正的原则。"



"你是共产党员吧?"

"我是社会主义者,许多议员都主张社会主义[①],法律本身也认为共产党人只要不采取暴力的手段,是不受惩罚的。"

"难道我们应该等待你们这些每晚在家里召开会议的人采取暴力吗?"

艾哈迈德心里在琢磨,他们到底对传单和夜校的秘密知道多少?他回答道:

"我只是在家里和几个好朋友聚聚,每天也就四五个人,我们根本没想到什么暴力。"

署长的目光在兄弟俩中来回扫视,犹豫一阵后才说道:

"你们俩都受过教育,是有教养的人,而且都结了婚,是这样吗?好吧,你们还是多关心自己的事情,避免给自己惹上祸,这样不是更好吗?"

阿卜杜·蒙伊姆用坚强的声音说:

"谢谢你的忠告,但我决不会那样做的。"

署长仿佛身不由己似的干笑着说:

"在搜查时我才知道,你们是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先生的外孙,你们的舅舅法赫米生前是我的知心朋友。我想你们都知道,他风华正茂时献出了生命,而他的战友们却活下来了,还都爬上了高位……"

一直对署长的和蔼态度难以理解的艾哈迈德,这才知道其中的奥秘,他说:

"先生,请问要是没有我舅舅这些人的牺牲,埃及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警官摇摇头说道:

"你们还是理智地考虑一下我的忠告,远离这些送命的哲学!"

然后他站起来,说道:

"你们只能待在我们拘留所里作客了,直到你们被审讯,但愿你们有好运气。"

兄弟俩由武警班长和两名警察押着离开了署长办公室,朝底楼走去,然后拐到一个极度潮湿和黑暗的地下室,没走几步就遇见一名监狱看守,他用

---

① 阿拉伯语中,"社会主义"一词从字面上说具有"参与主义"、"共享主义"等义,很受穆斯林的欢迎,他们甚至认为伊斯兰教初期就是实行"社会主义"的。

手电筒为他们照路，打开牢门让兄弟俩进去，然后手电筒的灯光朝里照，让他们找自己的床位。在手电筒灯光的照耀下，他们才看清整个牢房不大，屋顶很高，一扇小窗开在墙的顶端，上边装着铁栅栏。房间里挤满了"犯人"，其中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还有三个人赤着脚，样子难看，显得没有教养。牢门一关上，里面就漆黑一片。但是手电筒的灯光和来人的脚步声，已经把原先睡着的人吵醒了。艾哈迈德对哥哥低声说：

"我决不坐下，否则会因潮湿而丧命的，我们就站着等天亮吧。"

"我们迟早得坐下，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牢房？"

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很显然是两个青年人中的一个的声音：

"一定要坐下，坐下并不舒服，但总比站几天要好得多。"

"你们在这儿待多长时间了？"

"三天了！"

一片沉默。过了一会儿，那个声音又问道：

"为什么抓你们？"

阿卜杜·蒙伊姆简短地回答道：

"看来是政治原因……"

那声音笑着说：

"在这间牢房里，政治犯原来是少数，在你们荣幸地光临后，我们才成了多数。"

艾哈迈德问道：

"你们的罪名是什么？"

"你们先说，因为你们是新来的！尽管我们见到你们两人中有一个长着兄弟会的大胡子，不问也知道！"

艾哈迈德在黑暗中微笑着问他：

"那你俩呢？"

"我们是法学院的学生，按他们的说法，我们散发了破坏性的传单……"

艾哈迈德来了兴趣，问道：

"你们是当场被抓住的吗？"

"是的。"

"传单上是什么内容？"

“关于埃及农业财富分配问题的声明……”

“这是在戒严时期报刊上公开刊登的问题。”

“再加进一点鼓舞热情的指导性意见！”

艾哈迈德在黑暗中又一次露出笑容，他第一次感到不那么孤单寂寞了。那个声音又说：

“我们不害怕法律，倒害怕被逮捕。”

“情况有发生全面变化的兆头。”

“但我们在任何时代都是追捕的目标。”

突然响起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

“说够了吧，我们还要睡觉。”

可是他的声音唤醒了另一个同伴，那个人打着呵欠问道：

“天亮了？”

“没有，”前一个人回答时挖苦道，“但是我们的狱友们自以为是在大烟馆里呢。”

阿卜杜·蒙伊姆叹息一声，用刚能听得见的声音嘀咕道：

“难道因为我崇拜真主，就要把我关到这种地方来？”

艾哈迈德笑着对他耳语道：

“我有什么罪呢？我连真主也不崇拜呀！”

这以后，谁也不愿出声了。艾哈迈德心里在琢磨，为什么要关这些人，是因为偷盗、吵架、酗酒还是捣乱？而他只是个披着大衣在自己漂亮的书房里写文章的人，为人民说话。看，这就是人民，他们不是在打鼾大睡，就是怨天尤人。刚才在手电筒灯光下看到的这一张张绝望沮丧的脸，其中有人正在抓头挠腮，也许是虱子正在那里爬动。这就是你为他们活着的人民。为什么你想到与他们关在一起就会感到浑身不舒服呢？真正的人道主义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应该停止打鼾，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奋起拯救全世界！他又想，虽然我们志向各不相同，却处于同一处境，都被关进这种潮湿阴暗的地方，穆斯林兄弟会的共产党人、酒鬼甚至小偷，全都如此。尽管我们的反抗力和命运各不相同，却要同舟共济。他再一次在心里寻思：“为什么我不多关心自己的事呢？警察署长就是这么问的，我有可爱的妻子和丰殷的生活，老实说，一个人成为丈夫、职员、父亲或儿子是幸福的，但他既然

是一个人，就必然会有各种艰难困苦，甚至丧失生命。这一次不管是判决入狱还是释放，监狱这扇粗重冷酷的大门会时常映现在我的眼前。”他又扪心自问：“为什么我要走上这条光辉而又危险的道路呢？就是因为我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人，一个顶天立地的、有自我觉悟、意识到自己历史使命的人。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就在于他能够视死如归，心甘情愿地选择死亡的道路。”

他感觉到潮湿的冷气侵入到他的双腿和各个部位，各个关节都感到难受。室内回荡着连续的有节奏的鼾声。不多久，从那扇小窗的栅栏处射进了一线曙光，淡淡的、柔柔的……

五十四

医生离开房间时，凯马勒心神不定地跟了出来，到大厅时又追上他，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他的脸。医生平静地说：

“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她已经全身瘫痪了。”

凯马勒顿时胸口发闷，十分难受地问道：

“情况严重吗？”

“当然严重！她同时并发了肺炎，因此必须打针，让她少受点痛苦……”

“还有痊愈的希望吗？”

医生沉默了片刻，回答说：

“寿命长短由真主掌握，医生只能让她在一定范围内稳定，但最多只能活三天。”

凯马勒坚强地接受了母亲死亡的警告。他把医生送到大门口，然后回到母亲的卧室。母亲在沉睡，或者说她好像已经睡着，厚厚的被子下只露出一张苍白的脸，双唇紧闭，有点偏歪。阿依莎站在床边，见到凯马勒便走过去，问道：

“弟弟，妈妈得了什么病？医生怎么说的？”

站在床头的乌姆·赫奈斐说：

“少爷，老夫人没说过话，一句话也没说……”

凯马勒心想:"今后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然后他回答姐姐的话:

"高血压,再加上受了点凉,打过针后她会好些的!"

阿依莎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说:

"我真害怕呀,如果妈妈老是这么躺着,这家中的日子怎么过啊?"

凯马勒的目光从姐姐身上转向乌姆·赫奈斐,问道:

"你通知各家了吗?"

"通知了,少爷。海迪洁小姐和亚辛少爷马上就到。少爷,老夫人到底怎么啦?今天早晨还是好好的嘛……"

她今天早晨还是好好的!他可以作证!每天早晨,他去赛勒哈达尔学校之前,都要经过大厅,喝一杯妈妈给他煮的咖啡。今天早上也这样,他在接过咖啡杯时还对妈妈叮嘱了一句:

"今天你不要出门了,外面很冷。"

母亲温柔地笑道:

"今天我怎么能不去朝拜圣裔的陵墓呢?"

凯马勒不满地说:

"妈妈,你真顽固,那就随便你吧!"

母亲低声咕哝道:

"真主会保佑的。"

他离开的时候,又说了句:

"真主保佑你每一天都幸福。"

这是他最后见到母亲清醒的时候。中午,他在学校里得知母亲病倒了,便赶紧带了个医生回家,就是几分钟前那个提前向他报丧的医生。是的,只有三天时间了!谁知自己还剩多少天呢?他走近阿依莎,问道:

"妈妈什么时候发病的?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乌姆·赫奈斐替阿依莎回答道:

"当时我们正坐在大厅里,不多久老夫人起身准备回卧室穿件外套出门,她对我说:'我朝拜完侯赛因陵墓还要去看海迪洁。'说着她朝卧室走去,刚进屋,我就听到像什么东西摔在地上的声音,我赶紧进屋,只见她倒在地上,是在床和衣柜的中间,我一边奔过去,一边大声喊阿依莎小姐……"

阿依莎接口道:

"我急忙跑去,看见妈妈倒在那里,我们俩便把她抬到床上,我问她怎么啦,可她没有回答,一句话也没说,她什么时候才能说话呢,弟弟?"

凯马勒闷闷不乐地回答:

"等到真主愿意的时候!"

他退了几步坐在沙发上,悲哀地注视着那张苍白无声的脸。是的,他要好好地看一看,过不了几天,他永远看不到了。这间房间本身要改变了,整个家都要改变面貌了,谁也不会再叫"妈妈"了。他从未想到母亲的死会使他的心如此的痛苦。难道他对死亡还不习惯吗?不,他活这么大年纪见识多了,已经没有什么忧伤的了。但是与母亲永别的打击是椎心泣血的,除了绞心般的疼痛,他的心或许还感到自责。她是多么爱他,多么爱所有的人,爱世界上的一切啊!不过这些优良的品质,只有在一个人即将离开世界时,人们才意识到它。在这重要的时刻,昔日的情景在他脑海里涌现,过去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都使他的心深深地震动,往事的光辉与黑暗交融,黎明时的蓝天与平台花园融为一体,全家聚会上的炭火与神话结合在一起,咕咕咕的鸽叫声与甜蜜的歌声混在一起,这一切的一切都充满着爱。你这颗无情无义的心!也许明天你会真切地说,死神带走了母亲对你的爱;也许你的双眼会泪如雨下,直流到你花白的鬓发上。把人生看成是一场悲剧,这并非没有幼稚的浪漫主义。你最好还是勇敢地面对它,把它看成是一出具有幸福结局的戏,一出悲喜剧。你再扪心问一下:你虚度年华要到何年何月呢?母亲即使去世了,她已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你做了些什么呢?

一阵脚步声让他回过神来,海迪洁慌乱地走进房间,走到床前,连声呼唤着母亲,问大家她到底怎么啦。他更加痛苦,生怕自己控制不了,便离开房间来到大厅。不一会儿,亚辛、宰努芭和拉德旺也来了,他们与他握手,他简单地说了她的病情。他们走进房间,凯马勒孤零零地待在厅里,一会儿,亚辛回到他身边,问道:

"医生跟你怎么说的?"

"瘫痪和肺炎,"他满脸愁云,"三天之内一切都完了……"

亚辛紧咬着下嘴唇,难过地说:

"无能为力,惟靠真主。"

亚辛坐下来又低语道:

“真可怜哪，一切都是这么突然！最近几天她没有说过累吧？”

“没有，你知道她从来都不叫累的，但她有时显得很疲倦。”

“在这之前你让她看看医生就好了！”

“找医生看是她最不高兴的事！”

过了一会儿，拉德旺也来到他身边，对凯马勒说：

“叔叔，我看送奶奶去医院吧。”

凯马勒难过地摇摇头，说：

“没有这个必要了，药剂师会派一名他认识的护士来给奶奶打针的。”

大家都沉默了，个个愁眉锁眼。这时，凯马勒想起一件出于礼貌不能忽视的事，便问亚辛：

“克莉曼的情况怎么样？”

“就在这个星期要生了，这是医生说的。”

凯马勒轻声祝愿道：

“愿真主帮助她度过难关。”

亚辛说：

“孩子将来到世上，而他父亲却关在集中营里。”

门铃响了，来人是利雅得·格尔达斯。凯马勒起身迎接他，把他带进书房。利雅得说道：

“我到学校去找你，秘书把情况告诉了我，令堂情况如何？”

“她瘫痪了，医生说，最多维持三天。”

利雅得立即皱起眉头问道：

“没有办法了吗？”

凯马勒绝望地摇摇头，回答道：

“她人事不省，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在等待着她，这或许是她的幸运。”

他俩坐了下来，凯马勒用嘲讽的口吻补充一句：

“可是我们能知道有什么事在等待我们吗？”

利雅得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对方又说：

“许多人认为，人既然要死的，就得考虑身后之事，这是明智之举。事实上是，人既然要死，就该考虑生前的事。”

“我认为这样最好。而且我们在死时——不管怎么死法——该扪心自

问，我们这一辈子干了些什么呢？"

"而我这一辈子一事无成，这正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

"但是，你还走在人生的半途中。"

这可能是对的，也可能不对。不过，一个人最好经常考虑他心里的梦想。既然有梦想，遁世绝俗就是一种逃避。同样，消极地信仰科学也是一种逃避，那么，就一定要奋发有为，一定要为信仰而奋斗，问题是我们如何为自己创造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信仰。

"你认为我这辈子以教书育人为职业，又撰写了哲学文章，是否为生活尽到了责任……"凯马勒说。

"毫无疑问，你确实尽到了责任！"利雅得同情地说

"但是我在生活中良心一直受到折磨，就像一名叛徒似的受到折磨！"

"叛徒？"

凯马勒仰天长叹着说：

"让我告诉你，我外甥艾哈迈德被押解到集中营去之前，我去警察署拘留所探望他时，他对我说了些什么……"

"想问一句，他俩有什么新消息吗？"

"他们和许多人一起被送到了图尔[①]集中营。"

利雅得问道：

"信奉真主的和不信奉真主的都送去？"

"你首先应该信奉政府，这样才能安心过日子。"

"在我看来，关在集中营总比上法庭受审好些！"

"这是一种观点，可是乌云什么时候才能消散呢？再说什么时候才会取消戒严令？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法制和宪法，让一切正常起来？什么时候埃及人才能受到人的待遇呢？"

利雅得玩弄着左手上的结婚戒指，然后难过地说：

"是啊，要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犯了些什么罪呢？艾哈迈德在拘留所里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对我说，生活就是工作、结婚和履行普通人的责任。现在不是谈一

① 埃及西奈半岛南部苏伊士湾沿岸的一个小城镇

个人对他的职业和妻子应尽责任的场合。而人总的责任是永远革命，那就是坚持不懈地去实现生活的目的，使生活向着最高的目标发展。”

利雅得沉吟片刻，说：

“完美的观点，但它过于广泛，容纳了所有矛盾的东西。”

“一点不错，正因为如此，他的哥哥阿卜杜·蒙伊姆虽然是他的对立面，但也同意他的这种说法。我的理解是，他在号召人要有信仰，不管是什么样的信仰，不管信仰的目的是什么。为此我将自己的不幸解释为每一个叛徒理应受到良心的折磨。你生活在自私的象牙塔里很容易，但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处于这种状况你就很难觉得幸福。”

尽管这是个令人悲哀的场合，利雅得的脸却大放异彩：

“这是重大变革即将发生的一个好兆头！”

凯马勒小心翼翼地说：

“别寻我开心了。信仰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我能聊以自慰的是战斗尚未结束，永远也不会结束，即使我像母亲那样，只剩下三天的生命！”

说到这里，他长叹一声，又说：

“你知道他还说了些什么吗？他说，我相信生活，相信人类，我只要坚信人们的理想是真理，我就会去追求，退避畏缩是临阵脱逃的懦夫行为；同样，我如果认定人们崇拜的是荒诞的东西，我也会去革那些东西的命，望而却步则意味着背叛，这就是永远革命的含义！”

利雅得一边凝神静听，一边点着头。过了一会儿，凯马勒显得疲惫不堪，心情郁悒，利雅得·格尔达斯便说：

“我走了，你陪我到车站怎么样？走一走或许可让你的神经放松一点。”

两人同时起身离开了房间，在一楼碰见了亚辛——他与利雅得不太熟悉——凯马勒邀请他一起去走走。亚辛请他俩等他几分钟，他再去看一眼母亲。他来到母亲房间，只见她仍然昏迷不醒。海迪洁坐在母亲的脚边，哭得两眼通红。她满脸愁云，自从两个儿子被抓去后，她的脸从未开朗过。宰努芭、阿依莎和乌姆·赫奈斐都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阿依莎心神不安地一口接一口抽烟，目光扫视着房间的角角落落，显得神经质。亚辛问她们：

“妈妈情况怎么样？”

“她还没醒来！”阿依莎大声回答，烦恼与不安溢于言表。

亚辛无意中瞥了海迪洁一眼，两人交换了一下目光，心中都明白，那是一种痛苦的绝望的共同感觉。他难以控制自己，只得赶紧离开，追上了弟弟他们。

三个人慢慢在路上走着，穿过萨加大道，来到奥利亚大街，一路上难得说话。当他们到达萨纳迪基亚大道时，遇见穆泰瓦里·阿卜杜·萨姆德谢赫，他正拄着拐杖，趔趄地朝奥利亚街走去。他的眼睛已经瞎了，四肢颤抖，不时地东张西望，高声问道：

"去天堂的路往哪儿走？"

一个过路的行人讪笑着回答：

"从第一个路口往右拐……"

亚辛告诉利雅得：

"这位老人差不多一百十岁了，你能相信吗？"

利雅得微笑着说：

"总而言之，他已经不像人了。"

凯马勒同情地望了一眼穆泰瓦里谢赫，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一直把这位谢赫看成是这个街区的标记，就像老街、格拉文清真寺和洋红巷的拱形圆顶一样。他看到许多人都十分怜悯谢赫，但这位百岁老人也免不了受到顽皮少年的捉弄，他们冲着他的脸吹口哨，或者跟在他身后模仿他的动作……

兄弟俩把利雅得送到电车站，等他上车后才一起回奥利亚街。凯马勒突然停下脚步对哥哥说：

"你该去咖啡馆了。"

"不，"亚辛恼怒地回答，"我要陪着你。"

凯马勒最了解哥哥的脾气，就说：

"绝对没有必要。"

亚辛推着弟弟往前走，说：

"她是你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

凯马勒的心里突然有一种为亚辛担心的感觉！的确，哥哥身壮如骆驼，生活放荡不羁，但这种生活能过到什么时候呢？悲哀浮上心头，但他的思想突然飞向图尔，飞向集中营。"我相信生活，相信人类，"他是这样说的，"我只要坚信人们的理想是真理，我就会去追求，退避畏缩是临阵脱逃的懦夫行

为;同样,我如果认定人们崇拜的是荒诞的东西,我也会去革那些东西的命,望而却步则意味着背叛!"你或许会问: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荒诞? 也许怀疑就是临阵脱逃行为,就像遁世绝俗和消极信仰科学一样。你能够成为一名模范教师、模范丈夫和永远的革命者吗?

当他们过谢尔格维商店时,亚辛停住脚步,说了句:

"克莉曼让我帮她买一些婴儿的必需品,你等我一下……"

两人走进那家小店,亚辛开始为即将出生的婴儿挑选必需品:襁褓布、帽子、摇篮……这时,凯马勒想起自己为悼念父亲而戴了一年的那条黑色领带已经太旧了,得换条新的,以应付那悲痛的日子。等店主接待完亚辛后他开口道:

"请给我一条黑色的领带。"

兄弟俩各自拿了自己购买的东西,离开商店。

暮色苍茫,静悄悄的,两人并肩朝家里走去……

译后记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及著名文学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开罗三部曲《两宫间》、《思慕宫》和《恰心园》(1956—1957年出版)达到了阿拉伯现实主义小说的顶峰，至今还没有一部小说超过它在阿拉伯文学史上的地位。三部曲的书名是埃及人最熟悉的三个地名，属于开罗名闻遐迩的爱资哈尔—侯赛因街区，它们不仅是故事情节发生的主要地点，而且涉及埃及近现代史上许多历史事件。整部小说的时间段从1917年至1944年，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这是埃及现代史上反对英国殖民占领的爱国斗争风起云涌，国内矛盾错综复杂，各种社会思潮泛滥的时期。三部曲就是通过一家三代人在这个期间的生活，反映埃及人民如火如荼的爱国斗争，描绘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勾勒出他们的民族心理。

第一部(《两宫间》)的主人公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是个比较富裕的商人，他在家人面前道貌岸然，从不露笑，但在朋友和熟人们面前却谈笑风生，肆无忌惮；他用拳头统治着妻子和儿女，让他们奉行严格的家规，甚至不准成年女性自由外出，自己却在外面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还包养情妇，冶游勾栏。自从同名电影上演后，这个人物在埃及成为家喻户晓的典型，"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变成"既可亲又可畏的父亲"的代名词。他虽然纵情酒色，却热爱自己的祖国。1919年革命发生后，他慷慨资助，俨然成为一名激情洋溢的爱国主义者，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场革命竟然要他付出最惨重的代价。他的爱子法赫米是法学院的学生，他积极参与印制和散发传单，领导示威游行，是个革命活跃分子，开罗学生革命委员会成员。主人公发现儿子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这些事时，不由得大发雷霆，要他凭《古兰经》发誓不再参加革命活动，但被儿子拒绝了。他的绝对权威第一次受到了挑战，这标志着他那建立在家人绝对服从基础上的家庭关系出现了危机。主人公对革命的态度，体现了埃及新兴资产阶级当时的处世原则：由于财富的迅速增



加,他们开始追求生活的享受,但他们政治上没有地位,受到各种压迫、排挤和打击,因而从内心深处支持革命,愿意出钱出力,但当他们或他们家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就会退缩不前。由于英国占领军和埃及当局背信弃义,残暴地用子弹对付革命青年,法赫米在一次得到官方批准的示威游行中壮烈牺牲,这给主人公一家带来巨大的悲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主人公自己不仅居丧五年远离酒色,而且还放松了对家人的控制,甚至他的三个知心好友也与他同悲痛,暂时放弃放荡的生活。此后他虽然故态复萌,但毕竟力不从心,眼睁睁地看着许多违背他愿望的事在进行却无能为力。

女主人公艾米娜出身于宗教人士家庭,受到严格的伊斯兰道德的教育,是个典型的伊斯兰式贤妻良母。三部曲一开始就描写她后半夜起床,从阳台的窗户圆孔中望出去,等候丈夫消夜归来,然后伺候他上床睡觉。她恪守伊斯兰妇道,惟丈夫之命是从,凡事逆来顺受,即使在丈夫将她逐出家门时也从不责怪他,只是十分耐心地等待丈夫回心转意。她为这个家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用她宽厚博大的心胸去关爱每一个人,包括丈夫与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亚辛她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法赫米死后她虽然获得了一些自由,丈夫允许她可以随时外出上清真寺做祈祷、上儿子的墓或去女儿家,但她始终没有摆脱丧子之痛。她每天后半夜等候丈夫回家时,都会从阳台窗户的圆孔中望着面前那条景物未改的马路,倾听熟悉的喧闹声,对周围的一切备感亲切,可是她在生活的重压下早已身心疲惫。家还是原来的家,但物是人非,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的恶化使这个家庭深受影响,使得她未老先衰,显得迷惘惆怅。丈夫因病足不出户后,她倒成了自由人,成天在外,祈求真主赐予丈夫康健,但丈夫还是在一次空袭后不久告别了人世。她是这个家的各个成员之间的真正向心力和维系人,她的最后去世标志着这个家庭的结束。

最小的儿子凯马勒是三部曲中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他在第一部小说中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第二部小说中是个情窦初开的青年,到了第三部小说,他已变成关心下一代的成熟男子。他在恪守伊斯兰教教规的家庭和保持伊斯兰传统风俗的古老街区里长大,但他用好奇的目光观察着周围的世界,最后竟然对宗教产生了怀疑。他抛弃世俗观念,拒绝进入今后可以

使他飞黄腾达的法学院，宁愿选择文学院攻读文学和哲学，当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师，同时在杂志上发表各种介绍西方哲学流派的文章。他是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被朋友们戏称为"华夫德党的代表"，政治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不过他并没有全身心投入。他对贵族小姐阿依黛的纯洁爱情超越了现实，他只能把爱的女神供在心里。浪漫主义爱情的失败，使凯马勒陷入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在朋友的鼓动下，为了解"女人是什么"他出入花街柳巷，染上了酗酒和嫖女人的习惯。他与阿依黛妹妹布杜尔的奇遇和失之交臂的婚姻是他优柔寡断性格的必然结果。这个人物是"困惑的一代"的典型，他的生活中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幻想"，具有各种各样的"向往"，却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更无法肯定自己是否能够实现目标。他在爱情方面自命清高，却摆脱不了病态的敏感；他博览群书但主次不分，始终不能面对现实，只是借"思想"而凌驾于扑朔迷离的世界之上。

第二部小说以主人公的大儿子亚辛的家所在的马路名命名。亚辛是头缺乏头脑、仪表堂堂的"驴子"。他的性饥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找街头女人满足性欲，而且企图强奸可以做他妈妈的女仆，结婚不久又差点把妻子陪嫁过来的女仆搞到手，事情败露后只得离婚，使他的儿子与他一样生活在破损的家庭里。这以后他更是破罐子破摔，放纵自己的行为。他看上了为国捐躯的弟弟生前心仪的姑娘——这时已经被休回家的玛丽娅，但同时又与姑娘的母亲发生肉体关系。为娶玛丽娅，他与后母闹僵，从父亲家搬出来，住进母亲遗留给他的思慕宫路上的房子。有了玛丽娅，他依然恶习不改，最后把旧相好宰努芭带回家，气走了第二位妻子。宰努芭是他父亲新近包养的情妇，最终却成了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宰努芭是个女琵琶手。埃及当时的艺人色艺俱佳时有人捧场和追求，到头来却避免不了被情人遗弃的悲惨命运。三部曲里的歌女年老色衰时不是通过私设色情场所纵容良家妇女卖淫来积攒钱财，就是穷极潦倒、寄人篱下，甚至沦落街头，连享誉一时的"歌后"也难逃蓬头垢面以乞讨为生的命运。宰努芭不愿走这条老路，决心寻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寄托终生，所以她走进亚辛的家后就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来稳住家庭主妇的地位，想方设法改善同各方面的关系，最终得到婆家的认可。

海迪洁、阿依莎两姐妹嫁给了肖克特家的两兄弟，住进肖克特家族位于

怡心园胡同的宅院，在那里生养了第三代，"怡心园"便成了第三部小说的书名。容貌俊俏的阿依莎向往自由的爱情，却不敢大胆追求。她顺从父亲的安排出嫁后，由于性情温顺、善解人意而深得婆家喜欢。正当她春风得意时，儿子和丈夫先后染上伤寒病不治而亡，这使她万念俱灰，刚三十出头便"颧骨鼓突、双眼凹陷、两腮干瘪"，待到她惟一幸存在的女儿死于难产时，她已被命运彻底击垮了。海迪洁虽然貌不出众，却擅长持家。她天性妒忌、嘴巴刻薄，进婆家不久便于婆婆势不两立，让先她结婚的妹妹处于尴尬的地位。但她任劳任怨操持家务，在妹妹遭遇不幸时鼎立相助，体现了伊斯兰传统女性的美德。她的两个儿子都对祖国长期被英国人占领的现实不满，但他们的观点和做法却处处对立，两人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大儿子成为穆斯林兄弟会骨干，主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图通过这种主义来实现按伊斯兰教律治国的理想；小儿子信仰马克思主义，参与组织共产党活动，千方百计启发群众的觉悟，让他们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兄弟俩虽然信仰不同，却在同一天晚上被捕入狱。亚辛的儿子则顺应现实，把政治斗争当作追求个人光辉仕途的工具。

许多读者掩卷后问："为何没有第四部，能让我们了解这些人物的最终命运，知道这些事件的最后结果呢？"这样问是因为读者认为三部曲是自传体小说。马哈福兹曾经说过："凯马勒反映了我的思想危机"，它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危机"，"我就是三部曲中的凯马勒·阿卜杜·嘉瓦德"。[1] 其实，马哈福兹并不是"自白体"小说的先驱，在他之前塔哈·侯赛因的《日子》、易卜拉辛·马齐尼的《作家易卜拉辛》、陶菲格·哈基姆的《灵魂归来》等小说中都有坦率的"自白"，但都没有达到反映一代人信仰危机或社会悲剧这样的高度。开罗三部曲反映了一代人的思想困惑。这一代人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9年革命烈火成长。他们面临的社会并非处于阿拉伯文明的辉煌时期，倒是继承了落后时代相当多的丑恶东西，封建关系、贝都因的价值观和反民主的传统，使他们的精神生活缺乏历史的归属感。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已经接触了西方文明，但这种文明带给他们的只是占领、控制和奴役，这不能不使他们产生普遍的疑虑和不安；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屡遭失

①见埃及《文学》杂志，1963年第六期。

败，人民革命运动变成了宫廷、华夫德党和殖民主义这三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具体体现为党派争斗，因而使他们内心感到苦闷，精神深受折磨。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许多爱国志士依然排除万难探索救国之路。到三部曲结尾处，母亲离开人世，海迪洁的两个儿子被押送到集中营，但第四代即将出生。“暮色苍茫，静悄悄的”，埃及大地开始进人最黑暗的时期，同时也预示着黎明即将来临。三部曲成稿后不久，果然发生了七·二三革命，埃及取得了独立，走上民族发展的道路。

本书根据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中文版权时作家本人提供的版本译出，但愿它的出版能让我国读者对阿拉伯现代文学产生兴趣，从而关注曾对世界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阿拉伯文明，并促进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

陆英英

2002年9月

于上海